
武俠世界
第33年
23
$1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蕭顯所撰「飛龍琴劍」，文中描述紀靖被朝廷視爲叛逆而被追緝，在逃難途中歷盡艱險，令他的武藝臻至化境，所向披靡，紀靖邂逅吳小欣，見義勇爲，共渡險關，吳小欣深愛紀靖，紀靖却因自己身世，怕誤了她的幸福而悄然離去，而吳小欣後來巧遇太上老祖和合麗仙母，得兩人鍾愛，授於幻影蓮花琴音譜之奇功及玉蟒琴，遂成爲一名武林高手……故事內容曲折、緊湊，更有一段旖旎纏綿、香艷刺激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今期新作有：麥中青先生所著「赤手降龍」、白玉蓮所著兩期完故事「宿仇」，名家之作，篇篇精彩，不可不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馬騰先生所著「阿積的故事」。

司空羽先生所著長篇連載小說「霧夜快刀」將由下期起刋載，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3期
(總號16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飛龍琴劍

湖海恩仇故事集／蕭　顯・文　可　飛・圖



天馬行空　英雄氣概

灰暗的雲團，緩緩從南向北滑行，陽光暗淡，天氣陰冷，一片荒涼寥落。

樹木開始枯黃，烏鴉驚惶地聒噪，平日過往不斷的行人、商販、驛車、騾馬也絕跡了，道旁一株三百年的白果樹，孤獨地站在曠野，在寒風中搖曳的枯枝，唏噓地在歎聲：秋來了！

紀靖抬眼望一下空中的孤雁，不由歎了口氣，心道：天地茫茫，何處是吾家？何人是我娘？我不正如這天上的孤雁麼？

紀靖體內雖然深潛着至高無尚的「金剛無為神功」，而且亦已引發其中衍生的一種厲害之極的功夫——眞假神功，但他並不快樂。

他腦海中的疑問太多了，他所受的災難也遠超尋常人百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爹娘到底是誰，他甚至懷疑自己一半是人，另一半是鬼！

誰若處於紀靖同樣的處境，誰也不會快樂。

但不快樂並不等於絕望，人不到絕境就必須面對困境，勇敢地活下去。

紀靖知道自己必須活下去，因為他要揭開他的身世之謎，因為他要尋找他的眞正的爹和娘。

紀靖漫無目的在秋天的原野中奔行，他此時身法之快，簡直不可思議，半個時辰不到，他已把二百里路拋到身後，就算千里馬，也僅可與他並駕齊驅。

一半是為了痛苦不安，一半是為了盡情的發洩心中的悶氣，紀靖一直向北面飛掠下去。

漫無目的，無休無止，無歇無息……

＊　＊　＊

為了逃避含笑金花娘娘的追殺，龍天啓、龍天元兄弟二人，托吳正照顧女兒龍小青後，便雙雙逃命天涯。

他兩人來到荒野無人處，便展開身勢，奔跑起來，疾如奔馬。

兩人奔行了百來里，傍晚時分，進了一座大鎮。

兩人住進一家客店，就再沒出來，也不敢隨便出門。

他兩人深知，此地是江湖各路人馬出沒的地方，若要避禍，最好呆在屋內。

但他們剛在客房坐下不久，竟然有人拍門。

龍天元出去開門，原來竟是紀大力，他與龍氏兄弟相識多年，在鎮中發現了兩人行踪，因此就尾隨而來了。

龍氏兄弟見是紀大力，便放下心來，招呼他坐下，倒上茶來。

紀大力道：「兩位兄台為何不出去走走？」

龍天啓笑道：「街上亂糟糟的，沒甚興趣看，連日趕路，身子也倦了，不如在屋內圖個靜養清閑。」

紀大力嘆了口氣道：「但小弟卻不能如此清閑自在。」

龍天元道：「紀兄你何出此言？」

紀大力道：「小弟十多年前曾收養了一位棄嬰，名叫紀靖，後來送去青城派拜掌門人林仁正為師，誰知一個月前，他竟做出武林所不恥的醜事，奸汚了師叔蘇小嬌，致令蘇小嬌失踪不見。我正四處尋他，但又聽聞另一種傳言，說奸汚蘇小嬌的，並非紀靖這小子，而是他的師傅林仁正，紀靖只是為保全師傅的名聲，不惜自毀前程，甚至生命，替師傅背了罪名。如此一來，連我也弄不清內中的是非恩怨了。我已發誓無論如何要先尋到紀靖，當面弄個水落石出，若是他幹的壞事，我絕不容情，必定斃他於掌下，但若是替師頂罪，這又另當別論，再另作處置！」

龍氏兄弟是頭一次聽到這事，有點吃驚，但深知江湖是非難斷，而且他倆自身難保，因此也沒作聲。

紀大力見龍氏兄弟默然不語，似有滿腹心事，便試探的道：「兩位兄弟，有甚打算？」

龍天元苦笑道：「江湖遊蕩，我們已無容身之所。」

紀大力還欲說甚麼，突聞一聲陰沉尖細的女人叫聲傳了過來：「兩個姓龍的小子聽着，別以為一跑就可萬事了之？天下豈有如此便宜之事？你龍氏兄弟見死不救，害死我金花娘娘的寶貝兒子，我若不令你龍家死絕斷後，如何對得住我死去的寶貝兒子！」

三人一聽是「含笑金花娘娘」的聲音，誰也不敢作聲。

只聽含笑金花娘娘又叫道：「姓龍的小子，快出來，男子漢大丈夫，縮在屋內猶如烏龜王八蛋，成何體統？」

龍天啓與龍天元對視一眼，神態複雜。

龍天啓道：「衝出去！與她拚個你死我活，總比做喪家狗好受些！」

龍天元卻道：「休要急燥！金花娘娘只是深夜扮鬼叫，瞎咋呼，她未必知我等在此客店內！只要避過餘下的三天，危險就會過去了！」

原來，含笑金花娘娘曾帶了受重傷的兒子前來求龍天元療治，龍天元因討厭含笑金花娘娘行事兇邪，濫殺無辜，她兒子也是因人尋仇被打傷的，便不肯爽快答應，故意

拖延時間，最後因救治失時，含笑金花娘娘的兒子死了。

含笑金花娘娘大怒，她立下毒誓，除非龍氏兄弟能在半年內尋到一種起死回生的靈藥，救治她兒子，否則半年後的十五天內，她必殺龍氏兄弟二人，替她兒子報仇。

含笑金花娘娘說殺人，那就絕不會不殺；她說十五天殺，也絕不會超出十六天；但若過了規定時間的半個時辰，她也絕不會再殺。

含笑金花娘娘眼見規定的時間只剩下三天了，她心中大急，因此被逼用虛張聲勢這一絕招。

但龍氏兄弟竟不上當，含笑金花娘娘無奈，只好一縱而逝。

龍氏兄弟過了好一會，才歎道：「尚有三日苦難將過，但不知是否頂得過去！」

此時龍天元才想起紀大力說的那個「紀靖」，他問紀大力道：「朝廷為何要追緝他？」

紀大力歎了口氣，苦笑道：「當時我也不知道，見這棄嬰可憐，便把他收養了。誰知忽然傳言說他是朝廷漏網的女欽犯朱蝶兒的兒子，而且更是朱蝶兒與楚霸王項羽表弟紀無希私通所生的兒子，你說，這是否白日裏活見鬼了？朝廷知道這點形跡，豈有不追緝之理？」

紀大力的話音剛落，窗外便响起一聲陰惻惻的聲音：「那你就該死之極，竟收養欽犯之子，為向朝廷交差，只好先行借你的腦袋一用了！」

三人一聽，不知外面發聲的人是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人是追踪紀大力而來的，今回三人當眞是禍不單行了。

三人不作聲，屏息以待。

一會後，外面那陰寒之聲又起：「三位均是有名有姓的大俠，想必不想連累無辜吧！有種的，便出來一鬥，否則豈非與下三流的小賊一般無異！」

龍天啓一聽，先就氣得大叫道：「這般東躲西藏，龍某人不能忍受了！是生是死，先拚了再說！」

龍天啓說着，一縱而出。龍天元和紀大力亦隨後躍了出來。

三人出了內院，只見一個高瘦的紫袍人，雙目夜能發光，可見內力已達深不可測境界。

龍天元沉着氣道：「請教閣下是誰？」

紫袍人淡淡一笑，道：「老夫紫袍客。」

紫袍人說得輕鬆，但落在龍天元等三人耳中，卻有如一記重錘，敲在腦殼上，嗡嗡的迴聲不絕。

「紫袍客」三字的份量，就等如「死亡」，他的身手之強，龍天元自忖合三人之力，亦未必可以接得他二十招。

但據聞「紫袍客」一向自負清高，為何卻被扯入朝廷的旋渦？

龍天元道：「紫袍老前輩竟與朝廷扯上關係，為朝廷賣力麼？」

紫袍客雙目精光一閃，沉聲道：「當今皇帝娃兒算得甚麼？但攝政大臣霍老弟是老夫的同鄉，他有所托，老夫不得不為而矣！此乃有利於天下百姓之事，因此你等只好捨命以成全了。」

龍天啓大怒道：「殺人便說得如此輕鬆麼？你雖然功力蓋世，但也未必便可如此草菅人命。」

紫袍客微笑不語。

龍天啓已存拚命之意，便喝道：「生死拚鬥既不可免，敢到鎮外一鬥麼？」

紫袍客依然微笑不語。

龍天啓也不管他是否答應，搶先便掠了出去，龍天元、紀大力也知唯有到了野外，方可尋機逃生，於是便緊隨而去。

但三人停下時，紫袍客已在前面不到一丈遠處佇候了。

紫袍客後發先至，無聲無息，單是這種鬼魅似的輕功，便已令人心寒。

龍氏兄弟二人與紀大力分了開來，向紫袍客展開一個包圍之勢。

紫袍客背手而立，微笑道：「出手吧！」

三人尚未出手，便被紫袍客的氣勢所懾，不由心弦抖顫。

紀大力猛一咬牙，大吼一聲，雙掌拍向紫袍客的頭部。

龍天元五指如戟以「羅漢手」點向紫袍客乳中、關門、太乙、天樞四穴。

龍天啓雙掌一錯，向紫袍客丹田部位的氣海、中極兩穴擊去。

三人同時出手，配合之好，出手之快，勁道之大，當世中已甚少有人可以接下。

紫袍客雙掌分陰陽，向自己的額部一抹，劃出一個弧形，如封似閉，輕易便化解了三人的狠招，與此同時，他分向三人拍出一掌。

這一掌的力度似乎輕柔無比，實際卻如旋風眼的中心，磅礡萬分。

三人如被水冲擊一般，急忙化解。

但紫袍客此時掌一立，連劈出六掌。

三人大駭，紫袍客出掌之快，令人不可思議，三人已避無可避，更不必說化解了，三人均挨了紫袍客一掌。

紀大力但感身上如被貼了一塊烙鐵，灼痛無比。

龍天啓彷如掉下懸崖一般，五臟六腑均震離了位。

龍天元並不覺甚麼，只是似被人輕推了一下。

三人中的功力立分高下，當中龍天元內力最高，而且他精於醫道，「大還金丹」融滙內力最為得法，因此被撞之下，立生反應，反而激發他的內力反彈。

紀大力和龍天啓卻已失去任何戰鬥力，甫一交手，一招不到，兩人便只好躺在地上，聽天由命。

一方面是紫袍客的功力太强，另一方面是兩人攻敵心切，被紫袍客窺破空門，趁虛而入。

紫袍客嘿嘿一笑，身子縱起，一個旋風腿踢向龍天元的心窩。

龍天元一招「金鷹展翅」，也飛身半空，避過這一招。

但紫袍客這一招卻是虛招，並不在乎是否得手，龍天元身子凌空，他等的就是這個機會，他向前一躍，伸手一抓，便抓住龍天元的足部，運力一推，龍天元便身不由已，被一股大力推着，向前面一棵大樹撞去。

紫袍客疾速轉身，舉掌向地上的龍天啓頭部拍落。

就在此時，三點金星疾射而至，射向紫袍客的印堂、紫宮、膻中三處大穴。

紫袍客聽破空勁嘯聲，便知發暗器的人功力非凡，不在自己之下，心中大驚，一式「長猿攀枝」，向上縱起，三點金星在他脚底穿射而過，紫袍客的足部亦隱隱生痛。

龍天啓在死門關上爬回。龍天元在接近大樹時，兩掌前推，拍在樹上，他也借力斜射一旁。

紫袍客不敢托大了，他旋即向地上的紀大力拍去，紀大力已受重傷，哪能避開，「啪」的一聲，紀大力腦漿迸濺，立刻斃命。

龍天啓、龍天元心中悲痛，但此時卻連替紀大力報仇的能力也沒有。

龍天啓剛欲爬起來，紫袍客又如老鷹撲兔般，五指如刀向他背後插去。

突地又射來五點金星，逼退紫袍客，紫袍客在金星疾射之下，也不敢硬接不退。

紫袍客心知發暗器的人並非存心殺他，否則他絕不會如此輕鬆，便高聲道：「是誰阻老夫殺這小子？」

此時，一位老婦突地現身而出，原來是一個黃衣白髮的老太婆，她滿面含笑，模樣慈祥，誰知她竟是一代大魔頭含笑金花娘娘！

含笑金花娘娘嘿嘿一笑，道：「龍氏兄弟的死期尚有三天，不，尚有二天半，因此誰也不可以殺他們，只能留給我老太婆！」

紫袍客這才明白，含笑金花娘娘之所以阻他殺人，只是為了要自己親自出手。便呵呵一笑，道：「金花娘娘，憑你的功力，就是讓這兩小子先逃三日三夜，也跑不出你的手心啦！」

龍天啓躺在地上，不屑的大駡道：「紫袍老怪！你只會欺負弱者，碰上這賊老婆娘，你就趕着去拍她的馬屁股！」

紫袍客臉上掛不住了，他兩鬢青筋暴凸，雙目噴火，舉掌欲擊，但見含笑金花娘娘亦氣得臉色鐵青，深知她絕不會讓他出手殺龍天啓，於是只好把掌力一散。

龍天啓自知難逃一死，打定主意，把含笑金花娘娘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以便龍天元可趁機逃生。便哈哈大笑，道：「兩個老不死，一對老東西，狼狽為奸，遺臭江湖，呵呵！這等活着，比死了還可怕……」

含笑金花娘娘也不打話，掌力突地斜劈而出，就如一股浪濤，把龍天啓吞沒了，他連叫聲也沒發出，就被擊成血肉一團，含笑金花娘娘的掌力果然驚人。

紫袍客目睹之下，心中也不由大駭。

含笑金花娘娘仍不解恨，她立刻轉身，欲向龍天元下手。

但龍天元早已不見，只有龍天元不知甚麼時候脫下的衣衫。

原來，剛才龍天啓自知自己已萬難倖免，不欲兄弟二人盡喪此地，便向龍天元以目示意，要他設法逃走，然後他就故意激怒含笑金花娘娘，趁她向龍天啓下手時，龍天元忍痛逃生去了。

* * *

叫聲和淫笑聲罩住了快活谷。

百花大王丁成懷中的龍小青，此刻已是雙眼慾火升騰，心中因那顆被餵服的藥丸激發的火焰，似要撞破她高聳的胸膛。

丁成哈哈大笑着，向快活谷石洞的床上奔去。

吳剛的公子吳正，他的心卻被揉得欲碎。

他怕聽到龍小青吭奮的笑聲，急促的喘息聲，更不願看丁成那淫笑而快活的嘴臉。

但他連死也不可以，幾條大漢打開一個石洞門，把他扔進石洞內的小池。

丁成把龍小青放到床上，伸手就解她的衣服。

就在此時，一聲怪响便响了起來。

「丁成！放了這女娃，不然，哼哼，你知道是甚麼滋味啦！」

丁成武功不差，但一聽這聲音卻如冰水從頭澆下，滿身的慾火立時不知跑到哪兒去了。這聲音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丁成釘在原地動彈不了。

那聲音又道：「快給她解藥，放她出去！」

丁成竟然不敢抗拒，摸出一粒白色藥丸，彈入龍小青的口中。

龍小青很快便感一股寒涼的清流，遍布全身，瞬間便把慾念化解了。

龍小青一躍而起，一掌拍向丁成，丁成自然不會被她拍中，但桌上的雜物卻被龍小青的掌力擊得粉碎。

丁成目中兇光一現。

怪聲道：「女娃兒，不可撒野，反正你也沒損失甚麼，快離去罷了！」

龍小青心中雖恨丁成，但自知決非他敵手，又怕外面那怪聲改變主意，丁成再度向她下手，只好閃身出洞。

丁成也不敢追出來，似乎那怪聲眞像釘子似的。

龍小青出來後，不見吳正跟出來，不由大急，又不敢轉回洞中，只好大叫「吳正」的名字。

龍小青喊了一會，並沒回聲，卻見不遠處有一位老者正還蹣跚而行，她便追了上去，截住老者的去路，躬身施禮，道：「老爺爺，你老可見一位少年路過此地？」

老者長鬚過胸，他一捋鬍鬚哈哈大笑道：「好啊！老不死許久沒聽到這叫法了！」

龍小青大急道：「老爺爺別開玩笑，快說呀，急死人了！」

龍小青冰雪聰明，見老者想做「爺爺」想得瘋了，便索性「爺爺」的叫了起來。

果然老者一陣大笑道：「好，好，你眞像老不死的孫女兒！告訴你吧，那小娃兒已被人救走，說是一月後，與你在君山相會，看樣子救他的人，還要收他爲徒呢，那時候，你決非他的對手了。」

龍小青大喜道：「那好呵！」

長鬚老者道：「有甚麼好？那小子一副公子哥兒的模樣，虧那俠士還肯收他爲徒！」

龍小青笑道：「有甚麼不好？反正我又不想跟他打架！不但不想，而且……而且，哎喲不說了。」

長鬚老者笑道：「不說便不說吧！小姑娘，你快點離開吧，不然那姓丁的會把你再捉去的，誰叫你與那姓吳的小子走在一塊？」

龍小青奇道：「爲甚麼？姓丁的與吳公子有仇麼？」

長鬚老者笑道：「姓丁的與他倒沒仇，但與他的老子有仇，小姑娘最好莫招惹這等江湖是非恩怨，否則，連命也保不住了。」

龍小青忽然道：「老爺爺，你會武功麼？」

長鬚老者笑道：「我不會，我只會一些捉老鼠捕毒蛇的勾當。」

龍小青一聽，並沒有仔細思想長鬚老者的話，她感到有些失望，心中又記掛着爹爹和叔叔，一陣風吹來，她微微一怔，不知怎地，眼圈一紅，便快快的告辭走了。

長鬚老者目中精光一閃，盯着龍小青的背影，顯得有點失落，喃喃的自言自語道：「你聽說我不會武功，便掉頭而去，又知你並非眞心叫爺爺，只是叫『武功』作爺爺吧了！既然如此，我又爲甚麼要把你當小孫女兒？」

龍小青不知道，這長鬚老者的名頭若說出來，連他的爹爹和叔叔亦會嚇了一跳。

龍小青離去不久，丁成便從另一面追了出來。

他懾於「怪聲」的名頭，放了龍小青，但心中委實捨不得丟棄這到口的肉兒。

丁成三起兩躍便下了山，他的武功比龍小青高出甚多，不多一會，便見到龍小青的身影了。

丁成悄悄的一掠上前，輕叫一聲：「龍姑娘慢走！」便把龍小青的去路堵住了。

此時龍小青才發覺丁成又追上來了，她大驚之下，急忙抽出寶劍，當胸護住。

丁成嘿嘿笑道：「小青兒！你怕甚麼？我又不是老虎！」

龍小青怒道：「你卻是畜牲！色狠！惡鬼！禽獸！」

丁成見龍小青雖怒而含嗔，嬌野而惹人憐，他不但不怒，反而笑道：「小青，你跟我回去，做百花王后有甚麼不好，不如答應了吧，比你成天像野人似的東跑西奔好得多啦！」

龍小青道：「你管得着麼？喝涼水，睡野地，我高興，用不着你假好心。」

丁成道：「小青，我眞的喜歡你了！所有的女孩子我百花大王均不放在眼內，只有你是唯一的例外！」

龍小青哭笑不得，百花大王會眞心喜歡一個女孩子，這殺了她也不會相信。

丁成見龍小青無言，以爲她心動了，連忙又打鐵趁熱道：「小青，只要你嫁給我，你要甚麼都可以！」

龍小青眼珠一轉，忽然道：「眞的甚麼都可以麼？」

丁成忙道：「甚麼都可以，要山給山，要河給河，要星星我替你上天，要捉龍王我替你下海！」

龍小青見丁成急得面色漲紅，唯恐她不相信似的，不由噗嗤一笑道：「你說話算數麼？」

丁成道：「不算數是烏龜王八蛋！」

龍小青道：「好！你替我辦一件事，辦成了我……我就嫁給你。」

丁成一聽大喜，忙道：「甚麼事？你說！」

龍小青道：「我爹爹、二叔正被人追殺，你替我把仇家殺了，可以麼？」

丁成一驚，忙道：「追殺的仇家是誰？」

龍小青道：「含笑金花娘娘！」

丁成一聽，不由倒抽了口冷氣，心道我丁某人皇帝老子也敢惹，但這金花娘娘卻招惹不起！

龍小青見丁成不敢答應，便又逼了一步道：「難道你不敢惹這老婆娘？若你不敢，那是你反悔，可怪我不得啦。」

丁成咬牙道：「誰說我不敢惹她？不過她委實很厲害，我就算惹她，也非要先取代價不可。」

龍小青道：「你要取甚麼代價？」

丁成哈哈一笑，道：「自然是你先嫁給我，等快活過後，我就替你辦事！否則，我不幸被那惡婆娘殺了，豈非人、命俱失？這不合算的事，你以爲丁某人會去做麼？」

龍小青一聽驚道：「萬一我嫁給你後，你不去辦，那又如何？這決不能答應你的。」

丁成嘿嘿一笑，道：「丁某人答應的事，甚麼時候反悔過？你不答應，恐怕由不得你了，小青，來，快活過後，我立刻去替你辦事！」

丁成說着，伸手便向龍小青抓來。

龍小青大驚，長劍一抖，一招「青龍出水」刺了過去。

丁成一閃便避過了，他武功比她高出甚多，但他絕不想她傷在自己手下，因此只能閃避，不敢反擊，反而落了下風。

龍小青見一劍無功，又使一招「仙鶴撥水」，劍身一震，刺向丁成的期門、膻中、乳中三大要穴。

丁成不敢大意，這三穴中的任何一穴，被利劍刺中可不是玩的，他忙以一式「旱地拔葱」斜射一旁。

龍小青見一劍又落空，她身子向左側一滑，極怪異的左膝向下一跪，一招「仙人指路」刺向丁成的小腹。

丁成眼見龍小青一跪，心中一驚，以爲小青受了傷，豈料卻是小青誘敵之計，欲避已經來不及，小腹的衣服被利劍劃破了，但畢竟還是被丁成避開了。

龍小青知對方的武功高出她太多，心道：脫身無望，不如死了，免得受他凌辱，她一劍回轉，便抹向自己的脖子。

丁成一見，心中大急，不顧一切伸手來奪她的劍。

龍小青本來死意甚堅，但見丁成竟然大急，冒險奪劍，劍到脖子一霎，忽然改變主意，左手運力，一掌向丁成拍去。

龍小青已服「大還金丹」，內力不弱，丁成大急之下，空門大開，又沒運氣戒備，這一掌居然擊中丁成的胸前。

「噗」地一聲，丁成被擊退三尺。

龍小青大喜，趁機一縱而上，「金針刺日」一式向丁成刺去。

丁成一個翻滾，避了過去，但已險象橫生，因爲他已受內傷，功力大打折扣，因此只可與龍小青扯成平手。

龍小青見丁成挨了她一掌，但並未躺下，心中也大駭，趁他滾開之際，不敢久留，轉身就跑掉了。

丁成也不敢再追，望着龍小青遠逝背影，他不由咬牙道：「哼哼！待我殺了金花賊婆娘，看你還有甚麼可說！」

小青急奔了一陣，拐向南，再跑了一段，眼見丁成沒再追上來，這才暗地鬆了口氣。

她漫無目的地信步走入一座鎮中，逛了半天，才到客店投宿。

坐在床上，龍小青想吐納練功，但心中千頭萬緒，總也按捺不住，氣得她兩眼圓睜，乾脆和衣躺了下去。

就在此時，外面窗前卻聽到有人說道：「師傅，就是這間房！我一直替師傅留意，總算替師傅找到這美娘子！師傅一見，定會連骨頭也酥軟了！」

「王八羔子，這樣和師傅說話的麼？」一個略蒼老的聲音道。

那年輕的聲音笑道：「師傅，你老人家常說，見了女人不想活，徒弟這不是跟你學的麼？有其師亦必有其徒嘛！」

「呵呵！小王八羔子，居然揪起爲師的後腿來了！待會你自己去找個妞兒快活，不許你偷窺師傅行大事！」

「知道了，師傅，你就進去快活吧了！」

龍小青一聽，心中大驚，知外面兩人是衝着自己來的了，她正想逃走，又聽那「師傅」笑道：「好！這才不愧陰鬼白無心的好徒兒！」

龍小青一聽，登時動彈不得，因爲她聽爹爹說過，「陰鬼白無心」的功力，與含笑金花娘娘不相伯仲，若是此人在外面，她就算化作蚊子也決逃不脫了。

龍小青無奈只好持劍以待，萬一不敵時，便抹頸子自盡，免再落入色魔手上。

僅一會後，外面卻寂靜了。龍小青轉身向窗外探視之際，忽覺腰部下一麻，便動彈不得，連自殺也不可能了。

陰鬼白無心已一閃而進，隔空

一彈，便封住了龍小青的穴道。

白無心哈哈一笑，提起龍小青，便向床上一扔，他坐到床邊，向龍小青仔細審視，但見她當眞嬌美之極，心中大喜，哈哈道：「白無心孤獨一輩子，今晚總算找到一位美娘子了！」

* * *

紀靖茫無頭緒，在四周亂闖了一氣，這晚上恰好抵達這座鎭子。

他找上一家客店，準備先行投宿一宵，再作打算。

他躺在床上，忽聽窗外有夜行人穿行之聲，此時他內力之强，警性之高，當世已無人可及，飛花落葉也難瞞過他的耳目。

紀靖心中一動，便飛身掠了出去，他身法的輕靈，連陰鬼白無心也難發現。

紀靖跟上那兩名夜行人，正好見到白無心把龍小青扔到床上，按捺不住，伸手亂抓亂摸起來。

紀靖心中大怒，他也不知自己是否對方的敵手，便大喝一聲道：「不許向姑娘家亂動手！滾出去……」

這一聲把白無心嚇了一跳，他平生不知甚麼是害怕，但今晚卻碰上了，因爲他竟然沒有發覺此時竟有人突然在他背後出現。

陰鬼白無心怔了怔，盯着紀靖一會，這才桀桀笑道：「小子！你知道你對誰說話麼？」

紀靖淡然道：「不管你是妖魔還是鬼怪，黑無常還是白無常，總之不可向這位姑娘下手，否則你便難出這房門半步了。」

白無心嘿嘿笑道：「甚麼妖魔鬼怪？告訴你小子，妖魔鬼怪是老子的晚輩，黑無常是老子陰鬼白無心的徒弟！」

紀靖也不管他是陰鬼還是陽鬼，淡淡一笑道：「你是誰，我不管，你滾出去，我就不向你出手。」

白無心奸笑道：「小子，普天下敢教訓老子的，你是第一個，但你說話時，已死了大半截了！」

白無心說着，便向紀靖伸手一抓，「纏龍鬼手」立刻施出，當世中甚少有人能避過他這一招。

紀靖淡然一笑，身子不知如何的一閃，便把白無心這一招避過了。

白無心不敢再有輕侮之意了，他咬咬牙，成名絕學「八鬼陰功」驟然使出，兩掌內力陡增，雙掌一抖，抖出方向不同的八個掌影，猶如陰間八鬼，快極、毒極、陰極，力道狠如怒海暗湧，眨眼要把對手淹沒！

紀靖心中一動，他忽地兩臂上擧，輕輕震成一個大圓形，亦如皮球浮於海上，任何狂風怒濤，它自沉浮起落，但絕不會一沉不起。

紀靖原地旋了一圈，便把白無心的「八鬼陰掌」化解於無形。

白無心心中不由大駭，他平生不出「八鬼陰掌」猶自可，一出必然立奏奇功，豈料今晚卻被這無名小子化解於無形。

而更令白無心吃驚的是，這小子如仙似佛，任他如何催發掌力，他亦無動於衷，你强他更强，任你風高浪急，他自巍然不動！

這到底是一門甚麼邪門武功？

白無心臉上大失光彩，他作這最後一擊了，他目中的綠芒更盛了。

紀靖此時卻從衣袋摸出他那柄軟劍，輕輕一抖，成尺許長，淡然直向白無心道：「今日先給你留下記號，日後遇上，再取你人頭！」

白無心獰笑道：「小子，別吹大氣，再接老子一掌試試……」

他試字未落，已搶先出手，畢生功力聚於右掌，向紀靖劈去。

紀靖的軟劍忽地連抖幾個圓圈，把白無心的掌力全數吸納於圈中，脚走弧形步，軟劍劃了一道電光，突向白無心的右眼射去！

這一劍的力道，猶如把白無心畢生的功力，反射向白無心的右眼，只見白無心大叫一聲，右眼已被他自己的內力硬生生逼脫出來！

白無心的臉上少了一個眼球，卻多了一個噴血的小洞。

白無心幾乎昏倒，這是甚麼功夫？你不動彼不動，你一動彼先動；你强彼更强，靜如處子，動若脫兔；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白無心忍住鑽心的劇痛，他連一刻也不敢逗留了，紀靖在他眼中，簡直就如小鬼碰上閻王，白無心身子一縱，飛身而逝。

紀靖沒有出手阻他，他說不殺他，便絕不會再出手。

紀靖把軟劍一抖，劍上連血跡也沒有，劍身一縮，成了三寸許，他重新收入衣袋裏。

龍小青呆了，這是她平生難得一見的拚鬥，能打敗陰鬼白無心的人，她斷認當世中亦唯有眼前這貌不出衆的小子而已。

紀靖向龍小青屈指一彈，解了她的穴道。

龍小青一躍而起，她呆了半晌，才道：「多謝小俠相救……但你……你到底是仙還是神呢？」

紀靖淡然一笑，並不答話，忽然一閃身，便失了踪影。

龍小青呆了，她更斷定此人必非凡人。

但她記得他的容貌，她忽然幽幽的歎了口氣，從身上摸出一個很薄的人皮面具，往臉上一戴，再隨手對鏡揑推，片刻，鏡中的影子，便赫然成了第二個紀靖，不過更有俏味罷了。

紀靖離開龍小青，奔向西面一個山崗，在靜靜的夜裏，他感到輕快而飄動。

他尋了一塊大石板，在上面躺了下來。

一會兒，他就與夜風一道進入黎明。

他一躍而起，活動一下手脚，吐納了一會，便向山下跑去。

他漫無目的亂跑一頓，內氣卻就循環了一周，奔跑之快更如一道飛箭。

過了一條奔騰的河流，遠遠便望見落陽山，山上的三妙庵影影綽綽，欲在晨風中飛去似的。

紀靖心中一陣不安，他想不到自己第一個尋找的並非娘親，而是他的師叔蘇小嬌。

蘇小嬌在紀靖心中的身份很奇特，她既是師叔，又似娘親，更如妻子，蘇小嬌畢竟是紀靖第一個有肌膚之親的女人。

男子不會忘記第一個沒穿衣服的女人，紀靖是男人，所以他也絕不會例外。

紀靖向三妙庵走去，他的雙脚卻越來越沉重，師叔已遁入空門，她還會見我麼？雖然我已有保護她的力量，但她的心是否已把我忘掉了？

紀靖好一會才抑制住心中的不安，走路的脚才有力起來，他不禁驚疑的發覺，每當他心緒不寧時，他的內力就大打折扣，而他的心境越是空靈，他的內力就越强，由此而催發的武功也越發神妙。

三妙庵聳立在山頂，青石高墻，甚有氣勢，門匾上有三個黃字——三妙庵。

紀靖正欲上前敲門，忽地後面有人大叫道：「妙靈道姑！老夫來了，以還十年前一掌之仇！」

庵門忽地開了，那人一晃便已走進去，連一眼也沒瞧下紀靖。

紀靖見這是一位藍袍人，聽他口氣，顯然是來尋仇的，便也沒理他，隨後閃了進去。

過了一道中隔的石墻，來到一座後院。只見一老年白髮道姑端坐蒲團之上，面色如水，雙目清朗有神，甚有氣度。

兩面站着她的弟子，西面的一位，紀靖一眼便認出了，她便是他的師叔蘇小嬌。

紀靖臉上不由一紅，在這時不好打招呼，只向她一笑。

蘇小嬌似也發現了紀靖，但僅神色略異，仍似視而不見。

紀靖心中不由一陣難過，心道：師叔必定已視我如陌路人了！

那藍袍人看了衆道姑一眼，哈哈一笑，道：「妙靈道姑，十年不見，別來無恙？」

白髮道姑冷然道：「老天狼！你道是來報一掌之仇麼？」

老天狼大笑道：「我不但欲報一掌之仇，還要弄個庵主當當！老子坐上這蒲團，這幾位美道姑便是老子的了，豈不快活之極？」

紀靖見他出言汚辱師叔蘇小嬌，心中便道此人該死了！

老天狼笑畢道：「妙靈道姑，你上，還是讓你的徒弟送死？」

妙靈淡然道：「教訓你老天狼，我一人足夠了！」

妙靈道姑說着，身子忽地升起，兩掌合什，乍然分開，各向外劃了一個圓圈，向老天狼拍去。

妙靈這兩掌看似無形無息，實則內勁如海嘯怒濤，向老天狼捲去。

老天狼卻不退，他右腿一個半弓步，拳走圈形，亦向妙靈拍去。

老天狼這一掌分出四個拳影，並排一起，如一道鐵墻，堵住妙靈的巨浪。

只聽「轟」然一聲，當世兩大掌力相撞。

妙靈連退十步，嘴角出血，頭髮散亂，顯然已受內傷。

老天狼卻穩立不動，雙臂雖感劇震如斷，但並沒受內傷。

此時在場中人均明白，在內力上妙靈已決非此時老天狼的敵手了。

妙靈亦深知今日難逃一劫，她幾十年修爲竟被老天狼擊敗，她若一敗，三妙庵便完了！

老天狼走上一步，嘿嘿道：「妙靈，你也不要怪我，明年今日是你死忌！」

老天狼又一掌擊向妙靈，兩名中年道姑橫身接下，「轟」地一聲，兩道姑被撞出丈許。

蘇小嬌縱身欲上，卻被紀靖搶先把她擋住了。

「師叔，你並非他對手，等師侄來對付！」紀靖感到能爲師叔出點力，這是一種良心上對她的補償。

蘇小嬌看他一眼，輕聲道：「你行麼？」

紀靖微微一笑，道：「試試看，大致還可以，師叔放心吧。」

老天狼見紀靖竟敢出頭作架樑，不由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嫌命長了麼？」

紀靖從衣袋抽出軟劍，一拽拉長道：「老天狼，對付你特別用上這個，你可要小心了！」

老天狼不屑的哼了一聲，道：「破銅爛鐵，小玩意兒！」

老天狼說着，一拳揮出，劃出一道金光擊向紀靖。

紀靖忽地頭歪身斜，向右側一扭，便到了老天狼的右側，他的身法詭異之極，簡直匪夷所思。

老天狼心中一寒，他來不及撤

招自保，紀靖的軟劍已閃電般點向他的眼角，老天狠大駭，心想眼珠被廢，這一生算完了！但他欲避已絕不可能，不由長歎一聲，閉目受死。

老天狠突覺右眼一涼，心中一聲慘叫，但涼意一觸即止，他才失魂落魄的睜開眼來，居然雙眼仍存。

老天狠已知是怎麼回事了，他盯着紀靖，好一會才喃喃的道：「你用的是……甚麼功夫？你！」

紀靖淡然一笑，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世間無一物，何必說神功？老前輩難道尚不明白麼？」

老天狠連連眨眼，好一會才長歎一聲道：「好！很好！老夫縱橫江湖數十載，苦練一甲子的修爲，竟被輕輕一招佛家絕學所破！小俠手下留情之恩不敢忘，但敗我之恨亦不能不報！能把名姓告知老夫麼？」

紀靖淡然道：「晚輩僥倖得手而矣，又何敢自誇勝敗？老前輩請自重。至於晚輩姓氏，無名之輩，不提也吧，老前輩請便！」

老天狠盯着紀靖，歎了口氣，又大笑一聲，忽然迴身一掠，片刻不見。

妙靈道姑目不轉睛，盯着紀靖好一會，才道：「多謝大俠退敵之恩！少俠是誰？來敝庵何事？」

紀靖不答，轉向蘇小嬌，道：「師叔眞的不認得弟子了？」

蘇小嬌漠然道：「貧尼慧靜，並非任何人的師叔，你認錯人了！」

紀靖大急，忙道：「不！你一定認得！是我對不住你，你跟我走吧，我會一輩子好好待你！」

蘇小嬌道：「我已非我，你亦已非你，又何來得罪之說？此身已入空門，紅塵已與我無緣了，你走吧！」

紀靖尚欲說甚麼，妙靈道姑察言觀色，已知其中隱衷，不由微微一笑道：「少俠剛才所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乃佛學名言，難道少俠反而執迷於其中麼？」

紀靖一聽，茫然無語。好一會，他才忽然跪倒在地，向蘇小嬌叩了三個頭，一言不發，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慧靜道姑——蘇小嬌幽幽的歎了口氣，走了進去。

慧靜這一聲幽歎，紀靖是永遠聽不到了。

＊　＊　＊

紀靖出了三妙庵，茫然的奔跑了一段。

這時太陽已升起甚高，大地一片光華燦爛，周遭一片生機勃勃。

紀靖豁然而悟道：「師叔與我，只是一段孽緣，孽緣已盡，未始不是好事，我尚有許多未了之事，又何必再爲此耿耿於懷！」

紀靖心中一塊重石終於落地，這才輕鬆起來，飄然去了。

他在百里外的一個茶檔停了下來，買了碗茶，便獨自喝了起來。

這時從西面奔來兩匹快馬，馬上一男一女，美麗、英俊，一對金童玉女。

女的道：「師兄，天熱，喝口茶再走，行麼？」

少年笑道：「師妹開口，哪能不行？」

少女嬌野的一笑。兩人下馬，要了茶，也喝起來。

一會又有兩個年輕男子走來，要了茶，坐下歇息，一帶刀，一持劍。

少女喝茶時，忽然一口嗆上來，噴了那帶刀的一頭一臉。

帶刀人大怒，他也不懂憐香惜玉，大喝道：「丫頭找死啦，敢戲弄大爺！」

那少女嬌野慣了，也氣道：「你這人會說人話麼？」

帶刀人一聽，也不答話，一掌便揮了過去。少女也不弱，向右一歪頭，一指點出。

帶刀人只好回掌，向前伸手抓去，少女玉掌向下猛切。「啪」的一聲，少女震得手臂發痲，功力顯然稍遜一籌。

少女的師兄見師妹受驚，心中大怒，伸手便向帶刀人抓去，出手甚快，武功也甚了得。

帶刀人大怒，雙掌運勁，向少年面門劈出一掌。

少年側身一閃，一掌拍向帶刀人的左脅。

帶刀人並不躲避，反手一擋，向後一抓一拉。

少年吃了一驚，看出帶刀人五指如鋼鈎，若被抓住可開不得玩笑，他急忙後退，帶刀人並不放鬆，緊跟一步，又一掌劈出。

少年無奈，只好迎上一掌。「啪」的一聲，帶刀人退了一步，少年卻連退三步。

師妹連忙一掠而至，問少年受傷了沒有。

帶刀人見有對手，精神大振，他來一個「餓虎撲食」，奔了過去，一招「雙風貫耳」直擊少年的太陽穴。

少年急忙一招「白鶴亮翅」分他的雙拳。

帶刀人收拳，一招「撩陰腿」踢過去，少年兩掌向下劈接，帶刀人腳不收，上身前俯，一掌劈向少年的天靈蓋。

帶刀人已用上拚命招數了。

少年急忙後退，避過這致命的一掌。

帶刀人見久未收效，心火大熾，「颯」地抽出佩刀，一式「裹頭纏腦」平削過去，勁力颼颼。

少年人長劍一抖出鞘，迎了上去，「噹郎」一聲，少年的長劍幾被震飛，虎口發痲，手臂酸疼。

紀靖目注兩人激鬥，在他眼中，兩人均破綻百出，如同小兒玩遊戲一般，心道：人講氣勢，劍走輕靈，少年以劍接刀，以硬碰硬，焉能不敗？至於誰是誰非，紀靖也不去判斷，心中只是有點替那少年人可惜。

此時但見那帶刀人兇性大發，一刀緊似一刀，向少年劈去。少年亦不示弱，依然以硬打硬。帶刀人運勁震開少年的長劍，一個前跨，向少年身下竄過，反手一刀劈向他的後脊。

眼看少年必然喪身一刀之下，師妹大駭，尖叫一聲，但欲出手相救，如何來得及了？

紀靖不忍見少年血濺刀下，便輕彈一道指氣，擊在帶刀人的刀背，把刀震偏一點，少年這才逃過一刀之危。

帶刀人已知是紀靖出手相救，心中惱怒，一招「立地分瓜」向紀靖剁下。

紀靖微微一笑，輕輕把掌向前一拍，帶刀人的手臂如遭電殛，大刀也幾乎把揑不穩，心中不由大駭，知出手人武功怪異，深不可測，自己決非其敵手。

帶刀人退了一步，忍氣道：「朋友好功夫，能賜名否？」

紀靖道：「無爲人紀靖。」

帶刀人一聽，卻不管紀靖無爲還是大有作爲，先就笑道：「原來是忠肝義膽，替師傅擔罪名的青城派紀靖？」

紀靖淡然一笑道：「昔日的紀靖已死，還提他作甚？」

那師妹盯着紀靖，輕聲道：「多謝小俠相救，恒山派陳茵有禮了。」

紀靖淡然一笑。少年也向紀靖施禮謝恩。

紀靖微笑道：「九大門派原是一家，何必因小事以生命相殘？」

帶刀人道：「小弟錢三，這是我師弟周四，華山派的，我脾氣暴了一點，吃點小虧就想拚命，紀小俠休怪！」

紀靖見錢三拿得起放得下，倒也爽直，便向他笑笑致意。

少年道：「我也粗魯了點，向錢兄賠禮，請原諒則箇。」

錢三哈哈大笑道：「過去的事還提他幹甚麼？算了，算了。」

錢三道：「紀少俠，青城派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目下傳言甚多，於少俠你很有點不利呢。」

紀靖淡然一笑，坦然道：「紀靖一身已入無爲，名聲亦屬身外之物，但有一點需要澄清，就是紀靖與師叔之事，乃兩廂情願，並非師傅林仁正所爲，因此也根本沒有甚麼替師頂罪之說，希望各位替在下出面澄清。」

四人一聽，登時面色一寒，片刻之前尚滿含敬意，但片刻之後卻如目視邪惡異物。

紀靖知道，這全是他與師叔蘇小嬌關係所致，心中不由一陣自傷，暗道：莫非與師叔相戀有染，便成了不耻人類的怪物了？

然則娘親若眞與百年前的鬼魂私通，生下我紀靖，江湖中人知道了，又該如何視之？

紀靖這般思忖，便再無興趣與這些名門正派弟子週旋，轉身便欲走開。

此時從北面又掠來兩條人影，及至近時，原來是兩名乞丐，二十來歲，身手也很不弱。他們到了茶檔，也各自要了茶，站着喝起來。

其中一人道：「紀靖被抓住了麼？」另一人道：「聽說還沒有，但也快了，紀靖的功夫原比陰鬼白無心的徒弟黑無常更有不如，他與他的師弟正被人追殺呢！」

恒山、華山四人一聽，均吃了一驚，暗道：「紀靖分明便在眼前，爲何又跑出第二個紀靖出來了？」

紀靖自己亦覺奇怪，心道：是誰開這不好玩的玩笑？我已痲煩太多了，你又何必冒充，自尋煩惱？

紀靖問那兩人道：「兩位大哥，你們剛才說紀靖還有一位師弟伴着，他是誰啊？」

乞丐道：「聽說是青城派林掌門的兒子林俊明。」

紀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林師弟平日見了我也沒好臉色，猶如瞧着一頭蠢狗，他怎會自認是紀靖的師弟？

紀靖又道：「那他們現在何處？」

乞丐道：「離這兒四百里地的龍山大王廟，有人見他們出現，以後就不知所踪了。」

紀靖暗吃一驚，心道：這必是被我的仇家害了！這筆賬可千萬別又算到我紀靖的頭上來！

紀靖心中吃驚，也不與四人打招呼，晃晃身，就飛掠而去了，他的輕身功夫怪異之極。

華山派的錢三歎道：「不料紀靖的輕功也如此神妙！」

他的師弟周四淡淡道：「這與華山派的七巧步有點相似，只是你我的功力遠不及他深而矣。」

恒山派的師妹陳茵奇道：「怎麼他與恒山派的輕功也有相似？」

師哥少年道：「何止與恒山、華山相似，同時武當的梯雲縱、崑

崙的千里飄音也有其影子！」

陳茵一聽不由張口結舌道：「我的天哪！這紀靖學的到底是哪派哪門的功夫？」

師哥少年對紀靖心存感激，不由便佩服的道：「依我看，紀靖的武功乃採百家而自成一家，因此天下百家的武功精髓，均集其一身矣！他憑此本領，他日必將傲視天下武林！」

四人的議論，紀靖根本聽不到，他也根本無心去聽，此時的紀靖，只可用八個字來形容——靜若處子，動如脫兔。

紀靖一路如飛鳥疾翔，又如飄風，不到一個時辰，便已到二百里外的豐埠鎮了。

紀靖不想再惹痲煩，繞鎮而過，向東面飛掠一會，猛聽有刀劍交擊的聲響。

紀靖不由把脚步一頓，循聲尋到一個山溝裏，突見青城派的掌門林仁正、夫人朱月香正與一男一女交戰。

與林仁正交手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女的卻是一位綠衣美婦。

綠衣美婦與朱月香功力相若，正鬥得難解難分。

與林仁正交手的卻顯然略遜一籌，此時他已無還擊之力，只能以精妙的劍法力求自保而矣。

林仁正尚沒下殺手，再鬥一會，忽地大喝一聲道：「笑青風！我青城派與你恒山派有何過節？」

笑青風道：「沒有過節。」

林仁正怒道：「那你爲何散布謠言，毀我名聲？」

笑青風道：「我說過了，笑某絕不會耍這等小人伎倆，你不信，那也無可奈何。」

林仁正發狠道：「你會承認的！」他說着，猛一加勁，一招「落葉悲狀」擊了出去，使出青城派的殺人絕招。

林仁正含怒出手，殺氣陡增，笑青風本就難以抵擋，這下唯有閉目受死了！

就在此時，林仁正的劍卻被一股力度一擊，偏到一邊去，笑青風死裏逃生，躲過去了。

林仁正大吃一驚，暗道：是何方高人暗助笑青風？

笑青風也知有人出手助他，單瞧這一手隔空勁力，這人的功夫就不可思議了。

林仁正大叫道：「是何方高人，請現身說話。」

紀靖忽然一晃而出，身法快如鬼魅，他向林仁正鞠身道：「弟子拜見師傅！」

林仁正勃然變色，咬牙道：「你這逆賊，誰是你師傅！你早已被逐出師門，你是不耻武林的敗類！」

紀靖淡然一笑道：「我是甚麼已不要緊了，但師傅你畢竟教過我功夫，收留我十年，這份情不能不報！」

林仁正氣血攻心，自上次受辱，兒女又失散，他稍一刺激，便暴跳如雷，此時，他更把一腔怒火發洩到紀靖身上了！

林仁正向紀靖發狂似的刺出一劍，這一劍欲置紀靖於死地，甚麼師徒情份，那是半點也沒有了，一面咒罵道：「我先把你殺了，再休說甚麼報與不報！」

紀靖並不怒，他用手一旋，便化解了林仁正的勁力，又一推，把他送出一丈多遠，飄落在地，不但沒有受傷，而且渾身舒暢，心知這是紀靖以內力替他療傷了。

林仁正不由怔住，神色尷尬之極。

紀靖沒再理會林仁正的表情，他向笑青風淡淡一笑，道：「閣下是恒山派掌門笑青風前輩麼？」

紀靖這一說，顯然已表明自己再不是青城派的弟子，而以江湖之禮相稱了。

笑青風心中又驚又奇又佩，他亦以江湖禮數向紀靖還一禮道：「笑某多謝少俠相救之恩，她是笑某內子。」

此時那綠衣美婦亦與朱月香罷鬥，綠衣美婦向紀靖感激地微笑一下。

紀靖道：「笑掌門不必客氣，舉手之勞而矣。但有一事欲請笑掌門代晚輩向武林中人澄清，未知可否？」

笑青風忙道：「紀少俠請說！」

紀靖淡然道：「紀某雖已非青城派人，但青城派之事亦須分清是非，紀靖與師叔蘇小嬌之間的是非恩怨，全是紀靖一人之錯，與青城派任何人無涉。」

笑青風一聽，神色一凜，忙道：「此事關乎紀少俠的聲譽，可亂說不得，少俠務請自重！」

紀靖淡然一笑道：「聲名於紀靖來說，已根本不算甚麼，紀靖所幹之事，自己最清楚不過，因此不欲牽累任何人而矣！」

那林仁正一聽，心中又驚又怒又有點暗喜，那汚辱他的醜事，既紀靖出面澄清，那謠言也便不攻自破了，他的聲名也就立可挽回大半，聲名於林仁正來說，簡直比他的身家生命還重要百倍！

笑青風卻臉色一沉，微帶不屑的道：「紀少俠可知你此言既出，將難以在江湖立足？」

紀靖淡然一笑道：「紀靖做得出便敢承擔重責，至於是否能在江湖立足，那是日後的事，此時也不必去顧慮許多。」

笑青風一聽，不由大感爲難，

皺眉不語。

倒是他的夫人綠衣美婦忙笑道：「紀少俠襟懷坦白，此事我們便替你向武林人士澄清便了。」

紀靖向綠衣美婦一揖道：「多謝夫人！」

紀靖說罷，見已向林仁正有所交代，替他洗刷了汚名，總算報了十年教授之恩，便轉身欲走，他也不再存有任何重返青城派的希望了。

林仁正見紀靖欲走，心中又急又氣，明知他此時的武功，就算合他與夫人朱月香之力，亦未必接得他一招，要阻他是決不能了，但當着笑青風的面放他走，面子上卻又難以下台，於是只好咬牙道：「紀靖！我與你之間的並沒了斷，我青城派絕不會放過你！」

紀靖淡然一笑道：「一切紀靖已向武林交代清楚，亦與青城派無任何瓜葛。至於青城派中人是否能放過紀某，那也沒有甚麼，但甚麼時候練好功夫，眞能殺我時，再發威風不遲！」

紀靖說罷，頭也不回，飄然而去。

林仁正怔怔的瞧着紀靖的背影，竟不敢上前追殺。

* * *

紀靖奔跑了一段路，此時他但覺心中的諸事已然了結，至於最大的心事，尋找娘親朱蝶兒，因事太渺茫，他也不知如何尋起，乾脆就不去想了。

紀靖在山野間躺了下來，仰望蒼天，浮雲飄行而去，就如世上的人和事。

林仁正對我如此恨之入骨，師叔被逼遁入空門與青燈長伴，世人視我紀靖如怪物邪端，見鬼的朝廷老子非要捕我而不休，這一切爲了甚麼？難道全是我紀靖一人之錯麼？

紀靖心中不平，又感悽然，天地茫茫，竟似沒他紀靖一個容身之所！

他左思右想，自傷自歎一會，不覺合上了眼皮，也不知他是睡着了，還是想着心事。

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把他驚醒，他微睜開眼，原來是幾個古怪服飾的西域人，五女一男。

四位俏麗少女，衆星拱月的伴着一位中年華服美婦，猶如帝后王妃，手掌生死大權。

身後的男子，卻是一名頭陀，精瘦無比，頭大如斗，臂長五尺，掌大如扇，古怪之極。

那四女的紅衣少女道：「夫人，這人死死活活的，想必缺了一點『火』，不如給他贈上一點吧！」

中年美婦淡然道：「小紅，不可胡說，此地不是藏域死亡谷，而是中土地域，奇人異士甚多，不可大意。」

紀靖一聽，不由笑道：「夫人說的是，這等頑婢，原該教訓一二。」

中年美婦道：「你是誰？來自何處？」

紀靖大笑道：「我是我，來自天下第一家，自然是天下第一人啦！」

中年美婦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好個天下第一家，天下第一人！想必是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紀靖歎了口氣道：「我這人天地難容，世人少理，只好閑來無事，自吹自擂，胡說八道，聊當開心。」

中年美婦右面的黑衣少女哼了一聲道：「臭小子，可知胡說大話也會惹來災難！」

紀靖仰望天上浮雲，微笑道：「天高雲淡，望不斷雲飛雁，如此美景，擔保天不會陷，地不會塌，何來災難？」

黑衣少女怒道：「本姑娘一出手，你便有難了！」

紀靖淡然一笑道：「出手即是不出，不出亦即出，既然如此，又何必出手殺人？」

黑衣少女被紀靖胡說八道氣得不由笑道：「本姑娘專捉胡說八道的臭鬼怪，你可知道？」

紀靖大笑道：「只道獨我會自吹自擂，胡說八道，原來你一個女孩子，這說大話的本領也不太差。好，好，半斤八両，彼此彼此！」

黑衣少女臉上的笑容更甜蜜了，但出手也毫不猶豫，一伸手便爪影連閃，向紀靖抓去。

她的手法大異於中原武林，手臂伸出，並非一抓就到，而是形如美女蛇，游柔變幻，優美之極，令人驚奇，令人心醉，就算被抓而死，亦必心曠神怡，死而無憾，猶如被美女蛇所噬，心甘情願勇赴黃泉。

紀靖卻不爲所動，他輕輕一扭，便躲了過去，對黑衣少女的美女蛇爪，竟似視而不見。

紀靖身負的是「無爲神功」，其精義在於「淡然無爲」，黑衣少女的惑心爪，碰上紀靖，恰恰是她的尅星。

黑衣少女見一擊不中，雙掌齊翻，穿行夾擊，快如流星。

紀靖斜身一閃，到了她背後。

紀靖尚未出手，黑衣少女便面露死色，心知一命休矣。

其餘紅、黃、白三位少女，亦連忙加入戰圈，穿花蝴蝶般的向紀靖出手，極欲立置他於死地。

紀靖在四女包圍中，竟可尋到最微少的空隙，游刃有餘，身法之

妙，恍如行雲流水，令人不可思議。

紀靖只是游走，並不還擊，四女越是狠招，紀靖越顯輕鬆自如，此時不但四女自知，連場外的中年美婦亦心知肚明，若紀靖稍一出手，躺下的便是四女自己。

四女鬥了一會，自知決難有效果，便退了出去，嬌吁連連。

紀靖也不追擊，負手而立，神態悠閑之極。

中年美婦微笑道：「少俠是何人門下？」

紀靖淡然道：「『千災萬劫』，無師自通。」

中年美婦不由一怔，心道「千災萬劫」是一位甚麼高人？他怎的又說無師自通？

那精瘦頭陀怪笑道：「臭小子休胡吹大氣，見過西域鐵骨頭陀的功夫麼？」

紀靖笑道：「在『千災萬劫』神功面前，你勉强可躋身徒弟之列！」

鐵骨頭陀乾笑一聲，伸手便抓。他的手臂本就特長，這時突然出手，當眞快如閃電，迅即飛臨紀靖的面前。

豈料紀靖身如青風，根本無形，你不動，他不動，你若動，他先動。

紀靖身如浪上球，在嬉水、在浮游，他忽地伸手一引，鐵骨頭陀的手臂忽然一轉，「啪」的打在自己的臉上，火辣辣的紅了一片。

紀靖大笑道：「好徒弟，可笑！別太自責，師傅原諒你便了！」

鐵骨頭陀差點被他氣死，他縱橫西域，罕逢敵手，怎忍得下這口氣？

鐵骨頭陀兩臂一長，身架展開，周身骨架轟鳴，仿如行雷閃電，聲勢嚇人，這是他成名絕學「鐵骨神功」。

紀靖待他雙臂近身，在不可思議的方位，突出一指，鐵骨頭陀手臂骨頭一痲，「鐵骨神功」不攻自散，餘勢不止，又啪的拍向自己的胸口，自己把自己撞退三步！

鐵骨頭陀嚇得不敢再鬥了，怔怔的盯着紀靖，猶如瞧一頭不可思議的怪物。

中年美婦亦盯着紀靖，她已瞧出紀靖的武功怪異之極，形似「無爲」，實則「任他所爲」，憑她五人之力，要想勝他，簡直千難萬難，他不出殺手，已是天大之幸了。

中年美婦沉默了一會，終於道：「少俠好功夫，果然令人大開眼界，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紀靖笑道：「既非相會，何來別過？更無後會之期，夫人最好勿以在下爲念，否則難免殺身之禍！」

紀靖疊遭變故，心性由恬淡漸而不羈，言談也由忠厚轉而挖苦人了。

中年美婦咬一咬牙，「哼」了一聲，率衆人轉身離去。

紀靖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世上沒有一人願做弱者，一旦做了弱者，又喜歡弱肉强食，到頭來吃虧的總是弱者，這也就難怪人人爭做强者，而不願做弱者了！

紀靖胡思亂想，又向西面走去。

他走了一會，太陽已近西山了。

見義勇爲　共歷險難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紀靖心中忽然感歎的道了一句。

此時，忽聽到一陣如貓頭鷹似的叫聲，顯得如此凄厲、兇殘、奪人心魄！

紀靖心中一動，便展開身形，向叫聲處飛掠。

他奔向山脈深處的林海之中，越往裏走，樹越粗大密集，越有一種陰森的殺氣在瀰漫。

紀靖提氣一掠，心空如風，透如明月，在林間的縫隙中飄蕩。

突然，一聲喪魂落魄的少女的驚叫，從西面傳來，隨即又是一陣「桀桀」的怪笑聲。

紀靖不敢怠慢，身起如鵬翔，直射向西，飛掠數百丈，但不見人影。

他雙臂一振，猶如蒼鷹，升上半空三丈高處，落在一棵聳入雲天的大樹之巔，向下四視查察。

這時，又一聲慘叫，如被擠出來一般，從一塊大石後傳來。

紀靖直射而去，他飄落在一塊巨石上，才看清原來是三頭怪物，正輪番向兩名少女侵襲。三怪物的身手均極高，兩爪漆黑如鈎，但剛抓到少女的胸前，又疾縮而回，故意嚇她們取樂兒。

兩少女已嚇得不成人形，帶刀的少女雙手護胸，頭髮凌亂，神色已見痲木。佩劍少女手捂臉，靠在一塊石上，蜷縮一團，猶如小貓被老虎嬉戲。

紀靖身輕如羽，落地無聲，那三頭怪物並沒發現他，但他卻看清了三頭怪物的眞面目。

三頭怪物是人，不過是帶一半怪物的人，令人不寒而慄，猶如地獄鑽出的鬼怪，難怪兩少女被嚇得失魂落魄。

紀靖知道，這三頭怪物其實是易了容的人，但他們的身材也極高，形如鬼魅，因此說是鬼怪，也令人深信無疑。

「拿來！」這時其中一「怪」向少

女桀桀笑道。

帶刀的少女嚇得尖叫一聲，雖不情願，但也連忙從身上摸出一個拳頭大小的玉觀音，拋了過去。

玉觀音碧綠通透，一看便知是碧玉翡翠，無價之寶。

怪物拾了起來，得意的哈哈大笑，道：「天山三聖要在此地發家了！多虧這兩妞兒發現了這寶貝，這豈非有福之人不必忙，無福之人跑斷腸麼？呵呵！」

另一怪物卻盯着兩少女，桀桀怪笑道：「如此貨色，比寶物更誘人，若不享用，豈非太委屈了？」

這怪物說着，與另一怪物一撲上前，兩少女舉刀舞劍，欲加抵抗，不料刀劍甫動，便被兩怪物劈手奪過去了。

兩少女大概自知難免受辱，絕望之下，兩人舉掌就欲向自己的天靈蓋拍下去。

紀靖一見，忙發聲道：「何必就此輕生？前路還遠着呢！」

聲響人至，在場中人，此時均吃了一驚。

兩少女稍一驚愕，卻立刻如見救星。

那「天山三聖」卻怒道：「何方小子，敢壞天山三聖的好事？」

紀靖微笑道：「對你們是壞事，對她們卻是大好事，世事本就如此不公平了，你們又何必抱怨？」

「天山三聖」見紀靖的身手之高，已知決非庸者，三人正視一眼，心意相通，突地撲起，六掌齊發，拍向紀靖。

「天山三聖」這三人聯手的突襲，武林中能避開的簡直絕無僅有。

但紀靖卻偏偏是其中的一位，他斜身一扭，如一縷輕煙，繞三人轉了一匝，那玉觀音便到了他手上了。

「天山三聖」作勢撲向紀靖，但中途卻突然轉向，向另一面飛遁而逃去了。

「天山三聖」三人聯手驚天一式，失手的機會極少，但若這一擊不中，三人也決不戀戰，立刻急急逃走。

紀靖見「天山三聖」逃得很是可愛，不似有等無知狂妄之士，明知不敵尚死纏爛打，因此也不去追截，任他們逃去了。

兩位少女見兇險已去，忙向紀靖多謝。

紀靖淡然一笑，道：「適逢其會，舉手之勞，兩位姑娘不必客氣。」

兩少女伸手理髮，飾衣，不由鬆了口氣。不知怎的，在她們的心目中，紀靖給人一種很特別的安全感覺，似乎只要他一出現，兇險便會立刻逝去了。

白衣少女笑道：「少俠的神功天下罕見，連天山三怪物也望風披靡！」

青衣少女也笑道：「少俠的輕功，與我余家的『凌波飛渡』有點相似，不過少俠的更好、更神奇！」

白衣少女格格一笑，不甘後人的忙道：「他與我南宮家的『鴻鵠升天』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紀靖微笑道：「是極，是極，那我必定偸學了你二家的輕功了！」

白衣少女含羞的一笑，道：「那也不是，南宮家雖以『鴻鵠升天』稱著武林，但若與少俠相比，那就差很遠了！少俠的身形，如仙如佛，令人不敢侮視。」

青衣少女也不甘落後，搶着道：「他的身法無始無終，無根無源，無從捉摸，誰也難以言狀！」

紀靖自己也不知自己的身法，在別人眼中是甚麼樣子，此時一聽，不由喜道：「多謝兩位少女指點，難怪上天賜你們寶物了！」

白衣少女道：「這玉觀音是我兩人偶然在一棵樹洞中發現的，誰知卻被天山三怪碰上，搶奪到這兒，幾乎人財……兩失了！」說着俏臉不由一紅。

紀靖端詳一下手上的玉觀音，但見寶像射出綠光，周身穴道亦閃着亮光，到底是甚麼製的，連紀靖也不知道。

紀靖把玉觀音還給白衣少女，淡淡道：「兩位姑娘若要去尋寶，就請去吧，我打算尋個地方睡覺了。」

白衣少女一聽急道：「那怎麼成？若少俠不肯與我們同去，休說尋寶，只怕連命也先丢掉了！」

青衣少女也接口道：「少俠救命之恩，無以爲報，只好帶少俠去藏寶之地，尋一兩件送給你了！」

紀靖見兩少女意態眞誠，便覺很難拒絕。他平生被人懷疑輕視慣了，一旦受人信任重視，心中自然也舒服之極，他只好點頭答應了。

三人一同上路。

紀靖這時才知道，在這黑沉的夜裏，在山野中行走，若沒有他紀靖陪着，兩少女定必兇多吉少。

此時林中突然響起一聲夜梟的尖嘯。兩少女又立刻挨到紀靖的身邊，手握手的，猶如兩位妹妹依靠着大哥保護。

紀靖被兩少女如此信賴，心中雖然可笑，但也決心要保護兩人的安全。

三人出了樹林，來到一個懸崖下，只聽流水嘩嘩，一陣涼氣襲上身來，令人全身一痲，兩少女又不由打了個冷顫。

白衣少女把玉觀音忽然遞給紀靖，悄聲道：「聽說藏寶的機關便隱在這玉像上面，但黑夜無光，如

何審視?」

紀靖微笑，因爲憑他此時的功力，已是黑夜如白日，更何況僅憑觸覺，他便可摸清玉觀音上的圖紋。

紀靖目注玉觀音一會，忽然便向石壁的縫隙伸手一摸，前面忽地一陣輕响。

一團黑影疾射而至，紀靖暗吃一驚，連忙把兩少女帶後三尺，兩團黑影呼的擦身而過。

紀靖定睛一看，原來是兩條大蟒，分從兩面撲了出來，猶如守門大將似的。但一撲不中，便如完成了守門的職責，再沒回來了。

紀靖暗鬆口氣，又返回原來的位置摸索，他終於摸到一點類似機關的按鈕了，他運內力一撳：「嘩啦」一聲，石門大開，一股陰潮氣味撲了出來。

紀靖再等一會，見沒甚動靜，才領先走了進去，他後面是白衣少女，青衣少女膽子稍大，便在後面殿後。

石洞不大，彎彎曲曲，一直通向深處。

石洞內越往裏便越黑，紀靖的目力尚可應付，但兩少女功力所限，便如盲人摸索了。

三人剛走過一條小石板路，紀靖便見橫在面前是一條地下河，寬達十丈，水深及膝。

紀靖回頭問兩少女是否可以飛越？兩少女爲難的搖頭。

紀靖伸手把兩人的手拉住，微一運氣，身子突地運氣，帶同兩少女向對岸射去，十丈河面，竟一掠而過。

三人順通道向西一拐，突聽一陣尖厲的笑聲傳了過來，有如地獄响起的勾魂調。

兩少女一聽，差點昏死，不顧一切的撲起，摟住紀靖的脖子，拚命往他懷裏鑽依。

紀靖心中微一凜，隨即釋然，心道：我連妖魔鬼怪也不怕，還怕甚麼會說話的人麼？

他不忍推開懷中的少女，側耳細聽，但那怪笑聲再也沒响起。

紀靖輕輕把兩少女推開一點，微笑道：「怕甚麼？只要會說話發笑的，那怕是妖魔鬼怪，也有人性，有人性就有人性的弱點，你怕它，它也必定怕你，彼此扯平而已。」

兩少女一聽，不由噗嗤一笑，心道：也只有如紀靖如此淡然處世的人，才有如此妙語。

紀靖示意兩少女運功屏息，他突地運氣一聲長嘯，石洞轟轟如雷鳴，內力稍差的人，也必定被震得魂靈出竅。

嘯聲响處，忽地有一物電射而出，極快的在紀靖耳邊掠過。

紀靖目力奇佳，早就看清原來是一頭老猿，眉毛均白，猶如野人，也不知藏在這石洞有多久了。

老猿似被紀靖的嘯聲嚇怕了，牠在距紀靖五丈遠處停下，忽然跪了下來，向紀靖納頭便拜，又連作了幾下「請進，請進」的手勢，口中「吱吱咕咕」的叫個不停。

此時兩少女也看清是一頭老猿，心知原來是牠作怪嚇人，便笑道：「老猿呵老猿，原來畜牲也會欺善怕惡，你只會嚇唬女兒家，見了少俠這等高手，就叩拜迎進不迭了！」

紀靖向前面仔細一看，便向兩少女微一招手，三人走進一座石室裏面。

青衣少女道：「南宮姐姐，你還怕麼？」

「南宮姐姐」——南宮蓮亦小聲道：「有少俠在此，連妖魔鬼怪也怕他三分，怕甚麼？是嗎？笑嫣妹妹。」

「笑嫣妹妹」——余笑嫣格格一笑道：「南宮姐姐很崇拜他呵！我看，你心中或想與他……哎喲！你擰我作甚？」

原來白衣少女南宮蓮一聽余笑嫣欲說那令人害羞的笑話，連忙伸手一擰她的腰肢，余笑嫣負痛，半截話便說不下去了。

紀靖也沒留意兩少女的神態，他運目一看，發現這石室內，靠北處有一塊石板，上面有個木匣，不大，但很精巧。

紀靖走過去仔細審視一會，突地伸手一按，人已倒縱而出。

與此同時，木匣彈開了，裏面有數點寒星疾射而出，中人必死無疑。

兩少女互視一眼，大駭道：「若非少俠陪同而進，我二人就算尋到來，亦必葬身此石室之內了！這木匣的主人用心險惡之極！」

紀靖走過去一看木匣，裏面原來是一幅小圖，上面密密痲痲的寫滿人像和文字，其餘竟空空如也。

紀靖伸手拾起小圖像，揣在懷裏，也不去細看，便欲出去。

就在此時，突然有聲音尖嘯道：「快把東西放下，不然便全部死在此洞！」

兩少女大驚失色。紀請道：「快回洞口去！快！」

三人一掠而出。

那聲音嘿嘿一笑道：「想走？沒那麼容易！」

那聲音剛落，突聽嘩嘩一陣暴响，剛才那條地下河水突然猛漲起來，片刻便如山洪暴發，向三人奔湧而來。

三人見勢不對，轉身回掠，那水在後面奔騰追趕，勢不可擋。

三人掠回原來那石室，向高處

提氣掠上。

此時那頭老猿已不見了影踪。

紀靖心中一動，暗道：這老猿久處石洞，必然知道另有出口，但到底在何處呢？

紀靖轉念未畢，水流便呼地湧了進來，如蛟龍出水，吞噬一切。

水流飛旋急漲，一會就淹沒了大半個石室，距三人的脚面只有幾尺了，再過片刻，就會漲到他們的脚下。

在洶湧的水流面前，任你神功蓋世，亦一樣束手無策，只有死路一條。

紀靖的心亦緊張起來了，因爲他此時仍尋不到出口，假如再遲片刻，水流一旦封頂，他們三人便成了魚缸中的死魚了！

兩少女已嚇得手足發軟，作聲不得。

無情的水漲得更快了，黑沉沉的，洞內越來越悶，水流把空氣擠掉了。

死亡！兩少女已意識到這點，因此她兩人已情不自禁緊緊的互相擁抱。

紀靖的心中，也有了死亡的影子，但他仍不死心，不死心便不會絕望。他在作最後一刻的努力，尋找逃生之路。

仍有一線希望，紀靖便永不會絕望，這是無數次災難養成他的這種性格。

水仍在漲，已淹沒了他們三人的脚，已沾濕了衣服，到了腰際，只消一時片刻，無情的水便要把他們吞噬……

紀靖的耳邊突然聽到一陣尖銳的呼呼風聲！紀靖心中一動，暗道：這必是水流擠逼空氣，空氣尋隙外洩的聲音！既然空氣有隙外洩，便必然有通道往外面去！

他再貼近石壁一聽，心中恍然，他急對兩少女道：「小心了，我要運功打開洞壁！」

紀靖把意念一聚，運起神功，向石壁一拍，「轟」的一聲，石壁被打開一個剛可容身的小洞。

這時水流已漲了上來，快淹上胸部了，紀靖無暇細思，他把南宮蓮、余笑嫣運力托起，向小洞一送，兩人便呼的捲了出去。

紀靖剛欲跟出，一股巨浪撲了上來，幾乎把紀靖捲了下去，他抬頭一看，南宮蓮、余笑嫣已不見了。

紀靖一躍而上，再次躍上那洞口，一股巨浪又打上來，呼隆一聲，巨浪捲上洞口，把紀靖冲了出去。

紀靖的水性並不太好，加上巨浪的威力太大，他內力再强，亦被水流冲得昏昏沉沉的，只是隨波逐流，也不知冲向甚麼地方。

好一會，紀靖眼前一亮，忽地碰上一團軟綿綿的物體。

紀靖以爲那是剛才被水冲出去的南宮蓮或余笑嫣，因此不加思索便一手抱住了。

只聽懷中「嚶嚀」一聲，嬌美之極，紀靖定睛一看，原來此時尚在水中，他抱着的，竟是那官家小姐吳小欣！

吳小欣在紀靖的心中，猶如一尊聖像，他對她的丰姿崇拜不已，此時一見，不由一下子便清醒過來了。

紀靖心中意念一動，內力便陡增，他抱住吳小欣，也不敢鬆開，順着水流，運氣提升，他內氣充盈，身子便在水面浮了起來，但水浪再急再猛，也難把他壓下去了。

紀靖被水流冲着，順洞勢漂流了半日，終於被冲出了後山。

紀靖爬上岸，把吳小欣放在地上，此時已是烈日當空，兩人身上的濕衣，一會也就曬乾了。

吳小欣依然昏迷不醒，紀靖知她必是受驚過度，又被水淹，才一時昏迷，歇息一會，回過神來，也就安然無恙了。

他自己也感精疲力竭，只好盤膝運功調息，他很快便進入「無爲神功」中的「心靜」境界，渾然忘卻一切塵世煩惱，不多一會，眞氣頓復。

這時吳小欣也忽然睜開眼來，她第一眼便看見紀靖，不由驚疑的咦了一聲，嬌弱無力的道：「你……你不是那位偸聽琴音的少年人麼？怎會在此地了？」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一切皆巧合而矣，也不必細說，只是小姐如何會陷身石洞，是誰把你引入洞中？」

吳小欣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爹爹不知怎的，竟把我許配給大魔頭巫山神……但在成親那天晚上，我被人救走了，不料巫山神神功蓋世，不久便在那人手上把我搶走，他正要帶我返他的老巢，忽然聽有兩少女的悄語，說是入洞尋寶，巫山神便悄悄尾隨……」

紀靖恍然道：「原來在洞中要挾我等的人，便是巫山神這大魔頭！」

吳小欣點點頭道：「不錯，他果然一直悄悄尾隨你等而進，他很奸滑，讓你們先行冒險，待尋到木匣時，便想搶奪！不料就在此時，石洞中突有水流湧出，巫山神雖强，但不懂水性，嚇得把我扔下，便搶先逃去！若不是少俠你現身相救，我……我只怕已被淹死了！」

紀靖一聽，這才明白過來，心中不由歎氣道：「這世間也太不公平了，像小姐這般的人材，她爹爹

卻偏要把你嫁給老怪物巫山神，這豈非暴殄天物麼？」

「少俠，你在想甚麼？」吳小欣忽然道。

紀靖苦笑道：「除了把你送回府邸中，我還能做甚麼？」

吳小欣哀道：「少俠若把我送回家中，就等於把我送入地獄了！」

紀靖忙道：「爲甚麼？」

吳小欣道：「你想想，你若把我送返家中，爹爹必定逼我嫁給那老魔頭，我不甘受辱，必定千方百計先求自盡，這不是地獄是甚麼？」

紀靖慌道：「若不送你返家，那如何是好？小姐你不懂武功，如何行走江湖？」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我寧願死，也不回去了！」

紀靖又忙道：「那你有親戚可以投靠麼？」

吳小欣道：「可憐我孤苦無依，六親無靠，就算有親戚，被爹爹知道了，也一樣難逃厄運。」

紀靖沒了主意，心道：這也不行，那也不是，卻如何是好？她這麼一位嬌滴滴的人兒，伴在我身邊，也是罪過，這並非爲她好，而是害了她了！

吳小欣見紀靖悶聲不語，不由更悲道：「少俠看來也不願與我在一起了，是麼？」

紀靖不由一陣失措道：「不……不是，我怕你不喜歡我陪你……但你我素不相識，這如何在江湖中出現？」

吳小欣見紀靖果然純直得近乎痴，不由噗嗤一笑，嬌態妙生，極爲迷人，道：「少俠貴姓？」

紀靖無奈道：「我叫紀靖，小姐你呢？」

吳小欣笑道：「那就行了，我叫你做紀靖哥哥，你稱我做小欣妹妹，你我以兄妹相稱，不就可以了麼？」

紀靖原知這小姐姓吳，這時才知她叫吳小欣，見她這般落落大方，心中不由大喜，忙道：「我叫你小欣妹妹？好呵……但這可以麼？」

吳小欣微笑道：「只要你不討厭我這妹妹，有甚麼不可以？吳小欣已非昔日的嬌小姐，而是落難之人了！」她說着，不由又幽幽的歎了口氣。

紀靖見吳小欣這副楚楚可憐的神態，不由痴了，這時她就是提出甚麼要求，他也絕不會忍心拒絕。

紀靖喃喃道：「那我先把小欣妹妹送到鎭中，安頓下來再說吧。」

吳小欣點點頭道：「江湖中事我不熟，一切聽憑哥哥你作主。」

紀靖被吳小欣這一聲「哥哥」，直弄得渾身一熱，他覺得，他孤苦無依，能有這麼一位妹妹由他保護，他的人生忽然有了意義。

紀靖帶吳小欣上路，很快他就覺得諸多不便了。

吳小欣毫無武功根基，內力更談不上，走了一會，便氣喘吁吁。

若她是男子，紀靖可以抱住他走路，但她是嬌滴滴的女兒，又從未涉足江湖，含羞脈脈，這卻如何是好？

走了近二個時辰，也走不了多遠，不一會吳小欣又坐在一塊石上歇息了。

吳小欣觸景傷情，不禁又抽泣起來。

紀靖在她面前笨口笨舌的，也不知說甚麼才可以安慰她，他不敢作聲，默默的站在一旁，但也絕不會催她上路。

此時，從南面奔來三匹快馬，風馳電掣般，旋風似地到了兩人的面前。

一名三十來歲的黃臉花衣大漢，翻身下馬，邪笑着走向吳小欣，另兩人也跳下馬來。

黃臉大漢盯着吳小欣看了幾眼，便對其餘二人笑道：「巫老魔托我等尋他的小妻子，不知她是也不是？但無論如何，我希望她不是便好了！」

另一人道：「不是有甚麼好處？巫老魔可兇得很啊！」

黃臉漢子道：「傻瓜，若她不是巫老魔的小妻子，那我中州三虎便有艷福了！放着這等嬌滴滴的美人兒，只怕就連活佛也心動了！」

另一人亦大笑道：「是極，是極，不管她是也不是，先享用了再說！大哥，你是老大，你先上啊！」

黃臉大漢淫笑着，伸手向吳小欣的胸部便抓了下去。

吳小欣驚呼之聲尚未發出，那黃臉大漢伸出的手，不知怎地已大大偏了方向，反向後煽，一巴掌抽在老二的嘴巴上。

老二痛得哇哇大叫，大罵道：「老大！作死麼？重色輕友，你快活便了，打人怎的？」

老大愕然道：「我並非打你，手掌怎地中途轉向了？這當眞邪極了！」

老三盯着在一旁不言不動的紀靖，陰笑一聲道：「會不會是這小子弄詐？暗算老大你了？中州三虎可莫在陰溝裏翻了船！」

老大、老二心中正羞惱，一眼瞥見紀靖，立刻有了發洩的對象，也不管他是否有算計，老二呼的一聲便向紀靖掠去，雙拳齊出，擊向紀靖的前胸，竟欲立置他於死地。

紀靖淡然一笑，也不見他有何

動作，只伸出右手，在老二面前劃了一個圓圈，然後向前一推一送。

老二突感一股奇大無比的氣流把他罩住，身子不由便倒飛而出，雙拳擊向老大、老三。

老大、老三氣得哇哇大叫，亦出掌招架，擊向老二的前胸後背。

啪啪兩聲，老二挨了這兩掌，直痛得他嘴都歪了，但苦於被那股强大氣流堵住，連張嘴說話也不可以，氣惱之下，恨老大、老三不問青紅皂白，向他出手，眞的動了火，亦出殺手，分別擊向老大、老三。

老大、老三大罵道：「老二！你當眞瘋了！爲爭這女娃兒，竟向自家兄弟出手！」一面不敢大意，亦出絕招擋架還擊。

三人大打出手，殺得難解難分，不一會，三人便血流披面了。

吳小欣從未見過這等兇狠場面，嚇得轉身就跑。

紀靖微笑一下，順手牽了兩匹馬，便追了上去。

紀靖把吳小欣挾上馬背，自己騎了一匹，牽着另一匹，奔馳而去。

吳小欣雖平生第一次坐上馬背，但有紀靖照應着，那馬走得很是平穩，倒也很快便喜歡騎馬這玩意了。

吳小欣奇道：「靖哥哥，那三人怎的自家打了起來？」

紀靖笑道：「沒甚麼，他們剛好騎着馬來，又喜歡打架，我便讓他們打個夠便了。」

吳小欣噗嗤一笑，道：「這很好玩呵！靖哥哥，甚麼時候也敎我學學這種敎人自家大打出手的功夫？」

紀靖心中一動，暗道：小欣雖是弱質女流，但若尋到一種適合於她的功夫，倒也不失爲一種護身的法寶。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心中已有了計較。

兩人在馬上奔馳了一會，比走路輕鬆多了，不一會便進入了一座樹林，紀靖知道，出了這座密林，不到二里，便有一個鎭子，也便可以把吳小欣安頓下來了。

林中光線漸稀，漸而竟如黑夜，伸手不見五指。

紀靖尚不覺甚麼，但吳小欣卻就慘了，她雙眼猶如瞎了，連一尺外的物事也瞧不清了。

紀靖無奈，只好放慢馬步，牽着吳小欣的馬，慢慢向前走去。

就在此時，林中忽地响起一陣桀桀的笑聲，尖厲猶勝夜梟。

吳小欣嚇得翻身掉下馬來，紀靖一見大駭，連忙飛身下馬，半空一掠，剛好抱住吳小欣下墜的身子。

吳小欣心中驚懼，死命的抱住紀靖的脖子，說甚麼也不肯鬆開了。

她這時就如遇溺之人，哪怕一根水草，她也會死命抓牢的了。

紀靖正不知如何是好，剛欲飛身上馬飛馳出去。

身後已傳來一聲陰沉如寒冰的怪叫：「臭小子，把人放下，便放你活着離開！不然，哼哼哼……」

紀靖轉身一看，只見三丈遠處，有一條黑影僵立着，其形猶如一具活動的殭屍！

紀靖暗道：幸好小欣目不能見物，否則單是這一幕，便非把她嚇破膽不可！

這殭屍臉上甚麼表情也沒有，兩眼卻綠光閃閃。

紀靖正欲上前，突聽後面也有微响，一轉頭，見身後又出現了另一具殭屍，再一會，他的左右，亦各鑽出兩具，眞如突從地獄鑽出來的妖魔鬼怪。

紀靖心中不由一凜，這感覺近日他已絕無僅有了，他已不必在任何武林人士面前感到害怕。

但這時是唯一的例外。

因爲他知道碰上的是甚麼怪物了，若是妖魔鬼怪，這倒易對付，因爲他的「無爲神功」不怕任何强敵，更不怕任何邪門的功夫，反正你的功夫再强，亦是「有爲」，碰上「無爲」，一樣有空隙可尋。

但這回四大怪物卻絕非妖魔鬼怪，而是人，活生生的人，不過有「殭屍」的名頭罷了，「殭屍四煞」一出，天下無不大哭，指的就是眼前這四大怪物。

紀靖對「殭屍四煞」的名頭，早在青城派學藝時，就聽林仁正向衆弟子警告過了，說是碰上「殭屍四煞」，絕不可以反抗，只能尋機而逃。

紀靖並不怕「殭屍四煞」，因爲他相信自己已不必怕誰，但此時他不能不怕，因爲他懷中還有一位吳小欣，她絲毫不懂武功，他絕不能令她有任何損傷。

紀靖不敢輕舉妄動，他冷笑一聲：「四大殭屍，名動江湖，豈料也成了巫山神的小跑腿！」

前面那殭屍桀桀一笑道：「小子，甚麼巫山神？他連替老子提鞋也不配！」

右面那殭屍笑道：「老大說的不錯，聽說巫山神這臭小子娶了一位小妻子，天下無雙，我等妒忌之極，發誓要壞他好事，把他這小妻子搶來，做四大殭屍的老婆！」

後面那殭屍道：「不對，老三，應該說是我等的小夫人！殭屍四煞何等尊崇，我等的老婆，難道不該稱作夫人麼？」

左面那殭屍大笑道：「是極，是極，老二說得對極了！這女娃兒

好大福氣，竟可被稱作殭屍四煞小夫人了！」

原來前面那殭屍是「殭屍四煞」中的老大，後面是老二，右面是老三，左面則是老四。「殭屍四煞」中，以老大的功力最高，但老四的心計卻最好。

紀靖一聽四人之意，竟是又欲打吳小欣的主意，心中不由歎了口氣道：「紅顏禍水，這話原來不錯，小欣妹妹的美貌，竟給她惹來無數殺身之禍！」

紀靖這般轉念，便故意大笑道：「四大殭屍，年已近百，竟也對小女娃兒打主意麼？可笑呵可笑！」

大殭屍怒道：「小子，有甚可笑？」

紀靖笑道：「你大殭屍今年多大了？」

大殭屍桀桀道：「老子剛好一百歲了，你小子便喊一句曾祖也不為過！」

紀靖大笑道：「是極！是極！你老子可以做人曾祖，若四人加起來，那是甚麼？豈非曾曾曾曾祖了麼？曾曾曾曾祖娶一位女娃兒，傳將出去，成何體統？」

四殭屍桀桀笑道：「你小子休得呷醋，只要四大殭屍喜歡，地獄也敢翻覆，管它甚麼體統不體統？你小子把女娃兒交給我等，四大殭屍一高興，說不定會替你抓四位娃兒來讓你娶個快活！」

紀靖一聽，忽地哈哈大笑，道：「好呵！這當真好極了！一個換四個，這合算極了！那好，四殭屍接着了！」

紀靖話音未落，右掌運氣向身邊的馬兒一推，那馬竟凌空飛起，向四殭屍飛去！

與此同時，紀靖飛身一掠，抱住吳小欣，在四殭屍手忙腳亂之際，從左面斜穿出去。

四殭屍見有物飛來，不得不伸手一接，待看清是一匹馬兒，不由大駭，連忙閃身避開，因為憑他們的功力，亦接不起一匹凌空降下的馬兒！

紀靖與吳小欣已擦身而過。

四大殭屍一見，氣得哇哇大叫，在後面如飛的追來。

紀靖的身手雖然高絕，但四大殭屍也極高明，任紀靖再快，亦甩不脫四大殭屍的追踪。紀靖無奈，只好凌空急轉，向北面的山嶺掠去。

這山嶺紀靖從未到過，黑蒼蒼、峯巒叠嶂，黃土茫茫。

紀靖剛進山，便迷了路向，只能連連提氣上升，橫衝亂闖。

但「殭屍四煞」也不慢，如影隨形的在後面緊追。

突見前面是一道高聳入雲的石壁，四面卻是深淵，兩山之間的縫隙，寬僅十丈，白雲在其中飄蕩。

紀靖若單身尚可一躍而過，但此刻懷抱吳小欣，卻不敢冒險了，無奈之下，只好胡亂鑽入一個石洞。

「殭屍四煞」眨眼追到。

大殭屍道：「這小子鑽入洞中了，追！」

殭屍老四卻道：「不忙，看清動靜再說！」

殭屍老二道：「老四！你怕了這小子麼？」

殭屍老四道：「老二，你知道甚麼？你以為這小子是易與之輩？他懷抱一人，我等全力施展，僅可沒被他逃脫，他的輕功絕不下於我等任何一人！再說他此刻已先進洞，他在暗，我在明，貿然進去，他若出手，這個虧便大極了！要不，老二你敢先打頭陣進去？」

殭屍老二想起剛才那馬竟可凌空飛至，那小子功力簡直不可思議，心中不由亦大駭，此刻你便殺了他，亦決不敢領先進去了。

殭屍老三卻不顧一切，閃身便撲了進去。

殭屍老大怒道：「誰敢退縮，老大我先把他斃了！」

殭屍老二、殭屍老四沒法，只好跟隨殭屍老大而進。

紀靖進洞不久，便把吳小欣放到安全處，他抽出軟劍，躲到一塊石後。

殭屍老三一到石邊，紀靖意念一動，手中軟劍便電射而出，直挑殭屍老三的右眼。

殭屍老三作夢也想不到，紀靖的劍，比他的輕功更快上百倍，他簡直連躲的機會也沒有，更不必說出手反擊了。

殭屍老三慘叫一聲，右眼便被活生生挑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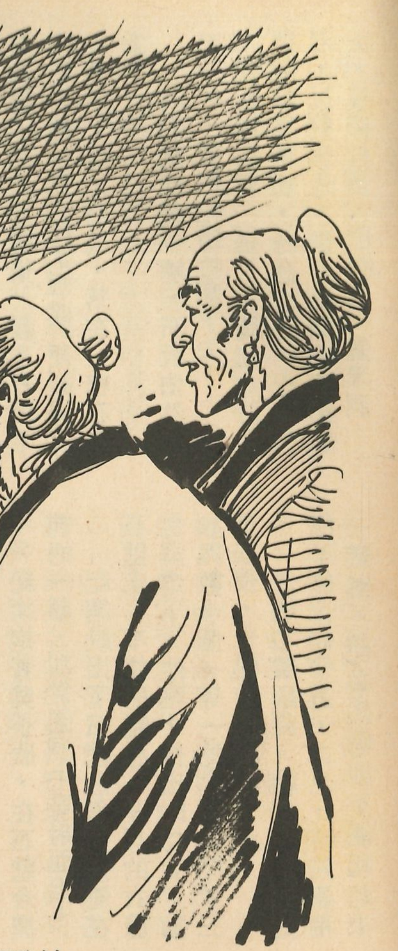
紀靖趁機劍向下絞，欲把殭屍老三一劍了結，但殭屍老三的右掌已搭上紀靖的劍身，紀靖立刻就明白，為甚麼江湖人如此懼怕四殭屍了！

紀靖發覺，自己的軟劍削鐵如泥，但在殭屍老三的掌中，卻如碰上鋼鐵，鏗然有聲，憑他的功力，軟劍竟未能破掌而出，漸而竟有轉動不靈之勢。

紀靖知道，只要此時再有任何一殭屍助手，他的軟劍就必然被奪，他自己也必然難逃一敗。

他自己一人尚可勉强逃掉，憑他的輕功，四大殭屍休想阻得了他，但要保護吳小欣離去，可就難於上青天了！

紀靖不敢逞勇了，他猛地把軟劍一抽，抽了回來，更不敢戀戰，疾掠而回，抱起吳小欣，便向石洞裏面飛竄。



太上老祖和合麗仙母出現在紀靖面前。

這時吳小欣也不再顧忌，她伸出雙臂，摟住紀靖的脖子，把頭靠在紀靖的肩頭，她的髮絲把紀靖的脖子刺得癢癢的。

紀靖心中不由一蕩，此時吳小欣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由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女，變成有血有肉，令天下男子皆動心的美麗之極的女娃兒了。

紀靖往洞中急竄了近百丈，突然到了一處寬闊地方，幸而「殭屍四煞」畏懼他的出劍厲害，不敢放膽冒進，這才沒追貼上來。

但見這洞中之洞，高達四丈，方圓近百丈，石壁凹凸不平，綠茸茸的，長滿苔蘚。

紀靖再看時，突有數十道金星向他飛來，破空之聲急嘯，顯見力度極猛！

與此同時，頭上亦落下一張黑網！

紀靖心中一凜，他猛一提氣，身子直升而斜上，避開迎頭罩下的黑網，以軟劍插入石壁，吊在半空。

此時再有一團黑色物體電射而至，到了近前，突然炸開，迸出無數黑星，直射紀靖這面。

紀靖深知此時已避無可避，這些暗器吳小欣連一片也挨不起！

他意動之下，「無為神功」便溢體而出，在身周佈起一道氣牆，團團的把暗器擋住了，他趁機把軟劍一抽，飄落數丈，剛一落地，便向另一面跑去。

這是一條彎曲的長洞，紀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見有通道便跑。

他僅飛掠了數丈，一聲蒼勁的聲音便傳了出來：「小子，你闖入太上老祖的禁地，已屬該死，尚敢再闖合麗仙母的洞府麼？」

紀靖一聽，不由傻了眼，心道：「太上老祖」和「合麗仙母」，均是傳說中已仙逝的武林隱士，怎的卻在此地碰上了？

但此時他已退無可退，心道：管你老祖、仙母，我紀靖只要有路就逃！

他最擔心的是在他飛掠時，吳小欣的手臂突然鬆脫，又或者她驚嚇過度而昏倒，那時就完了！

他無奈，只好對吳小欣道：「小欣妹妹！此時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了，你怕死麼？」

吳小欣道：「小欣此命已如飄萍，還怕甚麼？只是連累了靖哥哥你了！」

紀靖淡然一笑道：「紀靖一生災難重重，就算再加多一點，又算得甚麼？」

吳小欣心中大為感動，暗道：此生但得此人相伴左右，勝過官府千金小姐生活多了！我若能與他合為一體，此生也就算有依托了……

吳小欣心中感觸，不由便喃喃道：「靖哥哥！你……你眞好！我若能逃生，我……我就天天彈琴給你聽！」

紀靖一聽，不由一陣激蕩，吳小欣這輕輕一句，竟比賞他黃金萬兩更令他欣喜，他心中發誓，絕不容任何人損傷吳小欣的一絲一毫！

* * *

紀靖一手抱着吳小欣，一手執劍，貼壁而站，四周察看。

此時外面的「殭屍四煞」也開始追近了。

紀靖不敢再逗留，便毅然向裏面再走。

一聲陰沉之音又傳了出來：「小子，你眞想身入萬劫不復之境麼？」

紀靖心中一凜，暗道：這話是甚麼意思？發話的人又是誰？莫非這便是「合麗仙母」麼？

紀靖正思忖間，突覺腳下有輕微異動，他心生警覺，腳下石板下陷時，他一式「萍水飛渡」便縱過五丈多遠，輕如羽毛，落在一塊石塊上。

就如此輕輕一觸，石板依然向上一翻，要把紀靖打翻下去！

紀靖右臂一張，又騰起丈許，運起無爲神功，身念合一，化作飛羽，以劍觸地，借力反彈，飛出數丈，幾個起落，已掠入一個黑洞。

就在此時，黑洞兩面的石壁突然向中間合攏，竟欲把紀靖兩人壓成肉餅！

紀靖心中也不由大駭，心道好毒的機關暗算，竟非要把人置諸死地不可！

吳小欣也自知難以倖免了，她把眼睛一閉，乾脆靜靜的等待。

紀靖卻大怒，惡毒的機關把他激怒了！

他猛一咬牙，軟劍突地舉了起來，把無爲神功的功力拚命催激，聚於劍身，在這千鈞一髮的災難絕境，他的「無爲神功」竟又精進一重！

只見紀靖在兩面石壁合攏不到二尺時，他手中的軟劍忽地光華大盛，在黑洞中猶如亮起明燈，又如閃出電光！

電光疾射向右面的石壁，幻化出無數光環，射繞石壁，竟硬生生的把石壁擊穿了一個圓洞！

紀靖抱着吳小欣，在石壁合攏前的一霎，即從圓洞中電射而出！

紀靖脫出了石壁之危，他倚在石壁上，不住的喘息，全身的衣服也濕透了，他剛才付出的功力，猶如與數十個一等一的高手拚鬥了三日三夜，令他幾乎虛脫。

他的右臂酸麻，軟劍也幾乎把握不住，他知道，自己此時只要稍一鬆懈，便必然倒地不能爬起來了！

吳小欣雖然不懂武功，但在剛才生死一線之間，亦已悟出一個武學的眞諦，不在武功的高低，而在於自身的意志堅强與否。

紀靖幾乎是憑他自己超人的意志力脫困的！否則，就算武功比他强上十倍的人，也必定難逃被壓成肉餅的厄運。

吳小欣從未碰上如此一位堅如精鋼的漢子，她的心弦不由大震，情不自禁的用雙手捧住紀靖的臉頰，在他的眼睛上，用小紅唇吻了一下，柔情萬分的道：「靖哥哥，你太辛苦了，這一切都是爲了我！我……出去後，一定好好服侍靖哥哥，讓你一生一世快樂！你說好麼？靖哥哥！」

吳小欣這幾下柔情似水的言語、動作，令紀靖猶如喝下三大碗烈酒，他幾乎爲之醉了！

吳小欣見他不作聲，又忙道：「靖哥哥，你一定累了，你把我先放下來，好麼？」

紀靖此時熱血沸騰，那還記得勞累？他不但不放，反而更用力的抱緊了她，決然道：「小欣妹妹放心，靖哥哥就算虛脫而亡，亦決不允任何人傷你一根汗毛，你不必害怕！」

吳小欣低聲道：「我不許你說一個死字！我要你保證，活着與我一同出去！有你伴着我，我……我便永遠不害怕了！」

紀靖一聽，心中又喜又酸，他一生人從未被女子如此體貼信任過，此時就算要他死了，他也決不計較甚麼了。

紀靖也不知爲甚麼，吳小欣的話忽然令他接近虛脫的內力驟增起來，他的心中又充滿着對未來的憧憬、希望，他絕不甘心就此倒下。

人不絕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力量。

愛使人心醉，也令人力量陡增。

紀靖平生第一次領略到這種偉大的力量了。

紀靖向四下察看，他心中不禁一凜，因爲在他足下不到五尺，有一個圓形的水池，水池中的水暗紅色，等着紀靖去送死。

與水池相接的那面的洞也突然小了，僅可容人躬身行走，若有人在那面一堵，那就必然難逃劫數！

若只自己一人，紀靖根本不必考慮，必定拚死一試，但此時他要維護吳小欣的安全，他便不敢冒險了，吳小欣在他心中，此時已重於他的生命。

紀靖忽然抬頭望一眼洞頂，他突地飛身而上，貼耳細聽，一會他臉上就露出笑容，他發現洞頂原來距出口處不遠，而且並不很厚，因

爲他竟然能聽到外面的風聲。

紀靖默運神功，再次提氣飛升，以軟劍開路，拚力向上一絞，洞頂竟被他穿出一個可容人出的洞口！

紀靖伸出軟劍，穿在洞壁上，借力一彈，他和吳小欣便越洞而出了。

但甫出洞，才知大事不妙，原來這穿出的洞頂竟在懸崖峭壁之上，下面是黑沉沉的無底深淵。

此時已是滿天星斗，黑夜早已降臨，涼風襲體，更令人心驚膽戰。

紀靖失去任何可供停足之處，人向下飛墜，吳小欣的心幾乎離腔而去，她只能緊閉雙眼，雙臂死死的抱住紀靖的脖子。

紀靖知道，這是生死一線了，容不得有半點的猶豫，否則，他和吳小欣均難免粉身碎骨之危了。

紀靖疾速提氣，減緩下墜的速度，雙掌連連拍出，斜向石壁的下方，借力反彈，再次減慢下降的速度。

在將要觸地的霎間，紀靖又向地上拍出一掌，雖然大大減緩了墜力，但他的眞力已幾乎耗盡，失去平衡，一跤摔在地上，一口鮮血噴出，隨即不省人事。

吳小欣僅受了微震，因爲紀靖在昏倒的前一刻，依然以身子承托住她，因此她竟然毫無損傷。

她見紀靖落地之後，便寂然不動，以爲他已死了，嚇得她連忙趴在他身上，用手連拍他的胸膛，一面不住的呼喚：「靖哥哥！你醒一醒！你若因此死了，小欣如何再活得下去了？」

此時，風雷大作，閃電劃破夜空，照亮空寂的深山野嶺，也照亮了吳小欣的絕色嬌容。

大雨也下來了，吳小欣連忙把紀靖往石壁底下拖，但她弱不禁風，如何拖得動，不由悲傷的大哭道：「靖哥哥，你快醒來，你若死了，小欣也不想活了。」

紀靖猛然坐了起來，茫然道：「小欣！你……你如何了？」

吳小欣見他九死一生，但牽掛的仍是自己，心中感動不已，她忘情的摟住紀靖的脖子，連聲道：「靖哥哥，靖哥哥，你沒事了麼？」

紀靖猛抬頭，見吳小欣陪着他坐在地上，渾身已被雨水濕透了，心中不由又憐又愛，他猛地咬牙站起，牽着吳小欣，走到石壁下面。

雖然仍有冷風吹來，但畢竟可以擋住雨水了。

紀靖見吳小欣渾身濕透，不加思索的便道：「小欣，你快把衣服脫了，擰乾水再穿上，以免着涼。」

吳小欣點點頭，竟毫不猶豫，站在紀靖身後，便把上衣脫了，擰乾，抖開，放到一邊，然後又脫下褲子擰水。

紀靖卻想不到吳小欣是女孩兒，竟然當着他一個男子如此赤身露體！

他只是擔心她着涼了。他也不知吳小欣是否聽他的話，吳小欣在他身後忙着，他自己卻連忙運功療傷，因爲他知道他此時的體力，休說保護吳小欣，就連他自己也保護不了。

吳小欣此時已如女神像般，一絲不掛的站在他的身後。

紀靖的運功已漸入深處，周身開始騰起一片白氣，漸而把他渾身罩住了。

紀靖睜開眼睛，不見了吳小欣，他仔細一聽，她在身後呼吸着，這才放下心來。

不知不覺二個時辰過去了，此時天已拂曉，早上的空氣特別清新。

吳小欣就這麼赤身裸體的站在他身後，不作聲，但也並沒穿上衣服。

紀靖此時已運功完畢，他的內傷霍然而愈了。

忽聽身後吳小欣輕聲道：「靖哥哥！你回頭看看嘛！」

紀靖霍然站起，回身一看，只見吳小欣全身赤裸，站在晨光中，猶如天降一位碧玉無瑕的女神。

紀靖急道：「小欣！快穿衣服，小心着涼了！」

吳小欣把頭一側，天眞無邪的笑道：「靖哥哥，我美不美？」

紀靖不敢再看了，他怕自己按捺不住，做出令她難堪之事，他連忙把頭轉到另一面，急急道：「美！小欣你美極了，但你快穿上衣服吧！」

吳小欣卻格格一笑道：「那你爲何不仔細看看啊？你不看，證明你並非心裏話，不喜歡小欣了！」

紀靖心中惴惴不安，他其實極想看，而且極欲立刻把這具美極的玉體抱進懷裏，他是男子，並非白痴，更非甚麼愚不可及的「柳下惠」，他如何不想看？

但吳小欣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太完美了，美得猶如一尊女神，令人不敢褻瀆！

吳小欣見紀靖神思不安，渾身微抖，知他心意極爲複雜，不由噗嗤一笑道：「靖哥哥，你太傻了！小欣是女人，女人終究要嫁人的，並非甚麼女神。而且我很快就是你的妻子了，你若不仔細看個清楚，還是吳小欣的丈夫麼？」

紀靖無奈回身看了，這一看之下，他就再也不願移開目光，他只覺得，對着這麼一尊聖潔無瑕的玉體，天地是否存在，也不要緊了。

吳小欣此時又忽然輕吐蘭音道：「靖哥哥，你才是天下最偉大的英雄！小欣若能依托於你，是我的最大的幸福！你若不喜歡小欣，就把小欣殺了吧！」

紀靖驚道：「爲甚麼？」

吳小欣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小欣的身子從未示於人前，但已落入你的眼中，你若不喜歡我，你以爲我尚有面目生存於世上麼？」

紀靖一聽，這才明白了吳小欣的一片柔情，她早就有負托終生之意了，這才坦然在他面前裸露女兒家最神聖的一切！

紀靖不由苦笑道：「你的好意，當今世上，你以爲還會有人會忍心拒絕麼？但我只怕因此而苦了你。」

吳小欣笑道：「靖哥哥放心，只要有你在我身邊，再大的災難，再深的苦難也會過去的！」

紀靖不由動情的握住了小欣的玉手，又忙着要她穿上衣服，免得凍壞了。

吳小欣搖頭道：「我不穿，我要你用身子暖着我。」

紀靖無奈，只好把她擁入懷裏，一面屏息靜氣，把眞氣輸入她的體內。吳小欣此刻赤身裸體，而且毫無內力，因此接受紀靖的眞氣，便事半功倍。

一會後，吳小欣便覺渾身內息充盈，不覺冷了，短短一個時辰，她的內力便已抵武林人士苦練十年了，紀靖這才又催她穿衣服。

吳小欣心情欣慰，又格格笑道：「靖哥哥，你先叫小欣一聲小妻子！不然，我便不穿衣服啦！」

紀靖此時已向她輸送眞氣畢，見她仍不肯起來，只好無奈的一笑道：「那好吧，小妻子，快穿衣服了！」

吳小欣快慰的噢了一聲，這才穿上衣服。

紀靖扶吳小欣從谷底尋路而上，走了一里多路，吳小欣竟不知疲倦，神色依然。紀靖知道，她此刻已等如一位練了十年內功的武林兒女了。

紀靖看着吳小欣走路的妙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得她爲妻，此生夫復何求？天下能人萬千，她獨看上我紀靖，我若不能令她終生快樂，我還算一個人麼？

紀靖此時但覺自己責任重大，又幸運無比，上天待他並非不公，而是太偏愛他了！

兩人轉了一會，在一個石崖上，一道瀑布從天而降，白雲一般的水練，直沖向一個清澈的小塘。

吳小欣見了水塘，忽然臉上一紅，在紀靖的耳邊低聲道：「要看小妻子洗澡麼？」

紀靖臉上一熱，道：「你不害

羞麼？」

吳小欣頭一歪，笑道：「我是你小妻子，你是我小丈夫，妻子給丈夫看，天經地義，害羞甚麼？」

紀靖知吳小欣的心意後，漸漸也變得自然多了，他不由笑道：「若如此，這正是小丈夫求之不得的事呵！」

兩人一道向小水塘走去。

吳小欣忽然又摟住紀靖的脖子，輕聲道：「靖哥哥，你知道我又想甚麼了？」

紀靖笑道：「我怎麼知道？」

吳小欣格格一笑，指指溪水，笑道：「我想做媽媽！」

紀靖笑道：「甚麼時候開始想的？」

吳小欣道：「看見水，我就想了！」

紀靖笑道：「現在可不行，我們東跑西竄的，沒有空，等將來有個家，你再做媽媽吧！」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是，我的小丈夫！」

兩人歡歡喜喜的走到溪水前。

吳小欣走到一塊石板上，把鞋子脫了，當着紀靖的面前，很大方的解開自己的衣扣，露出白玉一般的酥胸，她輕輕一笑，又脫去下身穿的裙子，赤身走進清澈的溪水中。

吳小欣把長髮抖開，用手往自己的身上撩水，不時向紀靖一陣格格嬌笑。

紀靖目睹這一幅美女出浴圖，他不由痴了，他只覺得，他是當今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吳小欣挽起頭髮，在頭上打了個髮結，她站起來，伸展着自己的玉腿，慢慢走到紀靖面前，靜靜的站着，甜笑道：「靖哥哥，我好看麼？」

紀靖心中一蕩，脫口而出讚道：「美女如斯，清溪出浴，天下無雙！」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好呵！靖哥哥，甚麼時候你也油腔滑舌起來了？」

紀靖歎道：「小欣，你太美了，你知道你此刻的樣子，會教天下的男子瘋狂麼？可惜你不懂武功，並不能自己保護自己，我眞怕我一時大意，令你受到傷害！」

喜遇貴人　贈寶傳藝

就在此時，一個蒼老的聲音忽然哈哈一笑道：「傻子，你身上明放着一種極適合這女娃兒的武功，怎的不教她了？」

紀靖大驚，伸手向吳小欣的衣服一招，運功牽引過來，替她披在身上，身子一掠，擋在吳小欣前面，急道：「小欣，快把衣服穿上了！有人窺看……」

紀靖話音未落，他眼前一花，五丈遠的山崖上，已站了一對老年男女，老得滿頭白髮，猶如一對土地公、土地婆。

那老年男子呵呵一笑，道：「臭小子！我太上老祖與合麗仙母，已老得可以做你的曾太祖了，便讓我夫妻倆人看看這女娃兒的美女出浴，有甚相干？哎喲，你打人幹麼？」

「太上老祖」忽然大叫一聲，右頰啪的挨了一下，也不知是誰出手，甚麼時候出手，他的老臉雖然皮厚，但也紅了五隻指印了。

出手的人閃電之快，連紀靖目力之佳，也未能察覺，可見出手人的身手如何了。

出手的人正是合麗仙母，她大概因太上老祖目不轉睛的盯着人家姑娘的裸體，呷起醋來，忍不住便煽了太上老祖一巴掌。

太上老祖不由大聲叫寃道：「哎呀我的好仙母，你錯怪我老祖了！不是你說這倆娃兒居然能破了仙母禁地，實屬可造之材麼？有心傳她幾手絕招，但你我的武功均從裸身相對練起，若不趁機察看這女娃兒的骨骼如何，甚麼時候可以見到？」

合麗仙母斜瞪太上老祖一眼，嗔道：「你看便看了，爲甚麼又教她練甚麼那見鬼武功？」

太上老祖奇道：「我老祖爲甚麼不能教她了？」

合麗仙母歎了口氣，道：「這女娃兒人見人愛，連我仙母也心動了！你若教她練了這小子身藏的練功圖，她有大成，還會拜我仙母爲師麼？這必定完之大吉了！」

太上老祖一聽，也傻了眼，他瞪着吳小欣，道：「喂！女娃兒，我這仙母看上你了，想收你爲徒，傳授她的衣砵，自然我老祖做師傅心切，忍不住也會傳你幾手驚世絕招，這是天大的機緣，海深的福氣，你還不立刻跪下叩拜，口稱徒兒三生有幸，拜見名師麼？」

吳小欣格格一笑，她也不怕太上老祖和合麗仙母的赫赫威名，因爲她根本就不知武林逸事，也就說不上甚麼崇拜與畏懼，她只知道她的小丈夫紀靖是當今世上一等一的武林英雄，這就夠了，有他在身邊，她爲甚要去學那血肉橫飛、打打殺殺的武功？

吳小欣笑道：「要學武功，我爲甚麼要跟你學？我不會向靖哥哥學麼？」

太上老祖一聽，跌足歎道：「老仙母，你聽到了麼？人家小妻子，也如此尊崇她的小丈夫，你……你但能說上一句這樣的話，我老祖便立刻高興得半死了！」

合麗仙母卻把臉一沉，怒道：「如何？女娃兒是不肯拜我為師了麼？都是你胡說八道惹的禍！」

太上老祖一見仙母發怒，登時大驚失色道：「事已至此，如何補救？」

合麗仙母道：「我不管！總之你一定要女娃兒回心轉意，心甘情願拜我為師！」

太上老祖道：「她若肯拜你為師，我老祖有甚好處？」

合麗仙母怒道：「你把事情弄糟了，還想甚麼好處？為何不先問問若錯失了這女娃兒，你老祖將有甚麼後果？但若能令她回心轉意，我……我說一句你的武功本事天下第一便了！」

太上老祖一聽，高興得連跳三丈，一躍而下，拍手笑道：「但能搏得仙母如此一句，我老祖雖死而樂陶陶！來呵，臭小子，動手啊！」

紀靖一看，這太上老祖一雙手長過膝，雙目神光抖動成束，清瑩透亮，可見內力之强，當世罕有。

紀靖淡然一笑道：「我為何要向你出手？」

太上老祖笑道：「你這小妻子說你的武功很厲害，只肯跟你學，我老祖無奈，只好跟你較量較量，若把你打敗了，不但這女娃兒肯拜仙母為師，我也得她稱一句武功天下第一，豈非樂也融融？」

紀靖見這兩老怪物竟如小孩子般的天真活潑，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我若不出手，你又如何？」

太上老祖笑道：「也沒甚麼，你等就休想離開此谷半步！」

紀靖道：「你若輸了呢？」

太上老祖一怔道：「你說甚麼？」

紀靖見他天真得可以，不由亦大笑道：「我是說，若你輸了，又如何了？」

太上老祖奇道：「若老祖輸了？這話是你臭小子說的麼？」

紀靖道：「自然是臭小子我說的，你輸了，便是臭小子贏了，那時你將如何？」

太上老祖一聽，不由哈哈大笑道：「你說你贏了，我老祖輸了？果然有這種事？你臭小子是否作白日夢了？」

紀靖微笑道：「你又沒試過，你又怎知道不會？可知天地茫茫，甚麼事不會發生？」

太上老祖哈哈一笑，雙目忽地精光暴射，右手一旋，欺身而上，腳下走弧形，快如電閃，也不知其中內含怎麼樣驚人的威力。

紀靖立刻便感暗勁壓體，幾乎窒息，不戰而降，心中一凜，暗道：這老怪物果然非同小可，可不能有半點輕慢之心！

幸而紀靖練的是「無為神功」，對手的功力越高，因此而激發的「無為功力」就越强，紀靖趁太上老祖掌力未及體，軟劍一抖，快他的掌力一步，先行點出三劍，分刺太上老祖的肺、肝、腎三大部位，但亦稍觸即退。

紀靖剛縱身飛退，太上老祖內含的掌力已猛地一吐，一股奇大的力度電射而出，擊向紀靖原站的石上，「轟隆」一聲，巨石竟然四分五裂！

紀靖見了，亦不禁心中駭然！

但太上老祖也怔住了，因為此時他已發覺身上的衣服有三個小劍孔，這三個劍孔的部位，均非同小可，任何一個劍尖稍刺深一點，他的氣門便立刻被破，更高强的內力，今生也休想再凝聚運用了！

太上老祖神色黯然，正欲不顧老臉，欺身再上，眼前一花，合麗仙母已飛身而下，把他阻住了。

「算了，老祖，這小子的武功非你我所能破得了，由他去吧！」

合麗仙母已瞧出太上老祖吃了暗虧，而且還是紀靖心存厚道，不欲傷他，否則焉有命在？她非常關切太上老祖，怕他一時衝動，再吃大虧，便連忙飛身而下，把他擋住了。

紀靖此時也歎了口氣，苦笑道：「老前輩神功驚世，剛才若晚輩不見機飛退，早如巨石化作碎粉了！這一仗其實是晚輩敗了！」

太上老祖一聽，這才高興起來，哈哈一笑道：「好！好極了！你這小子居然可與我老祖一戰，而且對我老祖稱讚有加，那甚麼天下武功第一的話，便不聽也罷了！不打，不打，不打啦！」

太上老祖性如娃娃，他說不打，便真的不打了，倒也拿得起，放得下。

吳小欣此時也有點喜歡這當世兩大老怪物了，她忽然跑上前去，摟着合麗仙母的脖子，嘖的親了她的老臉一下，格格笑道：「我雖然不做你的徒弟，你不做我的師傅，但你可以做我的奶奶嘛！老奶奶，你說好麼？」

合麗仙母一聽，樂得連眼睛也瞇成了縫，伸手拍着吳小欣的腰肢，連聲道：「乖！乖！我仙母的好孫女兒！」

紀靖一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這兩老到晚年想兒孫想必是想得瘋了！

太上老祖一聽，卻羨得垂涎欲滴道：「女娃兒，你既然叫仙母老奶奶，就不肯稱我老祖句『老爺爺』麼？」

吳小欣乖巧的格格一笑道：「肯呵！老爺爺！欣兒不過稍叫慢一點罷了！」

這一聲「老爺爺」，直叫得太上老祖心花怒放，一跳三丈，大概比聽了武功天下第一更令他心動。

太上老祖驀地轉身，盯着紀靖道：「喂！小子！你的小妻子已認了爺爺、奶奶了，你還不叩拜爺爺、奶奶麼？」

紀靖這一生人，孤苦伶仃，受盡磨難，心道：但能有這麼兩位爺爺、奶奶稱稱，倒勝過做孤兒多了！於是也滿心樂意的笑着叫道：「靖兒拜見爺爺、奶奶！恭祝你倆老身體安康、長命百歲！」

這一下直樂得太上老祖、合麗仙母異口同聲道：「好！好！靖兒、欣兒乖極了！」

合麗仙母面厲心慈，此時她一把拉過小欣入懷，替她理好額上凌亂的鬢髮，喜得連聲道：「欣兒！你想老奶奶送你甚麼？」

吳小欣頭一歪，笑道：「欣兒想要甚麼都可以麼？」

太上老祖又羨又妒道：「怎麼不可以？你就算要她的老命，只怕她也不會拒絕了！」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欣兒甚麼也不要，我只要你兩老人家和和氣氣，安享晚年！」

太上老祖一聽，樂得又跳又叫，連聲道：「老仙母！如何了？你聽你的乖孫女兒如何說了？看你再敢惹我老祖，令我老祖哭笑不得了麼！」

合麗仙母瞪了太上老祖一眼，嗔道：「你再說說看！是誰惹誰生氣了？」

太上老祖見合麗仙母嗔怒，先就嚇得軟了，忙陪笑道：「是我說！誰也沒惹我老祖生氣，是我自己惹自己生氣了！」

合麗仙母噗嗤一笑道：「你這老不死！知道就好了！否則，我罰你三年不許進仙母洞！」

太上老祖一聽，嚇得伸手死命按住嘴巴，神色尷尬之極。

吳小欣一見，奇道：「老爺爺怎麼了？」

太上老祖按口的手露出一條小縫，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對吳小欣道：「欣兒，你不知道，那老仙母兇極了，她說三年不許我進仙母洞，便決不會早於二年三百五十九日！我老祖口沒遮攔，不死命按住，萬一衝口而出，豈非不得了了？不說！不說！決說不得了！」

吳小欣一聽，不由看了合麗仙母一眼，見她竟不慍不怒，心中奇怪，暗道：怎麼我聽到了，仙母卻無動於衷？

她並不知道，這是武林中一種憑極高內力施展的逼音成線功夫。

合麗仙母這時忽然又不滿的瞪了太上老祖一眼，道：「你做了人家爺爺，就沒甚麼表示麼？就傳三兩手絕招也不肯麼？」

太上老祖苦笑道：「靖兒這小子武功怪異之極，不入武林九九八十一派的任何套路，因此任何絕招在他面前均屬徒勞，我老祖還能傳他們甚麼絕招？」

合麗仙母道：「靖兒的武功雖然高絕，但太玄虛，並不適合欣兒所學，她毫無武功根底，猶如白紙一張，正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只要調教得法，她日後的進境，當無可限量！」

太上老祖想了想，忽然問紀靖道：「你身上那幅寶圖呢？可否取出來給我一看？」

紀靖想也不想，便把那幅在石洞中偶然得到的寶圖取出來，他也不看，便遞給太上老祖。

太上老祖略一端詳，他畢竟是武術的大行家，馬上便驚喜的道：「這果然是一幅稀世的練功圖！這種武功，江湖上已失傳數百年了！」

吳小欣一聽，心中一動，因為她想起巫山神這等高手，亦對這幅寶圖如此渴求，不由奇道：「這是甚麼武功？老爺爺！」

太上老祖聳然動容道：「蓮花神功！一種專供清如水，淡如虹的女娃兒學的武功！」

太上老祖目注吳小欣一會，忽然道：「欣兒！你會彈琴麼？」

吳小欣尚未答話，紀靖已微笑道：「她自然會彈琴，就差沒把天外飛虹也引下來了！」

太上老祖一聽，大喜道：「這便好之極了！爺爺可以教你一個法門，把蓮花神功與彈琴融滙，起名叫『幻影蓮花琴音』，包你琴音一起，可抵萬馬千軍！呵呵！正是一種絕妙的女娃兒功夫！」

紀靖尚感迷惑，合麗仙母畢竟閱歷豐富，一聽便立刻明瞭，當下亦大喜道：「不錯！幻影蓮花琴音，甚合欣兒所練！老奶奶再贈你二粒合麗仙丹，服了再練，必可事半功倍！」

太上老祖一聽，忙向吳小欣道：「欣兒！還不向老奶奶拜謝麼？」

吳小欣笑道：「合麗仙丹很好吃麼？吃了有何好處？」

太上老祖歎了口氣，苦笑道：「你這娃兒說的輕鬆極了！有何好處？我老祖只告訴你，武林中人，為了窺竊合麗仙丹，已不知多少武林高手，葬身在仙丹洞中了！你以為有甚用處！……哎喲，你不懂武功，自然不會明白，我只須告訴你，你若吃上一粒合麗仙丹，便可以日夜行走三千里而不疲倦！你說，這是甚麼好處了！」

吳小欣正為走路所苦，她想起自己的身世，已從官府千金淪落為江湖難女，日後還不知要東奔西跑

多少路兒！若能有此奇寶，靖哥哥也可以輕鬆多了！」

吳小欣這般轉念，便由衷的向合麗仙母拜謝道：「多謝老奶奶的美意！」

合麗仙母見吳小欣小鳥依人般，心中對她不由喜歡極了，她一手把她扯了起來，嗔怪的瞪了太上老祖一眼道：「我贈丹便贈丹了，要你多嘴甚麼？你看把欣兒也弄緊張了！」

太上老祖苦笑道：「我又惹你甚麼了？」

吳小欣盈盈一笑道：「若兩位老人家再終日爭吵不休，欣兒只好不認爺爺、奶奶了！」

合麗仙母、太上老祖一聽，均大急道：「爲甚麼？欣兒！」

吳小欣情懇意切的道：「欣兒既然稱兩位老人家爺爺、奶奶，也就如眞正的一樣！但若爺爺、奶奶終日爭吵不休，欣兒不知如何勸解，無所適從，唯有不敢認了！」

合麗仙母一聽，瞪了太上老祖一眼道：「你看，看你還敢惹我生氣麼？」

太上老祖也苦笑道：「這麼好的孫女兒失去，我老祖還有心思吵麼？」

吳小欣仍不放鬆道：「這便如何了？」

合麗仙母、太上老祖不約而同異口同聲道：「爲了孫女兒，只好不再吵了！」

吳小欣一聽，不由大喜，衷心的向兩人拜謝道：「多謝爺爺、奶奶！」

合麗仙母奇道：「你多謝他幹麼？」

吳小欣笑道：「爺爺、奶奶已答應不再爭吵，兩人和氣相處，欣兒看着樂也融融，這不值得多謝麼？」

合麗仙母一聽，不由感觸的歎了口氣，一手把吳小欣扯到懷裏，喃喃道：「你眞是我的乖孫女兒！」

＊　＊　＊

合麗仙母說着，毫不猶豫，從貼身的懷裏摸出一隻黃盒，輕輕打開蓋子。

吳小欣一見，裏面裝了丹丸，卻只剩三顆了。

合麗仙母道：「這便是合麗仙丹，是奶奶畢生心血所練，功能延年益壽、健體强身、起死回生，可算武林奇珍，萬金難求。」

吳小欣一聽，急道：「爺爺、奶奶年紀大了，正好各吃一顆，欣兒只要練成幻影蓮花琴音，這丹丸原也不太重要。」

合麗仙母微笑道：「我與他苦修近百年，早已成金剛不壞之身，吃與不吃，已無相干了，欣兒若能練成琴音，便足以自保，奶奶也就放心了！」

合麗仙母說着，毫不猶豫，夾起其中兩顆，便放進吳小欣的掌心裏。

吳小欣向紀靖目詢，是否可吃？紀靖見兩人均是滿臉正氣之武林名宿，不加思索，便向吳小欣點頭示意，可以安心服了。

吳小欣這才把兩粒丹丸塞進嘴裏，也不必嘴嚼，丹丸入口，隨即骨碌一聲，便自動滑入腹中去了。

吳小欣但覺腹中一陣灼熱，但一會便即平復如初。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老奶奶，這丹丸吃下去，也沒甚麼驚人效用啊！」

太上老祖歎了口氣，道：「欣兒，你知道甚麼？這正是合麗仙丹神妙之處，它可與人體融匯，潛移默化，效力持久，終生受用。只要你吐納得法，每過一日，功力便可加深一分，日復一日，如此下去，欣兒不必花半年工夫，便足以躋身內力高强之列了！」

紀靖此時已完全明白兩老的一片心意，他對吳小欣道：「小欣不必猶豫，依老前輩之言行功練氣便了！」

吳小欣笑着點頭道：「靖哥哥怎麼說，欣兒怎麼做，行了麼？」

紀靖忙道：「我的武功不適合於你，老爺爺所說不錯，小欣可依老爺爺之言，馬上習研幻影蓮花琴音譜。」

吳小欣一聽，果然便向太上老祖拜道：「請爺爺指點！」

太上老祖一聽，樂得哈哈大笑，他當即展開練功圖，先向吳小欣講解一遍蓮花神功的入門功夫，修練的辨法。

吳小欣雖然不懂武功，但她冰雪聰明，不一會，便把蓮花神功的口訣背得滚瓜爛熟了。她這種悟性，與過目不忘也不遑多讓。

太上老祖越教越歡喜，他霍地跳上樹去，折下十根樹枝，架在兩塊石上，呵呵一笑道：「以欣兒這般悟性啊，普天下的武林秘笈，只怕不消半月也被你牢記在心上了。」

太上老祖在地上忙着，吳小欣不解道：「爺爺，這是做甚麼啦？」

太上老祖笑道：「草草而創，總勝於無，這便是天地琴了。」

吳小欣一聽，恍然喜道：「好啊，這果然是天地琴，但如何彈奏？」

太上老祖笑道：「大地作鍵，樹枝作弦，手指當擊，以蓮花妙姿作譜，潛移默化，幻影蓮花琴音當可大成！」

紀靖這時才知道，太上老祖多才多藝，他的瘋癲不過是掩飾外表而已。

吳小欣神往道：「爺爺先奏一曲，好麼？」

太上老祖與合麗仙母目示傳意，兩人靜靜默默的心交了一會，太上老祖忽然連連點頭道：「不錯，仙母，一言令人開竅，只須心有蓮花，牽引神功於指，幻影蓮花琴音便可修練了。欣兒，爺爺並非此道高手，不過略懂一二，你可仔細看清彈練的指法了！」

太上老祖說罷，微一運氣，手指一伸，隔空便向樹弦點去。

只見架在石上的樹枝不住跳盪，輕搖款擺，極似琴弦震蕩，更奇的是，天地間此時也彷彿傳來陣陣琴聲了。

琴聲先是慢慢切切，接而又似萬馬奔騰，威烈無比，聞之令人戰抖不已。

紀靖有無爲神功護體，倒也不覺甚麼，吳小欣可就萬難受得住了。

幸而合麗仙母洞悉先機，琴音一响，即疾伸一手，搭在吳小欣的背上，一股渾厚無比的眞氣，便把吳小欣置於銅牆鐵壁裏面了。

太上老祖此時已不知不覺，全神融入幻影蓮花琴音譜中了，他已渾忘了天地萬物，心中但覺眼前蓮花飛舞，佛光普照，端嚴壯麗，令人不敢侮視，他的手足不自禁的屈曲盤舉，狀如蓮花盛放；忽爾又垂首低眉，狀似向佛膜拜。

合麗仙母一見，心中一凜，此時她一心二用，既須運功以抗幻影琴音，又須以內力保護吳小欣，再無力兼顧太上老祖了。

合麗仙母無奈，只好冒險向紀靖傳音入密，示警道：「靖兒快助老祖一臂之力，否則他被幻影琴音所惑，勢將萬劫不復矣！」

紀靖此時已罩在無爲眞氣中，因此四人中他最爲淡靜，他耳邊聽到合麗仙母的呼喚，才知情勢不妙，功力深如太上老祖，竟亦被他自己欲融創的幻影琴音所惑，其威力之大，當眞不可思議。

紀靖不敢猶豫了，他身子疾向前一掠，平平的移向太上老祖，以閃電手法扣住太上老祖的曲池穴，無爲眞氣便沿太上老祖的手臂直注氣海丹田。

太上老祖此際正值半醒半迷，他心中已知不妥，但憑他的功力，竟然難以按捺琴譜所惑，但感非要手舞足蹈不足以平息心中的狂喜，正當他暗自吃驚，漸漸不受自己神智支配，千鈞一髮之際，紀靖的「無爲眞氣」及時注入，登時令他一陣灰心喪氣。

「無爲眞氣」那誘人以「無爲」作「有爲」，貌似無爲，其實大有作爲。

太上老祖既感灰心冷意，往更深一層創製琴譜的意念頓減，他不想再往下努力，這才在千鈞一髮間回過神智，不致被幻影蓮花琴音所惑，甚至走火入魔，終生瘋癲不已。

好一會，太上老祖才長長的吐了口氣，人也恢復清明，他此時已明白，若非有紀靖助他，令他一時間「灰心冷意」，只怕他已被自己所創的「幻影蓮花琴音」所傷了。

太上老祖連聲道：「厲害，厲害，終日山上走，幾乎被虎傷。」

合麗仙母此時才暗鬆口氣，聽太上老祖這般大嚷，又惱道：「自己功力未足，還王婆賣瓜，自讚自誇，好不害羞！若非靖兒救你，乾脆由得你做個白痴人！」

太上老祖陪笑道：「你又多心了，我又不是讚自己，我老祖只是說這『蓮花神功』厲害而已。」

太上老祖一頓，又目注紀靖道：「靖兒，你練的是甚麼內功心法？老天，這竟可令人灰心冷意！」

紀靖淡然一笑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災難降臨之際，只須屏息靜氣，心中無爲，便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內勁湧出，常可立刻克敵制勝。」

太上老祖與合麗仙母一聽，臉上聳然動容，兩人互視一眼，幾乎是異口同聲的齊道：「無爲神功！這果然是無爲神功，無爲神功在江湖上已失傳五百年了。」

太上老祖和合麗仙母兩人在武林中輩份之高，當世無出其右，他倆這般一說，紀靖深知所言不容懷疑，這才恍然而悟，暗道：這種古怪功夫，原來叫「無爲神功」！

自經合麗仙母、太上老祖點明，紀靖這才從「偶然」一躍而進到「必然」的境界，換言之，對於「無爲神功」，他已可以收放自如了，他心中不由對兩老大爲感激。

紀靖已逐漸明白，在浩浩江湖中，是非恩怨，曲曲直直，有時根本分辨不清，往往要用實力方能立足江湖，因此他對於武功的渴求，不由就大大的加深了。

紀靖忙道：「請問爺爺、奶奶，無爲神功是誰人所創？」

太上老祖歎了口氣，苦笑道：「我非神非仙，如何知道是誰所創？我只知道五百年前，江湖中曾有一位高僧出現，他的武功怪異之極，形似無所作爲，實際大有作爲，每到危急關頭，他均可以化險爲夷，尅敵制勝，因此江湖中人給他起了個名頭，叫『無爲神僧』，他身上的武功，自然便是『無爲神功』了！但你是得自何處？如何練成？我老祖亦決不可能知道了。」

紀靖道：「我根本就不知有『無爲神僧』這個人物，更不知有『無爲

神功』這種武功，只是在災難深重，九死一生時，我但覺身心合一，再無雜念，垂死之際竟可霍然而癒。幸虧前輩指點，否則我決不可能知道這就叫『無爲神功』。」

太上老祖一聽，不由又與合麗仙母對視一眼，兩人均連連點頭，太上老祖道：「這便是了，當年無爲神僧乃一名苦行僧，以受苦爲練功的法門，他曾被人埋在沙堆中三十日夜，到他破土而出時，他的功夫終於大成。看來『無爲神功』應叫『苦難奇功』了。」

吳小欣一聽，便格格一笑道：「那靖哥哥的師傅，豈非『苦難』？苦難師傅的徒弟，豈非靖哥哥他麼？」

太上老祖不由呵呵一笑，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你的靖哥哥的師傅便是『苦難』，『苦難』的徒弟便是你的靖哥哥。欣兒，虧你想得出這古怪的名堂，果然是冰雪聰明！」

吳小欣笑道：「爺爺也不錯啊，剛才你彈的天地琴音，就好聽極了。」

太上老祖苦笑道：「我據蓮花神功所創的幻影蓮花琴音譜，果然非同小可，連爺爺自己亦幾乎先受其害，若非你的靖哥哥出手相救，我老祖只怕早就走火入魔，瘋之極了！」

吳小欣笑道：「這麼說，靖哥哥的本事比爺爺你更强了麼？」

太上老祖呵呵一笑道：「這又不然，不過因爲他所悟的甚麼無爲神功，恰恰是唯一可以抗禦幻影蓮花琴譜罷了。欣兒，你願意學麼？」

吳小欣頭一歪，天眞的笑道：「學了有甚麼好處？」

太上老祖歎了口氣，苦笑道：「也沒甚麼，不過可以憑一曲琴音，殺退千軍萬馬，就算你隻身行走江湖，亦再不怕任何妖魔鬼怪侵襲而已。」

吳小欣笑道：「眞的麼？靖哥哥，你以爲眞有這麼厲害麼？難道彈一下琴兒，便可把巫山神這等大魔頭嚇退麼？」

紀靖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但假如連太上爺爺這等武林隱宿，亦受琴音所惑，那巫山神等一干魔頭，就更不在話下了。欣兒能學此護體神音，這是你天大的福氣。」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那靖哥哥你爲何不受其惑？」

紀靖苦笑道：「這也許是我偶然所悟的，是無甚麼作爲的武夫，因此以靜淡抗禦琴音，自然不會受其所惑，自古道人難惑心自惑，若心不惑，那人就很難相惑了，看來也是這個道理了。」

吳小欣大喜道：「那好啊！既然靖哥哥你不受其惑，那我就心甘樂意學便了，否則學成之後，也不知彈給誰聽。」

吳小欣說罷，果然盈盈的向太上老祖拜道：「請爺爺指點欣兒！」

太上老祖樂得哈哈大笑，他笑聲一頓，轉而肅然道：「欣兒你聽着了，爺爺傳你的幻影蓮花琴音譜非同小可，輕易不可輕彈，彈則驚天動地，你可記住了！」

吳小欣見太上老祖一本正經的神態，也不敢頑皮，點點頭道：「是，爺爺！」

太上老祖肅然道：「琴譜的第一式乃坤至柔，第二式乃動也剛，第三式入靜而德，第四式乃主而常，第五式萬物光，第六式承天行，六式兼備，將無敵天下！」

太上老祖又仔細的把琴譜解釋一遍，吳小欣的琴技本有根基，人又冰雪聰明，稍加指點，便即豁然而悟，因此不到兩個時辰工夫，便把幻影蓮花琴譜記熟了。

太上老祖大喜道：「好極了，欣兒果然是此道中人，舉一反三，融匯貫通，再學下去，連我老祖亦無能以對了。此時你若有琴在身，就憑一曲蓮花譜，尋常江湖宵小已難欺負於你，可惜內力尚不足而已，若內力大成，與琴譜相匯，就連我老祖亦望風披靡了！」

吳小欣謝道：「這是爺爺傳授之功！」

合麗仙母亦甚歡喜，她把吳小欣摟入懷中，欣喜的道：「老祖輕易不讚人，連他亦對你讚譽有加，欣兒你果然不負奶奶所望。你放心，那丹丸之力非同小可，雖生效稍慢，但只要吐納得法，將終生受用。來，奶奶教你吐納心法，但不可告知世上任何人，包括你那靖哥兒，知道麼？」

紀靖笑道：「奶奶仙母放心，欣兒練功之時，靖兒退避三舍便是了。」

吳小欣格格笑道：「難道連爺爺老祖亦不能聽麼？」

合麗仙母決然道：「不可以，連老祖他也不能聽！」

吳小欣笑道：「爲甚麼？」

合麗仙母道：「這是奶奶唯一尅制老祖的法寶，若被他知道了，仙母奶奶便會被他欺負了。」

太上老祖一聽，嚇得一步跳了開去，以手捂耳道：「老祖不聽，老祖不聽，老祖與靖兒一道，退避三舍便了。」

太上老祖說罷，果然牽着紀靖的手，不由分說把他扯到一邊去了。

合麗仙母這才附耳對吳小欣說了一會，只見吳小欣很認眞的點頭答應着。

紀靖根本就沒去留意，眼望傾瀉而下的飛瀑，臉上是一副淡然的微笑。

太上老祖年已近百，功力通玄，卻比紀靖這娃兒執着多了，他運起千里聽音之術，試圖偷聽仙母傳授的吐納心法，但合麗仙母用的是以腹傳音的功夫，任太上老祖功力蓋世，卻根本聽不出半點聲响，急得他抓耳搔腮，活像一頭見了鮮果而難到口的頑猴。

紀靖見了，不由好奇的一笑道：「爺爺功力已達通玄之境，難道尚要求甚麼練功心法麼？」

太上老祖窺聽不到，無奈的歎了口氣道：「娃兒，你知道甚麼，論武功之博，仙母非我之敵，但若論內功心法之精，當世中卻非她莫屬。我老祖只能一掌碎石，但仙母卻可一指把巨石化作焦炭。你說，這其中的高下，是否可立時分出了？」

紀靖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剛才假若兩人聯手對敵，我紀靖就算把無爲神功練到超凡入聖的境地，亦一樣難逃一死。因爲兩人聯手，硬中有軟，軟中有硬，恰恰是無爲神功眞中有假，假中有眞的尅星。

紀靖心中慶幸，幸而吳小欣極討人歡喜，把兩老的心打動了，不但化敵爲友，而且眞的親如爺孫，這樣看來，並非自己的武功救了小欣，而是小欣的靈巧救了自己。

「娃兒你想甚麼？」太上老祖見窺聽不到，心中悶悶不樂，只好無話找話的逗紀靖說話。

紀靖歎了口氣，眞誠的道：「我說爺爺，假如你與奶奶聯手對敵，當今世上，只怕已再無敵手了。」

太上老祖一聽，心中不由又高興起來，笑道：「靖兒說得對極了。一個人的武功總有個極限，原也難求天下無敵，就如我老祖與仙母，彼此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除非兩人聯手，否則決不可以天下無敵。哈哈，這是說我與她註定合則兩存，分則俱亡了。」

紀靖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二人都是近百歲的夫妻了，還說甚麼分啊合的，我若與小欣妹她……又如何捨得分離？這話他不敢說，也說不出口。

這一老一少避在一旁，各有各的心事。

那邊合麗仙母卻已傳授內功吐納心法完畢。

合麗仙母這時大聲道：「欣兒，你但依此法門勤修苦練，奶奶保證不出半年，你的內力便足可躋身武林高手之列了。然後以此內力與老祖傳授的『幻影蓮花琴音』相匯，當今世上，已再無人可以欺負你了。」

吳小欣笑道：「奶奶，連靖哥哥也非欣兒之敵麼？」

合麗仙母搖頭道：「這又不然，因爲靖兒所練的無爲神功，恰恰是幻影蓮花琴音的尅星，因此你唯一敗的，便是敗在靖兒手上，但你倆若聯手應敵，仙母相信，江湖中已少有敵手了。」

吳小欣一聽，大喜道：「既然如此，那就足夠了，靖哥哥哪會欺負我？除他之外，欣兒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奶奶，欣兒多謝你了。」

太上老祖氣不過吳小欣與合麗仙母如此親熱，把他冷落了，便一步跳了過來，頭一側道：「教會徒弟便不要師傅？就不多謝我老祖了麼？」

吳小欣盈盈一笑，道：「爺爺與奶奶夫妻恩愛，白頭到老，就如捏二個泥人，再合而分成兩個，你的身上有他，她的身上有你，哪還分出你我？欣兒多謝奶奶，豈非如多謝爺爺一樣麼？」

一句話把太上老祖和合麗仙母逗得心花怒放。兩人互視一眼，又各自點點頭，不約而同的齊聲道：「送給她，送給她，有了這乖孫女兒，甚麼寶貝也不要了。」

兩人話音未落，太上老祖已呼地一聲，失了踪影。

紀靖心中不由駭然，暗道就憑太上老祖這等輕功身法，放眼武林，只怕也罕逢敵手了。

紀靖自己也自歎不如，若論身法之輕靈，他或可企及，但若論輕功之收放迅捷，他便暫難辦到了。他心中不禁再次爲彼此化敵爲友而慶幸。

太上老祖一會又呼地掠了回來，這時他手上已多了一把精緻的小琴。

小琴盈盈不過半尺，且可摺疊，藏在懷中，不易被人發覺。

太上老祖把小琴遞給合麗仙母，哈哈一笑道：「這是我老祖送出之物，你怎樣處置，我老祖也不會計較。」

合麗仙母用手撫小琴，臉上忽地掠過一絲甜蜜回憶的微笑，但稍縱即逝，轉而對吳小欣道：「這柄小琴，乃以玉石加蟒筋所製，玉乃千年碧玉，蟒乃萬年蟒筋，因此可算是千萬年難得一見的寶物。乃是老祖他當年入仙母洞時，送給我的情……那個物。但仙母老了，這柄玉蟒琴，留在身邊也沒多大用處，奶奶這就把它送給你吧！」

吳小欣一聽，連忙搖頭道：「不，欣兒決不能接受！」

合麗仙母、太上老祖一聽，均大急道：「欣兒爲何不接受？」

吳小欣道：「這琴乃爺爺與奶

奶訂情之物，正好做兩老同偕白首見證人，欣兒怎可把它據爲己有？」

合麗仙母一聽，便有點生氣道：「甚麼同偕白首？若不因欣兒你的乖巧，我早就把他趕走了！因此你若不要這琴兒，奶奶便當你不肯認我，我一怒之下，不但把琴毀了，還把老祖立刻趕走！」

太上老祖一聽，嚇得大驚失色道：「這又不關我老祖的事，你怪我怎的？哎呀我的好欣兒啊！你行行善，把琴收下了，不然我老祖說不定要向你叩頭了！」

太上老祖看來是個至情至性的人，他這麼說，便眞的有所行動了。

嚇得吳小欣連忙搶先跪下，向太上老祖叩頭道：「老爺爺，求求你千萬莫來這一套，否則一位百歲老人向一個娃娃下跪，便笑也讓人笑死了！」

太上老祖一見，哈哈大笑道：「你若不敢接受我老祖的叩頭，除非你接受這把琴，逗笑老奶奶，別來爲難我太上老頭啦！」

吳小欣無奈，只好向合麗仙母謝道：「既然奶奶一番盛情，欣兒只好向奶奶多謝了。」

合麗仙母一聽，這才大喜道：「好，好，這才是奶奶的乖孫女兒！」

合麗仙母把玉蟒琴交到吳小欣手上，又道：「這是十萬年玉蟒琴，威力非同小可，用以彈出琴音，再輔以奶奶傳你的內功心法，彈奏之下，上可驚天，下可動地，欣兒你要牢記，切莫輕奏。」

吳小欣轉按一下琴弦，但聽嗡的一聲，震人心脈，知是稀世珍品，心中不由對合麗仙母、太上老祖兩人待她的心意感激萬分，她向二人跪下叩頭道：「欣兒拜謝爺爺、奶奶！」

紀靖見吳小欣此時眞的走去拜認爺爺、奶奶的大禮，心中雖不以爲然，但也甚感兩老待小欣的眞心，便走過來，也跪下叩頭道：「靖兒拜見爺爺、奶奶！」

太上老祖、合麗仙母一見兩小如此識趣，樂得哈哈大笑，大概平生最快樂此時此刻了。

兩老一手一個，扶起兩小，異口同聲道：「乖孫兒快起來，爺爺、奶奶今日高興死了，你倆出谷後，遇有災難，便重返老祖谷仙母洞，便皇帝老子也不必害怕了！」

紀靖也不想久留谷中，聽二老之意，也沒有久留的意思，便趁機向兩老告辭。

合麗仙母摟着吳小欣道：「奶奶知道留不住你小夫妻二人，你倆但能偶爾返谷中探望奶奶，奶奶便感心滿意足了。你倆出谷去吧！」

紀靖、吳小欣向太上老祖、合麗仙母拜辭一番，猶如親爺孫似的殷殷話別，這才雙雙出谷而去。

* * *

一路上，吳小欣情不自禁的背誦起那部「幻影蓮花琴音譜」來，忍不住又摸出那柄玉蟒琴，仔細的端詳，她越瞧越喜歡，心道：這果然是一柄千年難求的稀世珍品。

紀靖知吳小欣嗜琴如命，又知她此時已不自禁的演練起「琴音功」來，便也不去打擾她，任由她信步而行，緩緩而進。

兩人走了大半日，吳小欣毫無倦容，看她的神色，只怕再走三日三夜，不吃不喝不睡，她也絲毫不覺苦了。

紀靖深知那必定是兩顆「合麗仙丹」的驚人威力了。

兩人毫不困難，便走出絕谷，再走了一會，太陽已近中天了。

紀靖撫一下吳小欣的臉兒，輕聲道：「你餓了麼？」

吳小欣笑道：「不餓啊，不知怎的，身上變得熱乎乎的，就是走上整年整月，也不想吃喝似的。」

紀靖笑道：「這大概是你那老奶奶仙丹的威力了。」

吳小欣道：「你喜歡他們麼？」

紀靖笑道：「也不能說不喜歡，不過他們待欣妹你一片眞心，我看見了便喜歡他們了。」

吳小欣笑道：「起初我還眞怕太上老祖把你吃了呢！」

紀靖道：「你怕不怕？」

吳小欣笑道：「未見他倆時，我怕得要死，但後來卻又有點喜歡他們，他倆有趣極了！」

紀靖感慨的道：「你討得他們的歡心，他們簡直把你視如親孫女兒，否則，豈會把壓箱底的寶物也送給你了！」

吳小欣摸了一下玉蟒琴，輕聲道：「這柄琴眞的很珍貴麼？」

紀靖道：「它是否珍貴，我不知道，但日後你以內力彈奏一曲幻影蓮花曲，便知它的價值如何了。」

吳小欣向前一望，見一片樹林擋在前面，林前花草盛放，十分誘人，便向紀靖一笑道：「靖哥哥，小欣先奏一曲給你聽好麼？」

紀靖也想見識一下這玉蟒琴的眞正威力，便點點頭道：「這也好，你趁機練熟琴譜，以備日後防身之用，你放心彈吧，我替你護法便了。」

兩人走到林前草地的一塊大石旁，吳小欣把玉蟒琴放在大石上面，心中默記那「幻影蓮花琴音譜」，神情漸而端莊起來。

紀靖不敢大意，在她身邊凝神戒備，防她萬一功力不濟，被琴音所惑，便立刻出手相助。

吳小欣靜默片刻，毫不猶豫，伸指便向玉蟒琴彈去，這僅是她的試音而已。

但聽「嗡」的一聲，琴弦抖顫，其聲迴响不絕，四處傳送，竟連百丈外的一隻蒼鷹亦受驚拍翅飛遁。

紀靖一見，便知玉蟒琴的威力果然驚人了，日後若欣兒以內力彈奏幻影蓮花琴音譜，將有甚麼後果，便連他也不敢想像。

吳小欣自己卻渾然不覺四野的物事，只覺得玉蟒琴音令人熱血沸騰，身不由己，便欲演奏下去。

她想也不能思想，右指一屈，再即彈出「幻影蓮花琴音譜」的第一式「坤至柔」。

但聽「錚」的一聲，琴音大作，四野迴旋，乾坤大地，彷彿被柔極的琴音主宰了。

那展翅飛遁的蒼鷹，本已騰飛而去，足達百丈，琴音乍响，蒼鷹的身形便忽然一頓，再响時，竟然倒栽下來，落到地上，垂翼斂翅，翩翩而舞，雄勁的蒼鷹此時已變得像柔情似水的花杜鵑。

不一會，四周百鳥俱寂，轉而一沉而降地上，不約而同與蒼鷹一道，翩翩起舞，百鳥爭姸。

蒼鷹本是百鳥之敵，但此際卻與百鳥歡欣共舞，世人渴盼的大同世界烏托邦，竟在一曲「幻影蓮花琴音譜」之下，在禽獸世界中來臨了。

紀靖不禁駭然，暗道：這僅是「幻影蓮花琴音譜」的起首式，且小欣內力初成，便有如此驚人威力，若她內力大成，「幻影蓮花琴音譜」六式齊鳴，那將會有甚麼結果？

這便連紀靖也不敢想像了！

「靖哥哥，小欣彈得好麼？」

此時紀靖耳邊忽然响起吳小欣的欣然叫聲，原來她並不貪功冒進，見好即收，在玉蟒琴上略試了起首一式「坤至柔」琴譜，便即停指不彈了。

紀靖歎道：「驚天動地，天外琴音，武林勢將因此琴音掀起連番風波，小欣妹只怕因此已步入江湖歲月了。」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我這琴音只用來自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僅此而已，又何來風波？」

紀靖微笑道：「江湖兇險，宵小雲集，但凡金錢美女、武功秘笈、寶物珍藏，均可引發連番惡鬥，世事豈會如小欣妹的一廂情願？你不犯人，人欲犯你，無可奈何，身不由己，小欣妹日後便會明白了。」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有靖哥哥在欣妹身邊，我甚麼也不怕。只怕用琴音退敵的機會也不多呢！」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世事多變，豈能盡如人願？就如欣妹與我，焉知不會被各種兇惡勢力破壞拆散？少不了歷盡艱險。」

吳小欣笑道：「小欣不怕，而且也還沒有見到，此時怕它作甚？」

紀靖苦笑道：「欣妹你純如白雪，連小鳥也不忍傷害，可惜世人並非如你一般見識，欺善怕惡，弱肉強食，此乃人之本性，處處陷阱，適者生存罷了。」

吳小欣吐舌道：「靖哥哥把江湖說得如此可怕麼？」

紀靖苦笑道：「是否如此，你很快便會知道了。」

* * *

紀靖與吳小欣離開林地，向東面走去。

沿途人煙稀少，兩人邊說邊走，到傍晚時分，忽見前面有一個偌大的莊園。

莊園佈局奇特，猶如一個大「串」字，四周是一些粗大的白楊樹，把它打扮成一個大圓形。

紀靖道：「欣妹，上前入莊，先吃頓飯再走好麼？」

吳小欣笑道：「我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一切但憑靖哥哥你拿主意好了！」

紀靖自己也感餓了，心道：小欣弱質女流，那合麗仙母威力再強，也總不至於可以不吃不喝吧？於是便走上前去，剛要伸手拍門。

莊園的黑漆大門卻突然自裏面蕩開了，一個獨眼老者站在門後面。

紀靖見了獨眼龍，心中就不由一沉，因爲他曾經碰上的獨眼龍，全非好東西。

老獨眼龍道：「你們幹甚麼的？」

紀靖道：「我們路經此地，肚子餓了，想到你們莊中買點東西吃，可以麼？」

老者道：「不行，本莊從不外賣食物。」

吳小欣走上前，把小錠銀塞到老者手上，笑道：「這行了麼？」

老者的獨眼一見吳小欣，便霍地一亮，也不知是銀兩作怪，還是吳小欣的美姿把他的眼耀花了，他立刻點點頭道：「好吧！請跟我進來！」

紀靖和吳小欣在老者身後慢慢的走着，一面往四周察看，只見高牆大院，猶如一座古堡，表面見不到莊丁，但殺氣卻隱隱透現，不失爲戒備森嚴。

紀靖心中又一沉，暗道此莊若非武林世家，亦必是習武之人。

老者把紀靖、吳小欣領進一個圓門，向東面一拐，走進一個乾淨的小院，一排十幾間房子，但所有房子的門都關着。

老者往院中的石桌石椅一指，笑道：「二位請在此稍候，我去厨房吩咐一下食物。」

獨眼老者走了進去。

吳小欣盯着獨眼老者的背影，她對獨眼龍有特別的反感，因爲巫山神便是獨眼龍，而巫山神是把災難降臨她身上的人。

吳小欣忽然道：「靖哥哥，我看這人不懷好意。」

紀靖微笑道：「你怎麼知道？」

吳小欣笑道：「不知道，我只是憑女人的直覺，他的眼神不正。」

紀靖笑道：「好啊，小欣妹幾乎成了神算仙子了。」

吳小欣嬌羞的伸手一捏紀靖的臉頰，又閃電般的在他唇上印了一下。

紀靖心中一蕩，正欲伸手抱住她。

兩名丫環模樣的女子，這時送了飯菜上來，紀靖只好忍住。

紀靖往飯菜聞了聞，微笑道：「好香！放心吃吧！」

見了飯菜，香氣四溢，吳小欣便忽然感到餓了，她比紀靖更急着要飽吃一頓，聽紀靖這麼說，便放心的大嚼起來。

倒是紀靖雖感到餓，但也並非非吃不可，比起吳小欣輕鬆多了，這便是兩人內力深淺的緣故。

吃過飯，眼見天色已漸暗黑下來，吳小欣道：「靖哥哥，不如在此借宿一宵，好麼？」

紀靖道：「好吧！」

待那獨眼老者再走出來時，紀靖便向他提出借宿。

獨眼老者閃電般的掃了兩人一眼，竟立刻答應了。

獨眼老者打開靠東面的一間房，紀靖和吳小欣走了進去。

房內空得很，只有一張床，床上被服齊備，其他的便甚麼也沒有，倒似是專供睡覺用的房間。

床也不大，是一張單人床，兩人擠上去，便非得抱緊不可了。

紀靖正爲如何睡覺犯愁，心道：就讓吳小欣睡床上，自己胡亂在地上打坐一宿便了。

吳小欣臉上卻忽然一紅，格格嬌笑道：「靖哥哥，這是甚麼地方啊？」

紀靖一怔道：「這是睡覺的地方啊！」

吳小欣笑道：「只有一張床，如何睡法？」

紀靖道：「自然是欣妹你睡床上，我睡地下了。」

吳小欣又格格一笑道：「假如兩人同睡一床，這成了甚麼了？」

紀靖再蠢，也知吳小欣說的是甚麼了，他臉上一紅道：「那……那自然是洞房了！」

吳小欣一聽，拍手笑道：「是啊，你過來，靖哥哥，我倆現在就拜天地，入洞房了！」

紀靖臉一紅道：「這……這好麼？拜天地不是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麼？」

吳小欣噗嗤一笑道：「想不到你也迂腐起來了，這是臨時玩意，管它甚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難道你不肯與我拜堂麼？」

紀靖笑道：「假如欣妹喜歡，那就玩一次吧！」

吳小欣這才欣喜的一笑，道：「那我就兼做主婚人了！來，兩人拜天地！」

紀靖無奈，只好眞的與吳小欣一道，向北跪下了。

吳小欣臉紅紅的，嬌呼道：「上拜天。」

兩人叩了個頭。

吳小欣又唱道：「下拜地。」

兩人再叩個頭。

吳小欣很認眞的再叫道：「三拜災與難！」

紀靖不由一怔，奇道：「災難也要拜它麼？有這樣的麼？」

吳小欣笑道：「你想想，靖哥哥，你練的功夫，不是因災難而悟創的麼？我也因爲災難學來一種琴音禦敵的武功；而且……而且若非災難，我和你也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做這個小夫妻！哎喲，羞死人了！靖哥哥你說，災難是否我倆的恩人，是否該拜拜它麼？」

紀靖一聽，不由大喜道：「小欣妹已堅强得令人吃驚了，好啊！便拜災難便了。」

兩人當眞叩了個頭，拜謝災難這個大大的恩公。

吳小欣這才歡歡喜喜的道：「四拜麼，就輪到拜父母了。」

豈料紀靖一聽，卻神色黯然，悶聲不語。

吳小欣冰雪聰明，見紀靖神色忽然一變，便知這是他心中最大的隱衷，便柔聲道：「靖哥哥的父母健在麼？」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我連父母的樣子也不知道，如何知道他們是否尚在人世？」

吳小欣奇道：「那靖哥哥的姓氏是如何得來的？」

紀靖把他自己離奇古怪的身世，忍不住向吳小欣說了，這是他第一次向人訴說他內心的隱秘，由此可見，他已把吳小欣視作他最親切的人了。

吳小欣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好一會才喃喃道：「你娘親是朱蝶兒，那是千眞萬確的了，但你爹爹竟傳說是已死了近百年的霸王神劍紀無希前輩，這簡直不可思議，世上眞有人與鬼魂私通，而誕下孩子的麼？這豈非神話

故事麼？」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也不敢相信，但朝廷派下來的鷹犬均言之鑿鑿，而且當今皇帝也非殺我不可，這就不能不令人信了一半。哎，如果說任何人災難深重，但比起我紀靖來說，那僅是小巫見大巫了！」

吳小欣見紀靖爲此唏噓不已，便柔聲安慰道：「靖哥哥不必難過，小欣陪你一道，千辛萬苦也要尋到朱伯母，然後向她問清楚其中的因由，你的疑團不就可以化解了麼？」

紀靖見吳小欣如此善體人意，他平生根本沒有任何一位女子待他這般柔情，心中不由一悲一喜。悲的是世上人人均有爹有娘，但他卻連爹娘的樣子也未見過；喜的卻是能得吳小欣這麼一位善體人意的紅顏知己，人生夫復何求？他不禁又爲此暗自慶幸。

兩人拜完天地，雖然是半開玩笑，但彼此之間的感情，卻似乎又拉近了一步。

當晚紀靖要睡在地上，把床讓給吳小欣，但吳小欣堅決不答應，說除非紀靖與她一齊在床上睡，否則她就在地上陪他到天明。

紀靖怕把吳小欣累壞了，無奈只好和衣睡上床去。

吳小欣翻身便把紀靖摟得緊緊的。紀靖恐怕自己把持不住心性，冒犯了她，便試着挪開一點，但吳小欣卻生氣了，嗔道：「你不喜歡小欣了麼？」

紀靖忙道：「怎麼會呢？我喜歡還來不及呢，怎會不喜歡欣妹你？」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你既然喜歡，便是不討厭，既然不討厭，爲甚麼還要避開我呢？莫非言不由衷，心不對口麼？」

紀靖心中歎道：「欣妹當眞可愛極了！她恐怕我不肯上床睡，便故意用話來激我，她的心思可謂玲瓏剔透了！」他心中一熱，不由自主便把吳小欣的身子抱緊了。

兩人緊緊依偎着，雖然親密到極，但卻均能把持心性，保持禮儀。

因爲兩人均明白，此地乃人家的地方，隨時會有兇險，兒女間的情懷，不得不收攝。

紀靖心中還有另一層顧慮，他雖然淡薄名利，但他絕不想令吳小欣爲難，因此他決定，他與她的事一定要先向她的爹爹吳剛稟明，然後他倆才眞的成了夫妻。

吳小欣很快就入睡了，她太累了，她之所以尚能支持，全靠紀靖輸給她的內力，以及那「合麗仙丹」的威力，但外來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她的意志稍一鬆弛，身子便再支持不住了。

紀靖的眼睛雖亦閉上了，但他的「無爲眞氣」卻凝運戒備，此時就算百丈內的落葉飛花聲，只怕也難逃過他的耳力。

到半夜時分，紀靖忽然聽到一陣極輕微的脚步聲，逐漸移近房子。

紀靖伸手輕輕一拍吳小欣的臉蛋兒，吳小欣立刻睜開眼睛。

這時忽聽一個聲音道：「你看清了？眞是一位絕色妞兒！」

另一把聲音道：「不錯，大王的桃花運終於來了。」

那聲音道：「好，若眞如是，本座記牛管家一大功勞。」

另一聲音道：「多謝大王賞識。」

紀靖一聽，便知是怎麼回事了，他把吳小欣抱下床，站在一旁。

門呀然被撞開了，那「牛管家」原來是先前那位獨眼老者，他此時挑着燈籠站在一邊。

另一位是威武不凡的錦衣大漢，雙目如電，內外功似均達絕境。

他朝着吳小欣瞧了又瞧，忽然眉開眼笑道：「好，果然是絕色美人兒！我牛大王今回當眞走運了，哈哈！」

獨眼老者把燈籠向前一遞，照着吳小欣的俏臉，笑道：「小美人，牛大王看上你了，這是你天大的福氣，還不多謝大王麼？」

吳小欣笑道：「哼！原來你這剩下的獨眼也壞極了！」

牛管家肅然道：「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誰嗎？他便是天下綠林的天王，他喜歡你，是你的福氣，不說別的，只要牛大王手指鬆一鬆，你一家便享之不盡了！」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小王八讚大王八，靖哥哥，我說得對麼？」

紀靖笑道：「對之極了！」

那綠林天王牛大王一聽，心中雖然惱火，但他畢竟久闖江湖，沉得住氣，向紀靖抱拳道：「在下牛大王，朋友貴姓？」

紀靖淡然一笑道：「在下姓紀，名靖。」

牛大王一聽，不由猛吃一驚，不相信道：「閣下就是那位眞作假來假作眞、武功神鬼莫測的紀靖？」

紀靖淡然一笑，並不回答。

吳小欣氣不過牛大王氣焰逼人，忍不住狠狠的回了一句道：「不錯，不錯極了！他果然是翻天覆地、驚世駭俗、人見人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紀靖大俠！無論如何，也比那等甚麼綠林天王的名頭响亮多了，是麼？靖哥哥啊！」

吳小欣故意極親熱的呼喚紀靖，以杜絕牛大王打她的壞主意。

豈料牛大王卻丁點不惱，心道：既然這絕色女娃兒亦如此尊崇這小子，他必定是紀靖無疑了。

牛大王呵呵一笑，道：「原來是紀大俠光臨寒舍，牛某人失敬了！」

紀靖微笑道：「牛大王客氣了。」

牛大王道：「牛某在外面備了水酒，紀大俠肯賞面赴宴麼？」

紀靖不理會吳小欣的頻頻示意，點頭笑道：「既然牛大王盛意拳拳，紀某便卻之不恭了。」

吳小欣恨恨的咬牙，跟在紀靖後面，隨牛大王向外面走去。

走進大廳，酒菜已擺好了，共有五六桌，每桌四五座，共有二十多個陪酒之人。

紀靖冷眼也不瞧那些陪酒的綠林好漢，只携着吳小欣的小手，步入酒席。

吳小欣誰也不瞧，俏眼只望着紀靖。

牛大王見了，心中很不是味，但也並沒發作，反而向衆人哈哈一笑，大聲道：「各位弟兄，這位便是當今名震天下的紀大俠紀靖！」

衆人一聽，均面露驚疑，似乎均不相信，這貌不出衆、身子瘦削的娃兒，便是那位神鬼莫測的紀靖。

紀靖向各人一抱拳，淡然道：「各位英雄好漢，紀某打擾了！」

衆人隨口敷衍了一下。

牛大王笑道：「好！拿酒來，要裏面的陳年好酒！」

牛大王此言一出，牛管家便親自率人送上幾大罎酒出來，一桌一罎。

牛大王笑道：「紀大俠，這是我綠林總寨的好酒，來，先敬你一碗！」

他把一碗剛從罎子倒出的酒推到紀靖面前，他自己也端起一碗。

紀靖微微一笑，端起酒來，想也不想，一口便喝乾了。

幾碗酒下肚，牛大王藉故出去一會，紀靖忽感口腔一痲，隨即晃搖起來。

吳小欣忙道：「靖哥哥，怎麼了？」

紀靖搖搖頭，半醉半醒地道：「我全身無力，頭暈目眩。」

紀靖伸手欲再喝，但不小心把碗推跌在地上，摔碎了。

在座中人均面露不屑之色，暗道：半招不到，便中了牛大王的詭計，還敢自稱甚麼神鬼莫測的紀大俠？分明是胡吹牛皮！

此時牛大王已走了進來，他掃了醉醺醺的紀靖一眼，突然出手如電，疾點了紀靖天突、紫宮、膻中三大要穴。

紀靖欲躲，但力不從心，身不由己，被牛大王一一點中，隨即又被點氣海、百穴兩穴，紀靖登時如木頭人般，僵立不動了。

吳小欣一見，驚呼一聲，便向紀靖撲去。

牛大王哈哈大笑，伸手向吳小欣的胸前抓去。

就在牛大王的手將要觸及吳小欣的酥胸時，他的後背啪的挨了一掌，這一掌太快了，不要說此時牛大王色迷心竅，根本沒有防備背後有人出掌，就算是面對面全神戒備，他也未必接得了。

這一掌並不太重，出掌的人並沒下殺手，但牛大王仍然感到背後脊骨折斷，一跤倒地，再也爬不起來。

出掌的人原來是紀靖，他早就發覺酒中有毒，連喝三大碗後，把毒性全逼到掌心上了。

牛大王挨了這一掌，等於被他自己的毒物所傷。

獨眼老者牛管家功力不弱，一見牛大王被襲，不顧一切一掌劈來，紀靖瞧也不瞧，迴手一掌拍去，兩掌相交，牛管家大叫一聲，右掌登時烏黑一片，亦被毒物把一隻右手廢了。

在座中的綠林好漢，有幾個不怕死的亦出手，均被紀靖一一震飛。

紀靖冷哼一聲道：「紀某不欲濫殺，你等莫逼我出手，趕快尋解藥救人吧！」

紀靖說罷，冷眼也不瞧在場中人，携起吳小欣的小手，便大步昂然的走了出去。

兩人也無心再投宿了，在夜中信步而行，淸風陣陣，兩人擧頭賞明月，低首撫鬢衣，其樂無窮。

不知不覺已走至旭日初升，光霞燦爛。

就在此時，東面遠遠的跑來一位老者，踉蹌而逃，胸前有血漬，似已受了重傷，卻戴着一個面具，不知是何身份的人。

老者後面也有數人飛掠而至。

老者走到紀靖和吳小欣不遠處，忽然摘下面具，吳小欣一見，不由嬌呼一聲道：「爹爹，你怎麼了？」

老者正是吳小欣的爹爹吳剛，紀靖此時見他滿頭白髮，神色倉皇，往日的神威凜凜、封疆大臣的氣派已蕩然無存了。

這時後面的人也追到近前，紀靖認識他們，原來是赤陽、文不擧、黃河二鬼、三鬼他們，另有一使刀，一徒手的漢子，紀靖並不認識。

吳剛此時見到紀靖，忽然猶如見到自己的兒子似的，因爲他已走投無路了。

吳剛低聲對紀靖道：「那二人便是朝廷兩聖捕江刀、宋掌，均是奉旨緝捕吳某來了。」

紀靖也不知聖捕的功力如何，他也不去思索，他的武功令他養成一種習慣，一切均在動手時才決定用甚麼招數去反擊對方，因此他從來不去考慮對手的强弱。

赤陽、文不擧、黃河二鬼等見了紀靖，均神色一凜，暗道這小子爲何沒死在鬼仙子桃嬌嬌的手下呢？

宋掌此時對吳剛道：「大哥，我兄弟與你相處多年，並無仇怨，我等只是奉上之命，捕你歸案，你若無叛逆之事，又何必拚死反抗？」

吳剛怒道：「我吳某人對朝廷忠心一片，豈料卻被奸人所害，爲朝廷猜疑，若隨你等回去，豈非白白送死？」

江刀道：「蘇陰陽是否你殺了？」

吳剛不得不承認道：「蘇陰陽目無本宮，恃勢欺人太甚，殺了他，又算甚麼？」

宋掌道：「蘇陰陽乃霍大人的心腹，你殺了他，霍大人豈會放過你？」

吳剛一聽，知再無希望，因爲兩聖捕心如鐵石，根本不會被人說動，他唯有希望女兒能逃走便算萬幸。

江刀卻冷笑道：「吳大人犯的是叛逆死罪，凡與吳大人有牽連的，一個也不放過，全部須捕解朝廷，那是你女兒吧？正好一道緝拿歸案。」

江刀說着，伸手便向吳小欣抓去，好像他的話便是聖旨似的。

吳小欣並沒躲閃，只把眼睛盯着紀靖。

紀靖伸指一彈，一道眞氣射偏了江刀的右掌，道：「慢着，你問過我了麼？」

江刀作夢也想不到，這貌不出衆的臭小子，竟敢出手阻他朝廷聖捕，他不由微哼一聲道：「你是誰？竟敢阻本座辦事，你知道本座的名頭麼？」

紀靖淡然一笑道：「聽說是朝廷聖捕江刀吧！」

與此同時，那赤陽在一旁驚叫道：「這小子便是朝廷欽犯紀靖！」

江刀一聽，不由心中一凜，原來他竟是江湖傳聞，武功神鬼莫測的紀靖。

宋掌忍不住道：「那好極！連他也一道緝拿歸案！」

紀靖微微一笑道：「小小捕快，竟有如此口氣，看來傳聞僅是虛言而已！」

江刀目光如電，心知這必是平生最難對付的對手了。

吳剛這時見女兒和紀靖也難逃一劫，不由孤注一擲的大叫道：「紀少俠，這幾人均不是好東西，打發彼等上路便了！」

紀靖淡然一笑道：「好極，那就依你的主意辦吧！」

黃河二鬼、三鬼一聽，不由大驚，他深知若等紀靖出手，無疑是死路一條，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

二人互視一眼，拔腿就跑，身手極快。

但江刀比二人更快，也不見他如何出刀，但見刀光一閃，黃河二鬼、三鬼人頭登時落地了賬。

江刀出手快，快刀也快，刀上甚至沒沾一點鮮血。

赤陽、文不擧不由一陣心驚。

江刀冷然道：「霍大人有令，江湖中人，不分正邪門派，但不歸附朝廷，殺毋赦！黃河二鬼既臨陣退縮，便死有餘辜了。」

紀靖連冷眼也不看江刀的出手，他把軟劍抽了出來，一抖伸長三尺，淡然道：「你等四人，一齊上吧！」

江刀、宋掌二人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心道：敢當面與兩聖捕對招的人已不多，再敢托大，以一戰四，這臭小子若非瘋了，就是武功當眞不可思議了。

紀靖見四人不動，冷笑道：「出手吧，不然，你等便連出手的機會也沒有了！」

但三人均不動，因爲三人均看江刀的，江刀不出手，三人誰也不敢先動。

紀靖微微一笑，軟劍一抖出手了。

江刀這時也出手了，一道光華拔地而起，快如電閃，當世中能避開這一刀的，簡直絕無僅有，因此也沒有人有任何反擊的機會。

但紀靖卻是唯一的例外，因爲無論任何對手，無論你出手多快、多强，你快他更快，你强他更强，這是紀靖悟創的「無爲劍法」的特色。

四人的刀、掌、拳剛到中途，紀靖刺出的劍已抽回了。

一招分刺四人，在四人相同的部位，分別刺了一個血孔，向外噴血不止。

紀靖卻沒有運全力，否則四人根本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

吳剛哈哈大笑，走到赤陽面前，大罵道：「龜太監孫子，你也敢在吳某面前逞威風？」他一腳踢去，正中赤陽的頭殼，赤陽腦骨碎裂，再也活不成了。

吳剛又一掌拍向文不擧的胸口，文不擧噴出一口鮮血，登時了賬。

但與此同時，江刀的一刀亦刺進了吳剛的後背，立刻又抽出了，

鮮血噴了一地，一聲也沒叫出，也倒地死了。

吳小欣慘叫一聲，登時軟癱在地。

紀靖心中一陣惻然，他不料自己一念之仁，沒把江刀等人一劍刺死，反倒送了吳剛的生命。

江刀道：「紀靖，你想保住吳剛的生命，終究沒有辦到，你輸了，一次疏忽便足以致命，你信麼？」

紀靖冷笑一聲道：「紀某不欲濫殺，豈料卻多惹殺戮，彼此均為朝廷鷹犬，紀靖倒是忽略這點了。」

江刀冷笑道：「你忽略的事還多着呢！」

紀靖微笑道：「未必……」

話音未落，江刀的最後一刀便暴然而起，與此同時，宋掌亦拍向吳小欣，兩人均作拚命一擊，與紀靖、吳小欣同歸於盡。

紀靖冷哼一聲，在當世無人可救的危局下，「無為眞氣」突然拍出，如怒濤般把江刀、宋掌兩人淹沒了。

江刀刀到中途，忽然刀不由己，斜劈向宋掌；宋掌的右掌也拐向江刀的頭顱，二人均作最後一擊，拚盡全力，宋掌立刻身首異處，江刀也腦漿迸裂。

朝廷兩聖捕名震江湖，終究死在江湖之中，但誰也沒有殺他們，殺他們的只是他們自己。

紀靖不想被吳小欣看見這血腥的場面，挖了個洞，草草把吳剛葬了，也不敢豎石碑，怕朝廷對他的遺體不利。

紀靖又把數人的屍身拖進一個山洞，用大石封了洞口，權充四人的長眠之地。

紀靖抱起吳小欣，疾掠而去。

一連三日三夜，吳小欣均不睡不吃，口中只喃喃的道：「女兒不該，女兒錯了！」

紀靖心道：她必然是後悔不該逃婚，惹怒巫山神，把吳剛殺蘇陰陽的事抖出來，令吳家家破人亡，而且更怪他一時疏忽，斷送了吳剛的生命。

紀靖心中一陣自傷，長歎一聲，心道：「吳姑娘，你的心思我明白，紀某是甚麼人，敢作此非份之想？幸好你還是冰清玉潔身，日後但願能尋到一戶富貴人家，也可免了再受江湖淪落之苦！」

這是紀靖的心裏話，他也不想說出來，因為他把任何事一旦想通了，他就決不會再執着不放。

這天晚上，紀靖把吳小欣送去一家客店，替她交足半年的店租，又托附店中的老掌櫃，照應吳小欣一二，然後他就趁吳小欣哭倦入睡，悄悄的離開了。

從此，江湖上許久不見了紀靖的踪影，也不知他到何處隱身去了。

＊　＊　＊

自紀靖悄然離開的當晚，吳小欣一覺睡醒，睜眼一瞧，忽然已不見了紀靖的踪影。

吳小欣因爹爹的慘死，神思恍惚了幾日幾夜，也沒留意紀靖的神色有異，幾天後，吳小欣的哀傷已減了點，這才想起紀靖多日來一直默默無言，也不知想着甚麼心事，正想問他，但他卻已不見了。

吳小欣心中大驚，連忙翻身起床，四處搜看，但紀靖眞的不見了。好一會，吳小欣才在她的玉蟒琴上，發現了一張夾在弦上的小紙條，小紙條上面寫道：「此生如飄蓬，魂斷江湖中，妹如月中仙，富貴樂無窮，就此別過了，相聚夢幻中。」

吳小欣一看，心中登時恍然大悟，不由咬牙大哭道：「這死人！他也不知我心中哀痛乃全因他而起，你不知娘親芳踪便如此難過，知否我爹爹一死，我娘親也不知所踪了？我正是後悔當日見了爹爹之時，為何不先問他娘親的下落啊！你一聽我說錯了，女兒不該，便以為我因爹爹的死而心生反悔，因此不辭而別，拋下我孤單一人，靖哥哥，你好狠心啊！」

吳小欣哭倦了，又睡了，睡醒了，又哭起來。

幸而這客店的掌櫃是一位好心的老漢，膝下也無兒無女，他見吳小欣傷心，日夜哭泣，便不時上來勸慰。

但老掌櫃怎麼勸解也沒用，吳小欣依然痛哭不止。

老掌櫃急得沒辦法，只好大聲斥責道：「好，你只管哭，哭到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看你能否像孟姜女把長城哭倒了！」

吳小欣心中不服，便咬牙道：「我自己哭罷了，關你甚麼事？」

老掌櫃咬牙道：「話可不能如此說，一來你是住在我店中，日夜哭聲不絕，別人以為我這間是謀人店，豈非把我的客人趕走了？二來你日哭夜哭，終有一日會哭死了，我便成了半個殺人兇手，老掌櫃我如何安心？三來你再哭三百六十日，你那靖哥哥也不會知道。你若有心事，為何不先養好身子，再入江湖，尋着他這負心漢，又哭又罵又訴又打，把心中的怨苦發洩個夠本？」

吳小欣一聽，心道：老掌櫃之言不錯啊，我吳小欣就再哭一年，這死人也聽不到，於人不利，於己無益，我又為何要哭？哼哼，他以為自己很了不起麼？說走就走，半點情義也不念，待我把幻影蓮花琴

音練好了，非要教你這死人在小欣面前跳舞不可！」

吳小欣一下子想通了，立刻就不再哭了，她向老掌櫃施禮道：「多謝老掌櫃提醒，我不會再哭了。」

老掌櫃一怔道：「我提醒了你甚麼？」

吳小欣不答，老掌櫃歎了口氣，心道：這些女娃兒不可理喻，幸虧我立定主意終生不娶，否則身邊多了這麼些神鬼莫測的哭人兒，便煩也把我煩死了。

老掌櫃見吳小欣終於不哭了，樂得謝天謝地，他也不理吳小欣答也不答他，連忙轉身走了出去。

從此，吳小欣便在這店中安頓下來，一住便是半年。

在這半年中，每到夜深人靜，夜行人出沒，江湖宵小活躍的時分，客店中便傳出一陣琴音，猶如天外飛虹，琴音過後，一切便變得死寂，連老掌櫃亦酣然入睡，困擾他幾十年的夜半失眠症竟不治而癒。

無心少俠　琴棋合劍

半月後，江湖中忽然出現了一位翩翩少年公子，自稱「無心少俠」紀心靜。

誰也不知道紀心靜來自何處，將往何地，武功深淺。

但誰也休想打他的主意，因為任何不懷好意的人，只要走到他身邊三丈遠，也不知他伸手入懷，撥弄了一聲甚麼，那人就必然立刻倒地，呼呼沉睡不醒。

這時紀心靜在一座山的山腰，正聚精會神看兩個老者下棋。

這兩個老者相貌奇特，坐東面西的一位身着黑衣，雙目如鷹似隼，臉頰瘦削，猶如一頭蒼鷹，他身邊放了一把琴，這琴與吳小欣的玉蟒琴大不相同，因為它是鐵造的琴，但也甚為精巧。

面東而坐的卻是一位黃衣老者，眼如棋子，瞪得圓圓的，似乎極焦急棋局的勝負。

兩人明知有人站在旁邊觀棋，卻誰也不去理會，旁觀的紀心靜也默不作聲，雙方均很守「觀棋不語眞君子，舉手不回大丈夫」的下棋規矩。

黑衣老者與黃衣老者廝殺了一會，黑衣老者漸呈敗象，但他仍在苦苦掙扎，似乎這局棋若輸了，他的生命也就不要了。

「將軍！」黃衣老者微笑着，把一隻「炮」隔河直射中宮，黑衣老者的「帥」登時危在旦夕。

黑衣老者急得滿頭大汗，抓耳搔腮，苦苦思索，但就是尋不出妙着去轉危為安。

紀心靜睹狀微微一笑，忽然伸指向放在旁邊的鐵琴一彈，一陣琴音在山谷間迴鳴。

黑衣老者一聽，也不理紀心靜擅動他的鐵琴，反而臉露得色，喃喃道：「妙啊！好一招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一隻車也只好棄了去保帥了！」

黑衣老者毫不猶豫，伸指一挑，他那隻「車」便打中路堵住了黃衣老者的「炮」。

黃衣老者以「炮」打掉了黑衣老者的「車」，但他的「炮」也被黑衣老者的「象」吃掉了。

這一來棋局大變，雙方均只剩不能過河的守帥兵丁，眼看再下將下去，也永遠是一局和棋了。

黑衣老者樂得大笑道：「如何？老棋怪，終被我琴魔把你逼成和局了吧！」

黃衣老者——老棋怪老大不服氣，微哼一聲道：「不算，不算，這一局不算！」

黑衣老者——琴魔怒道：「如何不算？」

老棋怪瞪了旁立的紀心靜一眼，道：「往日你琴魔棋法亂七八糟，今日為何會來這神妙的一着？哼哼，莫非是這小子撥弄琴音作怪麼？這壞了下棋的規矩，不算，不算，決計不算！」

琴魔怒道：「他靜立一旁，並未發一語，這便是眞君子，我琴魔舉手不回，便算是大丈夫！下棋兩大規矩均遵守了，如何不算？算，算，決計要算！」

老棋怪嘿嘿一笑，盯着紀心靜，忽然冷笑道：「這小子古怪極了，怎的身上有股怪味？非男非女，非正非邪，非神非鬼，神秘莫測！他必是以琴傳音，教了你這神來一着！」

琴魔的心病被老棋怪一言道破，登時啞口無言，但又強詞奪理道：「不管如何，我琴魔既然能聽懂琴音，觸發靈機，這神來一着到底是靠我本身的造詣，否則，為何你老棋怪又聽不明呢？」

老棋怪一聽，心道：是啊，若我聽得懂，便必定破了他這見鬼的神來一着了。但心中到底不服，一腔怒氣便轉到紀心靜身上來了。

老棋怪盯着紀心靜道：「小子，你會下棋麼？」

紀心靜見兩老爭勝之心不下頑童，心中不由好笑，便道：「偶一為之，並非沉迷此道，不可救溺。」

老棋怪怒道：「然則我是沉迷此道，反而不可救溺了？」

紀心靜微微一笑道：「人不迷心自迷，棋不迷局先敗，老前輩自然明白此中的奧妙。」

老棋怪一聽，心道：是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若非我已迷而

不返，何來他這旁觀者一言便中的了？

他心中已然默認，但嘴裏卻不肯服輸，盯着紀心靜哈哈一笑道：「娃兒好大的口氣，竟敢教訓起老夫來了，你知道我是誰嗎？」

紀心靜淡然一笑，不知怎的，他就連這種淡然一笑，與那「無爲大俠」紀靖亦有點相似，紀心靜道：「知道，你是江湖人稱老棋怪之人啊！」

老棋怪怪笑一聲道：「你既然知道了，還敢在老棋怪面前指手劃脚、胡說八道？」

紀心靜笑道：「這是因爲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啊！」

老棋怪瞪着紀心靜，猶如盯着一頭不知天高地厚的怪物，好一會方道：「你這旁觀者好大的口氣，想必有勝老棋怪的自負了！」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因爲是偶一爲之，勝負原不重要，因此便心靜如水，淡如雲空，以此心境，大概可與老前輩略爲較量一二。」

老棋怪見紀心靜出言不遜，心中更怒，他忽地揚手一拂，原來凌亂不堪的棋局，立刻便擺好了，「帥」歸「帥」位，炮上「炮」台，竟無一差錯。

紀心靜見老棋怪露了這麼一手，心中也不由一怔，暗道：這老棋怪倒有一手絕招。

「請！」老棋怪向紀心靜一擺手，道。

紀心靜微微一笑，並不入座，及而退出一丈，在一塊大石上坐下，道：「既然老前輩有此興緻，晚輩便以琴音下棋，相煩琴魔老前輩代爲執子。」

老棋怪一聽，不由驚奇得呆了，好一會，才喃喃道：「以琴音下棋？這是甚玩意？竟敢在我老棋怪面前如此托大？你知道你若輸了，將有什麼後果麼？」

紀心靜笑道：「甚麼後果？晚輩並不知道啊！」

老棋怪怪笑一聲道：「老棋怪與人下棋有個規矩，若對手輸了，便得替老棋怪作棋奴，任老棋怪差遣，直到他勝了老棋怪，才能解除棋奴的身份，你願意麼？」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我願意，但若老前輩輸了呢？」

老棋怪笑道：「我會輸麼？」

紀心靜道：「世事如棋，勝負難料。」

老棋怪一怔道：「你是當今世上第一人，敢在我面前說這句話，老夫一時間倒也沒想到有此可能，但這樣吧，若老棋怪輸了，亦跟隨你作棋奴，直到戰勝你爲止，這可以了吧？」

紀心靜笑道：「這很不公平啊！」

老棋怪道：「有甚不公平？彼此輸了，均爲棋奴，這豈非公道之極？」

紀心靜道：「不然，老前輩偌大一把年紀，晚輩替你作棋奴，別人見了，只道我少不更事，敢向老前輩挑戰，淪爲棋奴那是活該，但若老前輩輸了，淪爲棋奴，那旁人不知底細，必定以爲我欺負老人家，罪大惡極，危機重重，這豈非不公平之極？」

老棋怪怪笑道：「你這小子，心思古怪極了，不男不女，非鬼非神，不三不四，神秘之極，好吧，你提出你的辦法，看看如何。」

紀心靜笑道：「我若勝了，也不要你一把年紀的作我的棋奴，只要你答應日後替我做一件事，那便可以了。」

老棋怪驚道：「誰知你要我做什麼事？莫非要我自斷經脈，我老棋怪活得正有意思極了，豈會答應？」

紀心靜笑道：「總之第一我絕不會要老前輩去死，第二也絕不會違背武林道義，第三必定是你可以辦到的，這行了麼？而且老前輩也決不會輸，這不過是先小人後君子罷了，老前輩不是怕了晚輩吧？」

老棋怪一聽，老臉便掛不住了，猛地一咬牙道：「老夫怕怎的？娃兒，就依你的主意，下子吧！」

紀心靜這才又向琴魔拱手道：「如此，請琴魔老前輩代爲執子了。」

琴魔立刻樂得哈哈大笑，滿口的答應了，看他的神情，竟比老棋怪更心癢難熬，急着見識一下這「琴音下棋」的絕妙玩意。

紀心靜微微一笑，忽地在懷中摸出一琴，琴身碧綠，精巧之極，與吳小欣的玉蟒琴竟大爲相似。

琴魔乃識貨之人，他一見紀心靜取出的綠琴，眼神驀地一亮，立刻就想起兩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來了，心中不由暗喜道：「這回老棋怪有難了，但老棋怪功力通玄，那兩位老人家也未必便可以尅制住他，且看結果如何了。」

老棋怪卻不理會紀心靜彈的是什麼鬼琴，他總不相信，一個未經世面的娃兒，竟可憑琴音下棋，戰勝他這一代老棋怪，他不耐的連聲大叫道：「出子！出子！如此久而不動，成何樣子？」

琴魔笑道：「老棋怪別向我吹鬍子瞪眼，這棋並非我下的，輸贏也不關我琴魔的事，我只是代人受過罷了。」

老棋怪此時已沉迷於棋局中，渾忘了一切，那管你皇帝還是老子，只是連聲吆喝催趕。

就在此時，紀心靜的手指已向綠色的小琴猛地一撥一掃一彈，一

種連琴魔亦爲之心動的琴音便飄了出來。

琴魔一怔，隨即便喃喃道：「嘿！……是馬入中宮，龍遊滄海，氣勢磅礴，神機莫測，好一着起首佈局。」

琴魔說着，手也沒停，執着邊馬，猛向中一躍，跳向中宮，直趨對岸，大有龍遊滄海的恢宏氣度。

老棋怪一見，心中又驚又奇，連聲道：「妙啊！好啊！老琴魔何來如此神着？大有霸王躍馬渡江的雄渾格局。」

琴魔笑道：「我早就告訴你，這並非琴魔下棋，而是代勞而矣。」

老棋怪道：「不是你，是誰？」

琴魔大笑道：「當然是以琴音下棋的那無名小輩了。」

老棋怪不得不信，但又不願全信，他微哼一聲，也佈了一個「銅墻鐵壁」的棋局去應戰，壁壘森嚴，穩如泰嶽，果然是老棋怪的應變妙着。

老琴魔一見，便歎了口氣，伸手向鐵琴一撥，以琴聲示意道：「他以銅墻鐵壁迎戰你的金戈鐵馬，絲絲入扣，無懈可擊，彈琴的娃兒，你要糟了！」

紀心靜一聽，臉上微微一笑，琴音一轉，忽轉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氣慨，琴音激越，震蕩心弦。

琴魔一聽，立明其意，臉上這才轉憂爲喜，欣然道：「好！很好！你這是背水一戰，大合老夫的口味。」

於是琴魔依紀心靜之意，調動兵馬，全軍出擊，不再猶豫，大軍壓入老棋怪的城下，直逼他的老「帥」。

老棋怪吃了一驚，他想不到對方竟敢以險鬥穩，突出奇兵，他此時只能守而萬萬不能攻了，深知一着之差，便即全軍落敗，登時不敢大意，輕慢之心頓失，逼得全神貫注，視作平生所遇絕無僅有的大敵。

琴魔越看越歡喜，因爲紀心靜所走的路數，竟大合他的口味，眼見連老棋怪亦被他逼得手忙腳亂，琴魔簡直比封他做皇帝老子更高興，他連忙把老棋怪的棋路以琴音傳知紀心靜。

末了，琴魔忍不住加了一句道：「娃兒，你很好，簡直好極了！你若贏了，不但老棋怪要替你辦事，琴魔我亦有大大的賞賜。」

紀心靜在琴音中聽了琴魔末了的一句，不由微微一笑，先回一句道：「不以勝喜，不以輸悲，勝負皆忘，方是下棋之聖！」

琴魔一聽，大喜，立刻又以琴音回道：「娃兒，你當眞好極了！日後老夫以棋聖之道，必可大敗他老棋怪之局，哈哈，開心死琴魔了！」

紀心靜也不再理會琴魔，凝神細思破敵之法，他的內力竟非常深厚，因爲苦思之下，神態依然從容不逼。

反而老棋怪太過着魔，雖然功力通玄，但額上卻已見汗水了。

紀心靜此時已把定主意，他微一吸氣，內力貫於指上，猛地向綠色小琴弦上彈去。

一聲如天外飛虹的琴音驀地響起，琴聲越來越高，直上雲霄，渾厚激越，浩緲悲愴，集天地之浩浩，舒不盡茫茫的情懷，橫連千代，縱躍萬里，上窮碧落，下抵黃泉，天地一片天虹之聲。

紀心靜這琴音一起，連琴魔亦不由悚然一驚，口中着魔似的喃喃道：「坤主柔……動也剛……靜而德……主而常……好一曲承天行萬物光！娃兒，這……這是甚琴譜？竟連老夫亦茫然而心躍躍然……哎呀不好！」

琴魔不探究「是甚琴譜」猶自可，一想之下，便着了形相，便再不想也決不行，但偏偏百思莫解，逼得他繼續無休無歇，冥思苦想下去。

此時那老棋怪亦連棋局也忘了，他身不由己，情不自禁，便依琴魔雙手上下左右的比劃起來，這妙絕琴音，竟又催他連出妙着，其樂無窮，此際就算殺了他的老娘親爹，他也決計不顧了。

博大精深，奧妙無窮，好一曲「幻影蓮花琴音譜」！

紀心靜竟然彈出「幻影蓮花琴音譜」，他的身份也就立刻暴露了，因爲當今世上，除了據「蓮花神功」悟創琴譜的太上老祖外，懂得「幻影蓮花琴譜」的，只有嬌滴滴的吳小欣而已。

難道紀心靜便是吳小欣麼？彼此樣貌有幾分相似，但一個是男、一個是女，一個從容淡靜，一個嬌滴滴弱不禁風；差異極大，兩者怎會相通？

但不管如何，紀心靜的「幻影蓮花琴譜」彈奏之妙，便連悟創的太上老祖聽了，只怕也讚不絕口，要歎個「服」字了。

紀心靜此時對「幻影蓮花琴譜」已能收能放了，他於激昂處回首一望，只見琴魔在俯仰低昂，尋思緲想，老棋怪手舞足蹈，滿額熱汗，他便忽把琴音一轉，天地間便爲另一琴調迴蕩盤旋。

「……嘿！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是極，是極，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老琴魔又何必去苦思冥想？不想它，不想它！決計不想了……」琴魔忽爾喃喃的道。

他這一驚覺，便立刻盤膝運氣，把盤於腦海揮之不去的裊裊琴音逼了出來。

琴魔終於低叫一聲，人也霍然而起，仰天長歎道：「枉我琴魔縱橫江湖數十年，自負天下無敵手，今日竟然栽在一位無名娃兒之手，這琴魔稱號，便不要罷了……」

琴魔歎畢，見老棋怪依然手舞足蹈，知他已然入魔，若不解救，必然難逃劫數，心中不忍，便突出一掌，抵在老棋怪背上，以眞氣助他抵禦琴音的困擾。

因爲琴魔深知，假若老棋怪不能從琴音境界中跳出來，不消多久，便必定耗盡眞氣，經脈盡斷而亡。

* * *

琴魔見紀心靜仍無動於衷，琴音雖已轉緩，但卻毫無援手相救之意，不由怒道：「你這娃兒，難道便不會助他老棋怪脫困麼？他被琴音所困，自亂棋局，這一局他已然認輸了！」

紀心靜無奈的一笑道：「傳我琴音譜的人，並沒教我解救之法啊！」

琴魔亦無奈的叫道：「那你收攝琴音，總會了吧？老棋怪與你無冤無仇，你又何必定要置他於死地？」

紀心靜忙道：「我那有害他之意，但琴音激越，若一下收攝，猶如熱鐵掉進水裏，心弦必定盡斷，豈非立刻要了他的生命麼？因此晚輩已竭盡所能，徐徐緩之，如此琴音消後，老棋怪當可保平安無恙。」

琴魔一聽，作聲不得，心道：是啊，若乍冷乍熱，暴漲暴縮，的確令人難以承受，這麼顯淺的琴理，我琴魔竟要這無名小輩提醒，今日與老棋怪一道，總算栽到家了。

其實琴魔並非不知，只是他與老棋怪情同手足，見他遇險，便方寸大亂罷了！

紀心靜終於把琴音緩緩收盡，猶如暴風驟雨，一轉到和風細雨，最後滴絲不斷，到後來終於雨收雲散，天放光明。

老棋怪在琴魔全力相助之下，終於清醒過來。他伸手抹了一額冷汗，連聲道：「厲害！厲害！幾乎連老棋怪亦栽在無名小輩手上了！」

琴魔見老棋怪安然無恙了，這才暗鬆口氣，爭勝之心卻又立刻重新回來，他哈哈一笑，道：「怎樣？老棋怪，這局棋你贏了麼？」

老棋怪無奈一笑道：「老棋怪沒贏。」

琴魔道：「沒贏是什麼意思？」

老棋怪陪笑道：「沒贏即是說這小子沒有輸。」

琴魔並不肯放過，緊追不捨道：「你沒贏，這娃兒沒輸，但又不是和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棋怪終於無奈的歎了口氣，苦笑道：「老琴魔今日尋着個大幫兇，狠心要我老棋怪說一個已忘了數十年的字，好！說就說吧，誰叫老棋怪功力不逮，被琴音亂性，出手撥亂棋局？按規矩是老棋怪輸了。」

琴魔樂得哈哈大笑道：「妙！妙之極了！在老棋怪口中這個輸字，老琴魔已不聽整整三十年了，哈哈，樂之極了！」

老棋怪狠狠的瞪了琴魔一眼，卻不生氣。

琴魔見老棋怪默不作聲，並不反駁，便大感沒趣，涎着臉道：「老伙記，你就不反駁我？與我狠的鬥一會嘴？」

老棋怪歎了口氣，苦笑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老棋怪敗了，還有甚麼可說？」

老棋怪一頓，轉向紀心靜道：「娃兒，你說，要老棋怪替你做什麼？」

紀心靜奇道：「老前輩爲甚要替我辦事？」

老棋怪道：「老夫輸了，自然不能反悔。」

紀心靜笑道：「我沒贏啊，老前輩怎會輸了？」

老棋怪苦笑道：「老夫功力不逮，自亂棋局，按規矩便算輸了。」

紀心靜呵呵一笑，道：「但我中途琴音突變，已非下棋棋路，先壞了規矩，我便算先輸了，一個先輸，一個後輸，彼此拉和，不勝不敗，皆大歡喜，況且……」

老棋怪正等紀心靜說下去，見他一頓，急得忙道：「況且什麼？」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況且若論眞正棋藝，老前輩的而且確高明多了，晚輩不過以琴音傳意，借琴魔老前輩的手，來從中取巧而已，老前輩又何必當眞了！」

老棋怪一聽，不由一怔，半信半疑的盯着紀心靜，道：「你這話當眞麼？」

紀心靜道：「當之眞極。」

老棋怪又道：「果然麼？」

紀心靜道：「果之然極。」

老棋怪最後仍不放心，再追問了一句：「並非言不由衷？故意給老棋怪留面子？」

紀心靜斷然道：「言由心發，絕無虛言！」

老棋怪一聽，樂得大叫一聲，向琴魔大吼道：「老琴魔，你聽到了麼？這娃兒說了，老夫並沒有輸，因此你欲在老夫口中聽個輸字，永遠辦不到了。」

琴魔已大大爭回面子，也不再

爲難老棋怪，反而向紀心靜道：「娃兒！你勝不驕、敗不餒，寵辱皆忘，正是琴功的不世奇材，可以告知老夫，是誰教你這幻影蓮花琴譜麼？」

紀心靜斷然的搖頭道：「不可以！」

琴魔奇道：「爲什麼不可以？若老夫以一手絕技傳你，可不可以？」

紀心靜想也沒想，便斷然道：「無論什麼條件，也不可以！」

琴魔又驚又奇道：「爲什麼，傳你的人很厲害麼？」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也沒有什麼，只是教我的人不欲江湖中人去煩擾他，所以我便不能說了。」

琴魔怪笑道：「假如老夫把你殺了呢？」

紀心靜微笑道：「你殺了我也不可以，而且你也決不會殺我。」

琴魔一怔道：「你如何知道我不會殺你？」

紀心靜道：「一來你未必殺得了我，若你自負勝得幻影蓮花譜，你便不須苦苦追索傳授之人是誰了，二來你殺了我，就更不可能知道，必定終生遺憾，鬱鬱而終；三來老前輩口硬心軟，決不會向一位無名小輩出手，因此綜合論之，晚輩放心極了！」

琴魔一聽，與老棋怪對視一眼，兩人不由會心一笑。

老棋怪道：「老琴魔，今回你可遇上罕見的對手了。」

琴魔道：「老棋怪，這娃兒算計心思之巧妙，連你也自歎不如！」

兩人各不相讓，吵了一遍，末了兩人異口同聲道：「不爭，不爭了！不然太便宜了這娃兒，讓他瞧了開心大笑，反正吵下去也是白費，不如把我等絕技，合二爲一，傳授於他，由這娃兒代我等出面見人，彼此皆有面子，哈哈！啊啊！便是這個主意。」

兩人說罷，也不待紀心靜答應與否，琴魔忽地向那鐵琴一拍，鐵琴立刻彈了開來，成了一枝鐵桿。

老棋怪也向那棋盤一拍，一串棋子驟然飛起，穿鐵桿而落，排成一串，竟便成了一柄奇劍。

琴魔向紀心靜道：「可否借綠琴一用？」

紀心靜已知兩位均不世高人，便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琴魔取過綠琴，隨手一撥，琴音錚錚，連讚好琴，又對紀心靜道：「娃兒雖有琴功護體，但出來江湖行走，遇上對手偷襲，便兇險萬分，老夫與老棋怪這就傳你一手劍法，乃集老夫與老棋怪的畢生絕學，姑且取其名曰琴棋怪劍吧，這其中的奧妙，你仔細領會了！」

琴魔說罷，也不理紀心靜是否答應，把綠琴一撥，一聲琴音乍然響起，猶如金鼓齊鳴，催人戰意。

老棋怪一聽，手執「琴棋怪劍」，隨琴聲演練起來，忽如狂風掃葉，忽如蛟龍下海，忽如蒼鷹搏兎，忽如天龍騰空，雄峻陡峭之極。

紀心靜一看之下，便忍不住仔細揣摩起來，他但覺得，這套劍法與「無爲劍法」竟截然相反，一走空靈無爲，以靜制動；一走雄勁陡峭，以動制動，迅如閃電，令人目眩。

紀心靜雖然不精於劍術，但此時亦可以斷定，集琴魔、老棋怪兩大高手絕學的「琴棋怪劍」，其威力絕不下於「無爲劍法」，他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暗道：我學了這套劍法，看他還敢目中無人麼，哼哼！

紀心靜這般轉念，因此便用心的仔細領會，他本來就冰雪聰明，又有琴功根基，因此對這套以琴音與棋路合璧的劍法，自然一理通百理明，舉一反三，一呼百應。

琴魔忽地把琴音一收，棋怪也收住了劍式，凝神挺立，山野大地一片寂靜，似亦爲這千古妙絕的劍法而震驚。

琴魔目注紀心靜，忽然道：「娃兒！你記得多少了？」

紀心靜不加思索，便照樣把劍法以手代劍演練了一遍，竟有九成九的精義掌握了。

紀心靜徒手演了一遍，此時他的身心似已浸入這套「琴棋怪劍」中去了，因此凝神而立，半晌無言。

老棋怪正欲發聲，問紀心靜掌握了多少。

琴魔卻連忙阻止，示意他勿打擾紀心靜。

好一會，紀心靜的臉上終於露出微笑。

琴魔一直緊張的注視，這時才微吐口氣，忽然道：「娃兒！你忘了麼？」

紀心靜道：「忘了！」

琴魔忙道：「忘了多少？」

紀心靜道：「忘了一半了！」

琴魔點頭道：「好，這也很難得了，你再仔細演練一遍看看。」

紀心靜依言再演練了一遍。

琴魔忽然又問道：「又忘了多少了？」

紀心靜想了想，臉上忽然露出微笑，道：「已忘了大半了，只是末了三式，卻再難忘掉！」

老棋怪一聽，不由咬牙道：「這娃兒怎的了？越學竟忘得越多，再學下去，豈非白費功夫了？虧這老琴魔尚臉有得色！」

但琴魔卻笑容滿面，道：「好！好極了！短短兩個時辰，你竟可以忘掉大半招式，果然是冰雪聰明。」

老棋怪恨道：「他把招式忘了大半，還讚他冰雪聰明？老琴魔你想必是發瘋了。」

琴魔微微一笑道：「老伙記差矣！你的棋路劍乃有形之物，本就有跡可尋，因此不能忘卻，但老夫的琴音劍卻是心劍，乃無形之物，無跡可尋，因此非要忘卻不可，否則不能發揮心劍的威力。如今棋路劍與琴音劍已合二爲一，自然以心劍引導物劍，因此忘掉越多，琴棋劍法便越精妙！威力也越發驚天動地！這娃兒片刻間已可忘卻大半，足證其悟性之高，根基之深，連你我亦難望其項背矣！」

老棋怪一聽，半信半疑道：「當眞如此？」

琴魔道：「立可一試，娃兒，可走一式已忘了的劍招麼？」

紀心靜淡然一笑，點了點頭。

琴魔向老棋怪道：「棋怪老兄，你只管去攻他便了。」

老棋怪一聽，心中好奇，便也不客氣，把「琴棋劍」向紀心靜一拋，道：「娃兒接劍！老夫用棋盤攻你，你用琴棋劍法反擊，小心了，不可恃強！」

老棋怪話音一落，隨手向懷中一摸，忽然又多了一個棋盤，也不知他身上共有多少個？

老棋怪把棋盤向前一遞，忽然便化作千千萬萬棋盤，猶如滿天花雨，向紀心靜罩去。

這一招是老棋怪的成名絕學，江湖中已不知多少人喪身在他這一招「棋盤化雨」下了。

但紀心靜手持琴棋怪劍，卻毫不猶豫，猛地運力一振琴棋劍，心動劍動，劍發千音，分擊來襲棋盤，只聽叮叮之聲不絕，猶如琴音怒發，在電光火閃間，琴棋劍竟與棋盤相觸千次以上，把老棋怪的絕招「棋盤化雨」全數接下，更不止此，琴棋劍尙有餘力疾透空隙而出，直點老棋怪的前胸大穴！

老棋怪嚇得哇哇大叫，饒是他輕功絕頂，倒縱如電，胸前衣袍，已被琴棋劍點穿了一個破洞。

老棋怪不由目瞪口呆，喃喃歎道：「劍發如琴，劍點如琴音驟發，當世中能接下這等琴音化劍一擊的，只怕已絕無僅有了，娃兒，你是如何施展這一招的？」

紀心靜微笑道：「也沒什麼，晚輩心意甫動，劍便點出，猶如以指彈劍，隨心所欲。」

琴魔一聽，樂得呵呵大笑道：「如何？老伙記，你信服了吧？」

老棋怪喃喃道：「心劍！果然是慧心琴劍，一出必然驚世駭俗！」

琴魔笑道：「這其中已混合了你的棋路，壁壘森嚴，銅墻鐵壁，琴音劍因此才威力大增，日後琴棋怪劍發揚光大，你老棋怪亦有一半光彩啊！」

老棋怪一聽，不由大笑道：「是極！是極！老伙記，今日你我絕學終於後繼有人了，正該高興，煩它怎的！」

琴魔正欲說話，紀心靜已走上前，把琴棋怪劍交還琴魔。

琴魔接了，卻把劍連同紀心靜的綠色小琴，一齊交到紀心靜的手上，道：「如今是物歸明主，你還不接怎的？」

紀心靜道：「棋盤、鐵琴乃兩位前輩成名之物，晚輩怎可據爲己有？」

老棋怪生氣道：「你這娃兒，怎的推三推四，客客氣氣？這琴棋劍並非賜給你，只是托你帶入江湖，把琴棋兩大絕學發揚光大，耀武揚威一番吧了！」

紀心靜知兩人均同一心意，便也不再推辭，接過琴棋劍，隨手一抖，劍身竟便縮成小琴一般，輕易可藏於身上，心中不由也十分喜歡，笑道：「是極，是極，老棋怪前輩，晚輩這便遵從旨意，不但去發揚光大，耀武揚威，而且去翻雲覆雨，驚天動地，大大振揚兩老前輩的神武威名。」

老棋怪也樂得大笑，不由也十分喜歡紀心靜，他目注他一會，忽然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對他說道：

「娃兒！你瞞得了琴魔，瞞不過老夫，你若再不承認你是女兒之身，老夫便要破口大叫了。」

紀心靜一聽，不由慌道：「既然明知，又何必故問？這不是爲難晚輩麼？」

紀心靜功力未達逼音成線境界，因此自然未能以「傳音入密」的功夫發話，他的聲音無論如何低微，但卻瞞不過琴魔的耳力，他一聽便不由一怔，心道老棋怪明知什麼？又故問什麼？更爲難這娃兒什麼？

老棋怪並不打算輕輕放過紀心靜，哈哈一笑，又以「傳音入密」功夫問道：「你實話實說，老夫便不揭破你，你假名叫什麼？眞的叫什麼？娃兒，說啊！」

紀心靜無奈道：「我叫紀心靜，別名麼？那就是吳心靜吧！行了麼？」

老棋怪呵呵大笑，道：「紀心靜，吳心靜，吳者不也，『不心靜』，呵呵！你這娃兒，必定是心有所牽，心兒難靜，想必是私奔出門，萬里尋情人了！」

幸而老棋怪用的是「傳音入密」功夫，不然被琴魔聽到，紀心靜就羞死了。

琴魔越聽越奇，但他居然忍住不問，老棋怪見了也覺大奇，卻也不便即時發問。

紀心靜見兩位老前輩不再糾纏

，心中暗鬆口氣，他向兩人冉冉一拜，道：「多謝兩位老前輩成全，晚輩紀心靜告辭了，日後有空，定上琴棋峯拜候兩位老人家。」

琴魔樂得呵呵大笑，此時他已把紀心靜視作他的衣砵傳人了，他也忘了心中的疑念，殷殷的囑咐紀心靜道：「你出去之後，一切小心，若有化解不了的災難，大可一走了之，避上琴棋峯上來，當今世上，還沒有誰敢擅闖琴棋峯！」

紀心靜見琴魔心誠意切，心中也甚感動，情不自禁便露出一點兒女忸怩之態，但稍縱即逝，他向琴魔、老棋怪告辭一聲，便轉身離開琴棋峯。

琴魔盯着紀心靜的背影，心中忽然一動，默默思索，半晌無言。

老棋怪見了，怪笑一聲道：「老伙記，你盡盯着人家姑娘的背影看什麼？莫非連你琴魔亦把持不住，動了春心麼？」

琴魔不由一怔道：「誰是姑娘家了？難道是他？」

老棋怪樂得大笑道：「不錯！不錯！孺子可教也，當然是他，難道是老棋怪麼！」

琴魔道：「怪道你與她悄悄而談，原來你早就識破她的身份了，但你是如何看破她的？」

老棋怪道：「從她以琴音下棋這一刻起，我便知其身份了，因爲男子下棋，多雄渾有力，但女子則帶陡峭，她雖有男子雄勁，但女兒家的陡峭卻掩飾不了，當時我正欲深究，豈料她的琴音一响，便連老夫的心思也被她那見鬼的琴音擾亂，那還有工夫去深究，這女娃兒的琴音功，與琴魔兄你簡直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令人駭然。」

琴魔微微一笑，因自己到底另有發現而高興了，「你知道她那幻影蓮花琴譜，是誰人傳授於她？」

老棋怪無奈陪笑道：「若論琴功，老夫素來不敢在你老哥面前稱雄，你老兄還賣關子幹麼？」

琴魔沉吟道：「我也不敢絕對肯定，因爲按她的琴技，半是天生，半是異人傳授，而有此絕世琴技的人，除了武林隱宿太上老祖、合麗仙母老夫妻外，根本不作第二人想了。」

老棋怪一聽，亦大吃一驚道：「難道她竟是太上老祖、合麗仙母這兩大怪物的衣砵傳人？但她的內力似乎仍未達登堂入室境界啊！」

琴魔沉吟道：「她的內功心法古怪之極，貫於琴音之際，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因此連老夫也差點着了她的道兒，因此老夫亦難下確斷，但她的琴技，以及那綠色小琴，卻是太上老祖、合麗仙母的獨門之物，普天下誰也冒認不了，因此亦可據此下大半結論，她必與太上老祖、合麗仙母有極深的淵源。」

老棋怪喃喃道：「那綠色小琴你認得麼？叫甚名堂？」

琴魔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便是江湖至寶玉蟒琴，乃千萬年寶物，據說更是太上老祖送給合麗仙母的定情之物。」

老棋怪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玉蟒琴之名，老夫亦有所聞，太上老祖、合麗仙母兩人，連定情之物也送給這女娃兒，何止是淵源極深，簡直是至親至密，這女娃兒莫非有甚秘訣，竟人見人愛，迷死天下老少、男人、女人麼？」

* * *

這是一條出關必經的大道。

大道旁還有一檔茶肆，有三兩過路的客商、販卒在喝茶閒聊。

茶肆側面卻擺着一檔算命占卦的攤子，上面懸起一面月牙旗，上書「一指判斷，乾坤大道」八個大字，下款是「雲中客」三字。

擺攤的是一位四十多的男子，黃臉蒼桑，一望便知乃歷盡難劫之人。

算命攤甚少人光顧，那自號「雲中客」的算命占卦先生卻很少理會，自得其樂的在那兒望着天上過往的雲彩。

就在此時，只見遠處山道上塵土揚起，一匹雄駿的黑馬，騎着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公子，如箭離弦，向小茶肆奔來。

茶肆中的那些販夫走卒，不約而同的盯住了來人，因爲他長得太俊俏了，俊俏得簡直可以迷死天下的所有女孩子。

這時那算命先生雲中客，僅向少年公子一瞥，便連忙把目光一攝，逼人的光芒頓時斂去了。

少年公子正是紀心靜，她一路風塵僕僕，沿途打聽，正要出關，來到大道時，一眼見這道旁的茶肆，便奔馳過來，奔跑了半日，她也覺口渴了。

茶檔小二見少年公子不像凡間之人，臉上先就堆出笑意，忙道：「公子爺，你想吃甚麼？有油條、大餅、肉包子……」

紀心靜一揚眉，道：「你先給我冲壺上等茶來！」

說着，他已找了一張桌子坐下。

茶檔小二連聲答應，一會又捧了茶來，再問他吃些什麼。

紀心靜想了想，道：「也好，來碟肉包子吧！」

紀心靜一面飲茶，一面打量四周，見那些販夫走卒均盯着自己看，臉上掠上一陣寒霜，但一閃又隱去了。

他轉過臉，一眼卻看見正仰首

望天的算命先生雲中客，心中一動，便走了過去。

「先生，你是算命占卦的麼？」紀心靜瞧了算命先生雲中客一眼，道，他但覺此人的神態似曾相識，很有親切感，但樣貌卻是截然相反，因此也就把心中一閃的疑念隱去了。

算命先生雲中客淡然一笑，道：「公子想算命？問卦？還是尋人？」

紀心靜奇道：「好啊！你果然有兩下子，怎知道我是尋人了？」

雲中客微微一笑道：「公子風塵僕僕，神焦氣急，此乃急欲尋人之相。」

紀心靜大喜道：「好，算你說中了，那你就替我算算，我欲尋的那死……哎喲，大不吉利，幹麼說死字？我欲尋的人到底隱身何地？我能尋到他麼？」

雲中客微笑道：「你欲尋的人是男還是女？與你有甚關係？」

紀心靜一聽，臉上忽然一紅，隨即嗔道：「是男是女，什麼關係不要管，總之你替我算算便是了，最多相金雙倍，行了麼？」

雲中客一聽，也不惱，淡然一笑道：「你如不說，那也不要緊，不問便了，但你須寫兩字，待在下測算。」

紀心靜無奈，只好揮筆在紙上寫下一個「紀」字，一個「吳」字，道：「就這兩字，你便測算好了！」

雲中客端詳兩字，沉吟一會，又屈指一算，便微微一笑道：「公子一心似被一物所牽，身不由己，孤身闖蕩江湖，甚感淒苦，未知是也不是？」

紀心靜不由一怔道：「先生如何測算？」

雲中客道：「這『紀』字左面是繩，右面是己，猶如一繩所牽，己身不由自己，又公子風塵僕僕，闖蕩江湖必感辛苦，綜而論之，便不難判斷矣。」

紀心靜一聽，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我的心被他牽住了，他又知道麼？他爲甚竟然忍心一走了之？我舉目無親，要去尋他，自然只好孤身闖蕩江湖……這是人之常情，就測中了也算不得大本事。」

紀心靜喃喃自語，那算命先生雲中客也不打擾他，在一旁微笑不語。

紀心靜出了一會神，又道：「先生只測了一個『紀』字，這『吳』字尚未測啊，到底我能否尋到那人了？」

雲中客凝注紙上那「吳」字，似在沉吟不決，好一會，才斷然道：「公子所尋之人，恐怕很難尋到了。」

紀心靜一聽，大急道：「此話怎說？先生莫胡說八道！」

雲中客並不惱怒，反而微微一笑道：「公子這『吳』字，有口有天，那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已成定局，雖然有心，但也只能抬頭問天，若天緣不合，便踏破鐵鞋無覓處；若天緣巧合，便得來全不費功夫。因此公子欲尋之人，只怕千辛萬苦，也難尋着，機緣未到，公子還是死了這條心罷了！」

紀心靜一聽，不由滿臉漲紅，怒道：「你這人胡說八道！自古道只要有心人，鐵樹也會開花，海會枯、石會爛，怎的便尋他不着，本少爺這便去尋到他，把他的人頭割了，再來找你算賬！」

紀心靜說罷，掉頭便走。

算命先生雲中客卻也不去阻攔。

倒是茶檔中有個瞧不過眼的，出言道：「這小子好蠻不講理，占卦算命測字，信不信由你，怎可亂發少爺脾氣！」

紀心靜心中本沒好氣，一聽這人之言，便欲發作，但轉念一想，這人也有道理，千發萬發，這口怨氣可也不能發到算命先生身上。

紀心靜忍了這口氣，但也決不肯當面認輸，一言不發，上馬便走。

那發言的漢子忽地一縱，把紀心靜的馬頭阻住了。

紀心靜怒道：「你待怎樣？」

這漢子滿腔義憤，道：「沒給這先生相金，便想走麼？」

紀心靜咬牙道：「本少爺給與不給，關你什麼事了？」

那漢子正欲發作，算命先生雲中客連忙搖手對那漢子道：「算了！算了！破財擋災，既然他不想付，就由得他便了！」

那漢子心中大罵雲中客窩囊，老子爲你出頭，你卻充大方，他把眼一瞪道：「不行，老子山西五虎，專打不平事，既然這事老子管了，你便不能不付。」

紀心靜不由冷笑道：「區區一兩銀，算得什麼？但本少爺決不信他的測算，因此先行證明他看，再來付酬，然後拆他的招牌，你管得了麼？不付錢又如何？」

那「山西五虎」道：「也沒什麼，你便立刻向老子跪下叩三個响頭，老子高興了，這不付錢的事或許便忘了。」

這並非抱不平，而是侮辱了，紀心靜微哼一聲道：「就這樣麼？」

那「山西五虎」大怒道：「這樣你先給老子滾下馬來！」

山西五虎說着，伸手去抓紀心靜。

算命先生雲中客一見，目中精光一現，便欲上前調解，唯恐那公

子吃虧了。

紀心靜心一揚鞭，便向那山西五虎的手抽去。

那人身形一閃，一手便抓住了紀心靜的馬鞭，順勢一扯，紀心靜初出江湖，天眞未泯，不知江湖兇險，沒加防備，幾乎被一拽倒下馬背。

紀心靜臉上一寒，隨即微呼一聲，突地一抖馬鞭，喝道：「動輒便欲殺人，算什麼俠義打不平了？滾啦！」

馬鞭被他一抖之下，那「山西五虎」竟被他抖到半空，摔到三丈外去了。

衆人見紀心靜猝然使出這驚人功力，均相視愕然，連那算命先生雲中客亦目中精光一閃，不知是因紀心靜內力突增而欣喜，還是因此而吃驚。

山西五虎中的其餘四虎，此時一齊亮出兵器，直取紀心靜。

雲中客一見，臉色一寒，似乎怕惹出人命，自己擔擋不起，慌忙攔住衆人道：「此事全因在下而起，算了，算了，就看在下的面上，放他走算了……」

豈料他話音未落，那山西五虎已轟然大笑，道：「他以爲自己是武林盟主了，竟要山西四虎瞧他的面子，快滾開，否則連你也一齊劈了！」

說着有人向雲中客猛拍一掌，雲中客立刻倒地翻滾，另一虎又一腳把他踢開了。

紀心靜一見，不由大怒，一躍下馬，朝那動腳的一虎一鞭揮去，罵道：「你把他打死了，將來本少爺卻去那兒找人算賬！」

那一虎武功不弱，順勢一刀向紀心靜劈來，喝道：「今日你兩人誰也跑不了，還想談將來！」

紀心靜見這一虎的刀來得凌厲，不得不一閃避開，忽地以鞭代劍，一招「鳴琴走棋」，向一虎上下三路點去。

其餘三虎見一虎招架不了，心中大駭，但又不敢不顧，只好拚死上前，刀劍齊施，以四敵一，與紀心靜鬥作一處。

紀心靜使出的劍法，古怪詭異，似琴音嘯嘯，又似王棋縱橫，所向披靡，雄中有峭，勁中帶陡，詭異之極，一人迎戰山西四虎，起初尚有點手忙腳亂，但越打越順手，竟變得游刃有餘，只要他心意一動，山西四虎便必定有一虎倒下。

但紀心靜並沒立下殺手，輕鬆自如的與四虎過招，其勢便變成山西四虎陪他練劍了，雖然他使的只是一條馬鞭。

算命先生雲中客跌跌撞撞的奔過來，一邊大叫道：「別打！別打！小心打出人命，吃官司我吃不起也！」

山西四虎誰也不理他，恨不得立刻就把紀心靜一刀劈了。

雲中客跌跌撞撞跑進去，卻不但避開了刀劍，更阻住四虎的出刀，若紀心靜此時要逃，便大有機會了。

但紀心靜根本沒有逃走的意思。

山西一虎見雲中客阻手阻腳，便抽空一刀向他劈去，想一刀打發他走了，再對付紀心靜。雲中客嚇得就地一滾，難看之極，但難看之極中，卻又撞倒了另一名向紀心靜出劍的二虎，二虎的劍因此幾乎刺中了三虎。

紀心靜見算命先生不知死活闖進刀劍圈，怕他傷了，便馬鞭一緊，突出一招江湖中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招，如琴音迸發，棋路縱橫，但聽「乒乒」數聲响過，山西四虎的兵器竟全部落地，其中一虎，更中了一鞭，首先便如見了鬼似的溜走了。

其餘三虎，扶起倒地受傷的五虎，飛也似的逃了。

算命先生雲中客從地上爬了起來，吐了一口大氣，道：「嚇死人了！」

紀心靜上下打量他幾眼，根本瞧不出他是否懂武功，便道：「先生沒受傷麼？」

雲中客失魂落魄的道：「沒有，沒受傷，但嚇破膽了！公子，你快走吧！你知道得罪的人是誰嗎？」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是誰？」

雲中客道：「他們是山西五虎，勢力大得很，你出關的一路上，所經綠林山寨，全歸他們管轄，你的麻煩多了。」

紀心靜冷哼一聲道：「本少爺獨闖江湖，有個規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山西五虎若要尋仇，只管上來較量好了！」

雲中客歎了口氣道：「江湖兇險，豈如你想像般輕鬆？單憑武功並不可以通行無阻，若彼等暗施毒手，你連敵手是誰也不知道，便先一命嗚呼了！」

紀心靜一想，不由暗道：是啊，江湖中人均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看來我倒不可粗心大意了，他不由點了點頭。

雲中客見他點頭不語，便以爲他怕了，便趁機道：「公子並非江湖中人，何必入江湖去惹殺身之禍？不如早日返家，安樂過日，好過在江湖中提心吊膽做人了！」

紀心靜大笑道：「你這人婆婆媽媽，但倒也好心，本公子豈懼兇險？你若怕山西五虎，便趁早把算

命招牌收了，早點遠走他鄉便了。」紀心靜說着，抛下一錠金子，道：「這是相金，也足夠你另尋生計了！」

紀心靜說罷，不再理會算命先生雲中客，策馬飛馳出關去了。

算命先生拾起那錠金子，望着紀心靜的背影，喃喃的自言自語道：「這又何苦？」

* * *

紀心靜一路出關而去，奇怪的是，一路上竟然風平浪靜，他小心謹慎，察覺不少盯踪的人，但往往未等他出手探問，那些盯踪他的人，往往眨眼便失了影踪。

紀心靜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似乎有人在暗中護庇他，而且此人武功神鬼莫測，必是絕頂高手無疑，不過此人是誰，卻無從知悉。

紀心靜心道：莫非是琴魔棋怪他們，因不放心我獨闖，便暗中跟踪保護麼？

這一判斷，紀心靜心中一寬，那算命先生的話，也就不去留意了。

這天晚上，紀心靜急於趕路，錯過了住宿，眼見夕陽西沉，歸鴉陣陣，一眼望去，不見半點人家的炊煙，四周全是山林野地。

不知怎的，紀心靜臉上竟忽然漲得通紅，心中很爲今晚要露宿荒野而焦燥。

他快馬穿過一片樹林，驀地見到一角紅牆，心中一喜，心道：荒山野嶺原來尚有廟宇，雖然簡陋，但也比野外露宿强多了。

他走近一看，卻是一間寺廟，寺門上書「靈恩寺」三個大字，寺門半掩。

紀心靜跳下馬來，推門進去，大聲道：「有人麼？」

卻沒人應，紀心靜心道難道是一間荒廟麼？其中的因由，紀心靜卻就不去想了。

紀心靜料定這是一間荒廟，便大膽走了進去，他四處巡看，果然雜草叢生，十八羅漢、四大金剛、如來佛像，全東倒西歪，荒敗不成廟樣。

紀心靜放了馬去吃草，自己選了一間廂房住下，胡亂吃了些乾糧。

入夜，紀心靜正想和衣而睡，驀地聽到外面有人行走的腳步聲。

紀心靜霍地跳了起來，提了馬鞭，喝問道：「誰？」

只聽「咕咚」一聲，有人在外面跌倒了。

紀心靜一下開門出去，在月色下一看，不由一怔。

原來跌倒在地的人，竟是在那出關大道上占卦算命的雲中客。

雲中客失魂落魄的嚷道：「你……狐仙……鬼怪……妖魔？」

紀心靜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什麼狐仙、鬼怪、妖魔？你仔細看看我是誰了？」

雲中客這才抬起頭來，瞧了紀心靜一眼，終於點點頭道：「你……你是那位算命的公子……但此地可怕極了，公子怎會到了此地？」

紀心靜奇道：「此廟寂靜荒涼，了無人跡，有甚兇險之事？」

雲中客心有餘悸道：「你……公子你不知道，廟中原有十幾個和尚，但全被人殺了，屍首躺了一地，好不怕人啊！」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算是鬼，你不去犯他，他也不會犯你，怕什麼！但你怎麼也來到此地？」

雲中客道：「公子，哎，還不是爲勢所逼，自那日闖禍後，山西五虎傳下話來，山西境內，再不容雲中客存身，因此被逼東躲西藏，隻身避入荒山野嶺渡日了。」

紀心靜一聽，心中歉然道：「都是我害了你了。」

雲中客苦笑道：「其實不關公子之事，全是山西五虎太兇狠之故。公子贈金之情，在下難忘，在下房中尚備有水酒，還有飯菜，公子請去用膳，在下便住在後院。」

紀心靜見他意出眞誠，便不推卻，隨他過後院，原來是一間僧房。

雲中客點亮油燈，擺上酒菜，請紀心靜入房。

紀心靜奇道：「荒山野廟，何來酒菜招待人客？」

雲中客笑道：「我等占卦算命的，走慣江湖，自會照應自己，路過小鎮時，替人算命，不收相金，但求飽吃一頓，再帶走幾味，也是尋常之事，倒教公子見笑了。」

紀心靜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不必公子長公子短的客氣了，其實紀某人亦如先生一般，淪落江湖，孤苦伶仃，舉目無親，連那死……人也棄我而去，我的身世比你也强不了多少，同是天涯淪落人……」

雲中客不由接口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公子想說這一句，是麼？」

紀心靜笑道：「原來你也是讀書人，那就更不必客氣了，你我兄弟相稱便了，先生貴姓？以後我便稱你大哥，我姓紀名心靜。」

雲中客一聽「紀心靜」三字，目中精光閃電般一亮，但立刻隱去，笑道：「你稱我是雲大哥好了，雲大哥稱你紀兄弟好麼？」

紀心靜點點頭，道：「兄弟相稱甚好，但小弟務須言明，這並不等於結拜，只是長夜難眠，彼此說

話方便，雲大哥千萬莫多心了！」

雲中客不由微微一笑道：「好啊！紀兄弟這禮儀兩字，倒是守得很緊啊！」

紀心靜若有所思的道：「其實我的心思全放在那……人身上了，豈會想及其他，但未知小弟此行成數如何？雲大哥可爲小弟再詳加指點麼？」

雲中客微笑點頭，又目注紀心靜一會，道：「紀兄弟印堂帶黑，大禍不遠，只怕今夜也逃不過了！」

紀心靜不由失笑道：「小弟不問，雲大哥不說，怎的一問，便說災禍逼在眼前？」

雲中客微笑道：「相由心生，原是半點不由人的，雲某只是依相直說，豈敢妄言？」

紀心靜半信半疑道：「那雲大哥再看，小弟是否躲得過這場災劫？」

雲中客呵呵一笑，道：「紀兄弟眉有紅點，此乃貴人扶持之局，相學中『草中藏珠』，便是指此相格了，因此雖有驚恐，卻無生命之憂，自可大步跨過。但話雖如此，紀兄弟亦應小心在意爲上，切記不可大意了！」

紀心靜一會告辭而去，他無論如何也不肯留在雲中客房中渡宿，雖然兩位男子伴宿原是平常之極的事。

紀心靜走回自己的廂房，心中不由好笑，暗道：你雲大哥不懂武功，膽子自然太小了，什麼災禍，誰要敢惹到我頭上，哼哼，有他的好過麼？」

此時他已走到房門口，正欲伸手推門而進，驀地聽到身後一陣風響，他情知不妙，拚着肩臂受傷，也側身閃避，只見刀光一閃，後面「哎呀」一聲。

紀心靜倏地轉身，原來是一條幪面大漢，倒在石階下面，仔細一看，大漢的後腦處，竟嵌着一粒石子。

紀心靜心中不禁駭然，暗道：當世中有誰有此身手，竟可以石子作暗器，立置他人於死地？但若非如此，剛才那一刀又萬難躲過，此時倒下只怕不是這幪面人，而是自己了。

紀心靜險險撿回一命，這才知道，江湖兇險，不可言喻，就算你武功蓋世，稍一大意，便必定慘遭暗算。

紀心靜凝神戒備之時，驀地一聲微響，一個黑影已悄沒聲息的落在紀心靜面前，單憑這一手輕功，便可知來者身手高極了。

紀心靜早有準備，對手便極難暗算於他，只見他倏地馬鞭一揚，便以鞭代劍，凝神戒備，沉聲道：「來者何人？爲何暗算本少爺？」

來人雙目如電，但面皮痲木，似乎已經易容，但一望而知是一位身裁精瘦的男子，這人冷哼一聲道：「武當劍人，你是否姓紀？」

紀心靜傲然道：「姓紀又如何？」

武當劍人道：「姓紀的全部要死，這是武當派奉令行事，你死了只管上武當山尋仇便了！」這人聲落劍已出手，凌厲無比。

武當劍人的劍疾射而來，劍氣縱橫，一招中竟有三種變數。

紀心靜不知厲害，用馬鞭代劍掃去，只聽察的一聲，武當劍已變刺爲削，把紀心靜的馬鞭削斷了。

另外兩變，一變點，一變挑，分上下兩路，上點紀心靜的咽喉，下挑紀心靜的胸腹，任你一擊若中，均必然橫屍當場。

紀心靜大駭之下，已避無可避，幸虧他機靈過人，一看出劍應變已然不及，便疾伸手入懷，一指向懷中的「玉蟒琴」彈去。

但聽「錚」的一聲，「幻影蓮花琴譜」的第二式「動也剛」即飛迸而出，射入「武當劍人」的耳中。

武當劍人立感心胸如遭電殛，手中劍幾乎把握不住，脫手而飛，那兩招變招殺着，自然便不攻自破了，這人面皮痲木，但目中亦不禁駭然！

就這般一緩之際，紀心靜的「琴棋劍」已然出手，劍法怪異之極，一招便刺中武當劍人的手腕太淵穴，武當劍人手中劍終於落地，他便連自盡也不可能了。

就在此時，驀地從瓦面上又躍下六、七條漢子，手中的兵器，寒風般向紀心靜捲到。

紀心靜心中大怒，他展開「琴棋劍法」，進如天馬行空，閃若矯龍，劍光如雪，劍氣透骨，恍如琴音飛迸，射進六、七人間。

只聽「叮噹」一陣亂响，六、七條漢子不是身帶劍傷，便是手中利劍被削飛了。

偷襲的人一看不好，一齊跳了出去，其中一人大叫道：「放箭！」

若此時四面八方箭如雨下，紀心靜劍術再高，亦決難招架，必定非死即傷。

但就在「箭」字剛出口，四周墻頭瓦面上突然幾聲慘叫，接而便木頭般滾下幾個人來，弓箭撒滿一地。

顯然放箭的人，箭未出手，便被人閃電般打了下來，誰有如此閃電般的手法？

其中一條漢子一眼見到滾下來箭手的傷口，不禁脫口驚呼道：「無爲神劍！是他……出手！」

此言一出，衆人臉如死灰，閃電般退走了，只丟下二條屍體。

紀心靜也怔住了，「無爲神劍」這四字令他一愕，心道：當今世上，除了那靖哥哥外，尚有誰會使無爲劍法？

紀心靜略一驚醒，正欲追趕偷襲之人，卻聽到雲中客在後院大叫救命。

紀心靜不忍見他被殺，便欲先去救他，但雲中客卻連滾帶爬的撞了出來，其狀狼狽之極，便稍有武功的人，也斷不會如此難看。

紀心靜一驚，示意雲中客躲到一邊，他自己提劍凝神戒備，準備拚殺。

但並沒有任何人追殺出來，四周也再無任何動靜，但雲中客卻躲在一角，驚惶的抖個不停。

紀心靜有點好笑，便笑着叫道：「雲大哥，出來吧，殺人的傢伙走了！」

雲中客驚魂未定，連叫：「好漢饒命！好漢饒命……」

紀心靜道：「雲大哥，是紀兄弟，你放心，殺人的人被我打走了！」

雲中客一聽，這才稍爲回過神來，猶自驚恐的道：「這等人武功極高，眞的……眞的被紀兄弟你打走了麼？」

紀心靜道：「眞的走了！不信你看看地上這兩具屍首，但並非我殺的，我從不想殺人，他兩人想放冷箭傷我，被人打下來，不知怎地便跌死了。」

雲中客鬆了口氣，道：「紀兄弟原來武功甚好。」

紀心靜歎了口氣，道：「武功好有什麼用，我有一位兄弟，他的武功好極了，但亦被人追殺得無地可容……但你剛才是怎的了？」

雲中客道：「當時我聽到一片刀劍之聲，便知你大禍終於來了，想出來看看，誰知一晃眼間，兩名大漢已跳進來，要殺我，我嚇得連滾帶爬的逃了出來！」

紀心靜奇道：「那兩人呢？」

雲中客反問道：「紀兄弟不是說被你打走了麼？」

紀心靜不再問他，提劍向後院走去。

只見在雲中客那間僧房，一條斷臂橫在僧房門口，看樣子是被人以强大無比的內力一下震斷的。

紀心靜心中駭然，是誰救了雲大哥？

紀心靜再到前院看兩具偷放冷箭的屍體，但見兩人的後腦天柱穴上，所中的竟是一根香枝，小小一根香枝，便可殺人，出手的人豈非摘葉飛花亦可傷人了麼？

紀心靜心中駭然，暗道：必定有一位高手暗中保護，不但救了雲中客，還救了自己，否則，他紀心靜就算不死，亦必受傷了。

紀心靜看看雲中客，見他呆若木鷄，立在當地，便若有所思的問道：「雲大哥，是誰救了你？」

雲中客愕然道：「不是紀兄弟打走了强敵，救了我麼？還有誰救得了我？」

紀心靜心道：多半是雲大哥被嚇呆了，連救他的人也不知道是誰。

紀心靜忍不住道：「雲大哥，你慣走江湖，雖然不懂武功，但見多識廣，聽說過武林中誰會使『無爲劍法』麼？」

雲中客目瞪口呆道：「無爲劍法？無爲劍法？既然『無爲』，又如何『劍法』，如何會用劍？這不是奇之怪極嗎？」

紀心靜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不懂武功，自然不會明白，但就算武林絕頂高手，知道無爲劍法的，又有幾人了？這劍法稀奇古怪，使用它的人亦神鬼莫測，你又怎會知道了？」

雲中客奇道：「無爲……這個劍法，當眞那麼厲害嗎？紀兄弟的怪劍也了不起啊！」

紀心靜幽幽的道：「雲大哥你怎會知道，會使無爲劍法的……人，神鬼莫測，好起來令人愛之極了，但壞起來也令人可恨！我這套怪劍法也是因爲他才學會的，我……我若遇上他，必定與他較量一番，看他可敢目中無人！」

雲中客笑道：「我看紀兄弟也不必較量了！」

紀心靜道：「爲什麼？」

雲中客道：「那人既把劍法命名『無爲』，亦即說他無所求，無所作爲，根本不會與人爭强鬥勝，因此紀兄弟就算尋着他，他必定不會出手。」

紀心靜歎了口氣道：「雲大哥你的占卦看來很準，今晚果然大禍臨頭，若非有人相救，只怕你我決不可存身了！」

雲中客奇道：「救你我的人是誰？」

紀心靜道：「這人出手太快，也太厲害，因此連我也沒法看清楚，只知偷襲的人忽然認出了無爲神劍，驚呼一聲，猶如見了鬼魅，立刻便逃走了！」

雲中客恍然悟道：「那原來偷襲的人是被『無爲神劍』的名頭嚇走了……但無爲神劍到底是誰啊？」

紀心靜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也很想知道，因爲我認識的那人，他就會使無爲劍法，但我知道，他是決不會出手救人的了！」

雲中客道：「你爲什麼說他不會救你？」

紀心靜咬牙恨道：「他太沒良心，被我三言兩語氣激怒便一走了之，決絕之極，他既然如此恨我，

他還會救我麼？」

雲中客微笑道：「他不救，自然會有人救你，紀兄弟不必擔心。」

紀心靜奇道：「爲什麼？」

雲中客道：「紀兄弟的相格先苦後甜，雖疊遇災星，但最終均能逢凶化吉，有貴人相扶，因此前途無限，何必爲一個人而耿耿於懷？」

紀心靜幽幽道：「我恨他！但……又想見他！」

雲中客奇道：「你既恨他，便不想見他，爲甚既恨他，又想見他？」

紀心靜生氣道：「你知道什麼，我就因爲他……才恨他！也因爲他……才想見他！你問這許多幹麼？」

雲中客一見紀心靜惱怒，嚇得連忙道：「不問，不問，雲某再不問了！」

紀心靜見把雲中客嚇成這樣子，心道：自己的怨苦不該向他亂發洩，便歉然道：「你不問就是了，請雲大哥記住，世人總有一點秘密，不可告人，你雖然是算命先生，但也不可胡亂打探人家秘密，我這是爲雲大哥你好。」

雲中客忙陪笑道：「是，是，雲某知道，紀兄弟莫生氣。」

紀心靜噗嗤一笑，道：「其實我也並非生雲大哥你的氣，只是因那人……而感觸罷了！不說他了，雲大哥是否看出，偷襲我的人是誰麼？」

雲中客奇道：「不是山西五虎的人麼？紀兄弟不愼傷了他們，山西五虎自然要來尋仇，是麼？」

紀心靜搖頭道：「絕非山西五虎尋仇！」

雲中客道：「紀兄弟爲何如此肯定？」

紀心靜道：「偷襲我的人自稱武當劍人，他的劍法也很厲害，我幾乎被他傷了，山西五虎誰也沒有這等本事，因此他們絕非山西五虎的人，而且他口中只問了一句我是否姓紀，然後便說奉令殺盡天下姓紀的人，他的口氣如此狂妄，必定大有來頭！」

雲中客道：「既然他自稱武當劍人，那必定是武當劍客了，紀兄弟與武當劍派有仇麼？」

紀心靜搖頭道：「我初出江湖，從未與任何門派有過節，如何會與武當劍派結仇？況且來人行踪閃縮，不肯暴露身份，其中必有蹺蹊。」

雲中客沉吟半晌，忽然悟道：「是啊！武當劍派素以俠義爲名，斷不會幹此偷襲暗算的勾當，而且紀兄弟與武當劍派素未謀面，更無仇怨，他們也決不會向紀兄弟你下手，莫非他們是冒充武當劍派殺人麼？這其中是否隱藏一項重大的陰謀？」

紀心靜江湖閱歷淺得可憐，他一聽，便大奇道：「殺人便殺人了，又有什麼大陰謀了？」

雲中客微微一笑，道：「紀兄弟剛才說，那自稱武當劍人的刺客，是否說了一句，但凡天下中姓紀的便奉令要殺？」

紀心靜點點頭道：「是啊！這人的確說了這麼一句，這與重大陰謀有何關連了？」

雲中客道：「此乃重大陰謀的部份，因爲雲某聽說，武林中有一位叫紀靖的人，據說他的娘親是十幾年前作反太子黨的要犯朱蝶兒，他的父親，卻是與當朝太祖爭雄，楚霸王項羽的表弟，霸王神劍紀無希，朝廷爲了肅清太子黨餘孽，豈會放過這姓紀名靖的人？因此放出消息，凡姓紀的均要殺，以便挑起天下姓紀的相以仇恨，朝廷從中漁利，因此紀兄弟這『紀』字，凶多吉少，不要也吧。」

紀心靜一聽，神色竟然一變，顯得視同己受，忙道：「雲大哥說那姓紀名靖的處境如此兇險，那他的生死如何？是否可以逢凶化吉？」

雲中客微笑道：「雲某占卦卜算，首重本人相格，再看其時辰八字，方可據之推算，目下兩者皆缺，這吉凶禍福的推算也就無從談起了，不過單從這『靖』字來看，左『立』右『靑』，乃男兒挺立天地之兆，倒不失爲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並非夭折之相格，紀兄弟只管放心吧！但此人牽連凶災太多，近之不吉，紀兄弟還是避之爲妙。」

紀心靜卻想也不想，便斷然道：「我說的那人，便是這紀靖！我……我要找他算賬，決不因爲什麼凶災便放棄了！」

雲中客歎了口氣，道：「既紀兄弟如此決斷，雲某亦無話可說，一切請小心防範便了。」他一頓，又道：「殺盡天下姓紀的，只是重大陰謀之一，他們自稱武當劍人，目的是惹起江湖各大門派的相互仇殺，互相火併，以達到肅淸異己，鎭壓江湖異能之士，這是重大陰謀之二！」

紀心靜吃驚道：「尚有第三麼？」

雲中客點點頭，道：「朝廷之所以要追殺那紀靖，目的是通過他尋到突破口，以便把據說尚在人世的皇孫劉進父子一網打盡，根除當今小皇帝的後患。」

紀心靜若有所悟道：「難道這一切，均是當今小皇帝的旨意麼？」

雲中客微微一笑道：「當今小

皇帝年僅八歲，實掌政權的是攝政大臣霍光，你試想想，若被皇孫劉進父子復辟，損失最大的是誰？」

紀心靜道：「那自然是攝政大臣霍光啦！」

雲中客點點頭道：「你很聰明，紀兄弟一點便中，攝政大臣霍光正是挑起這一場武林浩劫的罪魁禍首，他爲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所使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武林從此多災多難了，哎……」

紀心靜咬牙道：「不錯！我爹爹看來亦是這霍光間接害死的，我……我發誓要殺了霍光這狗賊！」

雲中客一聽，連忙噓了一聲，道：「紀兄弟慎言，霍光的勢力大得驚人，他一掌朝廷的百萬重兵，二掌大批武林高手，就算你三頭六臂，亦難近得他身旁百尺，據說那叫紀靖的人，雖武功驚人，曾欲入京師行刺霍光，替天下武林同道除此禍根，但也無功而退，反而被逼隱身不出，何況紀兄弟你？因此萬萬不可輕舉妄動，否則只會白白喪了生命。」

雲中客這一說，紀心靜神色不由一怔，奇道：「雲大哥似乎對武林之事，還有那個紀靖的人，甚爲熟悉啊？難道你也是武林中人？」

雲中客淡然一笑道：「那裏？雲某閒雲野鶴，不問世事，不過是道聽途說而矣！紀兄弟信也好，不信也好，但知道其中有此可能，日後小心防範，也便是了，其餘也不必再去深究，別怪雲大哥大膽說一句，這並非紀兄弟力所能及。」

紀心靜迷惑不安道：「那小弟該如何是好？雲大哥！」

雲中客沉吟一會，這才道：「一切隨遇而安，不可强求，也不可强自出頭，先在江湖中歷煉，日後才有所作爲。不然，憑紀兄弟的江湖閱歷，出去獨闖，無疑是以卵擊石！」

雲中客說到此處，目中精光倏地一閃，凌厲之極，絕非尋常占卦算命先生所有的神色，決然道：「但紀兄弟也請放心，江湖浩浩，自有俠義之士，決不會坐視不理，任由這驚天大陰謀得逞的。」

紀心靜目注雲中客，心中不由一怔，暗道：雲大哥忽然英氣逼人、大義凜然，與片刻之前的算命先生簡直判若兩者，他到底是誰，來自何處？好不教人驚訝！

紀心靜心中存疑，但也並不明言，他也知道，江湖兇險，危機四伏，萬不可粗心大意了，他忽然問雲中客道：「雲大哥日後有甚打算？能見告麼？」

雲中客一聽，微微一笑道：「雲某只是占卦算命先生，江湖無名小輩，有甚打算？不外是憑此微末技能，遊戲江湖，了此餘生罷了！」他一頓，卻趁勢道：「倒是紀兄弟武功驚人，年輕有爲，正好爲武林正義出力，紀兄弟以爲如何？」

紀心靜淡然一笑道：「雲大哥見笑了，小弟的武功，僅可自保而矣，敢說什麼作爲麼，但能尋着那人……與他算清這筆舊賬……我……我便心滿意足了，又談什麼作爲？論什麼爲武林出力？明天一早我就上路，此後天各一方，後會無期，小弟在此先說一聲珍重了！」

雲中客一聽，目中神光又一閃而過，瞬即亦淡淡的一笑道：「是極，是極，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既然如此，又何必作那兒女惜別之態，紀兄弟請多保重！」

說話時，天色已放亮，晨光如晝，映照荒涼古廟。

紀心靜牽出馬來，飛身而上，向雲中客道一聲「告辭！」便策馬飛馳而去。

雲中客目注紀心靜的背影，忽然喃喃的道：「問世間，情爲何物？有誰知曉？又有誰自負可以參透了……罷，罷，罷，且身入網羅，試試闖一闖吧！」

雲中客說罷，忽地旋身一晃，身形如電，已遠在百丈之外，那還有半點占卦算命先生的影子？

至於紀心靜是誰？他是否尋得着那個他既恨又極想見的「他」？

雲中客又是誰？他既然自稱是占卦算命先生，而且看來亦有眞材實學，但爲何又身負如此絕頂輕功？

朝廷攝政大臣霍光施展的那個一箭三鵰的驚天陰謀，是否可以得逞？武林正義之士又是否可以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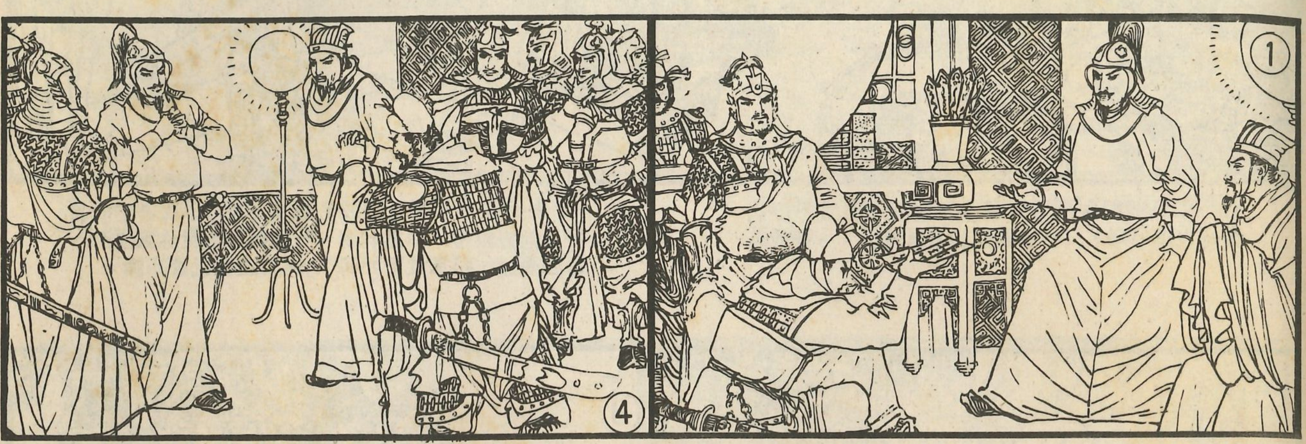
這些，均是「湖海恩仇故事」的另一段新內容了。

（此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三

采石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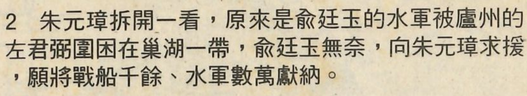
張龍・編繪



1 話說朱元璋與衆將商議攻打江南，正愁沒有戰船，忽然有人來報：「巢湖水軍頭領遣人持信求見。」說罷，將信遞給朱元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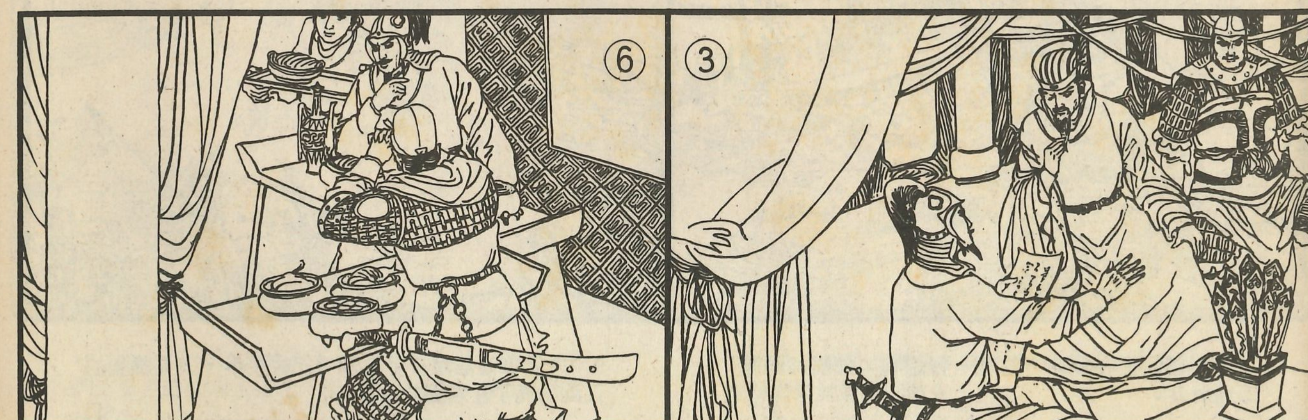
4 使者來至殿內，通報了姓名，方知那使者是俞廷玉手下的一員猛將韓成。





2 朱元璋拆開一看，原來是俞廷玉的水軍被廬州的左君弼圍困在巢湖一帶，俞廷玉無奈，向朱元璋求援，願將戰船千餘、水軍數萬獻納。

5 朱元璋大喜，馬上宴請韓成。朱元璋說：「我看廬州那邊，可以不必爭奪。倒不如我們兩家聯合了，水陸並進，一同渡江，攻打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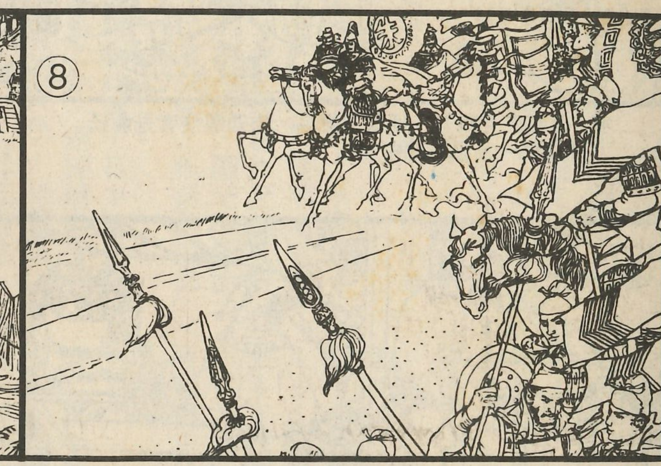


3 朱元璋看罷，對李善長說：「我們攻取江南，正愁沒有水軍，這眞是老天爺保佑啊！」說罷，馬上傳令召見送信的人。

6 韓成有點猶豫。他是奉命來搬兵求援的，如何能做得這個主呢？于是他說：「這事關係前程，需待稟報我家主帥，方可定奪。」



7　朱元璋十分體諒韓成的難處，說：「我決定即日發兵前去救援，你爲响導。我要親自去見你家主帥，當面商議，將軍意下如何？」韓成連忙起身叩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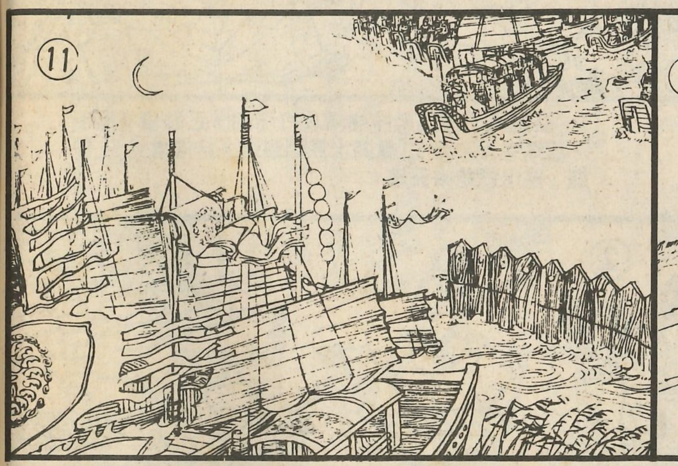


8　一切安排妥當，朱元璋和徐達、胡大海等，領兵二萬，浩浩蕩蕩往巢湖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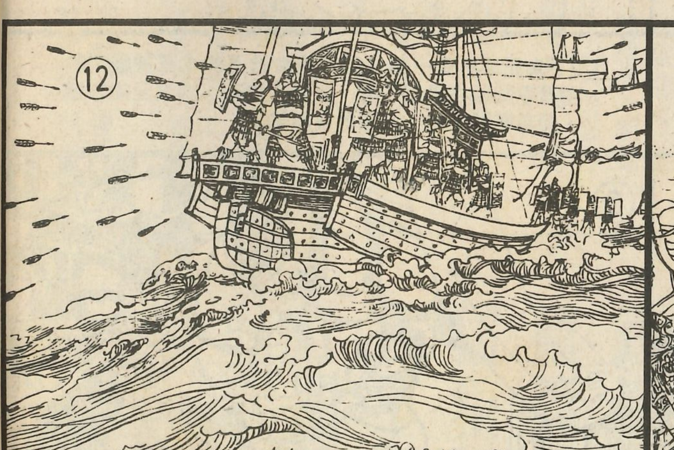


9　朱元璋領部隊行至巢湖，已經夜半，只見朦朧的江面佈滿了左君弼的船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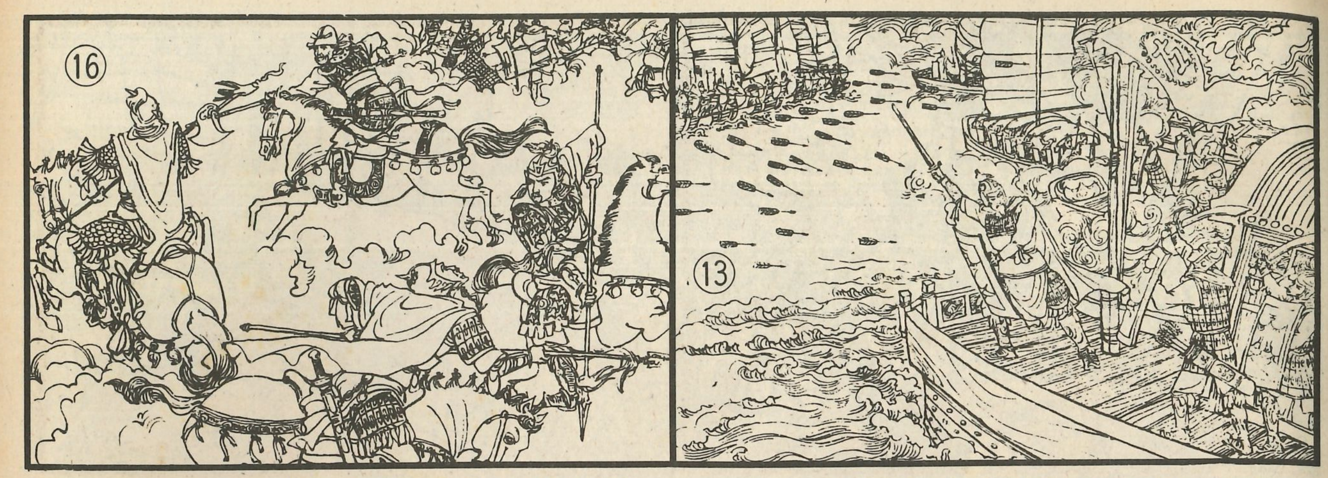
10　朱元璋與俞廷玉接頭後，便在江邊設下埋伏，備好火炮弓弩，只待左君弼的水軍臨近，一齊放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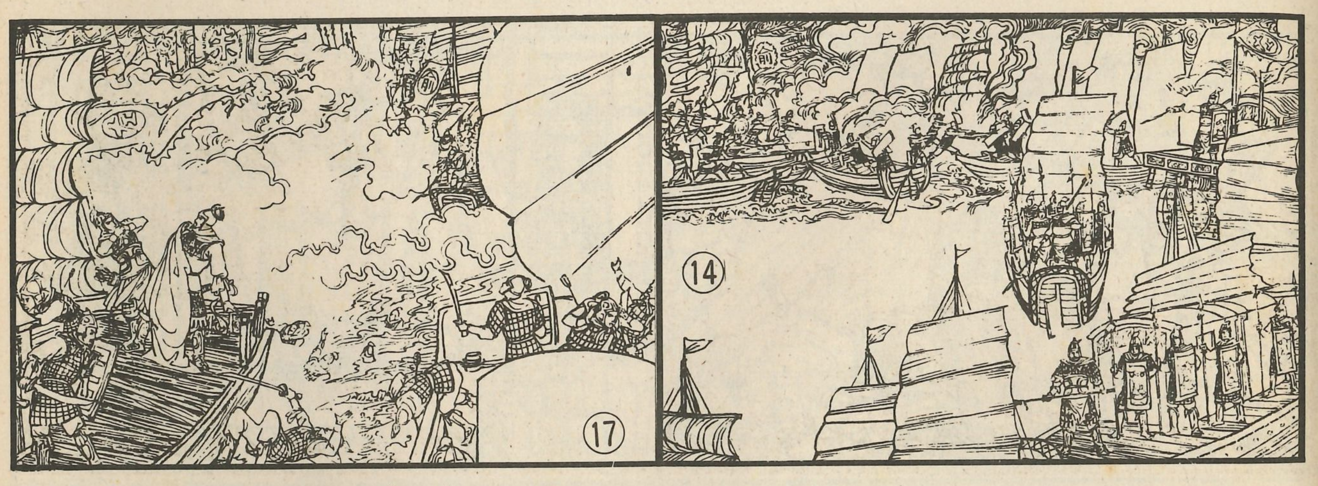
11　過了片刻，左君弼果然率領無數戰船，喊聲震天，一起往巢湖猛衝過來，可是寨內却毫無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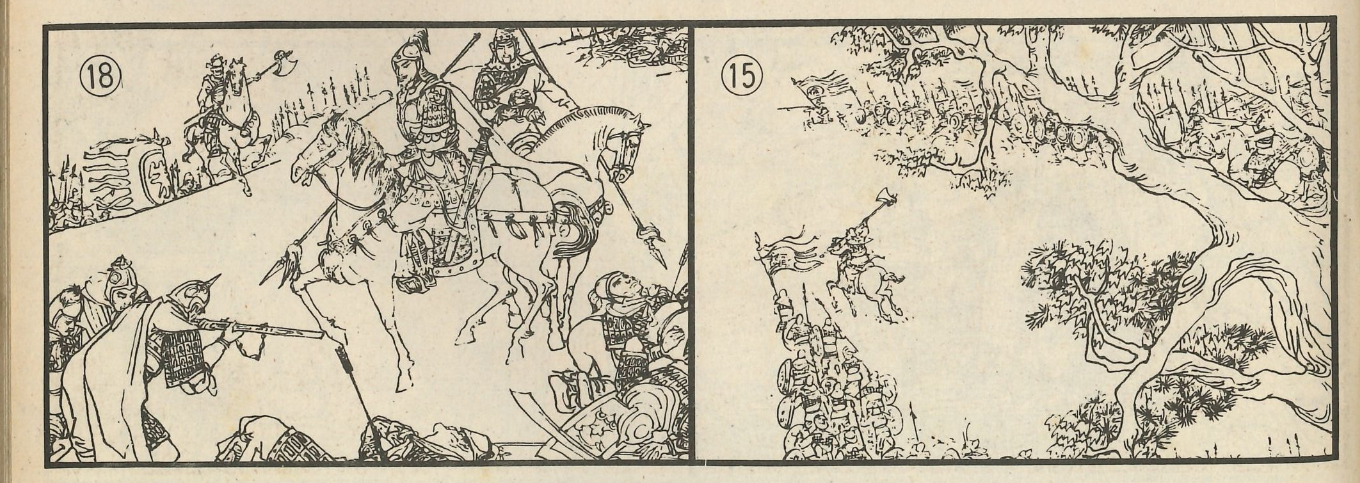
12　左君弼正在疑惑，忽聽一聲炮响，飛箭如雨點似地射來。



13　左君弼大爲驚恐，忙指揮全軍拼命抵擋，高呼活捉俞廷玉。



14　兩軍一直鏖戰到天明，左君弼見在江中作戰與己不利，便命一部分水軍登岸，從陸地向俞廷玉水軍發動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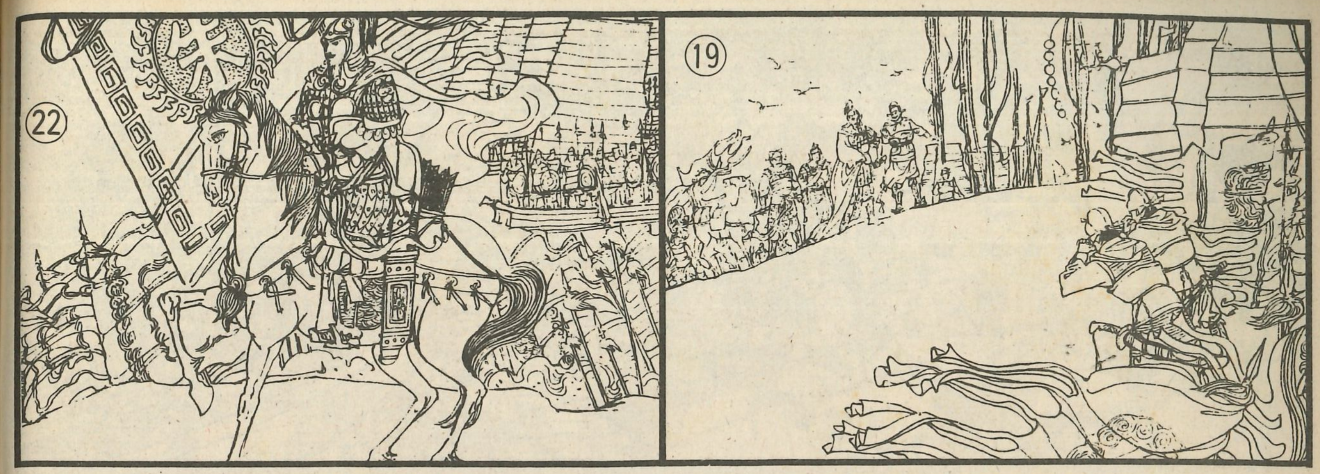


15　朱元璋見此情景，馬上命令徐達、胡大海率領部隊去殲滅登岸的敵人。

16　徐達、胡大海率兵衝入敵陣，和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搏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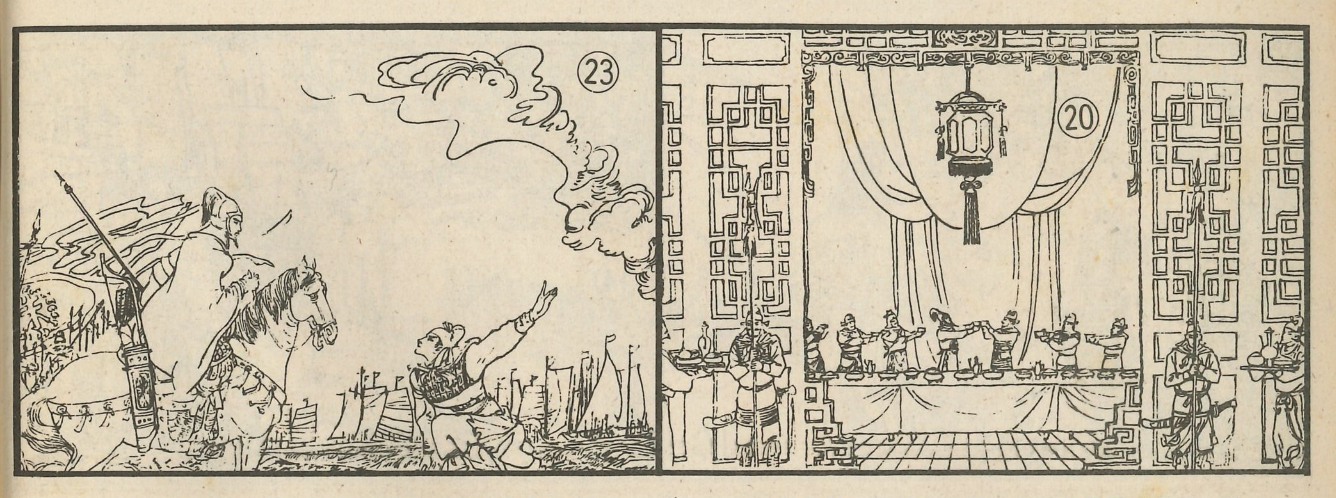
17　左君弼聽說和他打仗的是朱元璋，頓時嚇得失魂落魄。急切之間，他連岸上的部隊也顧不得了，馬上命令開船，向北敗逃。

18　左君弼在岸上的兵士，已死傷過半。這時，他們又見主帥從水上逃跑，早已鬥志全無，乖乖地舉手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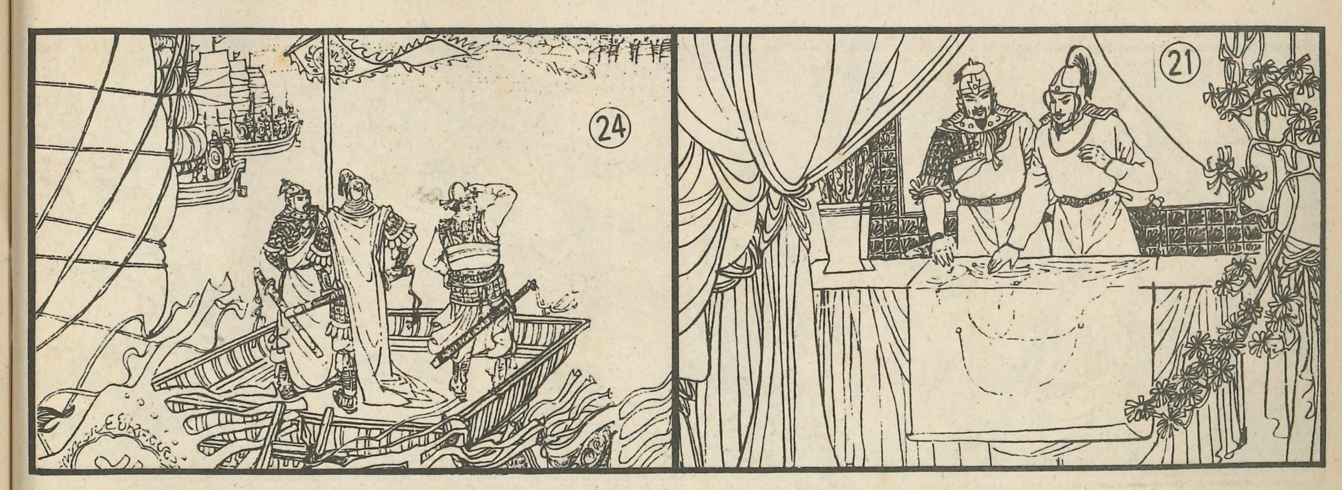
19 俞廷玉見左君弼率軍敗退，上前向朱元璋拜謝說：「蒙恩帥援救……」說着，把朱元璋等人引入寨內。

22 過了數日，朱元璋經過一番精心安排，便親率水陸兩軍，向南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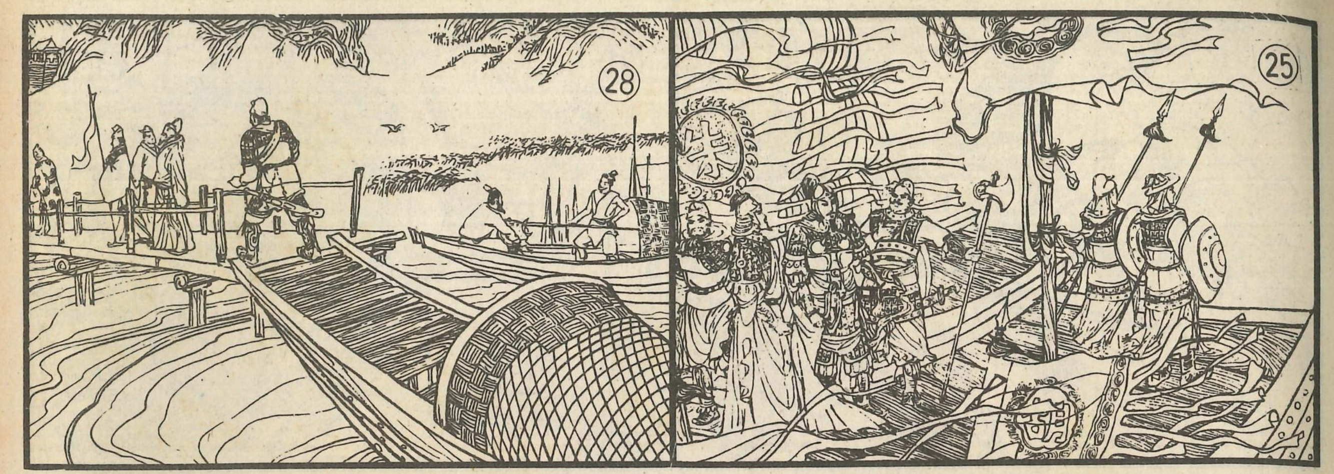
20 寨內早已擺好了酒席。席間，朱元璋將聯合進軍江南的事同俞廷玉商量，俞廷玉覺得是個好謀略，便馬上答應了。

23 朱元璋大隊人馬還沒駛出湖口，忽然有人來報，說左君弼勾引池州趙普勝的軍隊，堵住了桐城閘；又勾引元將蠻子海牙率兵十萬駐紮在江口，形勢危急。



21 朱元璋得了俞廷玉的水軍，如虎添翼，便在巢湖安營紮寨，休整軍隊，準備南征。

24 朱元璋聞訊大驚，急忙登上桅樓，只見兵寨數里，旌旗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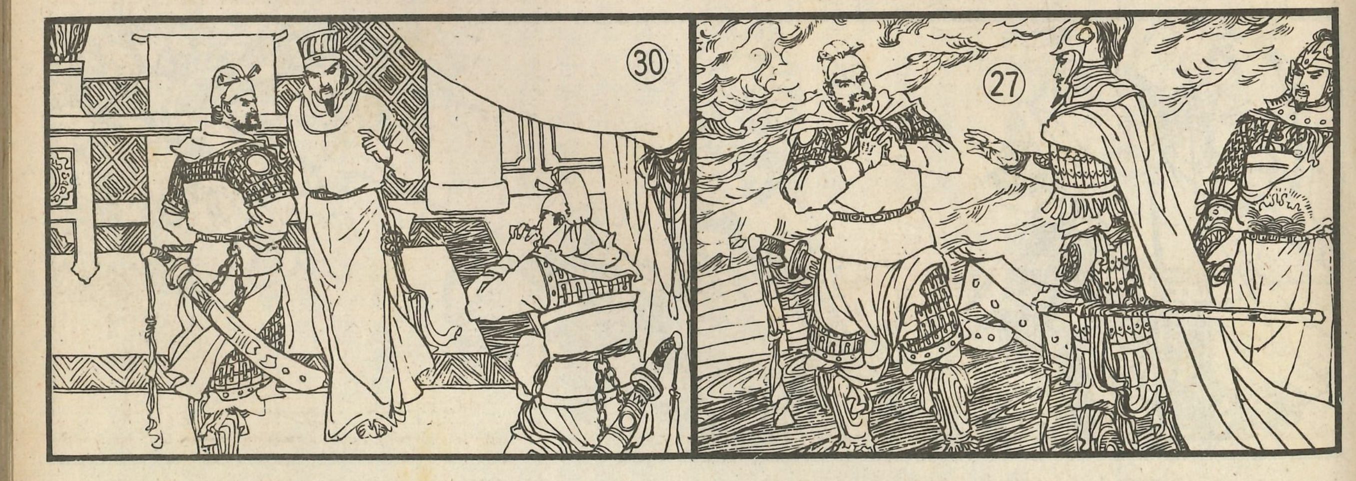
25 朱元璋退下桅樓，忙說：「此系調虎離山計，引我入湖，企圖一舉殲滅，如何是好！」胡大海說：「主帥勿憂，臣願當先，只恁此斧便可保您衝出重圍。」

28 韓成在水中行了三天三夜，方在和陽上岸，疾步往城裏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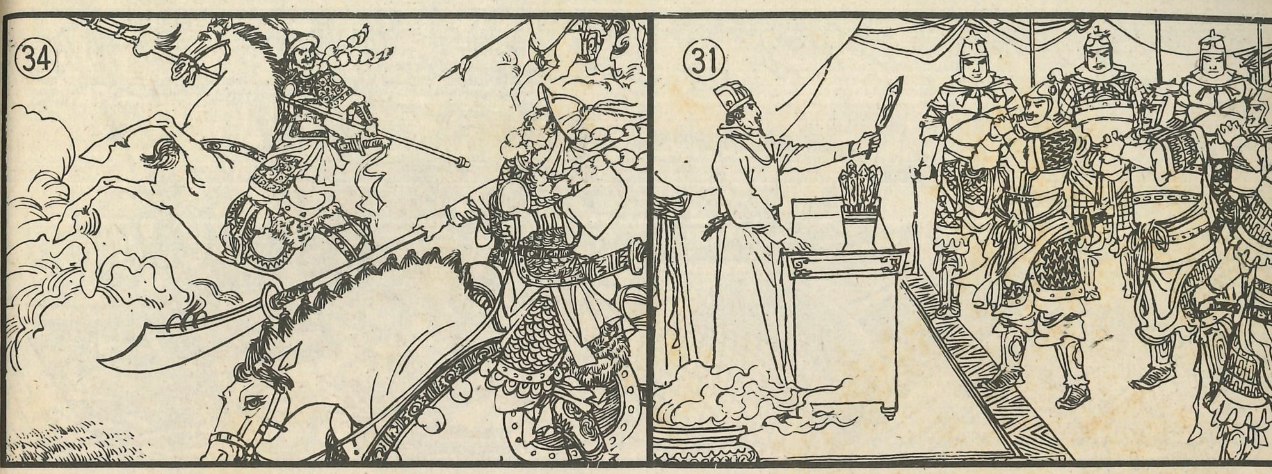
26 朱元璋忙揮手說：「不可，你我雖能衝出重圍，部下兵士怎麼辦？」徐達說：「須遣一人密從水中上和陽，讓李善長調來援兵，內外合力，定能取勝！」

29 李善長見了韓成，忙問：「朱元帥現在何處？」韓成說：「朱元帥與衆將被圍困在巢湖一帶，我正是奉朱元帥之命而來。」說罷，從懷中掏出朱元璋的密信，遞給李善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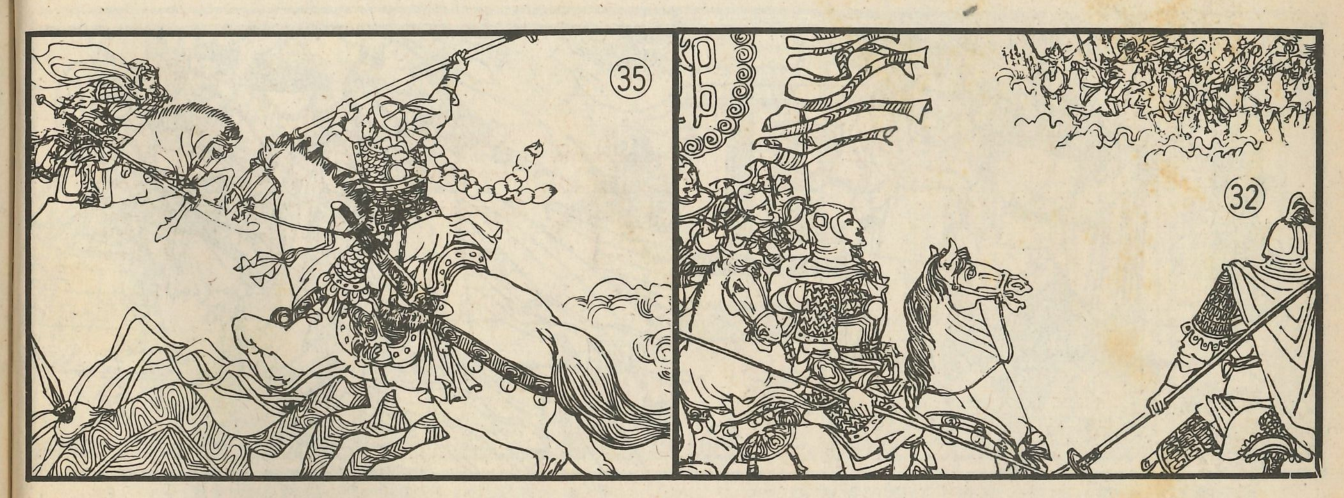
27 話音剛落，就聽韓成說道：「末將願往！」朱元璋即修書一封給了韓成，吩咐他路上小心，不得有誤。

30 李善長看罷，大吃一驚，即刻傳令衆將前來殿內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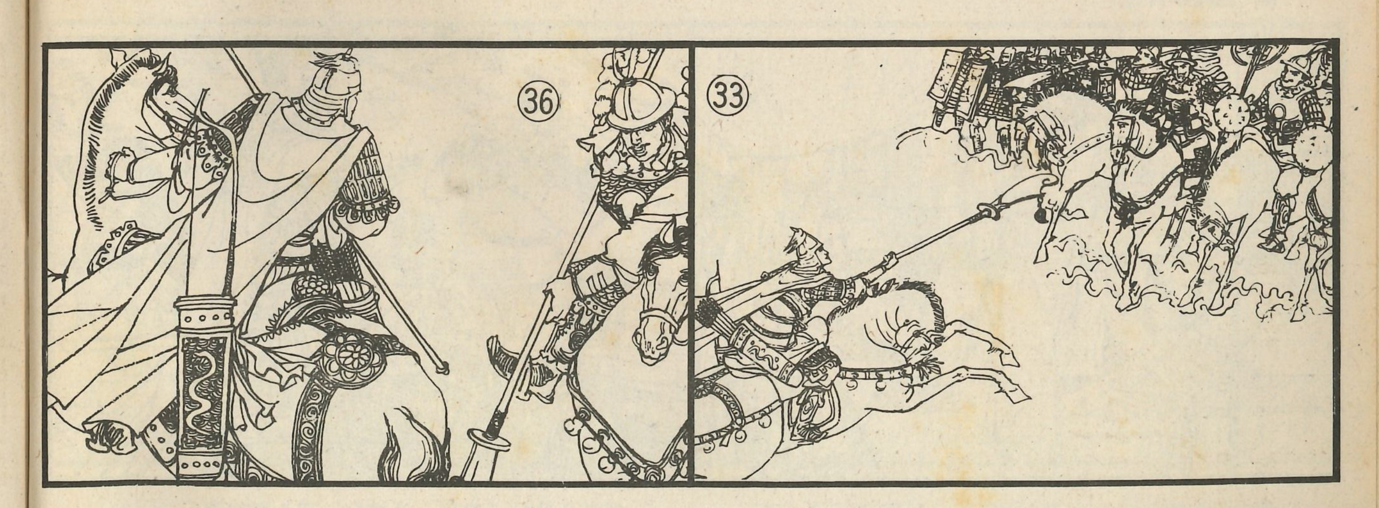
31 李善長見衆將都已到齊，便命鄧愈爲正元帥，湯和爲副元帥，郭英爲參謀，常遇春爲先鋒，率兵五萬前往江口。

34 蠻子海牙剛要縱馬迎戰，就聽身後馬蹄聲响，一人高呼：「大帥，把這個傢伙交給末將除掉吧！」蠻子海牙回頭一看，原來是手下的一員虎將番達山。



32 鄧愈率領大軍行至江口，就見無數元兵集結在那里。鄧愈列陣向前，蠻子海牙急令二十員大將前來迎戰。

35 這番達山三十多歲，自恃馬刀絕熟，臂力過人，沒有把常遇春放在眼裏。他催動大黑馬，揮起渾鐵刀，向常遇春砍來。



33 先鋒常遇春拍馬舞刀，向蠻子海牙說：「老匹夫！你惡貫滿盈，今天常某要爲百姓報仇雪恨！」說罷，直向蠻子海牙殺去。

36 常遇春把馬一撥，番達山的大刀就落空了。

〈待續〉



俠義奇情短篇／麥中青・文
可飛・圖

赤手降龍

少年福緣從天降　烈燄陣中獲絕藝

甘州，踞飲馬河黑水之間，爲塞上富庶之鄉，故胡人常來犯，亦是歷代兵家所必爭之地。

在清乾隆三十六年夏。

晌午時份，飲馬河畔一處地方，名叫石亭，濃蔭下坐滿了人。

由於此處近官道，商旅往來極衆，所以有個本地人張寧，領着子女，在石亭做些茶水生意。

這時候，太陽當頂，空曠地方像一盆火，除非有萬二分急事，否則，誰也不願意趕路。

突然間，所有的人眼睛睜得圓圓的，望住飲馬河上一葉扁舟，那小船沒有甚麼奇處，只是船上兩名少女亭亭玉立，衣帶飄揚，宛若神仙人物。

小舟來勢極快，迅速靠在南岸，二女輕移蓮步，向岸上走來。

衆人看清楚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世上竟有如此絕色的女子！

二人越走越近，大家愈來愈奇，二女神態清麗端雅，可是，身上竟然是丫環打扮。

這樣的女孩子，應該是深居深宮大院，享受千般供養，如果做了丫環，的確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了。

張老板不敢怠慢，親自上前來，哈腰道：「二位姑娘，大熱天，喝點涼的再走如何？」

二女彼此望了一眼，其中一個笑吟吟道：「塵世中的東西雖然髒點，也祇好隨和些！」

另外一個笑道：「好吧！反正不是一朝夕可以找到，吃飽再趕路！」

聲音清脆優美，所有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內心奇道：「她們難道是天上來的，不然，怎會說出甚麼塵世中的東西雖然髒點……」

正在此時，一少女道：「老板，把你這兒最佳的東西弄幾樣來！」

「是！小老兒親自去，二位姑娘請稍候！」張老板腰身一直弓着，小心翼翼答後，才敢回身走開，額頭上也有汗漬！

本來大樹下熱鬧得很，南來北往的旅客彼此一見如故，談笑甚歡，自二女身形在飲馬河上出現，林中立刻靜了下來，直到此時，衆人仍然像失了魂，呆怔怔的呆看着她們！

開始，二女還不知道，漸漸的，她們也感覺到了，立刻向前望去，這一望，二人臉上頓時泛起紅潮，只見幾十隻虎視眈眈的眼睛，露出野獸般飢渴神色，叫人看了實在受不了！

突然，有個年輕人長身而起，直往二女走去，「托」的坐在椅上，眼睛直盯着二女臉上瞬也不瞬，過

了半晌才道：「姑娘，要找甚麼東西，在下白少秋，或可代勞。」

這少年，是甘州有名的混混兒，讀了幾年書，也學過幾路拳脚，却派不上用場，所以東遊西蕩，只求混兩餐吃！

此外，他大概看出二女可欺，就跑上來施展手脚了，雖然大家內心憤怒，但沒有人出聲，靜觀其變，如果少年太過份，那時，再管不遲。

二女有點愕然，過了半晌，才怯怯的道：「我們要找一個人！」

「哈哈……」白少秋更加得意：「其他不敢說，找人嗎？正是在下的拿手本領！」

「只是勞煩相公，怎好意思呢？」二女嬌聲道。

「沒關係，出外靠朋友，況且二位姑娘天仙般美的人物，如果容在下效勞，那當是白某人生平快事，只不知道姑娘要找的是甚麼人？」

「我們……」少女正要說話，突然，林外走進一人，白少秋見了臉色突變，似乎很害怕，少女的話也立刻停止。

那人身材高大，濃眉大眼，長相威武，他似乎在找人，走進林間，環眼一掃，看見白少秋，眼睛煞氣暴漲，吼道：「小子，你又在這兒騙人啦。」

「鐵塔神梁天泰！」林中許多人叫了起來。

白少秋裝着笑臉站了起來，拱手道：「梁大哥，小弟幾時騙過人呀！」

「快跟我來！」鐵塔神梁天泰吼道。

白少秋不想走，可是，對這位鐵塔神又十分畏懼，只好無奈的站起來！

「白相公別走，這位大爺別阻攔，我們姊妹正想找他幫忙呢！」二女嬌聲說道。

鐵塔神梁天泰一怔，定睛向二少女看去，心頭劇震，眞不相信世上有這樣美好的姑娘，一時間竟忘了答話。

「梁大哥，你看，做主人的這樣說，可不是兄弟玩鬼的吧！」白少秋道。

「混蛋，人家不知道你的壞處，自然相信，嘿嘿，放着我梁天泰在此，你別想耍無賴，快滾！」

林中許多人聽了，都覺得鐵塔神梁天泰過份點，白少秋雖然不務正事，但是並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而且，找人確是他的拿手，兩名少女本人願意，梁天泰橫來，實在有點不講理。

張老板是主人，笑容滿面的走到梁天泰身前，叫道：「梁大哥，今天有興到小地方坐，沒別的話，二十年狀元紅，倒有一罎，梁大哥可願賞臉？」

「二十年狀元紅！」林下許多人好酒，聽到張老板這一說，引起他們的酒蟲爬上舌尖來了！

鐵塔神梁天泰一怔，立刻吼叫道：「好極！這樣的美酒，豈可不喝！」

「來來來，」張老板揚聲大叫：「各位，今日小老兒作東，請大家嚐嚐二十年的狀元紅美酒。」

「好！」衆人轟般的答應。

一場糾紛，就在狀元紅中化解了！

二女望着白少秋猶有餘悸的臉色輕聲說道：「白相公，今晚月上三竿，我們在飲馬河相見！」

「好！」白少秋滿口答應了，內心不知在想甚麼，所以有點神不守舍之狀。

二女趁衆人鬧哄哄之際，悄然的離開。

「慢走！」突然一聲大喝，一條人影自天而降，攔在二女之前。

大家定睛一看，攔路的不是別人，正是鐵塔神梁天泰。

「你想幹甚麼？」二女奇怪的問道。

「嘿嘿，妳二人是何來歷，鬼鬼祟祟的決不是好路數！」鐵塔神梁天泰喝問道。

「哦！我們不是好路數，大爺想怎樣呢？」二女淡淡的道。

「好混帳！」鐵塔神梁天泰火爆脾氣，那忍得下這口氣，猛喝聲中，伸手就往二女肩上抓去。

「呀！」林中所有人看了，忍不住都叫了起來，試想，鐵塔神梁天泰一雙蒲扇般大的手硬抓下去，力道何等雄渾，別說是二個弱不禁風的女子，就算是身強力壯的漢子也吃不消呀，衆人即使想救，也力所不逮了！

「梁大爺，不可！」張老板急叫了，他眞怕弄出了人命，那可不是好玩的。

鐵塔神梁天泰充耳不聞，走勢不變，「托！」手指已扣上對方肩頭，正想運功將二人揮出去時，突然間，手掌中柔軟的肩頭突然像一團針刺，鐵塔神梁天泰不由一驚，急放手時，胸腹間又有一股力道湧至，蹬蹬蹬，一屁股坐在地上！

所有的人完全呆住了，他們眞不相信這事情，以鐵塔神梁天泰一身橫練功夫，罕逢敵手，今天是怎麼搞的，伸手去打人，自己反而跌倒，尤其對方是兩名弱不禁風的女子，世上眞有此事嗎？

在外人看來，鐵塔神梁天泰僅只跌倒而已，但他自己只覺得雙手有如千百根針亂扎，痛得渾身冷汗直流，其中滋味，眞不足爲外人所道也！

「我們走！」二女不以爲意地走去。

「站住！」鐵塔神梁天泰虎吼一聲，從地上跳起，攔住二女去路。

二女木然而立，臉上不現絲毫的表情！

「好啊！想不到妳們竟是武林人物，今日好好比個高下！」鐵塔神梁天泰怒喝聲中，身形斜斜縱起，雙脚疾蹬，蹴向對方胸腹！

「憑你！」二女冷哼一聲，長袖拂動，鐵塔神梁天泰水牛般的身體直撞出去，「吧！」害得附近桌椅直翻，這一摔力度極大，鐵塔神梁天泰雖有一身橫練功夫，也昏了過去！

二女眉頭微皺道：「希望以後別再撞到！」

二女俏麗的身形緩緩的離開，直到她們身形消失在樹林深處，衆人仍然呆呆的盯住那地方，悵然若失！

＊　＊　＊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白少秋佇立在飲馬河畔，注視波光亂閃的江水，情不自禁唸出兩句：「人生何處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識！」

突然聽得二女咭咭呱呱在林中嬉笑追逐，白少秋聞及，揚聲叫道：「姑娘們已來了麼？」

人影一閃，俏生生的麗人如風擺柳，佇立在白少秋面前，秋水盈盈的妙目，有如萬縷情絲般，緊緊縛住天下少年的心了！

「白天那個大個子與你有仇麼？」

「沒有仇！」白少秋答道：「此人在江湖上有點小名聲，他認爲自己有權斷人生死，而我呢，家無恒產，自然交不上富有的朋友，所以這鐵塔神梁天泰要表現得大義凜然，人家就更會欽佩他了。」

「這傢伙眞混帳，玉琴姐早該重重的教訓他才對，只摔昏了他，眞是太便宜了他！」

「好，此事別再理了，我們目的想白相公幫忙找人，如果找到的話，日後大有好處！」其中一女道。

「不知姑娘要找的是甚麼人？」白少秋問她們。

「我們也未見到，只知道年齡不大，二十三歲，自出娘胎就遺失了！」

白少秋一聽，幾乎罵人的話就要衝口而出，一個未見過面的人，甚麼模樣都不知道，怎麼找法？這豈非笑話！

「唉！這事本來有失常理，只是我們主人太過憂愁，咱們實在不忍，才毅然來此試試！」玉琴道。

突然一道靈光閃過，白少秋眼光露出欣喜之色，高興道：「二位姑娘，在下想到一個辦法，妳們主人之子既是一出生就失去了，我們可尋訪沒有父母的孤兒，那不是容易得多了麼。」

「不錯，確是好法子，白相公人事較熟，勞煩你多費點心，三日後我們仍在此碰頭！」二女道。

「小可自當努力！」

「好呀！三更半夜的，幹的好勾當！」林中突然現出二人，言語神態，似乎不懷好意！

「這是甚麼人？」二女面色一寒，峻聲問道。

「他們兩個，日月鎚梁浩，殘刀柳鳴高，與鐵塔神梁天泰是師兄弟！」白少秋低聲的說道。

「哼！」玉琴聽完，杏目精光暴閃，冷峻道：「報仇的來了，眞快呀！」

「也沒有甚麼。」其中一個中年漢子，瘦削身材，傲然道：「我們知道姓白的會找妳們，只要跟着他就行了！」

此人背後雙鎚一大一小，不用問他是日月鎚梁浩。

另外一位殘刀柳鳴高，看來大約四十上下，腰際有把刀，此人表面上是商賈模樣，其實精明無比，沉靜幹練，他一現身，立刻以一雙神光充足的眼睛注視二女，想從她們語言神態中看出底細，這類沉得住氣的脚色，最不容易對付！

「二位大英雄，」玉琴毫不在意的走前一步，微笑道：「我們姐妹在此，還等甚麼？爲世除害呀！」

那另一女玉鳳却接口道：「這羣俠義爲名的俠士，怎會隨便出手，他們一定會先勸我們改過自新，實在無法，才會爲世除害！」

「哈哈……」日月鎚梁浩放聲狂笑，似乎自負至極，大約過了一盞茶之後，笑聲突止，冷聲道：「照妳的手段殘忍，決不是甚麼好東西，大爺要出手了！」

「那就準備挨打吧！」玉琴笑道。

日月鎚梁浩臉色突變，右掌疾揮，身形往前平滑八尺光景，掌緣已快沾着衣襟了，玉琴絲毫不怕，屹立如山，眼中現出一絲嘲弄神色。

招式如電，日月鎚梁浩內心暗自嘀咕，對方能夠打敗師弟，自然不是省油燈，但她如今好像是想以血肉之軀硬挨自己鐵拳，那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了！

說來雖慢，日月鎚梁浩掌勢非但不慢，反而推動勁力，猛擊百會穴，存心要制此女於死地，只有這樣，才能挽回師弟聲譽。

「呀！」白少秋站在一旁，見了這情形，驚得叫了起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玉琴右手適時揮出，輕輕擊着梁浩手臂彎處

，連消帶打，往肩頭上一拍，日月鎚梁浩只覺得有股極大勁力湧至，再也吃不住勁，蹬蹬蹬，一連退後了三步，才拚命咬緊牙關，不讓第四步退後，而身上不免連搖了幾搖，總算是站穩了！

站在一旁的殘刀柳鳴高臉色大變，要不是親眼見到，誰會相信這個美麗俊俏絕倫的少女，俱有如此深厚的內力，她到底是何來歷！

「我與妳拚了！」日月鎚梁浩回過神來，羞愧之餘，再也顧不得死活，上前拚命！

「找死！」玉琴臉色一寒，不退反進，玉手有如白光般的穿進對方如山掌影，奇奧絕倫的抓住腰帶，運勁揮出，「吧！」梁浩給摔得昏了過去！

「師弟！」殘刀柳鳴高大驚，衝上前去，伸手一探脈搏，知道並無大礙。

推揉了半晌，日月鎚梁浩方緩緩的甦醒過來，他一睜眼見到師兄，馬上雙目流淚，頹喪道：「師兄，我敗了！」

「師弟，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以後再來，誰強誰弱，要到了最後才知道！」殘刀柳鳴高安慰地道。

「嘿嘿，有膽量，我們姊妹等着。」玉琴聽了，立刻冷峻的接口道。

「兩位既然不怕報仇，可否見告姓名、來歷、師承！」殘刀柳鳴高沉聲問道。

「這樣好啦，你找我們，以後可問這位白相公！」玉琴說時指指白少秋。

「有這句話就行了，青山綠水，以後重逢之日，再請教姑娘芳名，後會有期。」殘刀柳鳴高說完，立即挽扶日月鎚梁浩往來路走去！

白少秋站在旁邊，見二女毫不費力便將日月鎚梁浩師兄弟打跑，當眞佩服得五體投地，暗道：「我有如此武功，誰敢欺我？」

「白相公，煩你幫我們找一找少主人的下落，十日後我們再在此相候，聽取佳音！」

「小可一定盡力！」白少秋此時對二女誠敬有加，覺得能爲她們做事，那眞是最榮幸的事了！

一陣香風吹過，白少秋抬頭時，二女的倩影早已消失了，留下滿懷惆悵而已！

要尋訪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只知道有二十三歲，其他的毫無所知，這叫任何人也難以着手的！

但是，白少秋卻興致勃勃跑得很起勁，七八天過去了，仍然是茫無頭緒！

第九天，白少秋正想往東村查訪，因爲那兒有位少年人，聽說沒有父母，可能就是所要尋找的人！

「眞要找到了，」白少秋喃喃道：「找到他我不要甚麼，只想跟着這兩位姑娘，說不定有奇遇！」

「小子，想甚麼開心事呀！」

白少秋心頭劇跳，抬頭看清楚時，內心暗自叫苦不迭，今日遇到這煞星，眞倒霉！

一個鐵塔般的大漢當道而立，正是鐵塔神梁天泰，此時雙眼正露出不懷好意的神色。

「梁大哥，你……也……在此處！」白少秋急巴巴的道。

「怎麼？不準我來？」鐵塔神梁天泰冷笑的道。

「小子那有這樣的膽量！」白少秋臉上堆出了笑容道。

「哼！小子，那兩個賤人是何來歷？」鐵塔神梁天泰眼內幾乎噴出火，想起前幾日受辱，當衆給個小姑娘打得爬不起來，叫人能不恨！尤其是他這樣心高氣傲的人怎能受得了！

「小子也不清楚！」白少秋苦着臉，他的確不知道，但想起了那二女曾說過，日月鎚梁浩如想找她們報仇，找不到地方，可以問問自己！

「小子大膽，竟敢在我面前耍花樣！」鐵塔神梁天泰大怒發狂，順手一掌，「吧！」白少秋給打得飛了起來，嘴角滲出絲絲鮮血。

「我實在不知呀！」白少秋血淚交流道。

「好！跟我回去再說！」鐵塔神梁天泰伸手抓住了白少秋，捉小鷄般毫不費力提住而去了。

* * *

臥虎莊，三個筆力蒼勁的大字，龍騰虎躍般寫在高大的護莊城墻上，呼之欲出，簡直像活的一般。

莊主金鞭呼延震，是大西北武林第一英雄，手下徒弟甚衆，除了日月鎚梁浩、殘刀柳鳴高及鐵塔神梁天泰等數人尚在莊內，幾乎大西北各省，到處都是這位老英雄的徒弟門生，表面上看來，他只有四十餘歲，其實已七十多歲了，由於他內功精湛，致能駐顏養壽！

白少秋自然熟悉臥虎莊，所以被帶到莊內，內心立時生出悸意，不知他們要怎麼樣懲罰自己？

「好呀！小子，你也有今天，那兩個賤人呢？」日月鎚梁浩走出來，見到了白少秋，似乎見到甚麼寶物，目中露出野獸般的陰森神色。

「我不知道她們的行踪。」白少秋道。

梁浩順手一掌，白少秋左頰頓時紅腫了起來，飛了出去，「砰！」地一聲大响，跌出老遠！

「小子裝死！待我送你去見閻王，下次投生，別再糊塗得罪人！」日月鎚梁浩緩緩走去，準備

給對方一下重的，多少可以消去心頭之恨。

「師弟慢來，把他帶去見師父，聽他老人家有何示下！」殘刀柳鳴高走上前去攔阻。

「好，暫時饒過這小子。」日月鎚梁浩只好答應，他知道師兄素來機智過人，此舉必有用意！

可憐白少秋此時已走不動了，殘刀柳鳴高上前提起，一言不發，往莊內走去。

大西北頂尖武林高手馬上就可見到，白少秋內心不禁惴惴不安！

一走進那間大屋，殘刀柳鳴高三師兄弟臉色都露出肅然神色，連大氣都不敢透一下。

「師父！」三人同時恭敬的叫了一聲。

「嗯！這位是姓白的少年麼？」聲音透着親切，似乎關懷最親近的人一般。

白少秋有點受寵若驚，恭聲道：「晚輩正是白少秋，前些日子……」

「別說了，我這幾個徒弟性情粗暴，老夫清楚，只是他們說有兩位姑娘武功很高，專與老夫門下作對，可有這回事？」

白少秋內心轉念道：「原來這位武林霸主尚不知其中眞相，如果不說個明白，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那時不知要死傷多少人命，」想到此處，毅然道：「兩位姑娘來此，只是爲她們主母尋找一個二十三年前失去的兒子，並非與老前輩門下作對。」

臥虎莊莊主——金鞭呼延震轉頭向三個徒弟盯了一眼，雖未說甚麼，三名不可一世，耀武揚威的霸王，便駭得連大氣都不敢出，乖乖的站在一旁，有如待宰羔羊。

「小兄弟有甚麼事可以去辦，有空請來莊上聊聊。」金鞭呼延震又回頭和悅道。

「蒙莊主厚愛，晚輩日後自會常來打擾！」白少秋說完，立即告辭。

走出莊來，白少秋內心暗自奇怪，這樣好的師父，怎會有如此混帳的徒弟，豈非奇事。

不管它，還有兩天，快去尋找未見過面的少年人，後天才好向兩位姑娘交差！

日出日落，白少秋兩條腿仍然一樣起勁，到處訪尋查問，可是，沒有一人知道有如此的少年人！

「唉！如果找不到，兩位小姑娘一定很難過，尤其是那位失去兒子的慈母，焦急憂慮，又有誰去安慰她呢？可是我的確盡了力，飲馬河黑水之間這幾個地方，幾乎都找遍了，莫不是那名孤兒已經死了？」

白少秋獨坐山道上，低首深思，想不透其中究竟，但又頗爲那位素未謀面的母親擔憂！

因爲，白少秋自幼跟着舅父長大，前年舅父死了，於今孑然一身，多想有個親人，因此，對於人家失子之痛，更是感同身受！

「小子，想甚麼快活事兒，可否告訴我？」

白少秋急循聲望去，一看清楚面前三人，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看來今天又要倒霉了！

「嘿嘿嘿……」三個人凶神惡煞般站着，口中不斷發出冷笑，白少秋只聽得毛髮悚然，渾身直冒寒意。

「小子想怎麼樣個死法？」

這三人不是別人，正是臥虎莊莊主金鞭呼延震的三個高足，他們受盡了侮辱，雖然咎由自取，但是，以三人習性，怎會如此的想呢，尤其是白少秋還在金鞭呼延震面前告了一狀，老英雄自然是重重罰了他們一頓！試想，如今狹路相逢，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白少秋突然腰一挺，睜眼道：「你們竟敢私自違背師父，敢是不要命了！」

日月鎚梁浩大大的一怔，他果然給這話鎮住了，不知如何辦好！

鐵塔神梁天泰笑道：「殺了你小子，有誰告訴師父，今日你小子插翼也難飛，還是乖乖的死了這條心吧！」

白少秋知道嚇不了他們，知道無希望，默然不語。

「砰！」鐵塔神梁天泰右掌突出，在白少秋臉上打了一巴，白少秋給他打得飛了出去！

「砰砰……」三人悶了一肚子氣，此時全發洩在白少秋身上，這頓毒打當眞慘，令人目不忍睹！

「這小子昏了，把他弄醒再說！」日月鎚梁浩住手道，詢問二人意見。

「殺了此小子消心頭之恨！」鐵塔神梁天泰道。

「嘿嘿！」林內傳來笑聲，殘刀柳鳴高不由大驚，急舉目望去，只見一位老人緩緩步出，正是臥虎莊莊主——金鞭呼延震！

「師父！」三人齊叫了一聲。

「你們眼中還有我這師父，快把我殺了！」金鞭呼延震冷冷的道。

「我……們……」三人根本無法解說。

金鞭呼延震也不理他們，親自走上前去，小心把白少秋弄醒，又親自替他敷上傷藥，忙了好半天，才把他平放在綠草地上。

「多謝莊主。」白少秋微弱的聲音道。

「小兄弟，老夫實在對不起你，好好的歇息，待我整治三個孽

徒。」金鞭呼延震道。

「老莊主別怪他們……」白少秋反而替他們求情。

「小兄弟反而替他們說情，眞是胸襟寬博，非常人可比，老夫交上你這朋友了！」金鞭呼延震道。

「晚輩怎敢有此奢望？」白少秋低聲道。

「小兄弟先歇會。」金鞭呼延震說罷立刻轉身向三徒望去！

三人這時候比貓還馴服，一副可憐兮兮神態，不知道的人見了，眞會同情他們的呢！

「你們武功學成了可以胡作非爲，來，來，打我吧！怎麼，不肯打！」

「徒兒天大的膽也不敢，望你老人家饒一趟！」三人立時矮下半截的跪在地上求情。

金鞭呼延震厲聲喝道：「你們剛才怎不饒了這位小兄弟？現在無話可說，你們不動手，我可要動手，而且手下決不留情！」

「師父教訓我們，徒弟怎敢反抗！」三人知道不能硬來，仍然一味軟求。

「畜牲，太不像話了！」金鞭呼延震舉手之間，劈劈啪啪的一頓巴掌打得三人滿口鮮血直流！

半盞茶過去了，三人頭上、臉上以及身上創傷纍纍，連半聲都不敢哼，拚命咬緊牙關！

白少秋心腸極軟，看了實在不忍，再也不顧自己行動踉蹌，巍抖抖站了起來，嘶啞聲音拚命叫道：「老莊主別打了！」

「呀！」金鞭呼延震大驚，身形滑出，雙手極快扶住白少秋兩脅下邊，急道：「小兄弟爲甚麼起來，如果傷了骨節，那可眞要終身遺憾了。」

「莊主別再責打他們了！」白少秋喘息道。

「既然小兄弟大仁大義，看在你的份上，我就饒他們三人一次。」金鞭呼延震轉過頭來喝道：「還不謝過人家大恩！」

三人跌跌撞撞，「咚」一齊跪下，口內恭敬說道：「謝過白相公相救之恩！」

白少秋急得連脖子都紅了，手亂搖道：「折殺我也，快別這樣！」

「滾開！」金鞭呼延震喝退三徒，又和顏悅色對白少秋道：「小兄弟先到舍下盤桓數日可好。」

白少秋內心雖對這位大西北的英雄十分尊敬，但他記得今晚約會，而且尋人的事至今一無頭緒，更要告訴兩位姑娘，想到此處，立刻對呼延震道：「今晚我有個約會，不能到貴莊，日後必登府拜候。」

「好！老夫日夜候駕光臨！」

＊　＊　＊

白少秋望着離去的師徒四人，內心感慨叢生，要不是今日親自所見，誰能相信，名震武林的臥虎莊主，對自己似乎特別垂青，如此愛護照顧，說來又有誰相信呢？

白少秋獨自躺在草地上，過了兩個時辰，全身傷疼已止了，他不由暗暗慶幸，臥虎莊莊主身上所攜傷藥是江湖妙品，靈驗異常。但是，他怎會平白無故把這些傷藥帶在身上，難道他準備救人麼？

突然間，白少秋又覺得奇怪，他怎會知道三徒在此，這其中許多不解的事，叫人實在想不通！

月華初昇，白少秋已能夠勉强起身走動，雖然是有點吃力，但他仍然咬緊牙關，往前一步一步挨過去，內心只擔憂着那位失子的慈母，竟忘了自身的痛苦！

好不容易到了約定地點，這才鬆了口氣，兩位小姑娘竟然踪跡杳然，似是還未到來。

白少秋喘息着躺在草地上，望着朦朧的山林，內心感慨叢聲，人間憂悲苦痛甚多，但江湖上的殺伐血腥生涯，更令人寒心！

「白相公！」兩位小姑娘飄然來到，微帶喘息，似乎是跑了很多的路。

「二位姑娘，妳們可有甚麼頭緒？」白少秋焦急地問，雙眼瞪住她們二人。

盈盈妙目，立時透出憂愁眼光，黯然道：「我們毫無所獲，甚至，連一點消息也未探出！」

「在下也很慚愧。」白少秋反而去安慰她們二人。

「呀，白相公受了傷！而且傷得很重，是誰下這樣毒手！如何是好！」二女看清楚時，立刻大大驚駭住了。

「一點皮肉之傷，也算不了甚麼！」白少秋道。他明白只要說出那是鐵塔神梁天泰師兄弟，二女會立即去要了他們的命，想起臥虎莊主人，立刻把要說的話縮回去。

「白相公！」玉琴說時向玉鳳望了一眼，遲疑了半晌，似乎難於出口一般！

「姑娘有話儘說無妨。」白少秋道。

「我們二人商量了很久，」玉琴道：「見白相公爲人很好，所以想請你冒充我們少主人，不但可以安慰我們老夫人，對於白相公，也是極大好事，不知尊意如何？」

白少秋一下子給怔住了，這兩名少女慧質蘭心，而且仁慈厚道，看來她們主人更好，自己孤身一人，東流西蕩也不是好事，眞要當上了她們的少主人，至少可以習得一身上乘武功，日後行走江湖，也不會被人欺負了！

「白相公，如有難處，我們也不勉强！」玉琴有點失望道。

「不！只要眞的能安慰妳們老夫人，小子自當盡力而爲，如果弄巧成拙，那時可別責怪才好！」白少秋道。

「這請放心好啦！我們在路上自會告訴白相公一切，反正無事，我們就走吧！」

祁連山脈，橫亘數千里，懸崖絕壁，幽潭深壑，不知蘊藏多少稀奇古怪事。

白少秋跟着這兩位姑娘，幾經辛苦走了七八天，已經累得昏天黑地，辨不清方向了！

有時，山路太過崎嶇難走，兩女照顧着白少秋，甚至於背着他飛上絕壁，這使白少秋更加慚愧難當，內心暗誓道：「自己一定要把武功學好。」

第十天，二女望着前面一座高峯，露出歡悅的笑容，玉琴轉頭道：「總算到家了！」

白少秋望着前面，除了濃濃的雲霧繚繞，若隱若現的奇高山峯，根本未看到甚麼輝煌巍峨的宮殿，她們所謂到家，莫非是山洞地府麼？

颼颼颼，十三個幪面人從暗處撲出，將白少秋及二女包圍，似乎不懷好意！

「你們是誰？」玉琴愕然問道。

「乖乖的，自己束手就擒吧！免得自討苦吃！」其中一幪面人道，聲音蒼老，似乎有六十以上年紀，而且聲音是故意裝出來的，似乎怕白少秋聽出來一般！

「你們好大的膽子，我家裡武功高的人很多，他們可不像我們姊妹兩個好說話，只要出來一個，你們就死無葬身之地，識趣的還是快跑吧！」玉琴反而替他們擔心，出言相勸。

這些幪面人來歷不明，聽了玉琴這番話，不僅不感激，反而以爲玉琴有意調侃，存心侮辱，當下個個大怒，搶先出手。

「慢來！」又是先頭開口的蒼老聲音，喝住衆人之後，立刻轉頭問玉琴：「姑娘定然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我們可要下手啦！」

白少秋大驚，這聲音明明是他，眞叫人不敢相信，雖說人心難測，但以對方身份武功，怎會幹這種事，豈非透着奇怪！

「哈哈……」玉琴笑得花枝亂抖，過了好半晌，才勉强止住笑聲，指着那說話的幪面人道：「你們以爲我倆好欺負，還說甚麼不見棺材不流淚，眞是笑死人了，好吧，你們就試試，可是，如吃了苦頭可別怪人啦！」

幪面人一雙銳利眼神緊盯着玉琴，察言辨色下，對方似乎不是恐嚇，難道這樣花朵般的小姑娘，眞有驚人的絕世武功不成！

玉琴以爲他們害怕，當下和氣道：「我雖不明白你們的來歷，可是相信我們從未得罪人，當然不會與你們有深仇大恨，何必要拚命，趁現在未傷和氣，你們還是走吧！」

爲首幪面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似乎下了很大決心，沉聲道：「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試試姑娘的絕學！」

「好！你們一齊上。」玉琴含笑道。

無論是神態、語氣，大有嘯遨天下英雄之概，偏又說得那樣從容，這更令人信服她的勸告不是假的，明知如此，也要試一試才行，不然，竟憑這幾句話就給嚇跑了，萬一對方僅只虛有其表，這豈不羞死！

爲首幪面人沉吟不語，他愼重的考慮，因爲打與不打是要以性命作賭注，任何人面臨此生死關頭，當然是不會貿然從事。

「怎麼啦，打與不打，快點決定呀，姑娘我想快點回去痛痛快快洗個澡，這樣乾耗着像甚麼！」玉琴鼓起鮮紅的小口，淺怒薄嗔道。

那班幪面人都是男的，除了爲首年紀較老，其餘都是青壯年，對着如此美貌少女，怎不神馳目眩！

「咳！」爲首的老者輕咳了一聲，將其他幪面人驚醒，然後沉聲道：「我們費了千辛萬苦，跟姑娘來此，總不能入寶山空手回，所以不自量力，想在姑娘手下討教幾招絕學！」

「那就快點！」玉琴催促。

「你五個人！」爲首幪面人一指左側五個道：「盡力與這位姑娘空手較量，也好見識見識。」

「是！」五人轟應了一聲，抽出兵刃，也不見有甚麼動作，一齊將玉琴圍住，其餘的全都退後。

白少秋幾乎叫起來，又猛地縮住，因爲看到玉鳳臉上並無絲毫憂色，可想而知玉琴定有把握，但是這位名震江湖的前輩，爲何要如此？

「殺！」五人暴喝一聲，鬼頭刀、喪門劍及爛銀鐗高舉，幻起一片漫天光影，緊密的往玉琴身上罩去。

這等聲勢，莫說赤手空拳的人，就是五個對五個，也不容易招架得住，因爲他們這五個人的合擊，似乎是一套很厲害的武功，因此白少秋大急，想出聲叫玉鳳出手相救，但見她夷然自若的神色，又將到嘴唇的話縮回肚中。

千鈞一髮之際，玉琴身形暴縮，猝然彈起，如一抹流光從刀網空隙間射出，五人不改招式，玉琴又奇怪的穿回，纖足起處，已將兩個幪面漢子踢飛。

「呀！」其餘幪面人驚叫起來。叫聲中，有七八個人衝上前去，那知玉琴比他們更快，雙腿踢飛兩人，右掌抓住一個用力擲出，剩下的三人大驚，齊伸手接住，誰知這一擲之力奇大，三人竟然吃不住勁，蹬蹬蹬，一連退了十數步才能站穩！

「站住，」爲首幪面人喝止部下，轉頭對玉琴道：「姑娘好高的武功，老朽不自量力，也要領教幾手高招。」

「那就快動手吧！」玉琴輕鬆笑道。

幪面老者眼內煞光微閃，似乎對於玉琴毫不在意神態頗有怒意，但他極快換上了笑容，緩緩從腰際取出一條金光閃閃的東西來。

玉琴也是神色一凜，似乎看出老者手中兵刃不好對付！

白少秋心頭更驚，剛才還希望自己想錯了，如今見了那老者手中兵刃，那更明確的指出了，心目中尊敬的高人竟如此卑鄙下流，與他實際的外表、言行有天壤之別，白少秋整個人似乎軟了下來，心中感到極頹喪。

「絲絲絲……」那東閃閃金光的東西突然像靈蛇般竄出，原來是條長約三丈的軟金鞭，揮動之間，發出尖銳的嘯聲，可知他內力到了何等地步。

沙沙沙，玉琴纖巧的身形極快的游走，穿花蝴蝶般在漫天金光中閃避躲竄，不知道眞相的人，還以爲她在施展精湛超絕的舞姿呢！

但是，旁觀的玉鳳臉色凝重，與她原來輕鬆神態大異，而且情不自禁的走前幾步，可知玉琴有點不妙了。

忽然間，老者金鞭呼呼一圈，圈成許多大小不同的圈子，將玉琴圈住，看情況，只要軟鞭束緊，玉琴縱有飛天遁地之能，也無法逃脫毒手了。

「好功夫！我也來試試看。」玉鳳再不能袖手旁觀，纖足輕點，那隻賽雪欺霜的右掌已到了老人左臂。

「兩人齊來最好！」老者對這掌不敢不讓，上身微仰，脚步輕輕錯開，這樣一來，手中金鞭勢子稍緩，玉琴那肯錯過良機，「一鶴冲天」，已脫出險境。

「姑娘還未盡情吧！我們再來過！」老者不懷好意的道。

玉琴與玉鳳內心暗驚，她們不知此老者究竟是何來歷，偏又武功高强，自己姊妹二人竟非敵手，更奇怪的是這場大戰，家內好像渾然不覺，叫人實在是難以置信呀！

「再接一招，」老者微打眼色，其餘幪面人立即四散開來，將所有退路封死，看來他們決心不讓二女逃出！

二女彼此望了一眼，閃身避過三鞭，突地欺身進去，指尖抖動，連點三十六穴，老者微噫一聲，身形往後暴退三丈，凝目向二女望去，眼光煞氣大漲，看來是決心下毒手了！

「看招！」暴喝聲中，漫天鞭影挾着絲絲銳嘯聲捲來，二女雖藝高人膽大，奈何這條鞭竟有如此駭人威力，要不是親眼看到萬難相信！

「好！」其餘幪面人似乎也知二女擋不住，眼看就要傷在鞭下，因此大叫助威。

「嗤」一顆豆大的碎石破空飛來，奇準的擊在鞭梢上，鞭勢稍阻，露出些許空隙，二女是何等樣人，翩如驚鴻自空隙中竄出，全身已駭出一身冷汗。

「甚麼人！」其餘幪面人大怒喝問。

「哼！」山坡上傳來聲低哼，聽入衆人耳內，就像一聲悶雷，震得血氣翻騰心旌動搖。

二女循聲望去，只見一素衣老婦人停立在山道上，仰頭望天凝思，有股飄然若仙神情！

「娘娘。」玉琴大喜叫道，知道祇要女主人來了，自己姊妹二人及白少秋已無危險了，而且這羣可惡已極的幪面賊子也將死期到矣！

「妳……妳是甚麼人！」握鞭幪面老者叫道，聲音中現出極大驚駭之狀，看來他是清楚對方的來歷，否則，怎會如此害怕呢？

那婦人緩緩的轉過臉來，平和地望了那羣幪面人一眼，說道：「你們快回去準備後事，三日後我會派人來索命追債，快滾吧！」

「娘娘！」玉琴似乎有點不順氣，想叫女主人當場將這批惡賊重重懲罰一頓，替自己出口惡氣。

「孩子。」老婦柔聲道：「靈山勝地，豈能讓這羣人的汚血沾染，而且，他們家中妻兒母子，也要有個安排。」

老婦人侃侃而言，似乎在說家常，聲音中還透着悲天憫人意味，誰又知她已在判決二十幾人的死期，白少秋一下子懷疑是在做夢呢。

「妳妳……」那羣幪面人大怒，指着老婦人，氣得說不出話來，要不是見她剛才投石時現了一手絕世神功，老早衝上去殺人了。

但是握鞭老者却像很害怕，低叱道：「我們快走！遲則生變。」

「颼颼颼！」二十幾人一下子跑得連影子也不見了。

老婦人長長吁了口氣，身形搖憾，似乎支持不住，要倒下之狀。

二女驚叫道：「娘娘你……」急衝而上，扶住了她。

「快扶我回去。」老年婦人道。

「是！」二女一左一右，扶住婦人，並揚手示意白少秋跟着。

這時候，白少秋並不清楚她的來歷，而且內心存着很多解不開的謎團，只好悶聲不响跟着她們走。

走了十丈左右，玉琴她們畢直的向山壁走去，白少秋暗暗奇怪，莫非石壁另有天地，好好的人爲何住在山洞中，悶也悶壞人了。

不知她們施用甚麼手法，石壁露出個恰可容身的門，她們有點惶急的向後張望，拉住白少秋進去，門迅速的關了起來。

這山洞十分寬敞，各處嵌滿許多明珠，射出一股柔和的光輝，使人身處其間，有如徘徊月下山林之中，別有種寧靜和穆肅的感覺。

走了一程，到處可見呻吟之人，全部都是女性，白少秋暗忖道：「她們怎麼會一齊生病，莫非中了暗算，這山腹中，與世隔絕，難道還有甚麼强仇大敵不成？」

「娘娘，衆姊妹怎樣？」玉琴似乎忍不住了，所以出聲相詢。

「等娘娘休息了再說，何必如此性急。」玉鳳見老婦人氣息急促，對玉琴嗔道。

「扶我椅上坐好。」素衣老婦人指了指前面石椅道。

「是！」二女依言而爲，待老婦人坐好時，立刻又掏出二顆藥丸之類的東西塞進她口內，然後緊傍着老婦人坐好，默默的不發一言。

白少秋也誠惶誠恐的站着，不敢透大氣。

過了半晌，老婦人面色漸漸紅潤，精神也好多了，這才轉頭向二女望了一眼，緩緩道：「孩子，趕快將各路口封鎖妥當，再來說話。」

「是！」玉琴身形疾轉，翩然而去，極快的又回來。」

「孩子，你是誰？」老婦指着白少秋溫和的問道。

「我……」白少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娘娘，他是個好人，幫我們很大的忙，因此得罪了幾個武林中的惡棍，我們只好帶他回來。」玉琴婉轉的回答道。

「娘娘，妳和衆姊妹怎麼會受人暗算？」玉鳳忍不住的問道。

「唉！孩子，妳二人出去後，大約十天前，有人在我們水池中下了慢性毒藥，雖然發覺得快，不至於死，但也中了毒，今天這班幪面人來得古怪，說不定就是下毒的人，剛才我雖然强運內功將他們嚇走，但終不能永遠瞞住他們躲在洞中呀！」老婦人嘆道。

「老夫人。」白少秋實在忍不住了，輕叫了一聲。

玉琴姊妹及老婦人回過頭來，眼內透着奇異詢問神色，似不明白白少秋是甚意思。

「那幪面人……」白少秋想說又有點遲疑。

「怎麼，孩子，有話儘管說，沒有甚麼可怕的。」老婦慈祥道。

「我知道他是誰！」白少秋決心說出。

「甚麼？」玉琴和玉鳳身形微滑，已經抓住白少秋肩頭，由於此一消息太過驚人，二女忘形之下用力太大，白少秋怎忍受得了，「喲」的叫了起來。

「對不起！」二女急忙放手，連聲問道：「你剛才說甚麼？」

「我知道那個爲首的幪面人來歷！」白少秋咬牙道。

二女及老婦人這回聽得再清楚沒有，她們驟然聽此不可置信消息，一下子不知如何開口詢問眞相，彼此呆視了片刻，仍然未開口。

白少秋以爲她們不相信，有股委屈的感覺，大聲道：「我說的是千眞萬確，老夫人及二位姑娘，千萬別當兒戲才好。」

老婦深深吸了口氣，沉聲道：「孩子，你不是江湖人，而且，他們又幪住了臉，你又如何知道他們的來歷呢？可別寃枉好人。」

「不！我聽得很清楚，那聲音，決錯不了。」白少秋大聲爭辯，連脖子都紅了。

「他是誰？」玉琴咬牙道。

「金鞭呼延震，也就是二位姑娘在石亭打敗那大漢的師父，殘刀柳鳴高及日月鎚梁浩，全是他的徒弟。」白少秋道。

「他們又怎會找來此處，爲了甚麼事，竟會下此毒手，趕盡殺絕，這傢伙太毒辣了。」玉琴憤然的叫了起來。

「果然是這老賊，唉，前世寃孽！」老婦嘆息着，似有無限心事般。

三人聽老夫人如此之說，老婦與金鞭呼延震，似乎有一段恩怨未清，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大家茫然等着老婦說明白。

「五十年前……」老婦幽幽道：「我才十九歲，習得一身上乘武功，單身匹馬，暢遊大江南北，有一天，登臨神女峯，突見一少年，渾身鮮血，人已昏迷，我竟然不忍心離開，於是將身上携帶的靈丹妙藥一古腦給他服下，此後不到三個月，我整個心都交給了他，二年後，我們正式結婚，誰知他狠心狗肺，偷走我家『上元秘笈』及無數財物，我父母一氣之下，雙雙死去，我……」

「好毒心的人。」白少秋氣得大叫道。

「娘娘，他自己做了這樣無情無義的事，爲甚麼又會再趕盡殺絕？」玉琴奇怪道。

「妳們年輕，不明白人心的險

惡，此人負我而去，又做了這樣的壞事，他當然怕我報仇，雖然改名換姓，仍怕我查出，這次妳們下山，又打了他的徒弟，武功手法，他自然清楚，此賊明裡不對付妳們，却暗中查訪妳們踪跡，所以我們中毒，及他們幪面殺人等，全是有謀而爲。」

「他怎麼見了娘娘就跑，不敢與妳交手？」玉琴又問。

「此賊深知我武功，又怕露出行藏，而且下毒到底如何，也不敢確定，所以我祇好賭一賭，爲了救你們性命我只好這樣辦！」老婦道。

「好險！」玉琴等聽清始末，內心暗叫好險，山洞中衆姊妹全中毒，生命危險，更別說報仇，只怕自守亦不能，這如何是好？

原來老婦人名素娘，姓陸，父母是武林中絕代奇人，自雙親死後，內心愧赧難受，同情天下孤寡女子，同時發大宏願，救來許多女子撫養，並授以武功，想不到今天，竟惹來大禍，以對方心性，自不會放過她們，試想，這情況是何等危險。

「我們眞要束手待斃麼？」玉琴哭道。

「過幾天再說吧！」老婦人素娘說時，獨自往前走開，留下了玉琴等三人。

＊　＊　＊

白少秋被安置在一個山洞內，又悶悶的過了五日。

咚咚咚，突然四面響聲大作，有人在外用力敲門，洞內越發響聲雷鳴。

許多中毒人本來已是岌岌可危，怎受得住如此震動响聲，益發加重病情。

白少秋雖然與她們相識只幾天，對於這夥婦女有種特別的感情，他覺得，自己應該負起保護女人的責任，但是，空想也沒有用，可要想法子呀！

對方是名重武林的「大豪」，自己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又有何妙計。

突然，白少秋記起老婦人說過，過幾天再說，莫非她……想到此處，立刻往前奔去。

「白相公。」恰巧玉琴也匆匆的趕來，一見面立即拉住白相公往前跑，似乎有急事。

「玉琴姐，老夫人怎樣了？」白少秋擔心地問道。

「沒有甚麼，她想見你。」說時已來到一間較大石室，已有幾個女孩子先在這裡。

「孩子，你沒有事吧！」老婦人素娘慈祥的對白少秋道。

「想不到這惡賊，老夫人妳……」白少秋義憤塡膺，轉念間，又覺得自己太無能了，以前爲甚麼不學武功，以至今日束手待斃。

「好孩子，經過這幾天觀察，我覺得你品德言行，都很難得，所以我今天找你來商量……」素娘微笑道。

「老夫人，如今危在旦夕，晚輩……唉！」白少秋恨得狠狠的頓脚。

「如今我們的性命，只有你才能解救。」素娘道，說時滿露希望神色。

「妳……」白少秋以爲老夫人素娘神志不清，否則，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的洞中有間密室，內有五陰地火，如男性受得住三日三夜煎熬，立即脫胎換骨，功力突進，然後再服靈丹妙藥，學兩招殺手，立即可開關出洞，搏殺老賊。」素娘凝重道。

白少秋雙眼望着對方，過了半天才清清楚楚，毅然道：「即使粉身碎骨，晚輩決不推辭，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去。」素娘眼中湧出淚珠來。

「是！」玉琴應了一聲，領着白少秋往後走去，其餘衆女全是默然不語，臉露悲傷神色，似乎說明此行大有兇險，白少秋暗道：「即是死了，也算盡了我一份情誼，這位老夫人與我似乎有特別情愫。」

走了一段，玉琴已停下來，白少秋想出了神，待碰到玉琴身上，才驚覺過來，急問道：「已到了麼？」

「白相公，你現在懊悔還來得及，一進了煉獄之門，是生是死，只好聽天由命。」玉琴似乎想白少秋改變主意。

白少秋深深吸了一口氣，將內心驚恐硬壓下去，因爲許多人的害怕神色，以及玉琴的勸阻，可知煉獄內決不是一般的凶險，他的確有點躊躇，轉念一想及老夫人素娘，及洞內許多身世可憐的女孩子，就要被金鞭呼延震凌辱殺害，猛然間一股豪氣自胸腹間湧出，大呼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即使血濺五步，亦義無反顧，玉琴姑娘請打開山門，讓我去試試吧！」

玉琴兩隻黑白分明的妙目深深一注，即轉過頭去，伸手在塊大石上，左轉三轉，右轉三轉，軋軋有聲，一道石門緩緩打開，頓時有股熱氣湧出，有如烈火噴出來，白少秋大驚，這樣熱，還是在外邊，如在室內，那不是如爐，別說三天三夜，只要走進去，就別想出來啦。

「三日後我來開門。」玉琴冷峻道，似在催促。

「好。」白少秋臉上一紅，鼓起勇氣，閉上眼睛往前猛衝，砰的一

聲大响，石門又關閉上了。

半晌，白少秋的毛髮已枯黃了，由於渾身汗水，衣服尚未焦，但身受煎熬之苦，當眞是非局外人所知，白少秋熱得團團轉，疾快地在室內走動，這樣似乎可以減輕痛苦，漸漸的，他實在受不了，衝到門口，手剛觸到門，突然想到正在受苦的老夫人素娘及全洞許多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就要受到惡人的侮辱，甚至殺害，只有我可以救她們，我如果忍受不了，也即是宣佈她們的死刑，這……

虧他這樣一想，體內突然有股潛力支持着，感覺上好得多了，似乎沒有開始那樣的難受。

這時候，他才開始注視洞內，除了三塊石板平放地上，再也看不到甚麼東西，四週石壁堅硬無比，簡直是銅墻鐵壁，白少秋暗嘆，天下眞無奇不有，這是造物之奇，决不是人力所爲。半天過去，白少秋有點疲倦，當下往那塊較大的石板上躺下，這一睡足足是半天，睜開眼來，只覺得渾身是力，內心暗暗奇怪，當下站起身來，立即感覺到，站着沒有坐在石上舒服，試了數次盡是如此，當下再不願起來，此處無事可爲，當眞是無聊之極，好不容易又挨過這一個時辰，白少秋突然感覺口渴，當下站起，在洞中找尋水源，可是，乾涸得連滴水俱無，四下熱度猛高，白少秋當眞是乾渴難當。

渴固然難受，接着又是飢餓來臨，同時還受火燄煎熬，白少秋仍然咬緊牙忍受着。

確定洞中無水，又回到石板上躺下，突然一道靈光在腦際閃過，立刻轉頭向其餘兩塊石板望去，暗道：「洞中這三塊石很是古怪，睡在此塊石板上竟能助我解渴，增强體力，其餘兩塊定然有其他功效，我也去試試。」

但是，躺在上面等候，足足有兩個時辰，仍然無甚徵兆出現，他內心暗暗奇怪道：「這是甚麼道理，莫非我想錯了。」

他正想站起時，丹田內猛地升起一道熱氣，簡直比火還要燙幾分，白少秋似乎給人抽了一鞭，颼地跳了起來，又砰然跌將下去。

這滋味比剛入洞時，更要痛苦多倍，他急速的翻滾，號叫，過了好半晌，奮起全身之力，狂叫一聲，整個人彈將起來，快跌至地面時，雙掌猛擊而下，「砰」擊中石板，轟隆隆，似乎天翻地覆，塵土飛揚，白少秋大驚，苦於洞門已封鎖，根本無法逃避，即使活埋此處，也只好認命了。他剛才幾下動作，原是痛苦已極，無法忍受所致，誰知會惹下大禍。

好半晌，風沙平靜，那塊石板直立而起，下面給震開個極大石坑，底下現出個小洞，有道清澈小泉，潺潺流水，似乎是九天仙樂，白少秋聽進耳中，簡直是飄飄然，不知人間何世了。這回，他不理甚麼後果，一頭栽下去，咕嚕盡情喝個飽。

水竟有這麼好味道，這是白少秋從未想到的事，此時渴已解，精神立時充沛，突然間，又覺得寒冷，反而覺得洞內的熱度，有股快意，令他體內寒氣消融，消長之下，體內潛力橫生，手指不經意輕拂了一下，石屑紛飛，看來內力已增强數十倍了。

「好，另外那塊石板下有甚麼東西，讓我看看。」白少秋此時再無疑懼，走上前去，毫不費力掀起石板，一股寒氣冒上來，下面有許多人參藥草，白少秋抓起就吃，又去喝水，片刻後，精力更足。

突然，白少秋想起老夫人素娘及少女們，洞內無食水，何不叫她們來此痛飲。

那度門，既然鎖住，我何不試試去打開，想到此處，白少秋即走到門前，端詳了一陣，雙手凝重抬起，奮力猛擊，嘩啦啦，石壁給震開，沙塵平靜，白少秋仍然呆立着，他眞有點不相信自己會有此神功。

「呀！」許多少女驚叫起來。

「老夫人，洞內有水，有解毒神元之功，請大家去喝幾口。」白少秋道。

「好！大家來。」老夫人素娘當先走進去，其他的也一一跟着進去。

＊　＊　＊

山洞的大門緩緩的打開，一行人走出。

「好呀！妳們這次往那裡逃。」暗處湧出許多人，他們這回沒蒙面，還是金鞭呼延震師徒等二十幾人。

「老莊主，請看在我薄面上，饒過她們。」白少秋拱手道。

「如此說來，你情願死。」金鞭呼延震沉聲問。

「正是，如果老莊主不放過她們的話。」白少秋凜然答道。

「老夫平生最敬重不怕死的人，所以，我決定親自動大刑。」金鞭呼延震說時緩緩走前五步，右手抬起。白少秋也抬起右手。

「砰砰砰！」三掌相交。

金鞭呼延震身軀給打得飛了出去，直跌在五丈開外地上，口鼻流血，已受極重內傷，離死去不遠。

颼颼颼，老夫人素娘疾馳而至，伸手疾點，已廢了那些人的武功。

一陣腥風血雨過去，天地又太平了。

(完)

兩期完短篇故事／白玉蓮・文　可飛・圖

宿仇

少主京畿赴約　老黑別莊尋屍

牠本來是雪般潔白乾淨，冰般晶瑩，賽過楊貴妃嫩臂和香腕的玉駒，現在成了灰土顏色，這就是牠奔馳千里、馬不停蹄的結果。

不過牠的神駿，不減絲毫。

他的金色紫彩的錦衣，烏黑頭髮，染滿了路上的飛灰塵土，由此可見，他連洗頭洗臉的工夫都沒有，自然更談不上洗澡和更衣。

儘管是這樣，他臉上仍然是堆滿了從心底深處泛上來的甜蜜微笑，微笑如五月溫風，實令人醉。

他那玉龍駒，的確能「日行千里不見月，夜去八百天未明。」眞快，快到如同閃電，而跟在他玉龍駒後面的那輛馬車，却也不慢。

那輛豪華雙門活篷的快車，伴着前行的玉龍駒上的主人，奔馳數千里，原是相隔半箭起步，如今自然仍和玉龍駒相隔半箭的路程。

遠遠浮現的城墻影兒，已在梢頭林空葉隙中現露了出來，他微吁出聲，輕輕勒韁停下了玉龍駒，回顧背後接近的雙馬快車。

馬車在玉龍駒左脚側緊靠大道邊沿的一株松樹停下了，是個矮小枯瘦的黑漢子，車乍停，黑漢子一跳而下，露出雪白的牙齒，嘻嘻地笑着說道：「大公子，咱們終於到了！」

「到啦，」玉龍駒上的大公子也笑着道：「還比約定的時間早了一個時辰，咱們正好利用這一個時辰作點什麼。」

大公子說着話，那雙閃射着寒光的眼睛掃過玉龍駒、馬車、和他自己骯髒的衣衫。

黑漢子大概侍候大公子有不少年了，聞言知意而會心，又嘻嘻地一笑道：「你請安心，車、馬交給小的，半個時辰之後包你滿意，你有半個時辰就可以把自己收拾乾淨啦，然後你坐進車裡去，咱們從從容容的駛進這『帝王之都』！」

大公子有意的瞟了一下黑漢子道：「不含糊，老黑，然後呢？」

老黑——黑漢子並不老，才四十剛剛出頭的年紀，不過大公子叫慣了老黑，而他老黑也就順其自然的聽慣了這個稱呼。

老黑的黑臉上，本是和大公子一樣滿臉泛着笑容，但在大公子一聲「然後呢」之後，他的笑容突然消失，那兩道因爲黑不過膚色已成灰色的濃眉，緊緊的皺了起來，然後以低沉的聲調道：「大公子，你眞的要小的在城門口外下車一個人先回去？」

「老黑，這可是咱們動身前就說好的條件，現在耍賴也沒用。」

「小的那敢跟你大公子耍賴，只是大公子你老聖明，這『北京』城可比不得咱們『長安』，在這裡咱們是『兩眼烏黑』沒個熟人，讓你一個

人進去，說實話小的是眞有點兒不放心！」

「哦！莫非這北京城的人能吃了我？」

「大公子，這怕還沒有人敢。」

「是啦，那你還有什麼不放心？」

「大公子，這裡人心隔肚皮，江湖詭計多……」

「我懂，我會小心，這總可以了吧，老黑！」

「還有……還有小的……小的……」

老黑說着還有，其實是沒有什麼「還有」了，所以承接上話，大公子有心調侃他，說道：「也逛逛京城，找找樂子玩上幾天？」

老黑不是這個意思，他從沒有存着這個心，不過當他正在無言可答的時候，大公子的調侃恰好給他一個借口，於是他作出難以爲情的樣子道：「大公子，俺老黑土，從沒有離開過咱們長安城那一塊一畝三分地，現在既然到了京城，你就點個頭，准小的跟着逛逛好不好？」

「可以，等把車馬全部洗擦好了以後，你帶上一百兩銀子先進城去，記住，可別找我，就算在大街上迎面碰頭，也要裝作素不相識，也別忘了從明天算起，每夜正三更等在『鼓樓大街』那『鐘鼓樓』上，面對正東數起來，第四片瓦下取聯絡，明白嗎？」

老黑當然明白，歡呼一聲，頭一點，迅速的開始洗擦馬、車的工作。

別看老黑枯瘦矮黑，幹起活來可是一個頂十個用，半個時辰還不到，瞧那駕轅的兩匹黑馬，那毛、那鬃、那蹄……全變了，變成兩匹不輸於大公子玉龍駒的千里坐騎。

再看那輛豪華的馬車，紫紅的「軟活皮篷」兒，紫得鮮而不艷，如今已放落下來，人坐在車頭上迎風颯爽，若是走上去避雨、遮陽光亦可供私語，車身黑漆閃亮，那「墊脚踏兒」，金光發亮，車身兩側鑲嵌着「金鷹」標記，兩頭金鷹目光如炬，栩栩如生，是純紫金打造，標誌代表這輛豪華馬車是屬於武林第一家「金鷹府」的東西，也代表着一種無人敢於不敬的威信。

純紫金的鑲嵌在馬車上兩側的「金鷹」上方，有兩顆發着綠光芒的桃核般大的奇珠，這代表豪華馬車主人的身份，相識的，無人不笑迎而上前打個招呼，儘管也許車中人並沒有看見，甚或車中無人，也都是一樣，好在向來答禮的只是駕車人，那不識的，都暗中羨慕遠遠的走避開去，以免惹事多生是非。

老黑在擦抹好了車和馬後，自車廂後下方端出一盆淨水，伺候着大公子洗面、更衣。

洗淨風塵的大公子，仍然換上一件金色紫彩的錦衣，銀色紮帶，帶的正當中，鑲嵌着一粒散射赤霞的火珠，履綉五福，底兒雪白。

老黑這時已從車中捧出一柄奇劍，劍柄尺正，握處是用一種不知何物製成的銀絲緊密的纏起，吞口處一片碧綠，護手不知是用什麼金屬冶煉成的。

劍穗也是純銀色，劍鞘奇特，竟以兩片紫斑節竹合成，裹以雪亮銀束，束共五道，中寬餘皆較窄。

這柄劍，外看並不起眼，和大公子這身衣着十分不配，但從老黑爲大公子佩劍的鄭重神色看來，這柄劍絕對不是普通的東西。

大公子完全裝扮好了，就用一條金邊紫底的髮帕束髮，不久前那一身風塵仆仆的模樣，一掃而光，變作一位玉樹臨風的公子哥兒。

老黑也淨過面，換過衣衫，是一身藍質料並不是上等的長衫。

大公子看着老黑收拾起一堆雜物之後，含笑着自身畔取出一隻小黑皮袋子，往老黑的手中一遞，道：「省點用，裡面是五十個小金餅兒，一個一錢，正好五兩，大概夠你花半個月罷！」

老黑接過那小黑皮袋子，嘻嘻一笑道：「你這是把小的比成了什麼？五五二拾五，二百五十兩十足紋銀，我老黑如果能在半個月裡花光用淨，大公子，這本事可還得拜師學學啦！」

大公子一笑，一揮手道：「你也該走了，記住，在城裡碰到我，可別忘記咱們是誰也不認識誰的。」

老黑應着聲，心中有數，毛病全出在京裏一個叫什麼「打不死公子」的身上，在兩個月前的一天，「打不死公子」請人帶了一封信和一張畫給大公子，信上說如果大公子眞的看中了畫像的美人兒，就請大公子在今天一個人來「北京城」相親，當事人見面後全點了頭，一句話，大公子可以立刻「香車載得美人歸」，於是大公子來了，若不是老主人嚴諭非有老黑作伴就不准去，現在老黑還在長安城呢，現在來是來了，大公子還是吩咐，要作出誰也不認識誰才行。

不過老黑明白，這叫作「掩耳盜鈴」，那「打不死公子」既然信上寫着，到時城門有人迎接，試想會沒有其他的安排嗎？說不定剛才那些擦車洗馬的事，早已落到人家眼中了。

老黑未見過這位京師名重一時的「打不死公子」，據老黑請教一位高人所得，「打不死公子」姓邱名曾見，又有一個外號叫做「無賴好漢」。

那個邱曾見是怎麼樣認識大公子的，沒有人知道，不過老黑却認爲事不平常，因爲邱曾見算不得是武林罕見的人物，而「金鷹府」主「一身絕刀」冷天冰的大公子冷雲，可是一位跺脚震動武林的奇客，雲泥相識，意味着必有秘密。

不錯，這是一件秘密，並且另外還有一事足可震驚天下武林的秘密，也正在進行。

就拿老黑本身說吧，也是個秘密，老黑不姓黑，他只是人生得黑，他偏巧是姓白，妙！

擧凡武林中人，當然沒有一個敢小覷「金鷹府」大少主人「笑面神龍」冷雲的人，不過若是小看了這位白爺的老黑，那更是「有眼無珠」了！

「一身絕刀」冷天冰，就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十分鄭重地說過，天下武林頂尖兒高手，在三百招內若想勝過老黑，那是空言謊話！

當然冷府主人冷天冰這句「三百招內」的話，也包括了他自己。

因了冷天冰無心之言，生出不少有心的人，有心人暗中計算過，冷天冰自創業建府以來，大小陣仗不知經歷過多少，與敵搏鬥，總保着個「不敗」的威名，並且動手都沒用過百招，由此再針對他無心說老黑的話，老黑究竟有若干分量，不必再說。

天下有心人不少，在任何行當，任何地方，任何事情，全都少不了有心人！

有心人大可分作三種，一種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一種是如同國之柱石臣，上爲關懷萬民疾苦，中爲施政者是否得人心，下爲自己生存打算；第三種老在雪恨復仇，心懷叵測，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進而迫使本身「有心」，以對付發生的每一件事。」

不論這三種有心人中的那一種，對「金鷹府」冷氏門中，這位身份特殊的白爺老黑，全是暗暗牢記，這是除府主人冷天冰外的第二人物，這是不容疏忽的。

說到老黑身份特殊，要怪冷天冰了，這位當代無敵的武林怪客，高興起來面當好友，時常稱呼老黑作「我的白老弟」，儘管老黑一向恭敬回稱「城主」，自謙「小的」，却又怎能瞞得過「有心人」呢？

老黑是由冷府主的吩咐，着令伴隨大公子冷雲的，至今已經有五、六年了，所以比較起來，老黑和冷雲彼此之間，較爲隨便一些。

不過這些僅僅只限於冷雲和老黑兩個人的時候，譬如現在。

現在，老黑帶着五兩金餅兒，笑嘻嘻的大踏步先進了「北京城」，在往來千百的行人中，老黑極不扎眼，根本就沒有人去注意他。

話是這麼說，老黑自己心中有數，一進城就發現了兩件扎眼的事，一件是他已被人暗地跟踪着，另一件是剛剛在他進城的當兒，正好街旁停靠一乘軟轎。

抬轎的不是壯漢，而是四名俏麗的侍女。

這頂軟轎，華麗到使人無法形容的地步，單說轎幃上方下垂的繐兒，已値萬兩銀兩，那是用一粒粒大小一樣的明珠穿串而成。

轎子扎眼，抬轎的人更扎眼，不過老經世故的老黑，也僅僅是瞟了一眼，並沒有停步，一眼也很夠了，至少已夠老黑眉頭一皺，心中一凜的份兒。

老黑已經遠去，但他耳中仍能聽見到雙黑馬車的蹄聲，轔轔的輪聲，他知道冷雲必然高坐轅上從容進了城。

玉龍駒停在軟轎旁，馬車停在玉龍駒側，城門直對的這條長而寬的大街上，早已人山人海，消息傳得眞快，「北京城」的閒人多，在耳聞「金鷹府」大公子冷雲今天進北京城，並由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親迎時，趕熱鬧趁早，街兩旁凡能立足站人的地方全都站滿了人。

「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按說今朝是該來迎接冷雲才對，但他竟沒有影子，這事透着古怪。

據說這位又名「無賴英雄」的邱公子，本是山東人氏，偏偏他自承祖籍遼東，熟悉邱曾見爲人的朋友們，都心裡有數，如果沒有利益，邱大公子是不會「數典忘祖」把祖墳來一次大搬家的。

另外有個大消息，難知眞假，那就是天下第一美人「易君」姑娘，正是邱公子的表妹。

別看易君姑娘無人不知，但是眞正見過這易姑娘的人却不多，幾乎找不出見過她的人來。

又有個傳聞說，易府和冷府，本是素識的朋友，當年兩家父母就曾指腹爲婚，後來事有變化，兩家分隔，久斷消息，有一年冷雲外出，巧識「無賴英雄」邱曾見，妙的是邱曾見竟熟知冷、易兩家兒女事，遂一拍胸口承諾下，爲兩家促成這段姻緣，也因爲如此，邱曾見才會千里投柬，約使冷雲孤騎北上到達京師。

事實如何，外人不知，可是有件事情却是不假，那就是邱曾見投柬長安，主意是易姑娘出的，柬內附有易姑娘一紙素箋，否則祇怕單憑邱曾見的一封信，還請不到這位「笑面神龍」的冷大公子。

論年頭來說，易君姑娘這叫作「膽大妄爲」，不過易府的尊長，死的已死，失踪的失踪，現在當家作主的，就是易君，她似乎不能不權宜行事。

來的終歸要來，冷雲來了！

冷雲的臉上，一向是帶着微笑，那「笑面神龍」的美號，也正是由此而得。

冷雲微笑着，眼睛沒看軟轎旁邊的四名侍女，也沒盯着轎子，而是遠眺着老黑的背影，不過話是對軟轎中人說的，道：「是易君妹？」

一名侍女緩緩的挑開轎簾兒，赫！皇帝不急，急了太監，冷雲仍是目不斜視，看熱鬧的却醜態百出，哈腰的、弓身的、蹲下去的，歪着頭的，全是一個目的，往轎裡瞧，瞧瞧這天下第一美人兒究竟是多美。

這時，兩名侍女把轎兒向前微傾，接着萬衆面前都是一亮，易君已亭亭玉立轎前。

易君沒開口，含笑看着冷雲。

冷雲也正在看着易君，彼此注視着，一刹那的沉默，一刹那的嬌羞之後，冷雲又開口道：「我有輛雙馬篷車。」

易君早就看到了冷雲的雙馬車了，頭微低、臉微紅，她當然已經聽懂了冷雲話中的意思，女兒家豈能不涵斂點，一笑之後，道：「你這車很美。」

冷雲也顯露出智慧道：「比不得君妹這乘軟轎，君妹，長安至此數千里，小兄的坐騎已不勝疲憊，該休息休息了。」

「是應該讓牠休息了，何不交給小妹侍女們照料，她們會懂的。」

「小兄致謝，只是君妹少了一名抬轎人，怕是很不方便。」

「沒什麼，如果是一乘空轎的話，他們有兩個人也能抬得動了。」

「是，是，小兄眞是愚笨，如此就請君妹移駕至車上，小兄爲君妹駕車。」

「這怎敢當，侍女們不是還閒着一個嗎？她們也會駕車的。」

於是，閒着的全都有了事作，冷雲肅請易君登車，侍女將馬車行在前，轎隨於後，緩緩的走着。

車上，肩靠肩，香風笑臉襲人醉，醉是無言。

劍眉舒展，鳳眼星眸雙雙對，你一眨時，她一霎，他們另有言語無聲的交談。

心有靈犀一點通，喜此一見，也感此一見，似乎了却雙雙生平願。

他根本不問要去何處，何處不可安？

她，任雙馬揚蹄車輪轉移，早已忘懷這裡仍是人間。

＊　＊　＊

冷雲臉上的微笑，在短短的十天裡，濃過往昔的多多。那是因爲他這微笑是從甜到極點的心底流露在面上，那樣眞，那樣誠，那樣的可愛。

她易君，亦然，常常笑紅了雙頰似的。

冷雲那甜到了極點流露在臉上的微笑，陪襯着那英挺俊逸的模樣兒，和丰神絕俗、瀟洒無倫的風度，已使京華佳麗瘋狂的迷戀並追逐着，談論着，和誇讚着。

易君的絕色、俏麗、風範、儀態及一擧一動，甚至她的服飾、衣着、談吐、很早很早已是京華王孫公子們爭相讚嘆的事，更是京華佳麗們爭相模仿的對象。最近，最近十天，她也成爲佳麗們羨妬的對象了，這當然是爲了冷雲。

冷雲在第一天踏進京師城門之後，就被安排在「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東城的別莊中，據易君說，這樣不僅行動方便自由，更可以避免可畏的人言。

其實易君不管有多要强，也是個女流之輩，這一點有多少不便和方便之處，她自己是十分淸楚，何況她更聰明過人，善於藏拙。

聰明的女人，在處理大事上，是絕對不會表露她自己內心所想，因爲萬一你所作的安排和努力，不幸失敗時，她們不僅可以置身事外，並且還能直接指出你的失敗原因來，如此，當她們指着你的鼻子罵你到昏天黑地的時候，你不但無言可答，並且會由衷的佩服。

由於此，冷雲之被安置在「打不死公子」別莊中的事，究竟是出於易君的授意，抑或是「打不死公子」的巴結，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這短短的十天，冷雲如同天之驕子，進出都有易君爲伴，問暖吁寒，好不羨煞旁人。

「溫柔鄉是英雄塚」？未必！

不過，「溫柔鄉、忘憂草、英雄倒」！却是百試不爽的事實。

他，冷雲，忘記了和老黑所訂的約期，使老黑夜夜鐘鼓樓頭冒風霜，乾等白耗，沒見過他的影子。

不過老黑並沒有埋怨過什麼，並且依舊是夜夜三更到，天明五更走。

＊　＊　＊

這天，是冷雲到達京師的第二十天，晚筵在「打不死公子」的別莊中擺開。

主人家當然是「打不死公子」邱曾見，主客兩位，易君和冷雲，陪客是冷雲稔熟的人，計有「猛獅鏢局」的東主李鐵獅、「福來錢莊」的東家富來福，和那武林人稱「玩笑公子」的仇恩，只有這三位。

賓主落座，邱曾見持酒含笑起座向三位陪客道：「三位可知道今夜這酒是什麼酒嗎？」

玩笑公子仇恩玩笑已慣，一聲哈哈道：「邱兄，總不是飲後必死

的穿腸毒酒？」

「該罰。」邱會見依然含笑道：「今夜之宴，是送行歡宴，因爲冷雲兄和舍表妹易君，業已兩心相許，明日五更，冷雲兄將『香車載得美人歸』返回長安！」

仇恩聞言持酒起身，連聲自稱該罰後，恭恭敬敬的對冷雲和易君道：「這是驚天動地的大喜消息，沒別的說，不論賓主陪客，今夜是不醉無歸，一旦天明，五鼓送行，來來來，冷兄，請賞薄面，三盞爲敬，請！」

人逢喜事精神爽，冷雲海量，含笑而應，酒是易君代斟的，一連三盞，杯杯見底，點滴不剩。

接着主人敬一盞，陪客又各敬一箋，冷雲一連飲了六盞酒，若無其事。

六盞酒盡，易君突然附在冷雲耳邊悄語數言，接着起座由侍女相伴暫離席位。

繼之仇恩和李鐵獅也雙雙離座，理由正大，要親自捧取恭賀禮物爲敬。

富來福直搖頭，接着暫告小別，他說得好，必須辦點祝賀大喜的事，隨侍小廝太笨，只怕不如人意。

於是大廳上，就只留下了作主人的邱會見，和主客之一的冷雲。

「打不死公子」這時笑對冷雲道：「趁着大夥兒全爲你們的賀禮的事，無人在側，冷兄請移駕隨小弟來，第一看個絕妙的稀罕景兒，第二小弟也有微物相贈。」

冷雲笑道：「京中多日，已是擾兄過甚，禮物免啦，看個罕景兒自無不可。」

說着，冷雲起座隨「打不死公子」轉向右側長廊。

過長廊，穿門戶，冷雲目光一凝，突然停步道：「邱兄，前面這座巨樓，可是『風閣』？」

邱會見心頭一凜，表面上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道：「正是，冷兄怎知就是風閣？」

「是易君說的，她說此閣爲邱兄禁地，向來是不准外人踏進一步的。」

「不錯，只因冷兄明早遠行，一別再見難期，況如今已成親戚，願破例請冷兄一看奇景。」

邱會見在話聲中，又邁步而前，冷雲當然祇有隨行於後，不過心中卻在暗地冷笑。

邱會見推開了風閣的門，側轉身面對着冷雲，一面孔的誠摯，伸手緊握着冷雲的兩手道：「冷兄請即登閣，別推辭，當你發現閣中有你愛悅的物件時，儘管取留，就算是我的賀禮了。」

冷雲一楞，「打不死公子」向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爲的習性，今夜卻怎麼這樣大方，正要推辭，邱會見已接着又道：「冷兄若是看到一柄牙鞘金手、碧玉吞口的尺八彎刀時，請代小弟取來，我知冷兄對小弟所請之事必有疑問，目下還不是說明的時候，等冷兄自風閣出來，前廳與諸友相會時，小弟當一一說明便是。」

冷雲仍在暗中沉思，但答話很快，道：「好，既有奇景焉能放過，牙刀亦必取來奉上邱兄，至於邱兄慨言所贈物件一節，敬謝了！」

話聲停止，冷雲已坦然邁步進風閣。

他剛剛踏入深沉黑暗的閣中，閣中明燈松火突放光明，閣門未掩，邱會見當門而立，冷雲回顧，邱會見含笑作個肅請他拾階而上登閣的手式。

他微笑頷首，順便登階而上，當他踏上閣頭最後一級木階時，風閣樓下的水晶燈、松火突然自滅，閣門也適時在一聲輕響下關閉，他劍眉微微一挑，臉上出現一絲冷笑，目中也射出寒光。

風閣上面這一層「隔間」極爲美化，近似玄妙，冷雲深覺不解，但料知必有詭詐，四壁都是鑲滿紫銅明鏡，映人毫髮畢現。

四墻一共伸出三十二盞水晶罩明燈，因之使閣上亮過日正當中的天井，由於此，冷雲十分清楚的看到自己臉上不知何時生出一層細小至極的紅色斑點，密密麻麻難以勝數。

冷雲並未十分看重這件事，也許適才酒菜偶然有刺激，這是十分平常的事。

不平常的是，整個閣上，除遠遠一角設有一椅一桌，一盞坐地高架水晶燈外，不見有任何擺設，就像一座新厦剛剛落成，還沒有把傢俬等物遷入一樣。

既然沒有傢俱擺設，自然更談不上有什麼其他物件，所以冷雲納悶「打不死公子」說的那「牙刀」，和「稀罕奇景」又在何方？

遠處一角那一桌一椅一盞燈，已近空廊門際，冷雲停步自然而然的走了過去。

行近時，方始看到桌上擺放着一封信柬，柬上赫然寫：金鷹府冷大公子親啓。

在柬左上方，又以紅筆加上四個醒目大字，是「稀罕景兒」。

噢！原來邱會見所說「稀罕景兒」，是藏在這封信柬裡面。

冷雲首先注意到信封上並沒有收信人的名姓，不過信柬既然是留在風閣桌上，至少「打不死公子」是知道這件事情，冷雲笑了，是一種發覺某些事情沒有出乎自己意外的冷笑。

他並沒有坐到閣中唯一的那張

椅子上，左手取過桌上的信柬，就在燈下拆閱。

信不祇一張，當然更不止八行，開始寫的是：「冷雲兄大鑒」，這是一種極爲普通的稱呼，沒什麼可疑之處。

第一行寫的是——俗語說人有見面之情，但是有許多事和話，若面面相對的時候，反而十分不便出口，這可能就是古傳以書信代言的由來。

冷雲雙眉一皺，搖頭自語道：「開場白看不出是善心抑或惡意，不過我却明白姓邱的是有話難以當面出口，若是眞的有事求我，那我就虛此一行而料錯事和看錯人了！」

自語聲低，目光自然移向第二行。

第二行——請打開此桌正中抽屜。

冷雲又一皺眉，道：「邱會見的鬼板眼可眞不少，瞧瞧抽屜裡究竟藏着什麼東西？」

他並沒有用手接觸那隻抽屜，而是以內力「吸」字訣的無倫功力將抽屜吸出。由此可見冷雲並不眞的「美色迷心」忘懷一切。

抽屜被內力吸出尺許，內中赫然又有一封信柬，並且業已拆過的信柬。

柬上字跡熟到使冷雲觸目心寒，柬封右側只有兩個字，神交！

柬中是——邱公子會見兄親啓！

柬左下方，赫然是，弟冷浩手拜。

冷浩正是「金鷹府」的二公子，冷雲的同父異母的兄弟，江湖人稱「無影神龍」，僅小冷雲兩歲，但在武林中的威名，已不亞於乃兄。

冷雲正沉思着一件事情，他從沒有想到二弟冷浩也和「打不死公子」邱會見稔熟，並且熟悉到早已魚雁往來，冷雲奇怪乃弟怎會沒向自己說明此事！

沉思間，不自覺的取起乃弟的信柬，才待抽出一看，猛一搖頭道：「未得允許，怎能偷窺他人信件！」

話聲中已隨手又將信柬置諸屜內，那知目光偶向邱會見桌上留柬第三行看去，上面竟赫然寫着——請詳閱令弟專人送來的密柬！

既是邱會見有心留字叫自己去看，這自然和暗中偷窺他人信件不同，遂即展開乃弟的原柬，仔細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着。

信上字句，令人費解，寫的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小弟靜待吾兄佳音，消息秘密不容外洩，用意相信吾兄明白，此信必須要善加保存，異日憑此領取餘金。

冷雲雙眉鎖起，他已料到邱會見留柬中，對乃弟信中事必有說明，移目下，果如所料。

邱會見信中第四行——令弟原文，似詩似文似通非通，但若是經小弟說明：閣下當能恍悟，令弟第一句「那人業已動身北上」是指閣下這次至京相親而言！

「小弟靜待吾兄佳音」一句，容我留後解釋。

第三句是爲了保守一切秘密，必須將投柬人處死滅口，我已遵照令弟之意將事辦妥，目下可以告訴閣下內情，投柬人乃令弟書僮冷福是也。

不錯，冷雲記起來了，就在他將要離開家中遠赴京師前夕，二弟冷浩派出冷福，推說要冷福去三十里催討佃戶欠租，原來冷福已快馬加鞭先自己一步到了京師，天可憐只當能獲重賞，又怎知却落得埋骨異地。

邱會見信中的第五行，寫的是——令弟最後那一句「異日憑此領取重金」是要我好好保管他的原信，將來憑着他的原柬，領取令弟應付我但未付的半數銀兩，實對閣下說，那是黃金五仟兩正。

第六行——請將令弟原柬，仍置原處，並請容我解釋令弟信中第二句話內情。

第七行——請坐，我當出面與閣下一談！

冷雲暗中冷笑着坐於椅上，並且眞的把乃弟投與邱會見原柬放置屜中，輕輕關上抽屜！

詎料抽屜一關，坐椅連聲震響，冷雲警戒突生，可惜應變已遲，坐椅在這突然之間，變作了一具鋼鐵囚車，恰將冷雲頭部露出，餘皆被封於囚車之內。

冷雲並沒有掙扎，似是已知掙扎無用，不過他臉上的微笑變了，變得更濃，也笑得格外開朗！

笑聲未止，身後突然傳來邱會見的語聲道：「是什麼事使大公子這般開心大笑？」

冷雲聞聲知人，並沒有回答，反而又哈哈大笑起來。

「冷雲，你聽明白，現在你已是邱某階下之囚，若是心存輕蔑笑個不停，惹火了邱某，莫怪要叫你試試邱某人處置敵人的手段。」

「手段？邱朋友，你有什麼手段？」

冷雲仍以朋友二字來稱呼邱會見，若不是個瘋子，那心胸氣度就大得嚇人了。

「冷雲，邱某手段千萬，不信你就試試看吧！」

「可笑，眞可笑，哈哈……」

冷雲又哈哈的大笑起來，邱會見閃身面對着冷雲，厲聲斥道：「講！你笑什麼？」

冷雲從容的掃了邱會見一眼，

搖頭嘆息出聲道：「邱朋友，俗語有云：『省得一事少一煩』你何必非問明白之後增加自己的煩愁不可呢？」

「說！邱老子人稱『打不死公子』，打都不死，不信會有什麼事能煩愁死我，講！」

「所謂『人應自貴』，又有『英雄識時務』的俗語，邱朋友你一定要問，冷某當然可以詳答，只是邱朋友必須沉得住氣，莫要發那『無名之火』……」

「少廢話，快說正經的！」

「好，首先請問邱朋友一聲，你邱朋友的功力技藝，不會高過舍弟冷浩吧？」

「這也是廢話！」

「不！請回答。」

「令弟自是高過邱某。」

「好，再問一句，你邱朋友和舍弟的交情不會深過我們兄弟手足之情罷？」

「冷雲，眞可惜你那『笑面神龍』的美號，是怎樣換取得來的，不錯，邱某功力遜之令弟甚遠，邱某也沒有你們手足之情的血緣深厚，不過你今日的下場，却正因爲『血濃於水』的緣故，太濃了不是福氣，至於邱某，對令弟有玉成之德而無利害之事，所以令弟才會支使邱某，安排好美色牢籠，置你於萬劫不復之地步。這正是『血雖濃於水，而水也淡於血』的反效果，因此邱某敢狂言一句，令弟只會感激邱某，而不會對付邱某。」

冷雲未有表示，話鋒一改道：「邱朋友這次和舍弟談好的生意可是黃金壹萬兩，先付一半，事成之後再取餘額？」

「現在邱某有些佩服你的料事如神了，正如閣下所言，怎樣？」

「不怎麼樣，我只是十分奇怪，事後邱兄如何去取餘金五仟兩？」

「憑令弟那封信……」

邱曾見突然色變而中止話鋒，眼珠急轉，哼了一聲接着又道：「大不了邱某損失那五千兩黃金不要，何況證據在握，也不怕令弟背信滅口……」

「邱朋友，這不是你要不要那五千兩餘金的事情，而是你曾否參與和知道舍弟這件不可告人秘密的問題，邱朋友當然參與了，也知道了，那就是說，不論你邱朋友打不打算追討另外半數黃金五千兩餘酬，舍弟都會前來和你結算清楚的。」

「你……冷雲！你話中有話，指些什麼？」

「事情十分簡單，目下只怕舍弟業已率領着金鷹府不少好手到達京中。」

「就算這樣，邱某也不怕，有他那封信件爲憑，不信他能隻手遮天，掩盡天下人耳目！」

「邱朋友，那封信已經沒有用了！」

「笑話，除非……冷雲，你敢毀掉那封信……」

說着，邱曾見大怒之下，揚掌劈向冷雲頭頂。

冷雲並沒有理會，突然說道：「我本來不信，舍弟曾與邱朋友同謀，想暗算殺我，但是當我看過舍弟給你的信後，不由不信了。」

邱曾見揮舞着雙掌，厲聲道：「少說沒用的廢話，那封信……」

「邱朋友勿躁，聽我把話說完，你並沒有見過舍弟的筆跡，舍弟不可能找人代筆的，他不作此圖，用意有二：其一是避免多一個人知道他的陰謀，再就是他既然安排妥當一切，自然也包括了要你留柬使我目睹其中一節，是否他的筆跡絕對瞞不過我，所以他才親自書寫……」

「既然是令弟的筆跡，邱某就穩如泰山……」

「邱朋友你錯了，信是舍弟親筆，絕對沒有錯，但是，邱朋友如果認爲可以作爲要挾憑證，或在於極險時出示爲護身符的話，正好上了舍弟的大當了。」

「說了半天，依然空無一物，哼！」

「千言萬語，也不如你邱朋友親眼目睹的實在而有力，邱朋友你可以拉開抽屜，重新取出舍弟的信柬，仔細看看，相信一切自可明白。」

「打不死公子」沉思刹那，一聲厲哼，重啓抽屜取出信柬，五指輕抖的拿出柬箋，注目下，第一句仍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

他不由火上心頭，沉聲對冷雲喝道：「原來你是有心離間和恐嚇邱某……」

「別急，邱朋友，再仔細的看下去。」

邱曾見不由目光又移到信柬上面，他突然色變，箋上寫「那人已動身北上」八個字，竟如「火之烤冰」、「日之蝕露」般，一個接一個的平空自箋上消失得無蹤無影，連絲毫痕跡也沒留下。

邱曾見全身已在顫動，顫抖之下，箋上所有字跡，已接連消失不見了，終於變作一紙潔淨的素箋，他再看信封時，如同素箋一般，變作空白的信封套兒。

他呆呆的站在當場，已不知怎麼樣才好！

冷雲適時一聲長嘆道：「字跡他人可以模仿，但這『靈隱奇墨』却是寒家獨得的奇寶，我正是因爲信箋乃『靈隱奇墨』寫成，才相信是舍弟主謀。」

邱曾見這時着實不知怎麼是好，更不知應如何答對，仍然拿着那封突然失去字跡的信箋發呆。

冷雲淡淡的又掃了邱曾見一眼，道：「邱朋友，這位敬我三杯毒酒，使我全身腫癢、功力突失的易君，恐怕並不是易君本人罷？」

邱曾見木然答道：「是『天狐』花娘子的手下。」

「怪我竟沒想到，只是她倆長得太像了。」

「像個屁，你當那『富來福』是誰？」

「邱朋友介紹時不是說過，他是『福來錢莊』的東主嗎？」

「那是爲了騙你，他就是『要錢再要命』的獨孤絕，也就是昔日被尊府追殺萬里的『下流郎中』！」

冷雲明白了，以「下流郎中」獨孤絕的醫術，巧換眞容何異翻掌之便，難怪「天狐」手下能變成名門閨秀的易君。

冷雲雖身處絕境，却別有關懷，急聲問道：「眞的易君怎樣了？」

「不怎樣，她母喪不足五七，足不出戶，所用侍女又是從我這裡派了過去的，所以她至今仍蒙在鼓裡。」

「邱朋友，你說易君仍在她自己的易府家中？」

邱曾見已漸漸的冷靜下來，突然面對冷雲厲聲喝道：「老子沒空和你說。」

一聲冷哼，轉身奔去，冷雲突然揚聲喝道：「站着，聽完我說的話，答完我要知道的問題再去，否則你邱氏一族，包括留居膠高海灣的，移住遼東地區的，俱將死無葬身之地。」

「打不死公子」霍地止步轉身，一閃到了冷雲面前，手指冷雲鼻前沉聲怒吼道：「邱老子若不是嫌你現在這個模樣兒噁心，早就下手生劈了你，你們……」

「發火是沒有用的，邱朋友，若想保存身家性命，只有從現在起，聽我的吩咐，否則……」

「住口，你比冷浩好不了多少的。」

「錯了，邱朋友，龍生九種，種種不同，邱朋友，我如果是你，事到現在一定會放人，你放了我，我功力已失，自知遲早仍難逃過舍弟的毒手，但是普天之下，唯有我冷雲才能說明事實的眞相，指出陰謀元兇而無人不信，邱朋友，得失利害，你要仔細的想想。」

邱曾見突然的狂笑起來，道：「冷雲，你這些話若是早說半天，那是事實，現在晚了，太晚了，晚到普天之下只有我邱某人知道你究竟是誰，並且說出去的話，不會有人相信了！」

冷雲不見絲毫恐驚震駭，仍然是十分沉靜而從容的問道：「可是那三杯毒酒，改變了我的形貌？」

「你自己看罷！」邱曾見猛地將囚籠推向壁間紫銅鏡前，鏡中所現囚車上的人模樣如同鬼魅，一臉紫疤，吊眼斜鼻歪嘴，已非人形了！

邱曾見狂笑之聲又起，道：「這是『下流郎中』的奇藥，『笑面神龍』死了，如今你是『鬼中之鬼』！」

邱曾見話聲一落，重又瘋狂大笑，大笑着奪門飛奔而去。

「打不死公子」也僅僅是衝到「風閣」的樓門口，突然黑影閃飛，迎面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正阻着樓門進出的地方。

「打不死公子」尚未喝問，不速客已沉聲問道：「什麼人要出風閣，報名？」

邱曾見雖說功力談不到是頂尖好手，但經驗閱歷却高人一籌，沉步暴退，功力提聚雙臂，叱道：「你又是誰？夜闖邱某的『湖光別莊』？」

「原來你就是邱曾見呀！」

邱曾見還沒來得及再開口，當然更來不及有所行動，不速客已揮手揚聲喝道：「燈來！」

他像是「湖光別莊」的主人，邱曾見反而成了客人，這聲「燈來」，眞叫怪哉，整個湖光別莊，頓時亮起難以計數的燈光火把，使別莊照耀得如同白日，妙的是亮燈明火在前，使邱曾見根本看不清任何人的模樣，除了這當門而立的不速客。

不速客在燈明火亮後，立即發出一陣令人聞之心凜的冷笑，接着手指邱曾見道：「憑你邱曾見，一個沽名釣譽的武林敗類，竟敢與『天狐』勾結，以美色迷我『金鷹府』未來的府主，巧用毒酒，陰謀殺人，說，我家大公子如今何在？」

邱曾見恍然而悟，冷雲推斷得半點兒不錯，合夥的要命人到了，並且到得快，快到出乎邱曾見所想像之外，不過邱曾見有他那套「混世的無賴」辦法，心中一動，面色一寒，一聲狂笑道：「朋友你錯了，邱某雖愚而不蠢，豈會當眞被冷浩牽着鼻子套上死結，一切並沒按他告訴我的辦法去作，不信朋友你回頭往最高的那座樓頂上看，你們大公子正好端端……」

不速之客面色突變，急地轉身，下面千百明燈，也不由齊照向不速之客回顧的地方，照明之下，看得清楚，那有冷雲的影子。

不速之客已知上當，耳邊又中斷了邱曾見的話，再轉望，邱曾見已逃返風閣內，不速客羞恨之下，揮手高喝道：「放火焚莊，殺！鷄犬不留！」

「留」字餘音尚在衆人耳際未散，他已衝進了風閣，直追邱曾見不休！

＊　＊　＊

「求求你大公子，你老請說，要怎麼樣才能夠逃過今夜令弟的無情追殺，你說，要我幹些什麼都行，只求指點一條明路，逃過此劫。」

邱曾見直挺挺的跪在冷雲面前，狂嚎着，哭求着，要冷雲救他一條性命。

「打不死公子」並非眞的打不死，是更怕死了！

「無賴好漢」碰上了「潑辣殺手」，不管你能多「無賴」，他是「殺定了你」，於是那套「無賴的法門」，也只有收個乾淨。

冷雲面對着紫銅鏡壁，仍是一動不動，沒開口，鏡中人又變了，非但早已不是那瀟洒絕倫的冷雲，幾乎已不能不叫他一聲「魔鬼」，世上最最醜陋、最最猙獰的魔鬼。

鼻子已塌，嘴唇翻裂腫脹如豬，眉毛已全部脫落，頭髮已變成灰白，牙齒黑汚，面色青紫中突出些白白的膿包兒，眼眶裂開，整個樣子是「鬼中之鬼」！

唯一沒有變的，是他那眼眶中的一對星眸，依然閃射着晶瑩的寒光，這不能不說是件怪事。

若按平日，邱曾見一定會注意到此事，可惜今夜變生莫測，方寸已亂，靈智已失，他根本無暇再過問和注意求生之外的任何事情。

適時，烈火濃烟已捲進了「風閣」，突然一聲木門被大力震碎的聲音傳到，接着一對赤身男女惶恐奔來，男的正是那位「玩笑公子」仇恩、女的龍施，竟會是假冒易君已數十天的「天狐」手下的美女「小天狐」。

假易君一見囚車裡冷雲的模樣，嚇得雙手按着整個臉，全身直抖，冷雲連個哼哈都沒出聲，只是冷冷的盯了她一眼。

仇恩却上前拉住了邱曾見道：「老邱，你這是怎麼說的，講好我獻出一宗絕藝，換取今夜和『小天狐』的一場歡聚，你收了東西，不但等人在好興頭上放火，並且還派出殺手，你……」

邱曾見那有工夫和仇恩閑話，猛一震臂甩得仇恩遠滾八尺，厲聲喝道：「滾你娘的，你愛和那騷母狗怎麼樣幹就怎麼樣幹，別煩老子了！」

仇恩被甩出八尺，跌倒在地上，是根本沒有防備，摔跌之後一躍而起，疾撲而上道：「好個邱小兒，看仇老子能不能活劈了你。」

他話到、人到掌到，挾勁風內力直劈邱曾見的頭頂。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震喝道：「仇恩且慢……」

仇恩聞聲不由一窒，僅僅回望一半，劍氣已臨頭上，可嘆他連對方模樣還沒有看到，已被利劍一劈爲二，兩截碎屍，一東一西倒向兩側，腥血飛濺了假易君滿身滿臉。

火已經竄進了風閣內的長廊，只因長廊建造得十分精巧，木料上等，縫隙不多，一時尚難盡化成火。

這時，那劍斬仇恩的人，滑步已到假易君身邊，掌中劍甩，冷哼了一聲道：「淫賤至此，不死何待！」

話聲中，劍鋒已到假易君的頸間，端的是快過電光石火。

話聲傳到衆人耳際時，施劍人的劍鋒已到易君頸下，劍先聲遲，假易君本是非死不可，怎料使劍人好一手超絕拔俗的劍術，劍鋒微微偏上揚，緊貼着假易君的下頷、鼻頭、雙眉掃過，寒光閃處，假易君心頭一凜，身軟無力的昏倒在地上。

她剛剛昏倒，一條黑影已將她抱起，這人和那使劍人一樣，同是以黑巾幪面，只見雙睛不現面目，所不同的是，這人臂上纏一條金色絲巾，使劍人纏一條白色布帶，其身份不同，大概是由此而分的。

這人拖着赤身裸體的假易君，目光首先掃過冷雲，冷雲却呆對銅鏡，視若不見，接着這人目光注定了業已傻楞的邱曾見，一聲冷哼，頷首向那使劍人示意道：「一個不留！殺！」

僅僅這刹那間工夫，烈火已燒穿了樓板，樓上火舌橫飛，人已難以存身，這人在陰狠的下達「殺令」後，左手一揚，好深厚的功力，竟硬生生的將風閣瓦頂擊破一洞，抱着假易君自洞孔中疾射而去。

使劍人不再猶豫，順勢出劍，削向冷雲！

冷雲沒躲，其實他人在囚車之中，根本是沒有辦法躲開，眼見劍光已臨頭上，詎料劍鋒微偏，劍鋒竟斬於車上(其實是銅椅)，連聲震響傳出，囚車已散落一地。

使劍人看都不看一下，劍鋒再偏，找上了邱曾見。

邱曾見這位「無賴好漢」，如今竟眞的變成了「不怕死的公子」，腰一挺，眼一閉，人沒動，似乎是靜待人頭落地一死百了。

不錯，邱曾見正打着這一主意，他之所以不逃，是已知道沒有逃走的生機，快不過這位使劍的殺手，既然逃也必死，還死得更慘，何不圖個痛快。

劍鋒已臨，一旁剛脫囚車之苦，面目全非，所謂功力盡失的冷雲，突然威稜的開聲道：「封他睡穴，留他活命！」

使劍人聞聲色變，但却遵言而行，劍鋒一偏，拍昏了邱曾見，人並不停，也不再看冷雲，舉步欲

行。

冷雲聲調越加威稜的又道：「你用的是『血痕劍』，當然你應該就是『金鷹府』四大劍手中的『仁義劍王』宋守仁，剛才劍劈囚車，換回一條性命，記住，剛才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你已遵命殺盡應殺的人了，再就是遇上機會，不妨勸勸老二，『天狐』門下無不十惡難赦，尤其是他抱走的一個，正是『小天狐』，留之必成大害，你走罷！」

使劍人究竟是誰，並不一定，冷雲叫他作「宋守仁」，也許，不管他是否宋守仁，他並沒有管，也沒轉身，背對冷雲道：「伏請再念爲勢所迫之苦！」

冷雲揚聲道：「住口，老主人難道不能爲你作主？」

「不能，這是事實！」

冷雲聞言駭然色變，急聲道：「簡短些快說。」

「是，老主人及主母，雙雙走火入魔，已難擧步！」

「當眞？」冷雲一步跨到這人身側，握住這人的右腕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在敝府大公子走後的次日。」

使劍人乖巧得很，並不承認已經認出了冷雲。

冷雲也有意思，道：「很好，守住一點忠心，保你半生平安！」

使劍人以極低的聲音道：「請轉知『黑爺』，小心『桑家毒針』，據說那是『黑爺』唯一的尅星！」

冷雲沒接話，使劍人已躍身飛起，自先前抱走假易君「小天狐」那人所留樓頂的洞孔，疾射無踪。

冷雲不慌不忙的抓起邱曾見，整個風閣恰好在這個當兒倒塌下來，火舌飛起十丈，濃烟捲飛半天，湖光別莊成了「火光別莊」，映紅了半邊天，直燒到日上三竿，沒人救火，怪！沒人逃走，怪！更怪的是，大太陽底下，清清楚楚的看到火場四處，數十個分散包圍火場的大漢，不言不動，更目注火場不懈！

＊　＊　＊

老黑已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冷雲曾經和他約定過，他是夜夜到，一直耗到大前天的清早，才和大公子走了個迎頭碰上。

大公子作個手式，告訴老黑說當夜三更相會，會後即刻動身離京回程。

夜三更，他去了「鐘鼓樓」，直等到四更半，別說大公子的人，連影子也沒見半個。

不過他站得高，望得遠，遠遠的已發現有個地方着了火，火勢燎原，猛烈至極，映紅了半邊天。

他曾想去救火，又怕大公子正好趕上時候來，無奈何，頭一轉，作出不見不煩的樣兒。

天要亮了，鼓樓上已待不下去，只好長嘆一聲飛身而下，邊往所住的客棧而去。一邊自語道：「這眞是『溫柔鄉不住住何鄉』了，難道，當眞已『此間樂，樂不思蜀』了麼？」

回到客棧，老黑又睏又乏又餓，睏佔先，倒頭大睡，醒來已近黃昏。

洗過臉，先塡飽「五臟廟」，登上一家酒醇菜香的酒樓，點了酒菜，邊吃邊下決心，不管邱曾見是怎麼說的，他今夜要暗地一探那「湖光別莊」，見上大公子一面，問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正自斟自飲間，座中酒客有人突然談到昨夜那場直燒到天亮的大火，說話的人聲音雖小，怎奈老黑耳朵偏偏太靈，聽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昨夜火場竟是「湖光別莊」，一把火燒了個清光，別莊中據說正在宴客，計數賓客主人及僕婦等人一共四十二人，全都喪命大火，火太猛烈，時間又燒得太久，四十二人的枯骨皆成焦炭，已分不出男女，也數不清人數，總之，死了個乾淨。

更怪的是，別莊主人邱曾見，位於西城的祖宅，也在半夜起了火，一家老少十九口，無一活命，焦骨未散，這次好計數，不缺一人。

老黑一聽，那還有心情喝酒吃飯，一口氣奔到「湖光別莊」，別莊早已片瓦無存，他翻、搜、尋覓了大半天，直到天黑，連半點綫索也沒有發現。

眞沒有嗎？不，他曾看見過仍然放置在地上，僅僅以草蓆遮蓋的焦骨殘骸，其中絕對沒有他心懸掛懷的大公子冷雲，這道理只有他一個人明白。

他另外一個收穫是，所有焦骨，僅僅三十九具，別莊中如果眞正是有四十二人的話，有三位已逃過此劫，並不在數。

他自這三十九具焦骨上，又發現了一件事，內有七具女屍，除四具女屍是眞的被火燒死外，餘下三具女屍和三十二具男屍，都是先遭刀刃斬殺後被火焚的，由此可見「湖光別莊」的這場火，是人爲的，是仇殺後爲毀屍滅跡而放的火。

老黑有這種奇罕的能耐，並且不止這一種，而且還俱多種奇特本領。他既然沒在「湖光別莊」發現大公子的骸骨，連夜又搜探到邱曾見出事的本宅，仍然沒有發現大公子的骨骸，他安心了，不過也更進一步證實了他的看法，是仇殺，邱宅上下死難者，俱皆先被奇絕陰功所傷後，始死於烈火，而那種歹毒的陰功，對老黑來說，並不陌生。

（未完・一）

上文提要：蕭丹與齊女來到微山湖一帶，蕭丹一心仍懷念父母，愁眉不展，齊女窮出玩意都無法令蕭丹驅走愁慮。一日在酒樓中見一漁哥兒，與衆不同，好奇心動，蕭丹亦感興緻，遂尋到漁哥兒船上去泛湖。豈料這漁哥兒早有預謀，目標就是衝着她倆而來的。途中船翻，蕭丹與齊女失散。待蕭丹醒來時，却是赤裸着身體偎在漁哥兒身旁，一時耻辱仇恨湧上心頭，幸遇一粗獷少年郎將她救走了……



夢斷微山

情俠希夷故事／巴　人・文　可　飛・圖

戲弄人者人亦戲　以牙還牙治其身

那少年沒說甚麼，只是搖了搖頭，道：「眞像是大閨女了，有甚麼好害臊的，好吧！」

只見他一扔，那樣輕薄的衣衫竟緩緩地向她飛來，了不得，衣衫顯然被無形的眞力托着，這手功夫，她自信就不及人家，也可見自己的觀察力不錯，這少年的內功深厚之極。

蕭丹不僅對這少年生出好感來，而且心生感激，當眞，這少年雖不英俊，其實也不醜，更滿臉正氣，從他的笑聲中就可聽得出來，性格豪爽，且分明剛毅。

蕭丹伸手抓住，登時吐了一口長氣，道：「喂！站着幹嗎？你……出去！」

蕭丹慌慌忙忙把衣衫緊抱在胸前，不僅如獲至寶，而且大大鬆了一口氣，眞是欲蓋彌彰了，若然這少年眞是聰明的，必然也已知道此地無銀三百兩。

但少年反倒忍住了笑，只是搖了搖頭，不僅轉過身，而且一低頭，走出去了。

蕭丹瞪大了眼睛，呆了一會，那太陽已昇得高了，東昇的旭日斜照，確實不見少年的投影，這才放心了，慌忙把衣衫穿上。

那知她才閉上眼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驀聽一聲响，有甚麼擲到她脚邊，一睜眼，眼前竟是一暗。

才定了的心兒登時又劇跳起來，臉兒也熱了起來，道：「原來你……你……」

少年竟上上下下打量起她來，說：「看來你不小啦，怎麼靦覥，害臊得像個大閨女，全不像個男兒漢。」

「我……當然是，你沒……沒有偷瞧我吧？」

那少年沒好氣，道：「偷瞧你幹嗎？還不把靴兒穿着了，」說着，不但搖頭，而且皺起眉兒來，又道：「瞧你這一雙脚兒，竟然又白又嫩，沒些兒像是男子漢的，這靴子雖然沒乾，總比赤着脚走路好。」

原來少年擲到她脚邊的，是她的靴兒，那麼眞倒誤會人家了，別說少年沒好氣了，若是惱她、罵她，她會更高興，因爲可以證明，人家並未偷瞧她穿衣衫。

原來人家回來，是發現了她的靴兒替她送來。

那靴子厚，便經一夜風吹，如何乾得了，人家說得不錯，濕靴總比赤脚好。

走路！不錯，她得趕快走，眞不知那漁哥……那該死的漁哥，用的是甚麼手法兒，雖能活動自如了，就是一點勁兒也沒有，她又再運行過眞氣，竟然仍不能凝聚。

不錯，走路，她得趕快走，又切齒咬牙起來，眼兒一定也紅了，想到她已被那漁哥輕薄、糟蹋，她已失去了清白，恨不得把那該死的漁哥碎屍萬段！

碎屍萬段，也消除不了她心頭之恨，也還不了她的清白！

那少年見她陡然間，顏色慘變，眼裡像要噴出火來，不由一怔。說：「你……做甚麼？」

「帶我走，快，快些兒，越快越好。」

「自然要帶你走，」少年說：「難道把你留在這無人的沙洲上，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既然遇上了，我怎會不救人救徹？來吧！」

出得草寮來，蕭丹跟隨着少年，頭也不回，若然有火種，眞恨不得放一把火燒了這茅寮，這令她傷心更憤怒，留下她的汚辱的草寮，永永遠遠，從人間消逝，她倒會留戀，回頭去瞧麼，恨不能脅生雙翅，快快地飛離這沙洲。

先前聽到的水聲，果然是少年駕舟而來，小得只能坐得三兩人，連船篷也沒有，那沙洲只有數畝大的部份露出水面，但水中却長滿蘆葦，不過都已枯了，遠些看來，這沙洲一定不小。

「上船吧！」

忘了她渾身的眞力散了，心慌又心急，只想快快離開，縱身一躍，非但跳不起來，幾乎連脚也沒離地，已一個踉蹌。

幸是少年讓她先上船，仍在身邊，倏地一伸手，不僅托住了她的手肘，而且上步一曲肘，已貼緊了她的身子，把蕭丹穩住了，道：「小心，你急甚麼，不怪你翻船了。」

雖然怒火中燒，又心急，但仍感到少年身上傳來的熱力，何況手肘和腰肢都被少年托住，有生以來，這還是和一個少年郎如斯肌膚相親。

啊！當然不是第一遭兒，既然已被那該千刀萬剮的漁哥輕薄糟蹋了，怎能說還是第一遭兒，但她恨不得殺死的漁哥，自不能與她感恩的這少年相比擬的，何況，越更覺得，這少年其實並不醜陋，也許初相見，第一眼，心中懷着恐懼的敵意吧，因此才覺得他醜陋吧！其實，言笑舉止，無不透着强烈的男兒氣慨，竟是從未見過，或感覺到的。

蕭丹只覺心兒跳得好厲害，也許，太心急，怕那漁哥回來吧，從沒求過人的，竟然央求道：「快，快些兒！」

那少年點了點頭兒，道：「不錯，你家裡的人不知有多焦急了，只怕已在湖上四出尋找，却又怪了，從昨夜至今晨，却又少見有船隻在湖上出現。」

任由少年扶住，上了船，錯愕間，少年好快的身子已在船尾抄起槳來。只聽嘎然一聲，船已從沙岸上滑落入水中。

原來小船擱在沙岸上，瞧得蕭丹暗暗心驚，好大的膂力，半截擱在沙岸上的小船，少年一槳落水，只一翻，已滑入水中了。別說是她了，便是加上齊女，也休想能夠。

船一滑入水中，迅速蕩了開去，她害怕，擔心的是，那漁哥會突然回來。

她眞不敢想像，那漁哥若突然出現，那時會如何？首先，先已揭穿她是女兒身了，必然會說出令她難堪的骯髒話來，即使這少年的武功比漁哥更好，會相信，保護她嗎？而且，教她如何啓齒，那樣羞死人的話，教她如何說得出口，難道說漁哥輕薄、糟蹋她，毀了她的清白？

何況，她眞氣散了，眞是手無縛雞之力。

不由她不全神貫注在沙洲上，遠了，船離開沙洲更遠了，湖面上也沒有船影，這才閉了眼兒，長長的，長長的鬆了一口氣。

「喂！」

蕭丹睜開眼來說：「你叫我？」

「你閉着眼兒幹嗎？可是猶有餘悸？沒事了。」

可不是猶有餘悸，少年却那知她恨在心頭，不怕了，却更恨起來。

「告訴我，你家在那裡？你家裡的人不知有多擔心了，快些送你回去。」

「我的……家人……」

蕭丹心頭登時一酸，因爲想到齊女。

齊女也落了水，任她識得水性，但茫茫湖面，四望無際，八成兒沒命了。她和齊女相處，雖然不過數月，但情誼之深，如姊妹，甚至如情侶，教她如何不傷心，自然也恨上加恨。

蕭丹那還說得出話來，說甚麼她也還是個女孩兒，早已見了淚光。

少年一怔，說：「甚麼？不是你的家人也落了水吧？」

蕭丹搖搖頭，又點了點頭。

那少年更迷惑了，皺了下眉兒，道：「可憐，你必是驚駭過度了，慢慢兒，你再告訴我，不過，你可得告訴我，送你去那裡？」

「不！」蕭丹心想：「我能有何處可去？」

咬着牙兒想：爲今之計，唯有趕快恢復功力，只要功力能恢復，第一椿，首先，把那該千刀萬剮的漁哥碎屍萬段！

還有，訪尋齊女的下落，她怎

能沒有齊女呀！

也許，齊女已葬身魚腹，但說甚麼齊女是在莫愁湖畔長大的，不比她，一點兒水性也不識。

那少年見她不答，倒不時變顏變色，時而憤怒，目中像要噴出火來，時而傷心落淚，不禁皺了眉頭，道：「到底你要去那裡？我送你去那裡？」

「我……」蕭丹已相信這少年眞是個好人，而且正氣凜然，只不過她的遭遇實在難於啓齒，一橫心，道：「我只想去一個……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一個最最隱蔽的地方。」

少年停下槳來，搔起頭來，心想：這必是他受驚過度，神智還有些不清。

搖了搖頭，道：「好吧，那就先去我那裡，你放心，那裡除了我，就只有墳塋了，而且四外是水，連打漁的人也是不常到的。」

蕭丹已無主意，而且已無處可去，便點了點頭。

「這是那裡啊？」

蕭丹不由心驚，她落入船中時，恨不得飛快離開沙洲，爲的是怕那漁哥回來，或隨後追來，但茫茫的湖面，四望無際，却不料一會工夫，也許正因爲四望無際，身在船中，竟不知其快，驀見一片陸地迎面而來，竟像是突然湧現一般。

當然不是突然湧現，也不是迎面而來，蕭丹不禁駭然，知道是少年一槳落，船行便快如飛。

原來不過是一個大沙洲，近水亦滿生着枯了的蘆葦，湖上蒼煙迷茫，當眞是水洲一色，不到近處，幾乎發覺不出來。

小船簡直就是在那枯萎了的蘆葦上滑行，陡然一震，才知半截船身已衝上沙岸，停住了。

蕭丹前後左右望了望，端的好個隱蔽之處，那枯葦簡直把小船覆蓋了，便是有人前來，不到近前，甚至連小船也發現不出。

少年笑道：「到了，這就是我落脚之處。現在，你再不用躭心了，即使有人追來，也會失去咱們的踪跡。」

蕭丹臉上一紅，原來並未瞞過少年。現在，她放心了，但先前心下驚恐惶急，如何能瞞得過人。

少年已飄身落在岸上，道：「下來吧。」

蕭丹也跟着一飄身，啊呀！她竟也能飄身，可知功夫已漸漸恢復了，不是驚，而是喜！

却是那少年一怔，道：「看不出，原來你也有一點功夫！」

蕭丹差點哼了一聲，豈止有一點功夫！心想：你敢瞧不起人，若我的功力恢復，不信會輸於你。

當然她沒哼出聲來，人家顯然不是瞧不起她，何況是好意相助，更何況人家收留了她。

却是仇恨的怒焰，登時又在心中燃燒起來，只待她的功力一復，第一椿事，便是先殺了那漁哥，失去的清白，被糟蹋的羞辱，在尚未爲人知，未傳揚開去之前，先殺了那漁哥，而且，千刀萬剮，再……再碎屍萬段！

她一定又咬牙切齒了，少年看在眼裡，顯然已明白了幾分，不由皺了眉，搖了搖頭，道：「來吧，我那住處，也是一個茅草搭蓋起來的草寮。這天氣也像人生一樣，雲詭波譎，變幻無常，不過倒也能遮得風雨，小兄弟……啊！」

一見蕭丹眉頭兒挑了起來，笑了，說：「先前聽聲音，只道你是個小哥兒，敢情還是翩翩少年，那麼，我應該稱你兄台了。兄台，請跟我來。」

蕭丹目不轉睛，對少年眉眼，甚至唇邊，一絲一毫都不放過，總算安心了。少年粗眉大眼，那厚厚的嘴唇，只顯露誠厚，即使有笑意，也笑得坦然，那麼，眞沒發現她是個姑娘。

跟隨着少年，心定了，忍不住又問道：「這是那裡啊？」

少年搖了搖頭，道：「自然仍在微山湖中，也許，這樣的大沙洲，一定有名兒，不過我不知道。」

蕭丹咦了一聲，道：「這裡竟有個墳墓？」

不到近前，幾乎還看不出來，而且那墳墓還是眞大，且有一座石碑。

少年道：「現在，你相信，也放心了吧，我曾對妳說過，我這落脚之處，連湖上的漁人也罕有前來，只有一個墳墓。」

蕭丹已到了石碑前，啊了一聲，碑上有字跡，雖然長年風吹雨打，已剝落了，但却仍能看清，只見那石碑上刻着：

「漢留侯張子房之墓」

蕭丹好不驚奇，道：「原來是張良的墳墓！九里山前作戰場，十面埋伏，打敗了西楚霸王項羽，當眞是先入咸陽爲皇上，劉邦登了帝位，這張子房功成身退，其實是個識時務的俊傑，明白飛鳥盡，良弓藏；兎死狗烹的道理，不像那功高震主的韓信，落得身首異處，他功成立即掛冠歸隱了，莫知所終，却原來埋骨在微山湖中。」

只見那少年將頭連點，道：「兄台當眞通今博古。不瞞兄台說，便這一句莫知所終，令我心生好奇，窮數年之久，尋訪追查，我終於在這微山湖中找到了。」

蕭丹好奇心起，一時間，拋開了羞怒，道：「微山湖水天茫茫，天下多的是名山大川，你怎會向這

微山湖追尋查訪？竟然在這裡找到了？」

少年的濃眉一掀，道：「又豈無馬跡蛛絲，兄台適才怎說？九里山前作戰場，十面埋伏，打敗了西楚霸王？」

「而且，令那西楚霸王無面見江東父老。」蕭丹道：「時不利兮駒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令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西楚霸王，自刎烏江。」

少年讚道：「兄台讀書人，當眞通今博古，必知那霸王自刎的烏江在何處，九里山距此多遠了？」

蕭丹說得興起，道：「九里山在銅山左近，那霸王項羽中了十面埋伏，敗走九里山，欲返回江東，自是在銅山之南了，必在女山湖之南，巢湖之西，却也不曾考核過，你……兄台你必有見地？」

人家口口聲聲稱她兄台，她豈可不禮尚往來？是以也改了口，以兄台相稱，何況，說來慚愧，鹿杖翁走南闖北，古兒掌故，她聽得多了而已，哪算得是博古通今。却是這少年不但內功之深厚確實僅見，也可知武功必然了得，聽他說來，不但熟讀史書，且還是個有心人，不由她不肅然生敬，自是感激之外，更增了好感。

少年點了點頭道：「兄台說得不錯，那烏江果在揚子江邊，那並不重要，却是那九里山一戰，打下了劉邦的漢家江山，兄台可知那銅山離此不遠麼？都道是當年韓信將兵，其實，這張子房居功至偉，兄台可聽說過，圯橋授書的故事？」

蕭丹點頭道：「倒也聽說過，圯上老人名黃石公，見天下大亂，出來尋訪有緣人，於圯橋遇張良，見他孺子可教也，於是授以太公兵書。」

少年道：「即是助武王伐紂，打下周朝六百年江山的姜子牙……」

少年說到這裡，忽然住口不言，蕭丹對這少年不但更生好感，對少年的來歷更生好奇，却又不便問得，何況又說起姜子牙來，興趣倍增，道：「兄台爲何不說下去？」

少年把蕭丹打量了一下，道：「兄台儒家弟子，說來恐有得罪。」

蕭丹的眉兒登時揚了起來，道：「太公兵書，乃道之通於兵者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兄台可是以爲我不配與論大道麼？」

少年大喜，甚至還有些驚喜，道：「這麼說，兄台對陰陽動靜之機，造化玄微之理，道家之學，亦有心得了？」

蕭丹雖在羞怒急苦之時，竟也眉飛色舞起來，道：「弦無極，生太極，無極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啊……你……」

那少年喜極，一錯身，竟抓住蕭丹的手。即使她的功力已復，眞不信能躲得開。可知少年一身出類拔萃超然的武功，必不下於她，不，必勝她一籌，加上乍遇同道中人，如何不也喜極。

其實，她便功力已復，能躲，也不會躲開的，一時之間，已忘了自己是個姑娘，任由那少年握着她的手兒。

少年眼中暴射精芒，那自是喜極的光輝，道：「統統在道，別無二致，太極者，道也；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氤氳交感，變化無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

蕭丹道：「我明白了，你尋訪追查那莫之所終的張良的下落，其實訪尋的，乃是太公兵書？」

少年不但把蕭丹的手握在掌中，而且挨近她來，說道：「那張子房功成身退後，已遵圯上老人黃石公授書時所命，已把太公兵書交還了。那太公兵書不過是道之通於兵，神一發其智而已，既然統統在道，則無二致，尋訪兵書，豈不是捨本逐末麼，我所訪尋的……」

「道也。」

蕭丹接口道，不由對少年更肅然生敬。

少年點了點頭，道：「正是，那張良功成還書，自是早已與黃石公有約了，是則歸隱之處，必也是老人的隱處，九里山十面埋伏，將兵的是韓信，世人也只知有韓信，却不知決勝千里，而運籌帷幄中的，乃是張子房。這是楚漢相爭，生死存亡，決定成敗之戰，既然選定九里山作戰場，豈會不事先勘察地形地物，微山湖在銅山之北，相距不過數十里，豈有勘察不到的？」

蕭丹向四外環顧了一眼，道：「是了，那張良發現微山惡水，雖然處處沙洲，却非居住善地，是以沿湖雖人烟稠密，這只有蘆葦才能生長的沙洲，反而人跡罕至了。」

少年點頭道：「我先在九里山左近，方圓數百里地觀察遊覽，所見亦與你相同……」

少年不再叫她兄台，改口以你相稱了，和蕭丹相同，不知不覺間，彼此都越更親近了。

不自覺，已不再是少年握著她的手，而且她也反手與少年相握了。道：

「是以，你假定，那張良早已選定這微山湖，作爲他功成身退後的歸隱之處。」

少年用手一指，道：「最初，果然是假定，後來竟被我發現了他的墳墓。」

「於是，你就在這沙洲之上，結廬而居。當眞，你結的廬，在那裡？」

少年道：「漢留侯，扶助劉邦，打敗了戰無不勝的西楚霸王，何等功勛，也不過留下一坯黃土，孤塚向黃昏，連知其終的人，亦少之又少，但較之功高震主，落得身首異處的韓信，已是善終了，能不令人興富貴浮雲之嘆！何如老子清靜無爲，不單無爭，超然世外，回歸自然。」

蕭丹瞧了又瞧，都不見有草廬，少年用手一指，指向她身後，道：「我不過結草爲廬，聊避風雨而已，較之我遇到你的那茅寮，更簡陋了，不怪你發現不出來，喏，這不就是了。」

蕭丹回頭一看，當眞，乍見不過是一個枯草堆而已。

少年携着她的手，道：「來吧。」

竟要彎腰才能進入，那知進到裡面一看，竟然十分寬敞，竟然……竟然也以蘆花爲床。

其實，只不過在角落裡堆積着厚厚的蘆花。

少年放開手，道：「委屈你了，我這裡坐卧皆是蘆花，現在，你再不用躭心了，即使有人追來，也會像你適才一樣，見到的不過是一堆亂草而已！」

蕭丹忽然一怔，大叫一聲：啊呀！

因爲她想起了藏在懷中的那鑲嵌珠寶的八卦，豈僅是無名山莊的鎭莊之寶，而且能顚倒五行九宮。她爹，不！即使她已知道了出身，她爹，但永永遠遠，蕭嘯天仍是她的爹，她心中也只有蕭嘯天這個爹。她爹在無名谷峯頂交付與她，她就藏在懷中……

蕭丹登時變了顏色，明知落水後已失落，不自覺，仍然伸手入懷。

少年已明白了，道：「你失落的，一定是極貴重的東西？」

她醒來時，已赤身裸體，那還有八卦在？一定，一定被那千刀萬剮的漁哥取去了。登時又咬牙切齒，那還說得出話來。

何況，也羞於啓齒，她失去的，又豈僅貴重無比的八卦，還有，她的清白！

不自覺，已轉過身去，卻被少年又輕輕地把她的手握着了，只是那麼輕輕地一握，蕭丹竟然奪不出手來，才知功力其實未復。

少年已明白了幾分，道：「你功力未復，那裡也不能去。」

蕭丹並不驚訝，先前上岸時，她的手一直被少年握着，她曾試着運行眞氣，如何還瞞得過人家。

不料看來粗獷的少年，竟很溫柔，說道：「看來，你不僅失落了極其貴重的東西，也不是失足落水的。來，坐下來，你究竟遇到了甚麼不測？告訴我，我也許能助你一臂之力！」

只見義形於色，確確實實，只有義形於色，仍然不放開她的手，但握得那麼輕柔，也只是輕柔。

那麼，少年仍不知道她是個姑娘，更沒一絲兒輕薄之意，雖然仍咬緊了牙，不由心裡發酸，眼裡已噙了淚。

當眞，若不得這少年相助，即使她功力已復，也不能離開這沙洲，她道：「實不相瞞，我還有一個同伴，一定……兇多吉少了。」

只有滿地蘆花，少年扶她在蘆花上坐了下來，道：「你們端的遇到了甚麼？你那同伴，是甚麼樣人？」

「齊女……啊！」

蕭丹衝口而出，話出口，才想起齊女也是易釵而弁，但已改不過來了。

「齊女！」少年道：「那麼，是位姑娘？」

當眞，少年既然發現了她，說不定她們落水時，他在那左近泛舟，齊女可識得水性。

登時出現了一綫希望，忙道：「是！齊女，那是她的小名兒，和我的年紀差不多，和我同時船翻落水的，穿着也和我相同，也扮成了個相公。啊！我是說，爲了在江湖上行走方便，她扮成了個相公……」

蕭丹有些心慌，但少年分明是老實人，沒聽出，也沒生疑，反而眉頭皺了一下，道：「說下去，那麼，不識水性了？」

「不，」蕭丹道：「她自幼生長在莫愁湖邊，倒是我不識水性。」

少年鬆了一口氣，道：「你不識水性，竟然沒事，那麼，你放心，那姑娘必然沒事。」

「但我是被人救了上來，而她……正要問你，你既然在那一帶湖面，不知見到沒有？」

少年搖了搖頭，道：「甚至不見翻沉的船隻，那姑娘既在湖邊……」

「莫愁湖邊。」

「既然識得水性，這微山湖不僅湖面，湖中也多沙洲，原本是沼澤，湖水不深，是以可知必然沒事了，不然，那翻沒的船必然隨水漂流，我怎會見不到的？早晚你們必然相遇。卻是微山湖平靜無巨浪，你們的船怎會翻沉？你又是被誰所救……」

必是少年見她不僅又咬牙切齒，而且臉兒又紅透了，忙又加上一句，說道：「你若不想說，不便說，那就不說也罷。」

蕭丹登時又憤怒填膺，道：「咱們着了一個……一個漁哥，該萬剮千刀的漁哥的道兒，當眞，你常在湖上往來，必然見過一個腮上長着雞卵大一塊胎記的漁哥？」

蕭丹指着自己的、不僅因爲憤怒，而且因羞更紅了的左腮，眞和那漁哥的胎記一樣紅。

少年啊了一聲，道：「你是說，看來十七八歲的少年漁哥？令人見過一次，便不會忘記，其實清秀，可惜長了塊胎記，日前我在魯橋見過。」

隨點了點頭，道：「不錯，那漁哥本來沉默靦覥，又獨個兒離羣，泊舟在柳蔭下，全不像水上討生活的，是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多瞧了他兩眼，那麼，我眞沒走眼了，總覺他有一身罕有的功夫。你們着了他的道兒，莫非，他守候在魯橋向你們尋仇？你，不用瞞我了，你雖一點兒也不像江湖中人，卻有一身功夫，尤其是內家功夫更是了得，也許和他結了仇，也不知道。」

蕭丹早知瞞不過他了，道：「你說得不錯，我也是武林中人，但自信並無仇家，卻是那齊女……」

「那姑娘？」少年顯然心生好奇，道：「必然也有一身了得功夫？」

蕭丹已橫了心，這少年分明久在江湖中行走，武功更非同凡俗，人又正義親切，也許可助她查出那漁哥的來歷，未言先挑了眉兒，道：「又豈僅武功了得，你既久在江湖上行走，必然聽說過，江湖上聞名喪膽的紫煙蘿？」

那少年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那姑娘便是紫煙蘿！」

蕭丹點了點，道：「那蒙面出現的紫煙蘿，非僅一人，但多半是她，當今天下，除了她們自己，知道的，也不過三兩人而已。」

少年啊了一聲，道：「紫煙蘿人前現身，總是蒙面出現，據說從身形看來，倒像是個女的，原來眞是一個姑娘，不瞞你說，好生令我敬仰，說她是古往今來第一大奇人，實是當之無愧，可惜神龍見首，近年來更銷聲匿跡了，不料便在眼前。」

蕭丹道：「你錯了，可不是我。我只是要對你說，既然你已知有紫煙蘿其人，必也知其事。不難想到，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煙蘿，豈會無仇家？」

少年興奮得直搓手，道：「那你更可放心了，紫煙蘿不但輕功卓絕，更識水性，必然無恙。是了，那漁哥處心積慮，顯然大有來歷，敢向紫煙蘿尋仇，亦可知非同凡俗。若我猜得不錯，尋找到那漁哥，必也有了紫煙蘿的下落。你功力未復，此間隱蔽，先前你已見到了，即使來到近前，也發現不出來，我這就去替你打探，我常在湖上往來，那魯橋我也常到。」

蕭丹好生感激，她恨不得殺死漁哥，更要尋訪齊女的下落，道：「你不用躭心，我的功力雖未盡復，但已足以自保，有勞了！」

那少年取出一袋乾糧來，道：「日落之前，我必回來。」

蕭丹伸手接過，那少年有意，卻似無意，又握了蕭丹的手一下，只是一下子，但她立即感到一股圓團團、光灼灼、暖洋洋的眞氣直衝她丹田。

無名山莊的傳人，道家功夫淵深，蕭丹不僅大驚，而且大喜，但來不及，也顧不得驚喜了，忙不迭眼觀鼻，鼻觀心，趺坐下來，立覺在少年的眞氣引導下，她體內那浮而不能凝聚的眞氣，似百川歸大海一般，沉入了丹田。

蕭丹登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空靈無爲，無相無我，那體內的眞氣，一個周天又一個，無數個周天運行起來。無想無識，唯有覺，覺得那光灼灼的眞氣更圓團團，更活潑，更暖洋洋。

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只覺眼前，不，通體一片光明，四肢百骸都暖洋洋。

由覺而識，而想，她又有了我，有所見了，只見萬道霞光，包沒她全身。

原來日正中天，陽光從密結的蘆葦縫隙中透射下來，照射在她身上，洒落在她週遭，那乾枯潔白的蘆花，發出一片柔和的閃光。

由意而識的恢復，她已能想了，思想一復，這兩日來的所經所遇，所有遭遇，也都回到了心頭，落水刹那間齊女目中的驚惶，她醒來時，那漁哥一對邪惡的眼睛，都出現在她眼前，登時又切齒咬牙，恨又湧上心頭。心頭的怒火也從她眼中噴射出來，也立即跳了起來。

同時，也明白了，了不得，才知晨早登岸時，少年握着她的手，似是一見如故，相見恨晚，那麼自然，毫不着痕迹，其實已在誘導她的眞氣把浮而散的眞氣，暗助她凝聚起來，最後那一握，已不再顧忌了，助她百川歸大海。

跳起來的蕭丹，只一圈臂，登時四肢百駭，連珠呃响，不但功力盡復了，而且充沛渾厚，異於往常。

她明白了，無名山莊的功夫，大象無形，若非本門同派，便是內家高手，亦看不出她的修爲來，卻瞞不過這少年，而若不是同派本門，又豈能如此迅速助她恢復功力，引導她的眞氣沉凝丹田？

即使蕭丹咬牙切齒，也好不驚

喜，本門同派，怎麼從未聽人談起過？除了無名山莊，原來還有同派本門！

正當她遭逢不測，大辱奇耻，生不如死之頃，竟來了這少年，竟還是同道本門，如何不驚喜？

現在，還沒人知道她遭受奇耻大辱，趁還沒傳揚開去，趁還沒人知道！

蕭丹眞要把牙兒咬碎了，只有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殺死那漁哥！

她鑽了出來，入眼的就是那張良的墳墓，「漢留侯張子房之墓」幾個剝落的僅可辨認的大字進入眼簾，蕭丹的心兒登時一沉。

古往今來，多少人在追求功名，眞個是，古今將相今何在，黃土一坯草沒了，能似張良這般，功成身退，得到善終的，能有幾人，比起那落得身首異處的韓信，眞是高明超脫了。

那知，就在這瞬間，驀見湖面上出現了條白綫。

浪花，只一會工夫，便已可清晰顯現出小舟來，向她這裡疾駛而來。

蕭丹只道是那少年去而復返，但尚隔着老遠，已可辨出駕駛小舟的，是一個女子。

不，不是齊女，但有那麼一瞬間，就在辨出是女子的瞬間，竟以爲是齊女，雖然看不清面貌，但身形，與在滄州初遇時，齊女的衣着一般無二，甚至那迎風飄展的紫色披風，正因那紫色的披風迎風飄展，也把那俏麗的緊身勁裝顯露了出來。

令蕭丹一怔的是，那女子一槳落水，只一翻，小舟便如箭馳，激起浪花飛濺！

不僅是衣着，就憑這以內家功力催舟，當然不是一般水上人家的女子。

蕭丹不自覺，一縮身，隱入枯葦中，忐怪，繼那漁哥之後，那少年已是非常人了，這又來了一個少女，更近，連相貌也可看清了，而且還是個清秀的少女。

自她離開無名山莊以來，眞是走遍了大江南北，除了那幽冥界的人以外，何曾遇到過武功出類拔萃的，不僅來到這魯橋，竟接二連三，不僅年少，而且有男亦有女，都是有一身了得的功夫！

此時、此地，同時出現，莫非有關連？

少女駕駛這小舟，向她這沙洲疾駛而來，莫非是來尋訪那少年？

但小舟駛近，那少女並不登岸，船頭一掉，竟繞着這沙洲而駛，而且把速度也減慢了，一會已被枯葦掩遮，不見了。約過了一盞茶工夫，水聲先入耳，那少女的小舟才在另一面繞行而來。

那麼，她猜錯了，這少女顯然在尋找甚麼。

蕭丹心下奇怪，她，這少女，笑甚麼？陽光下的笑容，好不璀璨，遠看，只不過覺得她清秀而已，敢情還是眞美，笑起來更美。

那少女忽然一翻槳，小舟一掉頭，已擱在沙上了，好快，好美妙的身法，竟飛身上了沙岸。

蕭丹不自覺一掉頭，那麼，少女發現了甚麼？可是找到了她要找的？

難道，這沙洲上還有人？

但只有湖上的勁風，吹拂枯葦颯颯作响，在起伏，哪有人了？

啊！枯葦在起伏，當眞，那疏落的枯葦中，如何能藏得人，何況在起伏，必是發現她了。

是了，必是尋訪那少年而來，誤以爲她是那少年了，但也可見這少女目光之銳利。

說時遲，蕭丹還未打定主意，是否該站出來，也許，人家不是發現她呢？那知那少女再一個起落，已落在她身前，眞是笑顏如花，說道：「出來啦，醜媳婦也得見公婆。」

蕭丹吃了一驚，而且臉兒登時紅了。

她說甚麼？正因蕭丹滿懷憤怒與羞辱，莫非，這少女知道一切，知道她被糟蹋，被輕薄，那漁哥回去那沙洲，不見了她，必然尋找，莫非，這少女和那漁哥是一夥的？

登時恨上心頭，嘿！咬緊了牙關，正無處尋找，不料倒送上門來。

霍地一沉肘，飛袖拂出！登時似颷起一陣狂飆，只見蘆花飛滿天，枯葦亦連根拔起！

那少女大吃一驚，縱身暴退，啊了一聲！

敢情那股狂飆不是襲向她來，而是咦，竟然有一座墳墓！

忙回頭一看，適才所見的人影，已踪跡不見！

那少女一怔之下，那股狂飆並沒襲上身來，她心中却起了一陣涼意。

鬼！莫非白日見鬼，颷的是妖風？

走上前，大着膽，走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座古墓。

「漢留侯張子房之墓」，她不知張子房何許人，却也懂得那漢字，那麼，是漢朝，距今近兩千年的古墓了！

少女在四處又搜尋了一遍，可不是連人影也沒有，不由使她毛骨悚然，化日光天，眞有這樣的猛鬼？否則，那股妖風何來？

越想越怕，那渾身寒毛都竪立了起來，慌忙回到小舟。

把小舟推入水中，一圈圈浪紋，向湖上蕩了開去，微微的風，可不是只令湖面漾出漣漪，適才怎會不是妖風。

慌忙跳上小舟，抓起槳來，運槳如飛，如飛向湖上划去。

＊　＊　＊

「嚇死我了。」拍拍心口兒的少女，猶有餘悸，說：「眞是白日見鬼，好怕人的妖風！」

齊女一怔，但立即啐了一口，道：「你胡說些甚麼？」

「是眞的。」少女說：「分明那枯葦中有人影晃動，那一片湖面，水最淺了，連湖上的漁夫也不去的，我見有一片大沙洲，駛近一看，嘿！沙洲上竟有一座古墓，光天化日，竟陡然颷起一陣妖風，你說怕不怕人！」

齊女楞了一下，道：「分明有人，陡然颷起一股妖風，那人影隨之也不見了。」

「如何不是，嚇死我了！」少女閉了眼兒，長長吸了一口氣，道：「我的靈魂兒這時才歸了竅！你說奇怪不奇怪，水天茫茫，無人，也無舟楫，她又不識水性，怎會失了踪？」

齊女的眼珠兒直轉，面上出現了笑容，道：「是麼？那必是個野鬼孤魂，不是不見了，雖然沒附在你身上，必也附在你船上，你信不信，我會招魂法兒，教那陰魂不散的小鬼，現出身來？」

正是齊女，昨日游到那翻覆的小舟處，幾經辛苦，終於把小舟翻轉過來，眞是使盡了吃奶的力氣，用她的纖纖玉手，把滿船的水掬出船外，挖起一塊船板來作槳，在湖上划行，呼喚尋找蕭丹，正在那時，驀見一葉扁舟，向她疾駛而來。

眞是向她疾駛而來，當她看清那船上的人，陡然間，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身子往後便倒，再也動彈不得了。

自幼就在江湖之上闖蕩，簡直就是血影刀光中長大起來，那麼堅强的齊女，竟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而且眞力耗盡，再也動彈不得了。

原來那船上的來人，竟是旗女，自幼兒同被金鳳姑娘收養，一塊練功夫，一塊兒長大，偶然有時，也是另一個紫煙蘿，只不過更多時兒，留在金鳳姑娘身邊，性情比較柔弱些，不似齊女自幼兒就在江湖上闖蕩，更剛强潑辣。

竟然在微山湖出現不說，而且，駕舟向她直駛而來，對齊女來說，正當她無助、絕望，更悲痛的時刻，突然出現，如何不像見到了親人，況又在鼓餘勇，眞力耗盡的時刻！

那旗女慌忙跳過船來，把倒在水中的齊女扶了起來，抱過她的船上。

齊女憑着兩隻纖纖玉手，如何掬得盡滿船的水，只不過掬出了一半，那船不致沉沒而已，何况她急於尋找蕭丹，是以仍有大半船的水。

齊女又哇的一聲，不是哭出來，而是把那灌入口中，吞下肚中的水噴了出來，掙扎着撐起身來，叫道：「快……快……尋找她……」

「你是說，丹丘生？」

那旗女摟着她，竟噗嗤一聲，天啦，這時刻，她竟笑了起來。

「快，快找，她武功再好，再聰明，可不識水性，快呀，快呀！呀……」

濕淋淋，張着嘴的齊女，瞪大了淚汪汪的眼睛，越瞪越大！

「你還是管你自己吧！」那旗女道：「聽說你也落了水，我替你帶了衣衫來，快，快換下濕衣，天寒水凍，你可不是鐵打的身子。」

「你！」齊女終於又說得出話來了：「你聽說，我也……也落了水？你知道她叫……你怎麼知道她叫丹丘生？那麼，你知道……」

「而且見到，」旗女說：「人家早在岸上，早換下濕衣了。」

「你救了她？啊！」

齊女大大鬆了一口氣，却兀自喘着氣，力竭得渾身癱軟，那還能動得，任由旗女把她的濕衣脫下，替她換上乾衣。

迅速調勻了呼吸，齊女道：「當眞，你怎會離開金陵？怎會來到微山湖？怎會知道我落水，啊！莫非金鳳姑娘也來了？這麼說，那漁哥……」

旗女慌忙抓起槳來，一陣忙亂，那小舟已在湖面打起轉來。笑道：「你一口氣那麼多怎會，叫我先答你那一樁？她哪是漁哥，你見過的，她是倩倩姑娘呀，金鳳姑娘知道她從沒在江湖上行走，故爾命我伴隨，就是這麼回事。」

旗女穩定了小舟，開始划行起來。

「就是這麼回事！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倩倩姑娘，你是說：女山湖處的那倩倩姑娘，金鳳姑娘的妹子？」

旗女點了點頭，眞不知有甚麼好笑的，旗女又笑了，但一塊兒長大起來的旗女，雖然溫婉，却是罕見笑容的。

當眞，不怪覺那漁哥有些兒面熟了，那晚在女山湖，星光黯淡，雖然面對面，見過兩次，但那能看得清楚，啊……

忽然間，齊女似乎也有點明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一絲笑意，也出現在她臉上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燕北漢誤聽葉三妹讒言，齊去梁員外府中刺殺韓先晉，打鬥中燕北漢誤中葉三妹射出的兩刀，受傷被擒，杜一非與鳳千千聞知，雙雙奔來尋找。原來韓先晉是爲保衛夏大人的俠士，並要將幕後的操縱者「尖刀會」的組織一網打盡。燕北漢明白之後願立功贖罪。爲保夏大人安全，大家一致決定，由杜一非假扮夏大人，眞假混淆，在衆俠護衛下將夏大人轉移他處……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爲查眞相奔史家　殺人滅口累歌女

燕北漢身上的傷對他似無半分影响，悍不畏死，與對方力爭先機，形成平分秋色之局。

杜一非和鳳千千十分緊張，因爲假如對方尚有高人埋伏，則形勢可能又改觀，兩人不敢大意，拚命找人厮殺，待他倆又料理了兩三個人之後，局勢才穩定下來，此時韓先晉亦殺了對方，跑至夏言身旁。

那跟燕北漢惡鬥之首領見狀心頭一動，嚷道：「不好，咱們中計，這所謂大人是杜一非假扮的，扮杜一非的才是夏言。」

眞是一語洩天機，他們這次之目標是對付夏言，韓先晉忙道：「弟兄們，將此人擒下。」

那首領倏地抽身倒飛，燕北漢喝道：「那裡跑！」只見那首領將兩顆小石子擲落地上，兩團白烟冒了起來，濃烟之中，挾着嘶嘶聲响，燕北漢大吃一驚，恐霧中有毒，連忙閉住呼吸，舞着雙槍倒退。

其他人亦都紛紛避開，韓先晉則抱着夏言倒竄出去。過了一陣，濃烟漸散，那些尖刀會的人已不知跑去何處了，地上只剩下些殘兵傷將，或已死，或在地上呻吟。

韓先晉道：「把傷的人拉到一旁慢慢審問。」忙亂了一陣，終於把一切佈置好，那個被杜一非砍掉腳的，已因失血太多而身亡了，其餘受傷的，則大多尚有氣息。

杜一非道：「咱們分頭審問，稍後再對口供，誰敢騙咱們的，則加倍懲罰。」他故意提高聲音，讓所有俘虜都聽到。

韓先晉和公孫嘯保護夏言，其他的人紛紛把傷者拉到一邊盤問迫供。過了半頓飯工夫才漸漸完成審問，把俘虜集中起來，由楊光賢和公孫虎負責看管。

燕北漢首先叫了起來。「他奶奶的熊，素倩、葉三妹和裴沅三人都沒來。」

韓先晉道：「別七嘴八舌，一個個說。」於是輪流發言，受傷的則邊聽邊包紮。韓先晉聽了半晌，嘆息道：「咱們抓了這些人，實際上沒有甚麼作用。」

公孫嘯道：「這可不一定，最低限度，咱們知道尖刀會的頭目是卜天闊。」

「知道卜天闊又有何用，我想知道的是幕後人，是誰操縱他的，說得明白一點，是誰付錢讓他殺夏大人的。」

夏言苦笑道：「想不到我丟了官之後，這條命還這般值錢。」言畢感慨不已。「其實不用問也知道，這一定是朝內之奸臣所爲。豺狼當道，報國無門，眞教人氣憤。」

燕北漢高聲道：「大丈夫立於世，當思一逞，夏大人千萬不可悲觀，說不定他日尚有復出之期。」

夏言慨然道：「除非豺狼已走，否則在朝也所無作爲。」

杜一非亦勸道：「錯了，須知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爲了社稷蒼生，有時候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才是大丈夫！再說若社稷安靖，玉宇澄淸，又何須大人這種人材？」衆人你一句我一句，勸個不休。

韓先晉笑道：「大人能否復出，不在乎咱們，全在皇帝老子，夏大人之性子我最了解的了，只要能讓他復出，他必仍如既往，忠於社稷，與貪官作對！咱們還是再談正事吧。」

楊光賢道：「這干人未死，很可能還會再來一次，咱們須小心提防。」

韓先晉道：「短期之內，他們未必能調齊人馬，因爲事先他們不知道杜大俠、鳳姑娘和燕大俠會助咱們，再次動手，更不會輕舉妄動，在下責任重大，調查一事沒有興趣，只求保護夏大人安全。」

公孫嘯道：「杜大俠智勇雙全，尖刀會之事最好請他調查，有了結果再通知咱們。」

楊光賢道：「可是他們一離開，夏大人之安全……」

夏言忙道：「下官並無這般重要，何況生死富貴天註定，我對已之生命，並不在乎。」

韓先晉道：「杜大俠料不會推辭，咱們再商量一下。」當下衆人總結俘虜提供之資料，商議了一番，直至天亮才再上路，到了吳興縣，縣城不大，可是有一位「孟嘗君」吳本章早已率人迎接了。

提起吳本章江南婦孺也都聞名，蓋此人疏財仗義，本身武功亦不錯，而且家內養了數十名食客，亦因此韓先晉方敢來吳興縣這種小地方。

吳本章十分熱情，到家時，接風宴早已候着，接着便飲宴起來，直鬧至半夜方散席。次日早上，韓先晉、杜一非便跟吳本章在內廳交談，先將半路遇險的事說了。吳本章一拍大腿。「我眞失算，早該上前迎接，便不怕那些跳樑小醜作惡了。」

杜一非輕咳一聲。「吳兄，咱們今早跟你說這些，並無責怪之意，相反十分感激你之好意……嗯，咱們只是提醒你一下……」

吳本章急道：「這個兩位大可跟夏大人說，來到在下這裡，便不用擔心，除非那些惡賊有千軍萬馬，否則休想踏進本莊半步。」

杜一非道：「有吳兄這句話，咱們便放心了，尤其是我，因爲在下準備下午就走，一切便拜託了。」

吳本章吃了一驚。「杜大俠來去匆匆，是因爲在下招呼不週，還是不屑與在下交往？」

杜一非忙道：「吳兄誤會了，小弟實在另有要事待辦，不能延誤。」言畢又將調查尖刀會的事說了，吳本章這才釋懷。

「若是如此，在下也不好留你，中午再給你們餞行吧！」吳本章道：「大俠若需要人協助的，在下可選幾個人給你使用，絕對不用客氣！嗯，其中一個交遊廣闊，有包打聽之稱，又能言會道，頗有點小聰明，名喚胡通宇，另一個擅長解毒，人又老實敦厚、輕功特好，發得一手好暗器，名喚施天青，對杜大俠必有幫助。」

杜一非考慮了一陣，欣然答應。又寒暄了一陣方告辭到韓先晉房內。杜一非道：「韓兄，小弟準備把燕北漢也帶走，請你賞我一個面……」

韓先晉揮手打斷他的話。「我早已料到，亦早已決定放他走了，只望他能將功贖罪，助你調查眞相！一有消息，請派人捎個信來。」

杜一非大喜，道：「韓兄如此看得起在下，杜某也不會讓你失望，老實說不叫我調查，我自己也耐不住好奇心之折磨。」

房內立即响起一陣爽朗之笑聲，半晌方聞韓先晉道：「燕北漢那裡，在下便不跟他打招呼了，由你跟他說吧！今番能認識杜兄，實乃快慰平生。下午吾兄離開，小弟不再相送了，希望日後能再歡聚，也希望屆時在下已不用擔心夏大人之安危了！」

杜一非先將情況告訴鳳千千，然後雙雙去找燕北漢。燕北漢知道韓先晉肯放他走，比在路上拾到大元寶還高興，忙不迭地向杜一非道謝。

鳳千千道：「燕兄，小妹還有一句話說，希望你碰上葉三妹等人，不可只記着復私仇，應以摸淸他們的底細爲目標，所謂打草驚蛇，反爲不美。」

燕北漢吸了一口氣，道：「這個在下也答應你，但不殺那賤人實在吃不知味，睡不着覺。」

杜一非笑道：「燕兄不必再窩火，咱們想辦法將他們一網打盡，你甚麼氣也就消了。」頓了一頓續道：「那天聽吾兄所述，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似乎不少，而且均十分複雜，你可曾想過，準備如何調查？」

這刹那間，燕北漢忽然想起了駱尚賢，不由沉吟不語。耳際却聽鳳千千問道：「大俠跟駱小姐關係很深？」

「這倒不是……」燕北漢連忙否認。「她是史重生之未婚妻，是以

也想知道眞相！嗯，兩位跟她很熟？」

鳳千千道：「咱們是慕駱家之名而去造訪的，就在那天在駱家門外，遇到大俠，後來咱們到江南，無意中見到她幾次，她都跟在你後面。」

燕北漢道：「她幫了我好幾次忙，葉三妹之爲人及底細，也是她提醒在下的，是以我很感激她。」

杜一非道：「果如斯，咱們若能找到她，那就更好了，說不定她已有眉目。」

燕北漢嘆息道：「每次都是她聯絡我，在下也沒辦法找到她。」稍頓又道：「我知道卜天闊之家在何處，咱們可先去丹徒調查。」

杜一非道：「好，就此決定，燕兄背傷如何？」

燕北漢道：「雖未痊癒，但已無礙。」

中午吃飯時，吳本章介紹了胡通宇及施天青給杜一非三人認識。

「胡兄施兄，你倆以後便聽杜大俠之吩咐，直到查出眞相爲止。」

* * *

夏言、杜一非、韓先晉等人離開吳興縣之後，直奔丹徒，可是走了一半，燕北漢忽然提出先去揚州一下，韓先晉訝然問道：「燕兄必有理由，願聞其詳。」燕北漢乃將紫茄之死說了一遍。

鳳千千皺眉問道：「一個歌妓之死，與咱們去丹徒調查卜天闊有何關係？」

燕北漢道：「在下沒有証據証明紫茄之死，與卜天闊有關係，但在下第一次去丹徒殺陸鳳鳴前，紫茄告訴我許多有關陸鳳鳴和史重生的事，後來她被殺，我總覺得她的死與此事有關。」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問道：「那麼殺死紫茄的人，是陸家的人？」

「應該是。」燕北漢回答的語氣十分堅決，却又徵詢杜一非之看法。「杜兄認爲如何？」

杜一非忽然叫了一聲：「不好，葉三妹、素倩和裴沅會否趕去揚州對葫蘆有所不利？」

韓先晉沉吟道：「這可能也是條線索，你們三位速速趕去揚州，咱們仍直往丹徒，屆時在城內會合，咱們會住在建康客棧，假設客滿，必住東吳。」

「但你們此去目標明顯，恐有人會對大人不利，在下若就此離開，實有點擔心。」

夏言道：「莫說還有公孫嘯、胡通宇、施天青等義士，那應天府台蘇大人，與下官交情甚篤，爲人公正廉明，到那裡咱們會先去拜訪他，有事也有個後援，杜壯士大可以放心。」

杜一非這才放心，道：「既然如此，咱們便先走一步，諸位路上小心，也請諸位多辛苦照料夏大人。」當下雙方揮手作別，杜一非、鳳千千及燕北漢放馬急馳，直赴揚州。

他們三個在丹徒附近過江，過城而不入，路上不見有甚麼異常，稍稍放心。

燕北漢三至揚州，不無感慨，但是有個分別，上兩次是與葉三妹同行，這次却爲殺她而來。至城內，午時方過，杜一非先到桃花院對面的一家麵店吃飯，店小二招呼之後，杜一非便問道：「小二哥，這桃花院聽說十分出名……」

小二快口道：「這倒未必，像這般規模的，咱們這裡少說也有十家八家，比它更大更好的，也有好幾家，客官若有興趣，小的可以介紹您……」

杜一非揮手止住他說下去，「前一陣子，桃花院有位歌妓被殺，弄得滿城風雨，不是挺出名的麼？」

「客官是說紫茄吧？唉，她眞的很可憐，這女人心腸很好，待下人及左鄰右里也都十分熱心，常取私房錢幫助窮苦人。」

「官府破了案否？聽說裡面有位喚葫蘆的姑娘，歌藝比紫茄還好，可是眞的？希望她尚在人間。」

店小二失笑道：「客官過慮了，葫蘆姑娘尚活得好好的，俺昨夜還見到她，只是紫茄死後，她人比以前憔悴多了，至於紫茄……」他忽然壓低聲音：「官府辦事向來是雷聲大雨點小，至於凶手仍然逍遙法外，聽說葫蘆和幾位姐妹暗自懸了紅，也未有所獲。」

「原來如此，眞是多謝了，可惜咱們須趕路，否則今天非去見識一下不可。」杜一非取出一塊碎銀打發了店小二，三人匆匆塡飽肚子，杜一非便會帳出店。

燕北漢緊張地問道：「杜兄，咱們不去桃花院麼？」

「如今這樣如何去得？先找一家客棧歇下，放下馬匹行李再說。」

三人找到一家客棧，賃了兩間上房，草草洗滌一下，又換了衣服，這才去桃花院，杜一非又問道：「燕兄對桃花院內之地形位置可曾清楚？」

「大概了解，八九不離十。」

「咱們踰墻而進，偷偷進去。」杜一非率先而行，繞路至桃花院後面，燕北漢點點頭，自己先行躍進去，杜一非和鳳千千見沒有異响，也尾隨而進，只見燕北漢去了一座假山後面招手，兩人提氣飛身而至。

燕北漢指着小樓，道：「葫蘆就在上面。」由於尚未營業，院子內靜得幾乎落針可聞，杜一非向他倆打了個手勢，三人便竄了出去，悄悄飛躍上樓，躡手躡脚，沿着迴廊弓腰而行，至一扇窗外，燕北漢輕輕搖頭，伏在窗上偸聽，杜一非和鳳千千依樣畫葫蘆，也將耳朵貼上去。

但聽房內有道幽幽之嘆息聲，接着鞋履聲向窗子這方傳來，二人連忙閃在旁邊，俄頃，窗子推開，一位麗人以手支頤，探首望着遠處，似乎有重重之心事，對旁邊三人毫無所覺，過了一陣，不見她有任何動靜，杜一非遂向燕北漢打了個眼色。

燕北漢會意，倏地現身探臂，一指戳中其啞穴，接着跳了進去，杜一非和鳳千千尾隨而進，回手將窗子關上。葫蘆冷不及防，被嚇得粉臉煞白，芳心怦怦亂跳，所幸後來認出燕北漢來，驚魂方稍定。

「葫蘆姑娘，咱們對你沒有惡意，只是想悄悄問你一些關於紫茄的事，希望你合作，更希望你不要呼叫。」鳳千千拉她坐在床上，又伸手解了她啞穴。

葫蘆輕咳一聲，半驚半喜地問：「你們有了兇手的消息？只要能替紫茄妹子報仇，奴甚麼也肯幹，也會合作。」

杜一非噓了一口氣。「咱們不要浪費時光，在下便開門見山問你幾個問題吧！紫茄是何處人氏？家裡還有些甚麼親人？在此多少年了？有沒有相好的客人？」

葫蘆毫不思索地答道：「聽說她是江西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寄居在舅舅家中，後來舅舅家境變遷，方將她賣給人家當丫頭，不料那斷不是好人，將她改賣到此處陪酒賣藝……唉，她來此已五年整了。紫茄妹子爲人爽朗熱情，不是多愁善感的人，遇事熱心堅決，跟奴不一樣，她跟奴說道：除非能脫離火坑，否則不會從人，因此未聞有甚麼相好……」

鳳千千道：「那又未必，許多人是因爲遇到知心郎君，方助她脫離火坑的。」

「但紫茄妹子不一樣，她不願意沾男人的光，沾了他的光，再嫁給他，她覺得日後難以抬起頭來。」

杜一非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跟她糾纏，浪費時間，忙再問：「葫蘆姑娘可否將紫茄被殺當晚之情況再說一遍？」葫蘆自不會反對，當下仔細憶述了一次，基本上跟上次告知燕北漢的差不多，只是增多了一點後來調查得到之零星資料。

「你說那夜住在斜對面的梁小七，半夜下床上茅坑，見到一條黑影，翻墻進桃花院，可知那人是男是女？身高身矮？」

「是男的，中等身材，可惜當時他只看到後背，沒能看到廬山眞面目。」葫蘆道：「後來，有位留宿的客人……也就是住在紫茄隔壁之相思姑娘的客人，半夜聽見異响……他以爲兩人在行雲播雨，是以不放心上，到次日方知出了事故。」

杜一非和鳳千千幾乎同時問道：「這人叫甚麼名字？」

葫蘆十分詫異，想了一下方道：「好像是姓海的……」

杜一非再道：「姑娘可否請相思姑娘過來？先不要透露咱們在此等她！」葫蘆表示可以試試，便開門出去，俄頃，帶了一位明眸皓齒，身材頗爲高大，但十分勻稱，看來有幾分剛强之氣的女人進來。

葫蘆道：「這位便是相思妹子了！」相思料不到房內有三位陌生人，吃了一驚，縮在葫蘆身後。

鳳千千道：「姐姐不必擔心，咱們並無惡意，只想問你幾件事而已！請坐下。」相思又猶疑了一下方坐下。

杜一非續問：「紫茄被殺那夜你陪客人飲了半天的酒，姑娘應該記得當夜的情況，最低限度也會了解此人之辦事作風！那夜，在你房內留宿的客人，叫甚麼名字？爲人如何？」

相思粉頰微紅，道：「奴只記得他姓海……這是他自報的姓，他並無報名……那客人一共才來桃花院三次，第一次是一年前，最後兩次都在紫茄被殺前夕！說眞的，奴對他並不了解，他肯付出昂貴之代價，奴便……」

看來這妮子對貞節並不太在乎，鳳千千本來欲諷刺她幾句，回心一想，又忍住了，婊子還注重貞節，說出去不讓人笑掉大牙？

燕北漢急急插腔問道：「相思，那斷晚上是否一直陪着你？」他見相思毫不猶疑地點頭，只好再道：「俺的意思是他一個晚上均未離開過你房間？」

相思紅着臉道：「這個……奴薦了枕之後，已經很累，很快便睡着了，他在我睡着之後，有甚麼行動，奴怎會知道？」

杜一非心頭一動，續問：「那一夜你是否睡得特別沉？你先想清楚再回答我！」

相思想了一陣方答道：「經你這樣一提，奴才覺得有點奇怪，那夜的確睡得十分死，直至次早那瘟生才把奴弄醒，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

燕北漢脫口道：「杜兄，那姓海的有蹊蹺，喂，他以後可曾再來過？」相思搖搖頭。

杜一非轉頭向葫蘆，「那梁小七的話是否可靠？」

「他是個小販，以賣包子爲生，有時從門口經過，光顧他幾次，爲人如何奴等長年歲月藏在院中，怎會了解？」

鳳千千自告奮勇地道：「小妹如今便去查他！」

杜一非關懷地道：「你可得小心，若有事請發一長二短嘯聲示警！」鳳千千心中甜滋滋的，翩然而去。

燕北漢續問：「尚有一件事請教，那姓海的次日在甚麼時候離開？」

這次由葫蘆代答：「那天早上，一發現命案，所有的客人一下子便跑光了！」

燕北漢再問：「是誰發現命案的？」

「有個丫頭次早去拍門送水，拍了許久未有應聲，後來破門而入，方發現的……房內十分整齊，只是窗子的小木閂托開，証明凶手是跳窗逸去的！而且紫茄妹子的屍體尚躺在床上。」

杜一非抓抓頭皮，道：「按道理說，紫茄當時必在睡夢中，除非她打開窗子，否則凶手不可能在點塵不驚之下得手！」一頓，轉頭問相思，「那姓海的，該次住在你處幾天？」

相思低着頭道：「他包了奴三天，但第三天早上他就跑了，平白多付一天之銀子！」

杜一非呼了一口氣：「看來凶手七成便是那姓海的！奇怪，江湖上之殺手似乎無人姓海的，這分明是改姓換名？」說着話，忽然鳳千千閃了進來，杜一非吃驚地道：「怎地這般快回來？」

鳳千千以指豎在嘴唇上，低聲道：「有條漢子剛由後面跨牆進來，如今在迴廊外面！相思，你是住在斜對面的吧？哎，正是你窗外的位置！」

相思花容失色地道：「不好，那我怎辦？」

杜一非道：「他來得正好！燕兄，你我分頭沿迴廊走過去，鳳姑娘您跟他倆進相思房內！」當下三人立即行動起來。杜一非和燕北漢沿迴廊走到對面去，那裡有人影？就在此刻，房內突然傳來驚呼聲，杜一非和燕北漢搶了過去，杜一非快一步，首先穿窗而進。

只見葫蘆和相思坐在床上瑟縮，鳳千千以短劍制住一位使單刀的蒙面漢子，那漢子料不到妓院內會有此女高人，再見窗外有人，知道事糟，虛晃一招，欲向房門竄去。鳳千千豈肯便宜他？抖出長鞭，向那斷後腦抽去！

與此同時，杜一非已進房，抱刀撲前！那漢子手掌剛抓上門把，長鞭已至，他頭也不回地反手揮刀去撩撥，但後背那道勁風更教他吃驚，不過他竟然不顧一切，仍將門拉開！

這剎那，杜一非反而吃了一驚，恐殺死了他，便查不出甚麼來，急切之間，硬生生將刀挪開，但身子仍然標前，肩頭撞在其後背上。

那漢子虞不及此，被摔個狗吃屎！杜一非反應極快，一俯身將那漢子提了起來，一提膝，先撞在其小腹上，再將刀架在其脖子上，然後，一個風車大轉身，奔回房內，後腳一勾，順勢將門踢上！這幾個動作，疾如閃電，一氣呵成，眞教人叫絕！

杜一非一指封住那漢子之痲穴，將他拋落地上，鳳千千彎腰扯下其蒙面汗巾，只聽葫蘆和相思輕咦一聲，杜一非和鳳千千同時脫口問道：「兩位認識他？」

葫蘆猶疑了一下方道：「他是蘇州史家的人，曾經跟史重生來過一次！叫甚麼名字却忘記了！」

杜一非單刀在他面前晃來晃去。「你自己報上名來，省得自討苦吃！」不料那漢子充耳不聞，臉上凶悍之氣不減。杜一非冷笑一聲，問道：「你可曾聽過武林中有一種刑法，稱爲『搜魂大法』的麼？」

那漢子嘴角露出冷哂之色，似乎不信杜一非有此能耐，杜一非心中想道：「此人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讓他嘗點苦頭，料他也不會老實招供！」當下運起內功，將其注於右手食中兩指，然後在他身上一陣亂戳。

過了半晌，只見那漢子臉上額上全爆出汗珠來，臉上之肌肉已開始扭曲，不久便露出哀求之目光，原來這所謂搜魂大法，乃使受刑者體內經脈之血液倒流，刹那之間，似有千萬條小蛇在體內亂竄亂噬，難受之情，確是難喻，杜一非微笑問道：「滋味如何？聽說至今無人能堅持到一頓飯工夫。」

話未說畢，那漢子已道：「請壯士手下……留情，我，我願招了……」杜一非哈哈一笑，伸指在他身上又連點十數次，方見那漢子似離水之魚兒般，拚命喘息。不過眨眼工夫，他已由慓悍的大漢變成像一位久病臥床之病夫！

「先報上名來，再逐條招供！」

「小的叫史重廉，是史重生之遠堂弟弟。」

燕北漢心頭一跳，忙不迭問道：「你今日來此，所爲何事？是誰派你來的？速速從實招供！」

「我今日來此是奉命來殺……相思的……」史重廉結結巴巴地道：「其實不是奉命，是爲錢而來的，海嘯天僱我來殺相思……」

杜一非冷笑一聲，道：「你別把咱們當作三歲小孩，你是蘇州史家的人，又怎會受僱於海嘯天？」

「我貪錢，史家的財產雖多雖廣，却分不到我頭上，我若要出人頭地，便須自尋生計，這有何奇怪？」

「奇怪！且是廢話！武林中何來海嘯天這個人？分明胡揑！他姓陸，雙名金龍吧？」

那史重廉臉色大變，身子倏地一抖，道：「甚麼陸金龍，我根本不認識！而且我已被史家逐出家門！」

這一次他答得格外流利，但這一切異態全落在杜一非眼中，他不挑破，續問道：「就算你說的是眞話，且問你一句，海嘯天爲何要僱你殺相思，他跟她有何仇恨？是爲了殺人滅口麼？因爲他殺了紫茄，恐怕洩漏出去，是以要你來殺相思？」

史重廉淡淡地道：「我要說的話已經全部說畢，信不信由你！」他臉上膚色隱隱泛上一層黑氣，只是色澤不明顯，杜一非一時不察。

燕北漢怒道：「死賊，老子不給你點厲害嘗嘗，你眞的以爲俺們都是吃素的！」他走過去，砰砰在他身上打了兩拳。史重廉臉上露出痛苦之色，却不求情。

杜一非見他臉上黑氣大盛，叫了起來：「不好，這斷服毒！」他俯身揑開其牙關，只見他滿臉黑氣，知道已遲了一步，讓他咬碎藏在牙齒內之毒藥，一時氣忿，伸手摑了他幾巴掌。

史重廉悽然一笑：「老子在穴道被封之前，已將毒藥嚥下去，如今你們甚麼也逼不出來啦……」言畢放聲大笑，燕北漢大怒，在他身上踢了幾腳，史重廉早已毒氣攻心，頭一歪便閉氣了。

「眞是功虧一簣！」燕北漢懊喪地往地上一坐。

鳳千千道：「功虧一簣可也未必！最低限度，咱們可去史家調查！還有海嘯天很可能是陸金龍之化名，又說明紫茄之死，與他們那一伙有關！」

杜一非心頭一跳，脫口道：「奇怪，紫茄之死爲何會跟他們有關係？葫蘆姑娘，紫茄跟史重生關係如何？」

「份屬朋友……」葫蘆紅着臉道：「由於奴之原因，他們也很熟絡，經常一起飲酒說笑，有時史重生來此，恰好奴在陪其他客人，他很多時候會先去找紫茄……」

杜一非心頭再一跳，問道：「在下問你一件唐突的事，紫茄會否暗戀史重生，只是礙着你的面，不敢表示出來？咳咳，說得嚴重一點，說不定他們有戀情，只是瞞着你！」

葫蘆笑得十分坦然：「絕不可能！這點奴有十分的信心！紫茄絕對不會看上他，他也不會看上紫茄！感情有很多種，有的只能當朋友，不能當情人；有的能當情人，不能當朋友！男女相悅，舉動再注意，也掩不住眼神之流露！」

杜一非料不到她在此方面，還有這麼深的體會，呆了一呆方道：「年輕男女，相處之間，就有一種吸引力，尤其在這種地方，兩人……搞上了不一定要有愛意，尤其在醉後！」

葫蘆臉色微微一變：「這個奴便不敢保證了。」

相思忽道：「小妹記得有一次，姐姐在陪廖大人，史公子只好到紫茄妹子房內，後來兩人都喝醉了，尤其是史公子更是吐得不成樣子……嗯，這是去年發生的事！」

葫蘆道：「經妹妹一提，愚姐也記起了，那晚廖大人亦醉倒在我房內，史公子只好睡在紫茄那裡，但他醉得那麼死，又怎會出甚麼事？」

杜一非改口問道：「丹徒陸家的人是否有來過？」

「除了陸家三少爺之外，其他人並無來過，不過他到紫茄那裡的次數比史公子更多！」葫蘆道：「不過紫茄對他亦無好感，還吵了幾次架！」

鳳千千忽問：「那次史公子醉後，次日他跟紫茄有何表示？事後紫茄又曾否跟你解釋些甚麼？」

葫蘆搖頭。「他們不可能發生甚麼事，因此用不着解釋！」

杜一非再問：「紫茄房間如今是否有人？她是否有遺物？」

「如今已由寄情妹妹住進去了，紫茄妹子之遺物，全在奴房內，待我去取！」

葫蘆很快便扛着一口箱子回來，鳳千千忙上前助她一臂之力，箱子打開之後，裡面都是些首飾珠寶之物：「她留下來之衣物，奴已送給鄰里之窮困者了，她的私房錢也替她散掉了一些。」

杜一非邊聽邊將箱內的東西拿出來，箱底放着一本書，上面寫着五個字，李師師小傳，李師師是北宋名妓，據說連皇帝亦冒名幸過她，紫茄一有空便看此書，是以已十分殘舊。「這本書你看過沒有？」

葫蘆坦誠地道：「奴從未看過，即使看也只看些詩詞曲譜，唉，自己身在青樓，還要看這種書作甚，奴是因紫茄妹子生前十分喜愛它，是以方保存下來！」

杜一非隨手掀動，忽然目光一直，葫蘆忙湊首過去，但見空白處，有人用蠅頭小楷寫着一行字：史公子醉中老唸着匕首爲記……匕首

，這是甚麼意思？

杜一非心頭狂跳，急問：「葫蘆姑娘，這是紫茄的字跡麼？」葫蘆頷首稱是。

燕北漢伸頭過來，看後失色叫了起來：「匕首為記！不錯，襄城之古城客棧外那個匕首標記，是畫給他看的！這是他跟甚麼人之聯絡暗號？」

鳳千千皺眉道：「說不定這是一個組織的標誌！嗯，跟尖刀會是否有關連？」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道：「看來史公子並不簡單！葫蘆姑娘，紫茄一直沒跟你提過此事？」葫蘆搖搖頭。

鳳千千自言自語地道：「這倒奇怪，她事無不可對你言，為何獨獨瞞住這件事？咦，紫茄之死，是否因此而來的？」

葫蘆極力否認：「不可能，史郎比她還早死！」

鳳千千道：「但他還有同黨，你看史家不是又派人來殺相思麼？」她目光落在相思臉上：「你以前跟紫茄無話不談？」

「嗯，」相思趕緊解釋：「但她從未在我面前提過此事！她不會因此而被殺的吧！」

「希望不是！」杜一非在房內踱步：「恐相思洩漏有關海嘯天的秘密是個原因，但這也可能只是原因之一！」

相思打了一個哆嗦：「其實奴甚麼也不知道，他們何須派人暗殺我？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此事必有其原因，相思姑娘，想不到的事，今日也發生過了！」

相思吃驚地道：「依你之見，奴該如何做？」

鳳千千接口問道：「紫茄是否有跟你談過史重生的事？海嘯天又是否在無意中向你洩漏了甚麼秘密？」

相思道：「沒有，別看紫茄爽直，但不該說的話，她向來不會亂說！」

燕北漢粗中有細：「這樣說來，那天躲在此處殺紫茄的應是陸金龍，如今問題又來了，陸鳳鳴跟陸金龍是甚麼關係，史重生跟陸金龍又是否有關係？史家跟陸家以及跟陸金龍又有何關係？眞是教人越想越胡塗，如墜五里霧中！」

何止他，就是杜一非也理不出個頭緒來，沉吟了一下，道：「史重廉不回去，必會引起他們之懷疑，說不定還會派人來。」

鳳千千看了葫蘆一眼，道：「如此她倆不是很危險？」

「這倒不會，因為再殺葫蘆已不能達到滅口之目的！」杜一非道：「天色已不早，院子裡快有客人，咱們還是先處理這具屍體再說吧！」

當下三人長身，鳳千千又道：「咱們先行告別，兩位若害怕的，可先到別處去避一避！」

葫蘆笑道：「做咱們這一行的，還有甚麼好怕的？尤其像我這種人，他們要來便來吧，三位不用替我擔心！」

「如此請兩位保重，若有機會，自當再來拜訪。」燕北漢一彎腰，將史重廉屍體抱了起來。

葫蘆忽道：「奴有一個不情之請，將來若查出眞相，希望諸位再來一次，將詳情告訴我！」三人一口答應，當下揮手告別，仍由窗子跳了出去。

三人離開桃花院，將史重廉之屍體悄悄放在一棟民宅之屋頂上，然後返回客棧，燕北漢一關上門便迫不及待地問：「咱們下一步去何處調查？」

鳳千千道：「我認為該去丹徒陸家查一查！」

杜一非道：「不，先去蘇州史家調查，葉三妹能從容抓到史何聖之孫兒，脅迫他放了燕北漢，證明裡面有蹊蹺！嗯，還有一個人，差點忘記了，駱尚賢如今在何處？」

燕北漢有點尷尬地道：「這個小弟也不甚了了，每次都是她先跟我聯絡。」

鳳千千道：「奇怪，她為何不現身跟咱們一起調查？」

燕北漢吶吶地道：「也許她已經回雲夢去了。」

杜一非道：「咱們先吃飽飯，休息一下子，天亮之前上路！」當下吩咐小二把酒菜送進燕北漢房中，草草吃飽之後，鳳千千便返回自己房內休息，杜一非盤膝坐在床上運功調息，未幾便進入忘我境界。

燕北漢一合上眼，腦海中便冒起駱尚賢倩影來，揮之不去，他心中暗責自己：「俺怎地在此時老想着她！」他對她感情十分奇怪，駱尚賢就像天上之女神般，高高在上，他未免生出自慚形穢之情，但她救過自己，又指點迷津，因此很想報答她，為她做任何事。

他沒法摒除雜念，好不容易方將駱尚賢的影子抹掉，又升上葉三妹深情款款的樣子，但這張面孔很快又變了，變得猙獰恐怖，他心中暗自怒恨道：「臭婆娘，老子不殺你枉為男子漢！」

耳畔忽聞杜一非的聲音：「燕兄，快屏息運功，不好好休息一下，那來之精力應付大戰？」

燕北漢睜開雙眼問道：「杜兄認為此去蘇州有大戰？」

杜一非笑道：「在江湖上跑動的，隨時都得準備應戰，何況咱們要去闖龍潭虎穴！」燕北漢猛吸一

口氣，盡力不想往事，過了一陣，果然收效。

窗外傳來四更之梆子聲，杜一非喚醒鳳千千，三人穿窗越牆而去。

燕北漢道：「你倆先到東城外候我，待我取史重廉屍體再上路。」鳳千千叮嚀他小心，三人便分兩路前進，燕北漢到了藏屍之所，四顧無人，躍上屋頂，把史重廉屍體抱起。人死之後，格外沉重，是以燕北漢不敢踏瓦前進，輕輕躍落地上。

抬頭望去，遠處之桃花院燈光燦爛，隱隱約約尚可聞絲竹之聲，燕北漢默默祝福葫蘆，然後抬步而行，剛走了幾步，忽然住步低喝道：「誰？」

黑暗之中，閃出一個女子來，臉上掛着黑紗，現身之後，將黑紗揭一揭，月光下露出一張吹彈得破的臉來，可不正是駱尚賢？燕北漢驚喜地道：「是你？」

駱尚賢輕笑道：「你魂不附體，若不是我，早又死在人家劍下了。」

燕北漢有點手足無措地道：「你一直跟着咱們？」

駱尚賢不答反問：「你約杜一非他倆去何處見面？」

燕北漢毫不思索地道：「我約他倆在東城門外相會！」

「咱們走北城門！」駱尚賢見他愕然，不由嗔道：「難道你一直要抱着個死人去蘇州不成？北城外有座亂葬崗，先將他埋了再說！」燕北漢這才釋然，跟着她出北城門，直赴亂葬崗。

到了那裡，饒得燕北漢氣力好，也累得直喘氣，將屍體拋落地上：「可惜沒有鋤頭！」

「你還想掘地成穴？沒工夫了，我且問你，你們是否要去蘇州史家？」

「是的，你去不去？」燕北漢乃誠懇地道：「姑娘聰慧無比，若得你加入，當眞是如虎添翼，就算是龍潭虎穴也不怕闖。」

駱尚賢笑道：「你幾時學得油腔滑嘴？我一向喜歡獨來獨往，你不必多費唇舌！嗯，你們到底查到了甚麼？」燕北漢仍將下午發生的事告訴她：「你認為史重廉欲殺相思，是否跟史家有關？」

「杜兄認為必有一定之關連，不過如今事情越來越複雜，咱們也弄不清脈胳，只能見一步走一步，希望能早點水落石出！」燕北漢又問道：「駱小姐，你可曾見到葉三妹？」

駱尚賢抿嘴一笑：「你還惦着她？」

「呸！我恨不得將她碎屍萬段，今生若不殺她，也枉為男子漢了！」燕北漢誠懇地道：「你若知道其下落，請你告訴我。」

駱尚賢沉吟道：「我替你打聽其下落，但你們若有進展，也得把一切告訴我！還有一點，今夜見面之事，不許告訴他倆！」

燕北漢訝然問道：「他倆既是好人，待我又好，為何要瞞着他倆？」

「我沒說他倆是壞人，只是我們駱家一向不與武林中人來往，跟你只是湊巧，因此最好一個也不說！」駱尚賢放輕聲音：「算我求你，這個條件，你一定要答應我！」

燕北漢覺得她今夜有異以往，親切易接近多了，她軟聲相求，鐵石心腸也得化為繞指柔，乃道：「好吧，一言為定，以後咱們如何見面？」

駱尚賢笑道：「仍依舊例，有需要我會出現，後會有期，你慢慢掘地吧！」她輕笑一聲，如飛而去。

駱尚賢輕功甚佳，很快便融化在黑暗中，燕北漢直至看不到她，方收回目光，用雙槍慢慢挖地，待他弄好一切，天色已經大亮，他顧不得喘一口氣，繞路去到東城門，只見鳳千千一個人，「咦，杜兄呢？」

鳳千千埋怨道：「還說呢，你何事至今方來，杜大哥怕你出事，又趕回城去了！」

「哎，總不能讓那斯曝屍郊外吧？俺抱他到亂葬崗去，又找不到鋤頭，是以弄到如今！」燕北漢歉然道：「待我回城去找杜兄吧！」

「不必了，他說過若找不到你，便會趕回來，吸，那不是已回來了？」

燕北漢抬頭望去，果見杜一非如飛而至，他迎上前又解釋一番，杜一非無不快之色，道：「別說了，上路吧！」三人快步而行，直至中午方停下來吃飯歇息，待他們趕到蘇州，已經是華燈初上了。

杜一非說：「先休息一夜，明天再說！」三人奔波了一整天，確實也累了，一倒下床便睡着了。次日一早，杜一非便跑出去了，燕北漢醒來不見他，吃了一驚，忙下床去拍鳳千千的門。

鳳千千沒好氣地道：「沉住氣！不會有事的！」

過了一陣，果見杜一非斯斯然回來：「咱們出去吃點心吧，但最好分開走，順便打探一下動靜，回來之後再交換咱們消息及商議！」

三人吃過早餐，先後返回客棧。蘇州城十分平靜，跟平日沒有兩樣，鳳千千道：「我還去過史家，那裡也十分平靜，不過表面平靜，可能內裡十分險惡，總之咱們若去史家，一切必須小心！」

燕北漢問道:「咱們準備甚麼時候去史家!是明查還是暗訪,如果人家一口咬定史重廉不是他們派去的,咱們還有甚麼辦法?」

杜一非沉吟道:「去史家志在必行,雖然有危險,但不能不去!燕兄不宜再去史家,因此只能暗訪,在下與鳳姑娘則携拜帖,正式造訪,萬一發生衝突,燕兄只管自己逃生,不必理會咱們,而且我料他也不敢明目張膽爲難咱們。」

燕北漢道:「這話有問題!既然要共同進退,豈有見死不救之理?」

杜一非笑道:「燕兄,不必緊張,小弟已說過,他們最多只敢動點小手脚,絕對不敢殺害咱們,但燕兄便不同了,你跟他家有殺子之仇,他們會放過你麼?」

鳳千千忙加上一句:「不過,燕兄即使是偷偷進去,可也得小心!嗯,待咱們正式拜會之後,莊內的人注意力分散之時,便再潛進去,悄悄問史家的人,看看能否達到咱們之目的?」

燕北漢笑道:「放心,萬一有事,俺也不會連累兩位。」鳳千千又叮嚀了他一番。

杜一非沉吟道:「咱們早點吃午飯,飯後休息一下便去史家,那時他們剛吃飽,懨懨欲睡之際,正是咱們之良機。」

* * *

杜一非和鳳千千盛裝備禮携帖到史家。遞上拜帖不久,門公便引他倆進大廳。「兩位吃過午飯否?」

「已經用過,不勞費心!」杜一非問道:「請問你們老爺是否在家?」

剛說畢,暗廊上便傳來一陣震耳之笑聲,笑聲似乎十分爽朗,但杜一非却聽出不悅之情。接着一位高大健碩,神采奕奕之老者,龍形虎步走了出來。杜一非和鳳千千連忙長身行禮。「晚輩杜一非、鳳千千參見老爺子。」

那老者正是史重生之父親史何聖,只聽他哈哈笑道:「兩位眞乃人中龍鳳,教老朽大開眼界!嗯,叫我老爺子,豈不折殺我也?請隨便。嗯,來人,看茶!」言畢大剌剌在正中那張太師椅坐下,一坐好,大廳又出現五六個漢子,年紀參差,最大者四十多歲,最小者不足二十歲。

杜一非和鳳千千又告罪一聲方坐下,史何聖向椅背上一靠,道:「聽說兩位曾經來過寒舍,可惜老朽剛巧有事出外,正在遺憾,不料兩位又自天而降,教老夫好不高興。」言畢又是一陣大笑,這句話正面聽來是客套話,但若以江湖上之習慣說反話視之,則另有一層意思,因杜一非兩人自投羅網而慶幸。

杜一非只當沒聽見般。「上次晚輩本欲拜訪前輩,因見不到,亦感覺遺憾,是故今日路過再到府上拜訪。」

「客氣客氣,老朽最喜歡知書識禮之後輩了。」史何聖雙眼一凝,連聲音聽來也有點不同。「兩位不會是路過吧?何不開門見山,痛快一點?」

杜一非也打了個哈哈,道:「莊主說得是,晚輩想請問一下殺令郎之凶手找到否?」

史何聖神色一黯。「凶手是燕北漢,這是他自己承認的,只是幾番被這斯溜掉,至今尚未擒獲,兩位是否見過他?盼能通個消息,史家大小無不感激。」

「據晚輩所知其中尚有內情,令郎參加了一個以匕首爲記的地下組織,是讓他們殺人滅口的,而且他已中了毒,燕北漢殺不殺令郎,他都得死。」

史何聖臉色大變,叱道:「簡直胡說八道,此乃絕無可能之事,犬子做了甚麼事,人家要滅其口?」說着茶已端上來,杜一非意態悠閑地品茶。

鳳千千則問道:「莊主此話的意思是指咱們胡說,還是說以匕首爲記的那個地下組織,不會殺他滅口?嘿嘿,別忘記,令郎夥同燕北漢殺了周千峯,周大俠爲人如何,大家心中有數,令郎爲何要殺他?恐怕內裡又有蹊蹺了,老爺子可曾調查過?」

史何聖胸膛起伏,半晌方冷冷地道:「兩位爲何這般關心犬子之死因?看來比我這個做父親的還熱心,此亦有蹊蹺。」

杜一非再笑道:「晚輩雖然一向好管閑事,但對令郎之死,尚不至於這樣關心,不過,該組織幾番暗殺忠良,晚輩便不能袖手了。」

史何聖沉聲道:「如此說來,兩位今日上門是來問罪的了?哼,老夫痛失愛子,你們還懷疑甚麼?」

杜一非道:「莊主誤會了,今日來此,主要目的是想問莊主幾件事,第一,您可知令郎是否參加了一個以匕首爲標誌的地下組織,這是一個暗殺集團。」

史何聖斷然道:「不知道,犬子亦不會去參加甚麼地下組織,憑我蘇州史家便已是個龐大之組織,實力不亞於江湖幫會,他何必多此一舉?」

鳳千千道:「莊主先別忙於否認,最好再考慮考慮,那種組織不能以常理推測,說不定令郎有甚麼把柄被人抓住,而受到脅迫。」

史何聖雙眼瞪着杜一非。「第二個問題呢?」

「府上跟周千峯是否有個人恩怨?」杜一非見他搖頭,又問:「第三個問題:令郎是否經常不在家?」

史何聖冷冷地道:「大丈夫志在四方,豈能老窩在家裡?他性子又外向,是以老夫便將與外界聯絡之工作交給他,換而言之,他是史家第二代子弟中,最少在家裡的一個!」

鳳千千插腔道:「如此說來,他在外面之行爲,老爺子便不太清楚了,他跟丹徒陸家三少爺,爲了揚州桃花院葫蘆姑娘,爭風呷醋,老爺子又是否知道?」

史何聖只冷哼一聲。「年輕人少不免做些糊塗事。」

「令郎死後,莊主是否有通知雲夢駱家?」

史何聖冷冷地道:「這是我史家之事,不勞掛心。」

杜一非續問:「令兄爲何不見?何不也請他出來見個面?」

史何聖神色一動,道:「家兄有事出外,此事跟他有何關連?」

杜一非不答再問:「據咱們所知令兄亦認識了不少人……」他故意將話打停,望着史何聖旁邊的人。

史何聖乾咳一聲,「這有何奇怪?家兄活了一大把年紀,認識江湖上些朋友,正常之至,否則反而不正常。」他態度突然改變。「兩位遠來是客,且先到老夫書房內休息一下,待老夫處理點事,再來相陪。重典,你帶他倆先去老夫書房。」

鳳千千不知凶吉,心頭有點忐忑,拿眼望着杜一非,杜一非却坦然地長身,道:「如此咱們先在書房等你了。」他隨史重典進內。

史何聖之書房甚是寬敞,兩人坐下,史重典又着丫頭重新奉上香茗,又送了一碟炒花生,一碟鹵豆乾。「兩位且先吃點東西解悶。」

過了一會兒,步履聲響,史何聖進來,揮手道:「重典,你到外面去,任何人不許走近書房範圍,」他進內坐下,又道:「咱們如今可以暢所欲言矣!」

杜一非心中十分奇怪,忽然提出一個唐突之問題:「莊主,上次咱們到府上,你離家已多久了?」

史何聖輕輕一嘆:「已個多月了。」

鳳千千脫口道:「不對,據知燕北漢到府上,他離開後不久,咱們便到了,那……」

史何聖嘆了一口氣:「那是舍弟何道假冒我之名的,今日請兩位進來此處,也是爲此而來。」

杜一非和鳳千千一聽,方知史家尚有別情,精神均是一振,杜一非問道:「令弟爲何要假冒你之名?」

「事後家兄已將他軟禁,可是不久便被他逸去,至今不知所終,家兄又氣又怕又惱,親自帶了幾個人去追查,」史何聖仰天一嘆:「如今老夫最擔心的,是他是否加入甚麼地下組織,將犬子也拖了進去。」

「令兄性子和感情與你是否融洽?」

「家兄何凡向來不理江湖上的事,他主張默默無聞,不要參予武林中任何糾紛,不過老夫和舍弟耐不住寂寞,不斷游說他,後來他反而比咱們更加積極,到處跟人套交情,博得聲譽,而老夫在史家猶如一名總管,舍弟則主要負責錢財。」

杜一非含笑問道:「令弟離開之後,莊主在賬上必有所發現。」

「不錯,不見了數百萬兩銀子,還有一大批良田,只是此事只有老夫跟家兄知道,也請兩位代守秘密。」

杜一非料不到,形勢逆轉如斯之速,正想開腔,又聞史何聖道:「寒舍說不定尚有舍弟之耳目,因此老夫只好請兩位進來,家醜外揚,汗顏無地。」

「樹大有枯枝,莊主何須耿耿於懷?目前尚怕他還會覬覦府上之財產?」

「怕的就是這樣。」史何聖一頓又道:「適才兩位說舍弟認識一些人,不知指的是甚麼人?」

「一個喚葉三妹的女人,」杜一非遂將其爲人及駱尚賢暗中所見,她抱了史何聖之孫兒脅迫的經過說了一遍。「由此可見,令弟與她是同一個組織。」

史何聖猛吸一口氣,道:「這婆娘如今在何處?」

鳳千千代答道:「咱們也在找她,若有消息,自當奉告。莊主尚可提供甚麼資料予咱們?令郎之事,你眞的完全不知道?」

「他跟陸鳳鳴爭風呷醋之事,老夫亦略有所聞,回家之後,被老夫狠狠揍了一頓,是以匆匆逼他跟駱家大小姐訂婚,這頭婚事尚是舍弟撮合的,至於他在外面幹了些甚麼事,老夫便不甚了了。」

杜一非再問:「陸鳳鳴及其一家如何?是否跟那個以匕首爲記之組織有關係?」

「江湖上有以匕首爲記之幫會,老夫今日也是頭一次聽見。」史何聖道:「至於丹徒陸家之內情亦不太了解,不過江湖上對陸家風評不佳,却是事實。」

鳳千千問得更加唐突。「莊主一向在家內料理事務,上次因何出外個多月?令弟以前又有甚麼異常之處?」

(未完・七)

上文提要：江青嵐在田王府目見黑摩勒救走紅綃，便和瀾兒分途退走，被花彌勒、季子清圍截，公孫無忌暗襲得手，幸黑摩勒搶救，將他送到崔文蔚、紅綃夫婦家裡療傷。這邊瀾兒雖然脫險，在客棧等着不見江回來，亦黯然離去。田王府失了金盒，內藏造反文書，原來被紅線盜走，交給薛嵩節度使，留札辭行，備述自己身世經過，獻策送還金盒，薛嵩遵言還盒，使田王知罪不敢謀反……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紅線贈劍寄意　江郎睹物思人

崔文蔚道：「黑大俠吩咐小弟，轉告江兄的好消息，就是田王府那晚另外被人盜走了一個金盒。」

「金盒？」

江青嵐心中暗想：盜走一個金盒，又算得是甚麼好消息？

「是的！金盒！」

崔文蔚應了一聲道：「因為那金盒之中，藏着田承嗣最機密的文件！」

「啊！」江青嵐啊了一聲。

崔文蔚接着道：「聽說盜走田承嗣金盒的是一個女子。」

「啊！」江青嵐又啊了一聲。

崔文蔚道：「那就是薛府的內記室。」

江青嵐全身驀然一震。「紅線姑娘！是她？」

那晚田王府聽到的阮咸(銅琵琶)之聲，霓裳之曲，和那聲「江公子，你還不快走？」的嬌喝，重又在他耳中依稀響起。

「不錯！是她。」

江青嵐喃喃自語，卻又聽崔文蔚又道：「後來薛節度使就派人把金盒送還，還附了一封信。田承嗣在驚怖之下，下令解散外宅男，並且也派人向潞州謝罪。這一來，他擁兵逞亂的野心，總算被壓了下去，所以黑大俠勸江兄傷癒之後，立即回去。另外，那天黑大俠還替江兄帶來了一口寶劍。」

江青嵐還以為黑衣崑崙帶來的是自己在田府失落之物，由他拾回。是以聞言點頭道：「啊！那天小弟確實在田府失落了一柄長劍。」

崔文蔚搖了搖頭道：「聽說這柄寶劍，叫做『七星劍』，乃是田承嗣視同拱璧，寸步不離之物，那晚由紅線姑娘一併取出，託黑大俠捎來，轉贈江兄！」

江青嵐又是一怔，她，居然送自己寶劍，可見她對自己並非無情，這簡直是意外之喜。

他俊臉上一陣飛紅，現出喜悅之色。

崔文蔚瞧在眼裡，向紅綃作了個會意微笑，回頭說道：「秋月，妳把那柄寶劍取來。」

叫做秋月的使女答應一聲，如飛而去。少時取來一柄形式奇古，劍柄上鑲着七顆明珠的寶劍，呈到崔文蔚面前。

崔文蔚又替江青嵐掛到床前，一面笑道：「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這柄寶劍，目前且掛在這裡，等江兄尊體復原，再慢慢觀摩罷！」

他好像瞧出江青嵐急不及待的神色，輕輕道破，江青嵐臉上又是一紅。

崔文蔚笑了一笑，又道：「紅線姑娘還託黑大俠寄語江兄……」

江青嵐急急問道：「她託黑大俠說的甚麼？」

崔文蔚道：「善自珍重！」

「善自珍重！她……」

這回江青嵐聽得更急！額角上，不期微微綻出汗來。

紅綃卻輕輕咳嗽了一聲，於是崔文蔚沒有再往下說。

江青嵐一顆心將要跳出口來，急着問道：「崔兄，她離開了薛府？」

崔文蔚道：「聽說紅線姑娘盜盒回去，只留了一封信，就離開薛府。」

「唉！」江青嵐嘆了一口氣，暗想：茫茫天涯，她這一走，自己又到何處去找呢？

崔文蔚又道：「這是那天黑大俠說的，他還說紅線姑娘是他的同門師妹。」

江青嵐眼前又覺一亮，連忙問道：「紅姑娘是黑大俠的同門師妹？」

他話才出口，忽然想起黑衣崑崙不是也說自己是他同門師弟嗎？

恐怕這個「同門」，有點兒靠不住！

紅綃瞧着他乍怔乍喜的神氣，心中那有不明白的，連忙道：「黑大俠那天說，過幾天再來瞧我們，江公子只管養傷，等黑大俠來了，你再問問他就知。」

江青嵐何等聰明，豈不知崔文蔚夫妻是在設詞相慰？但目前也只好如此，黑衣崑崙果真是她師兄，自然會知道她的下落，否則，天涯海角，自己也要把她找到為止，想到這裡，便強自鎮靜。

崔文蔚夫妻怕江青嵐重傷初癒，說多了話，對身體不好，就要他多多養神，相偕退出。

江青嵐瞧着床頭掛的七星劍，覩劍思人，心中不無惘然。但他終究重傷初癒，體力未復，多說了一會話，微感倦意，不久也就昏昏睡去。

一連又是四天，江青嵐在崔文蔚夫妻和兩個使女悉心照料之下，傷勢業已完全復原。

這天，他一朝醒來，算算服了「坎離丹」之後，七天已過，這就慢慢坐起，盤膝趺坐，運起功來。

那知才一運氣調元，陡覺軀體四肢之間，流轉着一脈滾滾熱流，這時迅速集中。這種情形，自己練功以來，從未有過，那敢怠慢？

立即依着崆峒心法，摒絕雜念，凝神內視，引導着那股滾滾熱流，上行十二重樓，水火既濟，龍虎協調，週而復始，運行不息。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行下床，只覺眞氣充沛，百脈順暢，身子輕飄飄的，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之感。

心中不由暗感驚奇，照方才運功的情形看來，自己內力比之未受傷前，竟然精進了許多，難道「坎離丹」當眞有這麼大的效用？心中想着，一面隨手摘下掛着的七星劍，劍柄非金非玉，觸手溫潤。

七顆珠子，晶瑩生輝，當下輕按卡簧，只聽一聲嗆然龍吟，青光滿室。

寒森森的一縷青光，耀人眼目，果然是一口斷毛截鐵的利器！尤其這是自己心上人所贈，心中更是愛不忍釋，把玩了一陣，才還劍入鞘，依然掛在原處。

春雲端上洗臉水，盥洗甫畢，崔文蔚也踱了進來，一見江青嵐完全復原，心中甚是高興。江青嵐也向他謝了照顧之德，兩人邊說邊走，出了房門。

崔文蔚引着他繞過迴廊，走入自己書房。只見四壁圖書，佈置得極為幽雅，絨簾捲處，窗前一片梅林，妃紅儷白，暗香浮動，隱隱透進紙窗，使人聞到梅花氣息。

兩人剛一坐定，秋月已端着兩碗參湯進來，放在兩人几上，便自退出。

江青嵐和崔文蔚同是閥閱世家的子弟，出身相似，脾氣相投，這一談，卻是越談越對勁，直恨相見之晚。

過了一會，春雲端着幾碟精緻菜餚，和一壺美酒進來，說是少夫人親手所做。接着，紅綃也含笑出來，落座之後，秋月替大家斟好了酒。

崔文蔚夫妻舉杯相敬，大家飲了數杯，崔文蔚問起他受傷經過。

江青嵐道了聲說來話長，當下就把自己跟展老夫子學武，及峭山鬼神夜闖薛府，自己獨鬥獨角獸，一直說到酒樓上遇見黑衣崑崙，及夜探田府至負傷為止，直把那兩人聽得忽驚忽喜。

江青嵐話剛說完，只聽崔文蔚喜道：「江兄既得崆峒眞傳，武功絕俗，小弟一介書生，心慕游俠，只苦於明師難得。這次拙荊之事，得罪巨室，田府豢養着不少江湖上人，萬一遇上，小弟手無縛鷄之力，更難自保。江兄如不嫌棄，就收我們做個弟子罷！」

江青嵐忙道：「崔兄請不可如此，武功一道，學無止境，小弟五年苦練，也不過略窺門徑，自己還不配做人家弟子，那好教人？」

那知崔文蔚、紅綃兩人兀是不依，說甚麼也非要跟着他學武不可。

江青嵐暗想自己一條命都是人家救的，這點要求，焉能峻拒？何況崔文蔚所說也是實情。

只是武學一道，須循序漸近，自己急於前去找尋紅線，不能久

骯。

他突然想起田府那晚，自己曾用劍鞘震退江湖上成名多年的鐵筆季子清。

那末，可見「乾坤一劍」，不使長劍，就是用棍棒之類，也一樣可以發揮威力，自己何不就把這一招傳給他們？

想到這裡，忙道：「小弟有一招棍法，對防身却敵，最具威力，而且極爲簡單，適合崔兄伉儷練習。」

崔文蔚聽得大喜，連忙吩咐秋月速去取來，過不一會，秋月取來一條木棍。

江青嵐就依着「乾坤一劍」招式，緩緩講解了一遍，因爲這一招，出手只劃九個小圈，動作簡單，又有江青嵐在旁詳細解釋，自然就很快學會。

那知無意之中，學了這招劍法，後來，救了他夫妻兩人性命，此是後話。

却說江青嵐傷癒之後，又是一住經旬，每日除了和崔文蔚談詩論文之外，他整天眼巴巴的望着黑衣崑崙早些前來，好向他打聽紅線下落。可是，始終不見黑摩勒的影子，心中自然漸感焦灼。

這天晚上，他正在倚窗獨坐，手中摩挲着七星寶劍，怔怔出神。驀聽窗外有人低聲說道：「祇要心志堅定，斷無不可如願之事。」

江青嵐心中一動，趕緊閃出房去，縱身上屋，四外黑沉沉的，那有人影？

四面瞧了一週，也並無異狀。

回轉房中，心中嘀咕，方才分明有人在窗前說話。

是了！祇要心志堅定，斷無不可如願之事。自己傷勢已癒，功力恢復，天涯海角，也要把紅線找到。黑衣崑崙行蹤無定，他一直不回來，自己難道這樣等下去不成？心意一決，也就解衣上床。第二天清晨，他裝束停當，佩好長劍，便向崔文蔚夫妻告辭。

崔氏夫妻一聽江青嵐要走，那裡肯放。

江青嵐只好說自己那天偷來魏郡，轉瞬已將一月，恐姨父姨母掛念，急於回去。

崔文蔚夫妻聽他如此一說，不好再留，便吩咐厨下，備了一桌豐盛酒席，替他餞行。酒足飯飽，大家訂了後會，江青嵐跨上崔文蔚替他準備的馬匹，互道珍重，才依依別過。

他知道這裡離魏郡，只有二十來里，還在田承嗣的勢力範圍以內，那敢逗留？立即放開轡繩，縱馬疾馳。

要知江青嵐原是公子哥兒出身，生長富貴之家，從沒出過遠門，這次爲了找尋紅線姑娘，單騎上路。

不但道路不熟，心中又何嘗有半點譜兒？只是依着官道，盲目奔馳。

不錯！他平時曾聽展老夫子說起過各種江湖行徑，有許多消息，都是在酒樓茶肆中得來。

是以他一路上遇到酒樓茶肆，總要上去打聽紅線姑娘下落，一連三四天過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他沿途詢問，那有絲毫線索？

這天中午，到了一處鎮甸，在一家酒店門前下馬。蹺上樓去，要過酒菜，一個人自斟自飲。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他想起紅線姑娘的聲音笑貌，思潮起伏，茫茫天涯，伊人何處？眼看滿壁題着某某到此一遊的字句，不由觸發詩興，命店小二取來筆硯，在壁上題詩一首：「霓裳一曲想仙音，倚劍樓頭作醉吟，我欲乘風訪四海，天涯地角好相尋。」

下面落了江青嵐醉題五字，一陣吟哦，覺得胸頭塊壘稍舒。

正要會賬下樓，忽聽樓梯聲響，走上兩個人來。

江青嵐眼尖，只見上來兩人，一僧一俗，全生得又矮又胖。前面俗家打扮的，是通臂猿侯長勝，後面一個和尚，正是花彌勒！幸喜兩人邊談邊走，說得起勁，沒見到江青嵐。

他們上得樓來，四下一望，揀了靠窗一個座位坐下，正在江青嵐身後。

江青嵐吃過通臂猿侯長勝的虧，他輕輕一抓，就擒住自己。花彌勒五陰重手，更使自己身負重傷，這兩人功力，都勝過自己甚多，斷非敵手。他心中一驚，立即伏在桌上，假裝醉酒。店小二過來叫了他幾聲，也只是不應。

兩人先談了一些不關緊要之事，幾杯黃湯下肚，只聽侯長勝粗裡粗氣的道：「我眞不信他媽的八臂劍客會恁地了得，用不着到明年端午，侯長勝就非先鬥他一鬥，瞧瞧到底是八臂劍客厲害，還是我長臂猿厲害？」

花彌勒道：「阿彌陀佛，侯老哥你眞是英雄本色！那姓展的手上雖硬，咱們總還架得住，不過他師兄空空兒，可眞惹不起！聽說明年端午這檔事，雖然由公孫先生出面，要姓展的了斷過節，其實暗地裡，還有他大師兄隻手翻天閔長綱和三眼比丘沈師太撐腰，他們就因爲礙着空空兒，才不好明目張膽的叫陣。」

侯長勝嘿的笑道：「還眞是多餘的顧慮，姓展的出了場，他師兄還會袖手旁觀？」

花彌勒低聲道：「難就難在這裡，如果把空空老人引出，除非天痴上人親自出馬，誰也休想勝得了他。」

侯長勝冷哼道：「難道除了天痴上人，就無人能敵？」

花彌勒忙道：「阿彌陀佛，侯老哥別見怪，小僧是就端午那場比武大會而言，像侯老哥兩位師尊，符老前輩和遲老前輩，一代宗師，自然又當別論。不過……」

他說到這裡，陰笑了聲，又道：「不過令師弟醉猴張老三這條命，不是也喪在姓展的手裡？侯老哥的師尊，那能袖手？」

侯長勝沉吟了一下道：「張師弟當年沒有滿師，就偷下了山，師傅他老人家早已不承認他是門下弟子了，明年端午之會，兄弟恐怕不好進言。」

花彌勒道：「侯老哥別擔心，咱們見了符老前輩，相機行事就好了。」

江青嵐聽到這裡，心中十分納罕，明年端午，不知是甚麼比武大會？聽口氣，好像是他們專爲對付展老夫子而設，一面還在廣約助拳的人。

唉！他們怎沒說出在甚麼地方？這場大熱鬧，自己錯過了，豈不可惜？

他側耳細聽，可是兩人却喝酒吃菜，話題慢慢的轉到了女人身上，甚麼北方女人小脚玲瓏，盈盈一握，江南女人皮膚白膩，吹彈得破。

酒醉飯飽之後，兩人方要會賬下樓，看見江青嵐伏在桌上。

侯長勝大笑道：「讀書人有個屁用，三杯落肚，就醉得死蝦般躬着腰爬不起身來！」

花彌勒笑道：「嘿！別小看他，腰間還掛着長劍哩！」

他話才說完，驀聽侯長勝驚咦了一聲：「七星劍！」

江青嵐聽得心中猛跳，知道這下已無法再避。靈機一轉，忽然伸了一個懶腰，等手伸近方才吃剩的一碗酸辣湯時，突然在碗底一抄，把大半碗冷羹，劈面向侯長勝臉上摔去！

通臂猿侯長勝一眼瞥見這書生佩的好像是七星劍，正待上前瞧瞧清楚，那知變起俄頃，一碗冷羹突然飛來，急忙伸手一擋，碗是撥開了，但糊稠稠的酸辣湯，倒個正着。

灑得眼上鼻下，全是羹湯，連忙用手一抹，那知大半碗酸辣湯，雖是冷的，但羹湯本身，又酸又辣，濺入了眼內，只辣得他眼淚齊流，哇哇亂叫，那裡還睜得開眼來？

花彌勒覩狀大驚，即忙縱將過來，江青嵐早已一掀桌子，碗筷菜餚全向花彌勒身上倒去，阻住來路。

他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揚手向賬櫃上丟去，別轉身就跑。

這時，酒樓上食客大亂，有些膽小的客人也紛紛向樓下逃去。

通臂猿侯長勝揉着眼睛，第一句就是：「追！快追！別叫那臭小子跑了！」

說着用手一分，把一干食客分開，急匆匆往樓下追去。

酒店裡的人，瞧着這兩個兇神惡煞似的一僧一俗，有誰敢阻攔？

兩人剛一下樓，只見江青嵐躍上馬匹，已經疾馳而去！

侯長勝吃了大虧，那裡肯放？兩人也立即解開轡繩，飛身上馬，在後疾追。

江青嵐慌慌張張的伏腰勒轡，一路上只是急奔，跑了一陣，額上已是微微沁出汗來，方想休息一回再走，那知回頭一瞧，侯長勝和花彌勒兩騎依然在後緊追，侯長勝口中還大聲叫罵：「臭小子！王八羔子！看你還逃到那裡去！」

江青嵐心中一急，立即一勒轡繩，儘揀岔路上跑，這一段山路崎嶇，馬行不便，後面追逐的人，兀自不肯放鬆。

正好前面有着一片樹叢，他想起展老夫子時常說，江湖上有逢林莫入的禁忌，當下心中一喜，立即跑近林邊，飛身下馬，一面把馬匹牽入林中藏好。

走了十幾步，忽見前面有一個山洞，慌忙之中就躲了進去。

他從外面陽光中進來，只覺黑黝黝地，甚麼也看不清，但也無暇多看。

這時，樹林中有了人聲，逐漸走近，他從懷中掏出亮銀梭子鏢，夾在掌心，屏息蹲下。

「這臭小子的馬匹就在林中，人也不會走遠，花大師，咱們分頭找！」

這是通臂猿侯長勝的聲音。

花彌勒道：「嘿！這小子眞怪，那天中了洒家一掌『五陰手』，居然不死！今天抓到了，就非殺不可！」

兩人脚下踩着石砂，沙沙有聲，敢情已經走了過去。江青嵐不覺透了一口氣，傾耳靜聽。

只聽侯長勝突然停住，叫道：「花大師，那邊有個山洞，臭小子別就躲在裡邊？」

花彌勒接口道：「不錯，咱們先瞧瞧去！」

脚步聲沙沙的又轉了回來。

這可使得江青嵐大吃一驚，連忙一手按着劍柄，暗想：只要你們進來，我就刺你一個窟窿！

果然，兩條人影，業已逼進洞口。

「臭小子，快滾出來，免得太爺動手！」

侯長勝在外大聲喝罵，他們不知洞內虛實，敵暗我明，是以不敢過份逼進。

「姓江的小子，你當佛爺不知道你躲在洞裡？」

花彌勒一俯身，撿起一塊石頭，揚手就往洞內打來。

江青嵐一瞧石塊打來，趕緊低頭閃開。

那知石頭才一飛進洞口，呼的一聲，快如箭射，回頭往打來方向，飛了回去。

花彌勒沒想到打出去的石頭，會自動飛回，連躲閃都來不及，啪的一聲，正中右肩，痛得他直叫起來：「他媽的，果然有人！」

他在肩頭揉了幾下，又拾起一塊石頭，再次揚手打出。這會，他運足全力，向洞中投去。那知勢勁力猛的石頭，剛到洞口，就好像後力不繼，啪的掉了下來。

江青嵐看得心頭大奇。

花彌勒却脹得滿臉通紅，自己連一塊石頭都擲不進洞去，這氣可就大了，方要再拾，通臂猿侯長勝却已看出蹊蹺，連忙叫道：「花大師，還是讓兄弟來試試！」

他不讓花彌勒回答，伸手拾起三塊鵝卵大的石塊，用打暗器的手法，左手連揚，三塊石頭連珠打出。

這一下，他暗中使計，第一塊石頭，貫注全力，用的是重手法，去勢較緩，第二塊却速度極快，第三塊的速度，又比前一塊較快。但都只用到三成力道，是以一經出手，第二塊越過第一塊，首先打到，第三塊也跟着越過第一塊，跟在第二塊後面。

眞正用上全力的第一塊，却最後才到。雖然打出去先後不同，但到達洞口，也不過只有分毫之差。

果然！第二、第三兩塊一到洞口，就好像後力不繼，嗒然墮落，那第一塊剛一飛近洞口，却立即閃電般回頭射來。

通臂猿侯長勝打出石塊之時，原也有了準備，這時一見石塊突然反擊，連忙閃身躲避。可是那飛回來的石塊，好像長着眼睛，你快，它比你還要快，啪達一聲，依然打中了侯長勝右肩。

這下，侯長勝全力貫注，也全部回來，任你內功最深，也直打得他跟蹌後退，一條右臂痛入骨髓，那裡還想舉得起來。他心中明白，咬牙忍痛，朗聲說道：「洞內不知是何方高人，侯某多有冒犯，還請出洞一見如何？」

花彌勒怒道：「侯老哥，洞內明明就是那姓江的臭小子，那有甚麼高人？待洒家把他抓出來就是。」

說着，雙掌一錯，洒開大步，就向洞口搶來。

江青嵐瞧着他們都被自己打出的石塊擊中，心中也大感驚訝。這時一見花彌勒來勢洶洶的搶進來，身不由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手中銀鏢正待打出，忽然眼前又出現了奇蹟。

原來，花彌勒堪堪奔近洞口，明明一無阻礙，但他却好像碰上了甚麼似的，跨上一步，又被逼退一步，兀自闖不進來。「洒家今天當眞遇上鬼不成？」

他衝了兩步，忽然止步，伸手向洞口一撈，空洞洞一無阻礙，但等他一起步，却又好像碰上了牆壁一樣。

江青嵐看到這種情形，不由心頭大寬，精神爲之一振，就蹲在一旁，安心旁觀。

花彌勒光頭上青筋暴露，目射兇光，一雙蒲扇似的肉掌平胸直豎，隨着一聲大喝，雙掌對準洞口，遙遙推出。

就在他的五陰掌像排山般劈出之時，通臂猿侯長勝也兩臂骨節暴響，足尖一點，一條人影疾如流星，掌先人後，同時搶到。

這兩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流高手，這一聯手合擊，威力何等强大？

別說眼前這個一無阻擋的小小石洞，就是橫上一扇鐵門，也怕不立被震坍。

江青嵐身在洞口，驚得差點叫出聲來，慌忙向後暴退。

那知這石洞總共不到兩丈來深，江青嵐一退，就碰上了後面石壁。

只覺背上碰得隱隱作痛，再向洞口一瞧，兩人勢急勁猛的奮力一擊，却有若撞上了一堵無形氣牆。兩個矮胖身軀竟然無緣無故的平飛出去三丈來遠，砰然一聲，摔在地上。

洞中，忽然響起一個緩吞吞的聲音：「你們還不給我快滾！」

聲音不高，但洞外的人却聽得十分清晰。

兩人翻身躍起，試一運氣，覺得並未受傷。

通臂猿侯長勝怔了一怔，狠狠的道：「恕侯某有眼無珠，果然碰上了高人，請示個姓名，侯某立時告辭。」

洞中人微微哂道：「憑你也配問我名諱，要不是看在符老頭份上，你們四條臂膀，還想整體回去？快滾！別再自討沒趣。」

江青嵐這時在洞中躭了一會，已可隱約瞧清洞中情形。

循聲望去，果然看到離身邊不遠的角落上，正盤膝坐着一個又瘦

又小的禿頂老頭，雙目垂瞼，一動不動，不由心中暗自驚訝，這老人家枯坐不動，洞外兩個高手怎會衝不進來？這種武功，當眞聞所未聞，不可思議。

念頭閃電般掠過腦際，立即站起身來，趨前幾步，恭恭敬敬的作了個揖，道：「晚輩倉猝避敵，不知此洞乃是老丈清修之地，承蒙救援，益感大德，老丈如何稱呼？能否把名諱賜告？」

瘦小老人靜靜聽完，並沒理會，只是隨口問道：「那兩個是你仇人嗎？」

江青嵐不好隱瞞，連忙答道：「那兩人，一個是通臂猿侯長勝，一個叫花彌勒，是田節度使府的護院高手，晚輩本來和他們無怨無仇，只是月前爲了一時好奇，夜探田府，和他們動過手，不想今天狹路相遇，才追了下來。」

瘦小老人漫不經意的「唔」了一聲，道：「適才你進洞之時，老夫早已聽出有點根基，你師父是誰？」

江青嵐暗想：展老夫子隱姓埋名，退出江湖，自己怎好說出，當下猶豫了一下道：「晚輩是跟一位授業恩師練了五年武功，並未正式拜師，而且恩師早年退出江湖，不願吐露姓名，恕晚輩礙難奉告。」

瘦小老人這回慢慢的睜開眼來，江青嵐只覺他眼中，並沒有甚麼內家高手所蘊精光，祇是極其平和地瞥了自己一眼，點頭道：「江湖中紛紛擾擾，盡是爭名奪利之輩，令師能夠全身而退，課徒爲業，倒不失爲高明之士。」他說到這裡，目光突然射出兩道寒電，凝視着江青嵐道：「小娃兒，你敢在老夫面前撒謊？」

江青嵐只覺他盯在自己臉上的目光，霎那之間，有若兩把利劍，使人無法逼視，心頭一驚，忙道：「晚輩除了授業恩師名諱，不能奉告之外，所說却句句是實。」

瘦小老人徐徐的道：「小娃兒，你練了五年武功，那有如此火候？難道不是當面撒謊？」

江青嵐給瘦小老人這麼一說，心中更是驚奇，自己明明只練了五年武功，他怎麼說自己撒謊？

哦，自己這次傷癒之後，自己也覺得功力比以前精進了許多。

當日崔文蔚曾告訴自己，黑衣崑崙討來「坎離丹」，功奪造化，敢情就是那顆藥丸的功效？

想到這裡，忙道：「晚輩月前曾被方才追來的花彌勒，用五陰重手擊中後心，後來蒙一位黑大俠相救，並討來了『純陽散』和『坎離丹』，才把晚輩治好，傷癒之後，晚輩自己也不知道，好像功力比以前增進了許多。」

瘦小老頭唔了一聲道：「這就難怪。」忽然他臉上閃爍出一種奇異光輝，自言自語的道：「奇怪！坎離丹，符老頭夫婦把坎離丹視爲拱璧，怎會如此大方？輕易拿來送人？唔，小娃兒，你造化不錯，這是道家調劑水火的靈丹，當年大方眞人一共也只練八顆。

「既然服下『坎離丹』，你且盤膝運功，讓老夫瞧瞧任督二脈的生死玄關，是否業已冲破？」

江青嵐以前曾聽展老夫子說過，內功練到爐火純青的至高境界，才能打通任督二脈，冲破生死玄關，自己才練了五年，怎敢有此奢望？

心中雖然不信，但見瘦小老人說得如此鄭重，也只好依言在地上盤膝坐下。

剛要運功，驀聽瘦小老頭叫了聲：「且慢！」接着驚奇的道：「小娃兒，你是崆峒門下？」

江青嵐見他從自己盤膝趺坐，就看出崆峒派來，心中也大感驚奇，暗想此老眼光好生犀利，一面答道：「晚輩跟恩師學了五年武功，只是恩師不肯把晚輩正式列入門牆，所以晚輩學的，雖是崆峒心法，還不能算是崆峒門下。」

瘦小老頭點頭笑道：「你師傅是不是姓展？」

江青嵐到此地步已無法再爲隱瞞，只好點了點頭。

瘦小老頭驀地一聲「哈哈」，目中精光陡射，右手揚處，一縷指風，迅疾無比的向江青嵐「中府」穴上點到。

江青嵐突然覺得身軀顫動了一下，要想掙扎，已是動彈不得；但他心頭清楚，只見瘦小老頭雙手連揚，縷縷指風，應手而出，片刻之間，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全被點遍。

指風乍停，江青嵐一身冷汗，四肢乏力，迷糊之中，驟覺「百會」穴上，有一股熱流，滾滾不絕的輸入體內，循着督脈，直下「長强」，四肢百骸，無不流注，正感渾身舒泰，飄飄欲仙之際，耳邊忽聽瘦小老頭，喝了一聲：「好啦！小娃兒不可開口，快坐起來，依你所習內功口訣，運功調息。」

江青嵐心知遇上異人，他用本身眞氣替自己打通經絡，一時那敢怠慢，立即依照瘦小老人吩咐，盤膝坐好，運功施爲。

體內那股熱流，竟然隨着任督二脈，循環運注，暢通無阻。

江青嵐這一喜，當眞非同小可。

趕緊屏慮凝神，氣調九宮雷府，十二重樓，準備逆衝生死玄關。

那知眞氣流注，隨意所至，生死玄關業已不攻而破。（未完•六）

上文提要：沿路有不少人誤落陷阱而喪命。一棵被剝去樹皮的樹上刻着：「李豹葬身在此」，猛然間樹上瀉下一骷髏人，出手如電五指窟窿現在李豹頭殼上；霸城二城主死在一個神秘人手上，但被他溜走，觀其背影似曾相識；大家議論紛紛，猛又見徐光祖胸前一張紙：「命喪神仙石，魂歸絕命谷」，大家認定是白骨令主的同路人或其丈夫所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龍的傳人

昔日龍城林管家　易容改名變富賈

侯上樹的輕功絕佳，又是爬樹的專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四處搜尋一遍，依舊毫無所獲，氣喘咻咻的說道：「可有人知道這傢伙是幾時離開的？」

阿翔沉吟一下，道：「確切的時間誰也不清楚，可能在趙二叔下葬前後大家忙亂之際便已不見。」

金燕子燕青道：「阿翔，有一句話八叔不該問，但又不能不問，這個紅面俠究竟是何來路？」

事情發展至此，已無隱瞞的必要，龍傳人據實說道：「是白骨門紅堂的一位香主，叫徐光祖。」

胡蘆莊主張彪雙眉一挑，道：「既是魔門香主，說不定已潛回白骨門。」

莫愁道：「白骨門戒律森嚴，一離魔門，便成叛徒，成為白雲飄追殺的對象，徐光祖不會幹這種傻事。」

將軍莊主吳獅道：「那怎麼會突然消失不見？」

小丁道：「說不定已經落在女魔或她的合夥人手中。」

龍傳人抬頭挺胸的道：「不管徐朋友是吉是兇，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他，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同時也要找到那塊神仙石。」

龍虎八兄弟中一龍、二虎、四豹、六狼已死，如今還剩下三獅、五彪、七猴、八燕四個人，吳三獅乃四人之首，立將阿翔的意思傳達下去，命大家四散搜查，一體遵行，不得有誤。

人多好辦事，磚多好砌牆，沒多久便有了回音。

找到了神仙石。

也找到了徐光祖。

神仙石在絕命谷出口處，左側，崖壁下，草叢中，只是一塊褐色，扁平，而又光滑的大石頭，並無任何特異之處，不注意的話根本看不見。

石上果然有一個寸許深淺的腳印，天曉得是否神仙所留。

腳印裡流滿了血。

血是徐光祖的，就倒在一旁，五個窟窿還在冒血，人則早已踏上黃泉路，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胸前的白紙悉被血水所汚，殷紅一片，可憐的徐光祖當眞命喪神仙石，魂歸絕命谷，白雲飄再一次向大家宣示，凡是白骨門決心要除掉的人一個也跑不了。

屍體旁，腳印後，一字兒插着七支白骨令。

白骨令上還有名字，鳳嘯天第一，胡[illegible]第二，龍傳人第三，下面依次是三獅、五彪、七猴、八燕。

也就是說，白骨門準備大開殺戒，這七個人隨時隨地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徐光祖的話沒錯，絕命谷外，西南方，五里許處，一道長坡上的確有一個農莊。

農莊不大，僅百十來戶人家，天色將晚，莊內炊煙嫋嫋，羣豪出得絕命谷，在鳳嘯天的帶領下進入農莊。

征戰一日，奔波數十里，鐵打的漢子也會饑餓，疲累，鳳城主未敢率衆直搗卧龍崗，經與阿翔、吳獅研商後，決定在此暫住一宿，等養足了精神再行攻打白骨門，跟白雲飄決一死戰。

村莊太小，根本沒有旅店，只好住在廟宇，祠堂或農家空屋裡。

阿翔、莫愁、小丁的運氣不錯，碰巧有一戶人家走親戚去了，家裡只有一個老太婆，三句好話一說便答應他們住進來。

不料，剛剛喝了一口水，屁股還沒有坐熱，就有人找上門來。

來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妙書生雷峯。

女的是玉觀音雷蕾。

三人甚覺驚異，小丁劈面就說：「咦，兩位怎麼也來了？」

妙書生雷峯玩笑道：「天下人走天下路，小友來得我們也來得。」

莫愁道：「兩位來此作甚？該不會是來這個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來遊山玩水吧？」

玉觀音雷蕾笑盈盈的道：「莫姑娘猜對了，只有神經病才會到這個鬼地方來遊玩。」

龍傳人一怔，道：「既非遊玩，兩位來做甚麼？」

雷峯滿臉堆笑的道：「向少城主報到。」

「向咱家報到？幹嘛？」

「願追隨天下英雄之後，共同對付白骨門。」

「噢，你們也跟白骨門有仇？」

「沒有。」

「那何必淌這趟渾水。」

妙書生答得妙：「天下人管天下事，女魔倒行逆施，作惡多端，我們兄妹忝為武林一份子，自不能袖手旁觀，置身事外。」

莫愁道：「兩位是幾時到的？」

雷蕾道：「今天早上。」

「也是走絕命谷這一條路？」

「不，是另外一條。」

「聽說那條路崎嶇難行，不好走。」

「是不好走，但阻礙也少。」

「白雲飄沒有設下樁卡埋伏？」

「有是有，不多，都是一些三流貨色，一路之上尚稱平靜，並未受阻。」

小丁道：「既有相助之心，大家湊在一起多好，為何要單打獨鬥？」

雷峯解釋道：「當我們兄妹得到羣雄聯手對付白骨門的消息時，由於所在的位置不同，已經來不及與少城主會合，只好就近走這一條路。」

龍傳人道：「白骨門的老巢乃極端機密之事，外界鮮有人知，兩位是如何知曉的？」

雷蕾笑道：「其實也很簡單，逮住一個骷髏人嚴刑逼問，那小子便一五一十的全招了。」

小丁道：「雷姑娘的運氣眞好，我們過去也有這種機會，皆徒勞無功，被他們的同伴殺人滅口。」

莫愁道：「兩位住那兒呀？」

妙書生道：「村外。」

「村外？村外怎麼住？」

「老規矩，住帳篷。」

「兩位的確雅興不淺，車子上得來嗎？」

「車子上不來，帳篷炊具等物是小毛驢馱上來的。」

小丁睜大了雙眼，道：「甚麼？還有炊具，一定也有酒菜吧，打算在此野餐？」

玉觀音笑靨如花的道：「當然，老毛病啦，改不了，喜歡自己弄東西來吃。」

小丁情不自禁的舔一下嘴唇，道：「準備的食物多不多？」

「多得很。」

「有鷄鴨魚肉？」

「還有山珍海味。」

「好，好，這裡沒有像樣的館子，我們也許會到你們那裡打牙祭。」

「沒問題，這是我們兄妹的榮幸，歡迎隨時光臨。」

二狗子一心想吃，龍傳人却關心復仇大事，道：「兩位到得早，對這兒的情況較熟，可否請教幾個問題？」

雷峯爽快的說道：「少城主別客氣，但請吩咐，我們兄妹自當據實相告。」

「首先想請教，這裡的百姓作何營生？」

「半農，半獵。」

「民風如何？」

「純樸，憨厚。」

「是否與白骨門有所勾結？」

「好像沒有。」

「白骨門有無派人長駐在此？」

「迄未發現。」

「這裡有沒有特別扎眼的人物？」

「到現在為止，尚未見到有此等人物出沒。」

莫愁接口道：「此去卧龍崗僅十里之遙，可曾前去一探究竟？」

雷蕾煞有介事的道：「卧龍崗無異虎穴龍潭，必然步步驚險，大隊人馬未到之前我們可不敢輕舉妄動，以免壞了天下英雄的大事。」

「魔崽子有無派人來探虛實？」

「明目張膽的未曾發現，暗中行事的就不清楚了。」

「絕命谷內有魔徒潛伏，鬧出了好幾條人命，可曾見到有人從此出入？」

「我們的帳篷就在村外路邊，乃往返卧龍崗與絕命谷之間的必經之地，並未見有形跡可疑之人出沒。」

小丁道：「是否還有別路可通？」

雷峯的語氣很肯定：「只此一條，別無通路。」

問題來了，絕命谷內分明有人潛伏，至少害死了四條人命，卻未曾從

農莊經過，顯然這個人就是白雲飄的合夥人，並非來自卧龍崗，而是來自他們左右。

「是誰？」

這事太可怕了，阿翔、莫愁、小丁不禁皆爲之心裡發毛，頭皮發炸，裝滿了一腦子的問號，却始終找不出半個答案來。

三小的問題一大堆，雷家兄妹的問題也不少，現在該輪到雷峯發問了：「聽說龍城、鳳城、霸王城與龍虎兄弟都來了？」

龍傳人頷首道：「嗯，差不多都來了。」

「有多少人？」

「約三百上下。」

「以何人爲首？」

「鳳城城主鳳嘯天。」

「以前不是趙莊主領袖羣倫嗎？」

「趙二叔已死。」

「這樣胡城主會心悅誠服嗎？」

「霸城獨行其是，彼此河水不犯井水。」

「此處距卧龍崗已近，今夜會不會採取行動？」

「這事須由鳳城主決定，咱家無權作答。」

「疲累之師不利攻堅——此乃兵家名言，相信鳳城主會暫時按兵不動。」

阿翔含糊其詞的應了一句：「也許。」

雷蕾道：「然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事先瞭解一下魔窟的狀況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小丁道：「雷姑娘是說夜探卧龍崗，先摸摸他們的底？」

雷峯道：「大舉進襲，非比尋常，情況不明免不了會損兵折將，的確有此必要。」

龍傳人道：「鳳城主是老江湖，深謀遠慮，這些事一定會愼重考慮的。」

雷蕾、雷峯互換一道眼神，同聲道：「三位一路辛苦，該歇着啦，我們兄妹就此告辭，明日有空再來拜訪，並盼能代爲引見一下鳳城主以及各位武林前輩。」

兄妹倆善體人意，進退得體，話一出口即行辭出。

小丁嘴饞，追到門外來道：「兩位不必來啦，我們去拜訪，但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準備一桌酒菜。」

「小意思，沒問題。」

「慢走！」

「再見。」

＊　＊　＊

雷峯、雷蕾兄妹走了，小丁却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在另一邊，正朝相反的方向行去，忙招手道：「快來，看這個傢伙是誰？」

阿翔快步而出，雖是一個背影，一看之下仍然心頭一震，脫口驚呼出三個字來：「林清風。」

莫愁比較仔細，半晌始道：「嗯，是他，龍城的總管林清風。」

這一發現，令三人大爲振奮，但鑑於在許昌時曾把麻八誤認爲是林清風的往事，未敢造次，僅快步緊隨在後，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緊追一陣，已近在丈許之內，那人忽然停下脚步，轉過身來。

乖乖不得了，三人都愣住了。

不是林清風。

又是麻八。

小丁冷笑道：「怎麼又是你？」

麻八的話也不好聽：「哼，寃家路窄。」

窄字落地，人又掉頭而去。

阿翔一個箭步跟上去，道：「麻朋友來此何事？」

麻八從鼻孔裡哼出來兩個字：「沒事！」

「笑話，沒事會跑到這種鬼地方來？」

「難道回家也不可以？」

「噢，原來麻朋友是本地人？」

「不錯，還是土生土長的。」

「幹那一行的？」

「打獵。」

「家裡還有甚麼人？」

「哼，娃兒問得太多了。」

猛地加快脚步，直往前行，神色之間頗爲不悅。

三小不肯放鬆，寸步不離的釘上去。

麻八更加惱火，臉一沉，麻子彷佛又加大一些，色厲聲冷的警告道：「麻大爺有個毛病，不喜歡被人盯梢。」

小丁馬上還以顏色：「少臭美，又不是黃花大閨女，誰盯你的梢。」

「娃兒休逞口舌之利，明明跟着麻大爺走，還死不認帳。」

「笑話，路是大家的，有腿就可以走。」

「娃兒到那裡去？」

「你呢？」

「往那邊去。」

「小爺也是。」

「哼！」

「哼！」

小丁是個鬼靈精，在言詞上佔了便宜，氣得麻八的大麻子幾乎要跳起來，陡地加快脚步，快速前往。

三小決心跟踪到底，如影隨形，和麻八走了個齊肩並步。

小農莊只有這一條街，轉眼工夫便到了盡頭。

阿翔正想追問大麻子家在何處，及時發現路側十丈許外，左邊的山坡上，有一棟亮麗耀眼的華屋。

說是華屋並不過分，紅磚綠瓦，雕樑畫棟，巍峨的門樓，朱紅色的大門，一雙環扣閃閃生光，好似純金打造，大門口的一對石獅栩栩如生，一望即知必是豪富之家。可是，地處荒山，卻顯得很不協調，十分惹眼。

莫愁道：「這種地方，會有這麼漂亮的房子，眞是怪事，麻朋友可知屋主是誰？」

麻八沒理她，放快脚步，行至門前，伸手就去推門。

莫愁橫身一攔，道：「閣下還沒有回話呢。」

麻八冷傲的聲音道：「正是麻大爺我的家。」

小丁吃了一驚，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覺得麻八土里土氣的，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有錢的人，冷言冷語的道：「眞的是你家？」

麻八的語氣很肯定：「如假包換。」

龍傳人道：「看不透麻朋友原來還是一位大富翁。」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房子還很新，不像是祖傳的。」

「剛剛才完工不久。」

「花費一定不少吧？」

「廢話。」

「麻朋友那來這麼多錢？」

「賺的。」

「怎麼賺？」

「打獵呀。」

「打甚麼獵？」

「飛禽走獸，龍虎獅豹，都有。」

小丁冷嘲熱諷道：「這些東西都不好賺，麻朋友八成是獵人頭的。」

麻八聞言大怒，反問了一句：「獵人頭？」

小丁正經八百的道：「是啊，當殺手乃是無本生意，利潤豐厚。」

麻八大發雷霆道：「大爺只殺野獸，不獵人頭，娃兒休得信口開河，失陪了！」

推開大門，跨步而入。

門內庭院深廣，花木扶疏，美不勝收。

最美的不是花，是人，立有一羣婀娜、妖艷、風姿綽約、狐媚十足的小妞迎上來。

阿翔伸手托住門扇，道：「慢着，咱家尚有一事請教。」

麻八的話冷而硬：「有屁快放。」

「麻朋友跟白骨門有無來往？」

「沒有。」

「熟不熟？」

「不熟。」

「認識白雲飄吧？」

「不認識。」

「去過卧龍崗吧？」

「沒去過。」

麻八不但一問三不知，而且態度惡劣，話完砰的一聲將門關上，還下了門。

小丁氣得要發瘋，彈身上了牆頭，惡言惡語的道：「媽的，馬不知臉長，豬不知毛黑，一臉大麻子，神氣甚麼，也不撒泡尿照一照，惹火了小爺放火燒了你這個狗窩！」

一入門麻八便陷入美人陣子，被七八名風騷妖嬈的美女簇擁着向前面的大樓行去，聞言回頭喝斥道：「臭小子，大爺警告你，這是私產，再不滾老子就告你們擅闖民宅，爲非作歹，調戲婦女，傷風敗俗！」

話至此處，便沒入樓內。

關上了門。

還下了鎖。

接着是一陣打情罵俏，嬉笑挑逗的聲音，猥言褻語，出口成「髒」，令人不忍卒聞，把隨後上牆的莫姑娘羞得滿臉通紅。

龍傳人眼觀四路，默察片刻後道：「這個地方好奇怪。」

莫愁道：「那裡不對？」

阿翔道：「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子，沒見一個男人。」

小丁道：「可不是嗎，都是母的，只有一個公的，彷彿是皇宮大內，這個老小子倒眞會享福啊。」

微頓又道：「乾脆闖進去給他一點教訓。」

莫愁不表贊同，道：「算了，此乃私產，有所不便，同時，與其聽那些穢言穢語，看那些噁人的醜態，不如到外面去找村人打聽更客觀，更實際，或可理出一個具體的頭緒來。」

這話言之成理，爲免莫愁尷尬，龍傳人略一遲疑後遂翻身下牆，返回農莊。

＊　＊　＊

分別訪問了好幾名村民，取得不少資料。

麻八確是新來的。

華屋也是新蓋的。

身邊只有女眷，不見男僕。

與村民保持距離，不相往來。

看似富翁，不知錢從那裡來。

經常外出，不知是否去打獵。

平時重門深鎖，足不出戶，亦無訪客。

在夜晚，偶而會有人高來高去，卻不知其爲何許人。

與卧龍崗並無明顯的往來跡象。

村民對白骨門俱皆諱莫如深。

總之，麻八給人的印象是極端神秘，深山絕谷之內似乎不該有那麼一棟華屋，愚夫愚婦之中也彷彿不該有他這樣的一個人物。

訪查的結果雖非盡如人意，與鳳嘯天、吳三獅等人的會商則取得了一致的共識，決定先集中全力清除內奸，把白雲飄的合夥人揪出來，然後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因爲此刻若派人夜探卧龍崗，或貿然揮兵進襲，有被人出賣，誤入陷阱的危險。

大事一經決定，三小心下大安，就在住處商請屋主老太婆弄了一頓晚餐，草草進食後便上床睡覺。

孰料，睡至半夜，忽聞有人以「千里入密」之法傳話進來：「龍少俠，白雲飄的合夥人正在潛返卧龍崗的途中，清除內奸，此其時也！」

阿翔聞言大驚，忙不迭的叫醒莫愁、小丁，奪門而出。

＊　＊　＊

屋外星月如輝。

大地一片死寂。

西南方，十里之外，卧龍崗確如一隻巨龍般橫卧在那裡。

展目望去，却並未發現有夜行之人。

莫愁尚不明情況，疑雲滿腹的道：「翔哥，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小丁亦道：「是嘛，三更半夜的，正在做好夢，幹嘛要跑出來喝西北風？」

阿翔道：「女魔的合夥人往卧龍崗去了。」

莫愁道：「是誰告訴師哥的？」

「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是男？是女？」

「好像是個女的。」

「女魔的合夥人又是那個？」

「她沒有說。」

「為何不問一下？」

「只說了一句話便無下文。」

「前面一片空茫，怎未見內奸的影踪？」

「可能已超前甚多。」

小丁急得不得了，道：「咱們動作要快，慢就來不及了。」

已經夠快了，再快上加快，將輕功施展到極限。

似離弦怒矢！

像下山猛虎！

一口氣奔出四五里地後，終於有驚人的發現。

前面有一條人影正快速移動。

這人的前方，另有二人結伴而行。

再向前看，赫然還有三個夜行人。

可惜距離太遠，看在三小眼中的只不過是六團黑影而已，却讓阿翔、莫愁、小丁心頭冷寒，駭異不已。

獨行客是誰？

二人檔是誰？

三人檔又是那個？

如果說獨行客是示警者，三人檔是白雲飄的合夥人，那麼，中間的二人是何來路？目的何在？

難不成前面五人都是白骨令主的同夥？

或者中間二人與獨行客目的相同？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儘管他們都是絕頂聰明之人，依然被眼前的這種狀況弄糊塗了，弄不懂究竟誰是黃雀？誰是螳螂？誰又是蟬？

「追啊！」

意念相同，行動一致，一霎時又奔出二里多地，到了卧龍崗的脚下，原以為距離拉近了，定可弄清楚前面六人的路數，詎料，路徑有了變化，彎彎曲曲的開始向上爬升，山石、樹木、雜草等擋住視線，沒弄清六人的身份不算，連人影都消失不見了。

却在登崗的入口處，道旁、樹下，發現一名骷髏人。

阿翔二話不說，提足了一掌眞力，直挺挺的撞過去。

小丁的動作更快，亮出來一把刀，猛往前衝。

龍傳人急忙阻止道：「阿狗別莽撞，這人有問題。」

莫愁道：「有甚麼問題？」

阿翔沒作聲，直往前行，到骷髏人面前才停下來。

骷髏人既未出招，亦未開言，宛若泥塑木雕一般。

大睜着一雙眼，好像甚麼也看不見。

空有一副健壯如牛的軀體，一動不動。

小丁嚷嚷道：「這傢伙被人點了痲、啞二穴。」

龍傳人仔細審視一下，道：「不是痲、啞二穴，是『冬眠』穴。」

小丁傻呼呼的道：「冬眠穴，沒聽說有這門功夫，效力如何？」

阿翔道：「這是一門很奇特的絕技，被點之人如同冬眠中的動物，看不見，聽不到，動不得，如痴如呆，如睡如眠。」

莫愁道：「最重要的一點是，清醒之後對身旁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全部沒有記憶，一片空白。」

小丁道：「這麼神奇的功夫，懂得的人想必不會太多？」

龍翔道：「普天之下只有兩個人會。」

「那兩位？」

「一位是先父龍雲。」

「另一位呢？」

「我師父三不先生。」

「二少爺會不會？」

「懂得一點皮毛，火候尚差，無法運用自如。」

「沒有別人了嗎？」

「只此二人，絕無第三個。」

莫愁道：「我乾爹一不爭名利，二不問世事，三不闖江湖，不可能來桐柏山，想必是龍城主的鬼魂又附在天殘老人的身上來到此地。」

小丁道：「不對吧，假使此話當眞，老爺子在此出現，應該先來探望二少爺才是。」

阿翔道：「許是發現了女魔的合夥人，故而咬着尾巴追到這裡來。」

莫愁道：「倘若翔哥的猜測無誤，那麼，天殘老人十之八九是二人檔之一。」

「嗯，莫妹的看法與咱家不謀而合。」

「另一位是何許人？」

「這就叫人費疑猜了。」

「照這樣看，前面三人必是女魔的合夥人無疑。」

「想必是的。」

小丁道：「說來說去，都是猜測之詞，何不將這個魔崽子的穴道解開查証一下。」

龍傳人道：「解開也沒有用，點穴前後的一些事他根本不記得，況且點穴手法特殊，無人可解。」

「解不開？就這樣一命嗚呼？」

「不，個把時辰之後會不解自開。」

莫愁道：「換句話說，不論是天殘老人，示警者，或我們自己，只有個把時辰的活動時間。」

小丁一聽馬上緊張起來，領頭上山而去。

卧龍崗乃是白骨門的總堂重地，守備十分嚴密，幾乎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每遇關隘，必有重兵把守，確如龍潭虎穴似的。

所幸，前面有人替他們開路，沿途的椿卡悉遭制服，抄小路，走捷徑，避開重兵，迂迴而行，沒多久便上得卧龍崗。

三人檔已杳。

二人檔沒見。

獨行客上了牆頭。

也看見黑壓壓的一大片建築。

高大，宏偉，壯盛的大門上方有三個四尺見方的大金字：白骨門！

大門兩側，各有四名守衛。

左邊的帶刀。

右邊的佩劍。

清一色都是身穿黑衣裳，戴着頭套的骷髏人。

獨行客朝三小招招手，人已一瀉而下，意思是示意他們別逞強硬闖正門，可隨後跟來。

阿翔果然未敢造次，遠遠的避開正門，走獨行客的路線越牆而過。

牆內房舍甚多，屋後有屋，樓後有樓，多數黑沉沉的不見燈火，顯然白骨門的門徒好夢正酣。

只有右側的一個獨院裡有燈光射出，那獨行客就是朝這個方向逸去的。

阿翔不遑多想，立與莫愁、小丁躲躲閃閃的躡踪追去，到了獨院附近。

沒再見到獨行客，潛行數丈，彈身飛上一棵樹，發現是一個大四合院，四面的房舍俱極寬廣高大，而且竭盡奢華雅緻之能事。

院內置有重兵，都是兩顆星亦即香主以上的高手，少說也有二十餘人。

四面屋頂上的人也不少，往來走動，滴水不漏。

正對面，北上房內，燈火通明，從窗紙望進去，隱隱約約的可以看見有四五個人圍在一起，似乎正在開會。

奈因相距太遠，又有窗紙阻隔，看不清是誰，也聽不到說些甚麼。

院子進不去，房頂上不了，三個人東奔西竄，鑽前鑽後，好不容易在北上房的後方找到一株百年大榕樹。

位置不錯，在北上房的後面。

高度也恰好，可以看到裡面去。

從後窗望進去，確定屋內有四個人，正喁喁而談。

遺憾的是依舊看不清他們的廬山眞面目，聽不見四人的談話內容。

莫愁噤聲道：「眞急死人，查不出內奸的身份這一趟就白來了。」

小丁的聲音更小：「我有辦法。」

阿翔聲若蚊鳴般道：「你有甚麼辦法？可別亂來啊！」

小丁沒再言語，探手樹外，捉住一隻蝙蝠。

莫愁猛然省悟，道：「你要利用蝙蝠弄破窗紙？」

阿翔道：「這是一條妙計，要小心，要自然。」

小丁報以一個微笑，當即瞄準窗紙，將蝙蝠擲出。

用力恰到好處，準頭百分之百，蝙蝠彷彿是以極自然的方式穿透窗紙，飛進屋裡去。

「甚麼人？」

屋內傳來兩聲暴喝，飛起來兩條人影，一個揮刀，一個舞劍，舉手投足之間便將蝙蝠分屍。

同時把窗扉也劈壞了，門戶為之洞開。

三小清清楚楚的看到，原來是兩個熟人，一點也不陌生。

揮刀的是妙書生雷峯。

舞劍的是玉觀音雷蕾。

坐在正對面的是一位四十多歲，雍容華貴，風韻絕佳的美婦人。

婦人的對面尚有一人，但因背向三小，又有椅背阻擋，不知其為何許人也。

早已驚動了警衛，跑進來一名三顆藍色星星的堂主，疾呼道：「令主，發生甚麼事了？」

美婦人白骨令主白雲飄鎮靜的道：「有一隻瞎了眼的蝙蝠飛進來。」

藍堂堂主躬身道：「蝙蝠好像不會穿窗子吧？」

「這事是透着古怪，你去查一下。」

「是，令主。」

「若有外人闖入，格殺毋論。」

「遵命！」

立即轉身退出，調兵遣將去了。

阿翔正為進退之事拿不定主意，耳畔忽又傳來了那個女子的聲音，以「千里入密」之法道：「龍少俠，快走，此時不退，更待何時。」

龍傳人亦以「千里入密」之法回道：「既然來了，總得鬥一鬥白雲飄。」

「此乃女魔老巢，門徒近千，高手上百，咱們可惹不起。」

「還沒有請教芳駕是誰？」

「斷腸夫人。」

「哦，原來是前輩，幸會。」

「別客氣，快走吧。」

「前輩現在何處？」

「隔壁。」

「隔壁沒房子呀？」（未完・廿二）

慾海五壯士

交易成功獲訊息　龍幫公主赴紹興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滿天星失去阿星如痴如瘋，兩位好友張天艮與丁當祥悉心照顧，善言勸導都開解不了，反被叱責，只好離去。一天阿星忽然又來了，她煮一手平時常煮的好菜餚，也一樣的溫柔，果然是阿星，滿天星又恢復了心智。阿星如往常轉達了汪玉人任務後即離去。滿天星雖感滿足，但疑惑爲何死了的阿星能復活。龍幫白鳳尋兄到此得滿天星指點往找汪玉人。白鳳舉止酷似阿星，引致滿天星對她好感……



丁當祥道：「幫主有吩咐？」

汪玉人道：「去永安客棧，陪白鳳姑娘去見她的兩個兄長……」

她只說了一遍，小皮鞭輕揮，白馬蹄聲得得便又回頭往上海而去。

丁當祥怔住了。

他喃喃的道：「白長江的女兒怎麼會找來？她是怎麼找上幫主的？」

丁當祥當然不會知道白鳳是在去三光門的中途遇上了滿天星，滿天星被白鳳所感動才指引白鳳來找汪玉人的。

汪玉人也知道有這麼一天，只是不知道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李掌櫃已向汪玉人報告，乃是滿天星的指點，這件事，汪玉人很高興，至少滿天星還沒有壞了她的計劃。

快活幫是個爲人解除痛苦的幫派，如此一來，別人快活，他們便更快活了。

汪玉人最明白不過，江湖無風三尺浪，江湖無風船難行，也就是說，想多弄幾個銀子，江湖風浪越大也越有發財機會。

當然，汪玉人也明白，想賺銀子不一定人多造勢，快活幫的人取之以精不在多，所以眞正爲汪玉人辦事的人也只有他的十二金釵與方中天等五個超級殺手而已。

如今汪玉人只有十一金釵了。

* * *

「錢如命」丁當祥匆匆的走了。

快活幫的殺手只要接獲命令，便立刻上路，他們都是一個作風，把事情辦妥。

丁當祥趕到永安客棧的時候，那已經是過午了，李掌櫃早就在客棧大門口等着他了。

有一匹備好鞍的馬拴在門口馬樁上，鞍袋裡也早備妥了一應吃用的東西。

丁當祥看着那匹馬，對李掌櫃點點頭，道：「這是爲我備的？」

「也是你常騎的那匹馬！」

丁當祥拍拍馬背，搔一搔馬頸上長鬃，立刻對李掌櫃，道：「帶路！」

他抖着手掌大制錢便往客棧裡面走，「花啦啦」的錢聲，聽起來是清脆的，丁當祥最愛聽的聲音！

穿過月門，李掌櫃領着丁當祥來到白鳳的房門前：「白姑娘，請開門！」

白鳳在房內正焦急的等着，聞聲立刻拉開門，她發現了丁當祥，一個肩頭上掛着帆布搭褳的人，看上去就像個土財主模樣。

李掌櫃笑對白鳳，道：「白姑娘，上路吧，妳跟這位丁大俠一同走！」

白鳳道：「丁大俠！」

丁當祥吃的一笑，道：「姑娘，別聽他糟改我老丁了，大俠二字我不適合，妳請啦！」

白鳳微微一笑，道：「丁大叔，你知道我兩位兄長在甚麼地方？」

丁當祥道：「不錯！」

白鳳急問：「請丁大叔先告訴我，我的兩位兄長如今還好吧？他們好像受了重傷！」

丁當祥道：「他們是受了刀傷，但他們年輕體壯，如今應該痊癒。」

白鳳眞的高興了。

她匆匆的略加收拾，立刻跟着丁當祥與李掌櫃二人往永安客棧門外走去。

白鳳的馬也牽出來了，她看看丁當祥手上的大制錢，便吃的一笑，道：「你天天都把這制錢放在手上玩弄？」

「睡覺也不離手。」

「難怪每一枚都被磨得光亮。」

丁當祥笑笑，道：「白姑娘，看來你們兄妹之間的感情還不錯嘛！」

白鳳上得馬，道：「丁大叔，失了兄長，白家便從此完了。」

丁當祥道：「我還是佩服妳的勇氣，我們走！」

兩人騎馬匆匆的走了。

他二人當然是往紹興府去的，但就在二人剛要繞過黃浦江岸不遠處，丁當祥忽然眼一亮。

因爲他二人騎在馬上是很明顯的，所以對方也看過來了，而且也楞了一下。

白鳳很注意丁當祥，她發現丁當祥正看向一個人，便也轉而看那人。

那是個年輕而清秀的男子，男子一旁還有陽剛之氣甚重的女子。

雙方就在一楞之間，年輕人過來了，那位秀麗而帶陽剛之氣的女子也跟過來了。

「喂，那不是丁大哥嗎？」

馬上面，丁當祥冷冷的道：「你還是叫我錢如命吧，我的花心方少爺！」

丁當祥的臉上是冷漠的，他也看向年輕人身後的那個俏佳人。

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快活幫的無影殺手方中天。

方中天帶的女子也正是他的新歡小玉姑娘。

方中天澀澀一笑，道：「丁兄，多日不見，你怎麼損起我來了。」

丁當祥道：「咱別說別的，小方，你應該見見馬上的這位姑娘。」

方中天一眼便認出這位姑娘來了。

方中天奉命刺殺白長江，這位姑娘也正在白長江的壽堂之上高興的招呼前去道賀的客人，而白鳳的標緻，令方中天印象深刻，但相反的，白鳳却不認識方中天，因爲此刻方中天倜儻公子模樣，那時候方中天却是個打漁漢，一身的破爛。

方中天大方的冲着白鳳點點頭，道：「妳好，姑娘！」

白鳳微微一笑尚未開口，丁當祥開口了。

「她十分的不好，小方，她好可憐，因爲她爹不知遭那個王八蛋暗殺死了，兩個哥哥爲活命又躲起來不敢出頭，你說她會好嗎？」

方中天不氣惱，他却哈哈一笑，「錢如命，你說的對極了，任何人遇上這種事當然不會愉快！」

他看看白鳳，白鳳木然的一副哀怨之色，看得方中天也不忍。

他知道丁當祥在損他罵他，但他無奈，他總不能這時候同丁當祥翻臉打架。

丁當祥冷冷的看了小玉一眼，道：「小方，你眞有辦法，我佩服你的手段高。」

方中天道：「你不會幫主面前告御狀吧。」

丁當祥忽然跳下馬，他對白鳳道：「白姑娘，妳稍待，我有話對這小子說。」

他一把拉過方中天，又對小玉點頭，道：「對不起，我有私話對他說。」

小玉只應了一聲：「請便。」

丁當祥拉過方中天，走到林深處，他指頭戳在方中天的鼻子上，道：「你不想活了？」

方中天道：「王八蛋想死。」

丁當祥道：「那我問你，你已經有了阿紅，你還不滿足呀，怎麼又弄了一個在身邊？」

方中天道：「錢如命，你就爲這個才生我的氣？」

丁當祥道：「我氣你找死。」

方中天道：「錢如命，如果沒有銀子給你，你會怎麼樣？去搶？」

一怔，丁當祥道：「我需要搶嗎？」

方中天道：「你只知道銀子，我不愛那些阿堵物，錢如命，我們的慾望不一樣呀！」

丁當祥跺着脚，道：「你帶這女子回去，一旦被幫主知道，你別想活了。」

方中天道：「有這麼嚴重？」

丁當祥道：「我比你更清楚幫主的作風，她已經爲你選了你喜歡的女子，她不會允許你再找別的女人。」

方中天道：「阿紅是我喜歡的女人，我可以爲阿紅而死，錢如命，我却無法每日在西山看日出。」

他拚命的咬咬牙，又道：「我

每天定坐山上看日出，我有着望梅止渴的感覺，阿紅爲甚麼不能每日陪着我？我需要身邊有個我喜歡的女人呀。」

丁當祥道：「我知道幫主的用意，她的用意是不想叫女人腐蝕了你的鬥志，因爲那對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殺手是有害無益的。」

冷冷一哂，方中天道：「我心中太明白了。」

丁當祥道：「你明白甚麼？」

方中天道：「她把我們當成她豢養的寵物一樣，一次任務完了，便叫阿紅前來加以慰勞，多不過三天，阿紅便又回去了，而我，却只有孤獨的坐在山坡上看日出，幻想着阿紅的那股子熱辣辣滋味，我眞的覺得付出的多而收穫的太少了。」

丁當祥道：「危險，危險，你怎會有這種思想。」

方中天道：「難道不對？」

丁當祥道：「同女人睡覺多了，令元氣大傷的，小方呀，你需要的是鬥志與精力呀！」

方中天呵呵笑了。

他伸手拍拍丁當祥，道：「丁兄，你省省力氣去辦正經事吧，別爲我操甚麼心。」

丁當祥道：「你呀，還有滿天星那小子，再加上個席人鳳，怎麼如此熱愛床上運動，滿天星那小子前些時差一點發瘋。」

方中天一驚，道：「滿天星怎麼了？」

「怎麼啦，我可以告訴你，滿天星的阿星死了！」

方中天道：「這是眞的？滿天星苦了。」

丁當祥道：「才不呢，他高興極了。」

方中天道：「他心愛的女人死了，他會高興？」

丁當祥道：「幫主又爲他弄了個與阿星一模一樣的阿星，他娘的，滿天星眞的以爲幫主把阿星救活了吶。」

方中天道：「阿星怎麼死的？」

丁當祥伸出兩個指頭，兩根指頭反手比在自己的背後，道：「兩根利箭自背後透穿到前面肚皮，你說這人還會活命嗎？」

方中天道：「神仙也難救。」

丁當祥道：「滿天星相信，所以他高興極了。」

方中天道：「幫主身邊的十二金釵，聽說個個武功高絕，而阿星怎會被人射殺？」

丁當祥道：「阿星一擧斃了二十名弓箭手，她以爲二十個弓箭手全死了，她便大方的站在那兒看着滿天星搏殺三光門的人，豈料弓箭手中仍有兩個醒來，他們張弓搭箭便把阿星射死了。」

方中天道：「幫主必然會發火。」

丁當祥道：「幫主反而把阿星連夜運回總堂，不幾天便又把個新的阿星送到滿天星身邊了。」

方中天嘿嘿笑道：「滿天星已昏了頭，死人怎麼還會再活？難道他領會不了味道？」

丁當祥道：「甚麼味道？」

方中天哈哈一笑，道：「你不會懂的，錢如命，對於你的關心，我心領了，不再躭誤你們了，請吧。」

丁當祥道：「小方，別把那姑娘帶回你住的小屋，那會對你不利的。」

方中天哈哈笑了。

他大方的往林外走着，而丁當祥却氣得把手中制錢弄得更加的响了。

＊　＊　＊

方中天當先走出林子，他走到白鳳前面，重重的看着白鳳，道：「白姑娘，妳如果遇到甚麼困難，找我，我叫方中天，我一定會盡力爲妳服務！」

白鳳點點頭，道：「你們都是好人，可惜過去我不認識你們。」

方中天搖搖頭，道：「以後妳也許會知道，姑娘，江湖上的事實在很難分出是好是壞，是對是錯，任何人都不會以爲自己是惡徒，人們都說自己是好人，這便是無奈，白姑娘，我們都無奈。」

白鳳楞然的不知如何回答，她再也想不到站在她面前的人就是刺殺她老父的人。

丁當祥也走出來了，他冷冷的對方中天道：「小方，你們走吧，別誤了你的歡樂，延了我們的行程。」

他一躍上馬，與白鳳二人併轡往西南方馳去。

他們不回頭，丁當祥只發出一聲重重的冷哼。

＊　＊　＊

方中天伸手拉住小玉，他笑了。

小玉也笑了，她溫柔的靠近方中天，道：「剛才的那位姑娘是誰呀，她長得好美。」

方中天道：「太湖龍幫大小姐。」

小玉眨動美眸，道：「龍幫公主呀，最近上海傳言，龍幫的幫主遭人刺死了，眞嚇人吶。」

方中天笑笑，道：「也可憐。」

他心中在冷笑，誰叫白長江用了個人面獸心的傢伙，石敬山心腸狠毒，白長江好像身邊養了一隻白額猛虎，他還眞的被這頭虎噬了。

他拉住小玉的手，二人就像一雙小夫妻一般，新婚去郊遊了。

當然，郊遊是假，去往方中天

住的地方才是眞！

小玉還不曾去過方中天住過的西山坡前小屋，她這是頭一回被方中天邀去他住的地方。

在過去，方中天只有同阿紅一個人住過小屋，如果小紅不在，方中天只有去山坡上看旭日，他幻想阿紅的美艷與刺激，那光景就如同轟轟烈烈的日頭。

上一回阿紅來陪方中天，不久之後阿紅就走了。

阿紅回去的那一天也正是阿星的屍體被阿秀與阿嬋二人拖回快活幫的當天！

快活幫十二金釵驟然間死了一個，另外的人便悲慟得想爲阿星報仇。

快活幫如果殺上三光門，三光門大概很難敵擋住她們的攻擊，三光門想要命，好像只有再逃到大海上回三門灣外再當海盜了。

然而，快活幫主却不答應，那汪玉人說得明白，聽起來當然也有道理。

汪玉人對她的金釵們分析，人都已經死了，還找去拚的甚麼命？咱們快活幫只爲一個字玩命，那就是「錢」，三光門只要存在一天，咱們就有機會弄到錢，咱們把三光門消滅了，只不過出了一口氣，銀子却也沒有了。

臨了她還說了一個比喻。

汪玉人對她的金釵們道：「這就如同一個人渴了，他坐在椰子樹下乘涼又喝着椰子水，不小心樹上的椰子掉下來砸了他，他是不會把椰子樹砍倒的。」

她雖然說得明白，分析得清楚，但金釵們免不了一陣傷心，於是……

於是席人鳳的阿月也不再去找席人鳳了。

方中天的阿紅也不來了。

席人鳳這些天又坐在東山坡上看月亮，一看就到月偏去，前兩天月最圓，月也最亮，他一看就到大天亮……

而方中天，他也站在山坡看日出，幾天之後他實在忍不住了，他由阿紅轉而想到了小玉。

方中天一大早便去了江青的家，他也把小玉帶走了。

江青的傷早好了，江青領養的娃娃眞的再也不敢去找江青這位乾媽媽了。

＊　＊　＊

江青看到方中天來了，她眞心的高興，立刻要小玉陪方中天，她還告訴方中天，要盡快生個娃兒。

方中天却對江青道：「江大姐，我很快會找到小青的，妳放心！」

江青更高興了。

而方中天決定把小玉帶到他住的小屋去，却也料不到會在中途遇上了丁當祥與白鳳二人！

方中天拉着小玉往小路上走着，忽然聽得遠處傳來馬蹄聲，方中天聽得一怔，因爲這種馬蹄聲他太熟悉了。

立刻，他拉着小玉往一片草堆中躲去！

「別出聲。」

「中天，你怕甚麼？」

「別問，快躲起來。」

小玉不問了，她隨着方中天跳進一片草叢裡，而方中天只把個頭伸出一半，兩隻眼睛瞪得圓，一副驚訝的看着那聲音發出的方向。

於是……

方中天與小玉二人剛躲藏不久，那蹄聲漸漸的近了，只見一匹淨白的馬上，汪玉人愉快的騎在馬背上。

汪玉人怎麼會走這條路？

方中天很奇怪，因爲方中天不是帶着小玉從他常走的那條小路回他的西山小屋，他故意繞了個圈，爲的是他不想遇到快活幫的人。

他怎麼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地方遇上汪玉人。

方中天自言自語：「幫主去那裡呀，看上去她是那麼的愉快，她……」

方中天慢慢抬頭看，他驚奇的對小玉，道：「妳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小玉看了一下，道：「那是一條去蘇州的路。」

方中天更奇怪了，他實在弄不懂幫主爲甚麼去蘇州，她去蘇州幹甚麼？

方中天本欲暗中跟踪去看看，但他身邊有個小玉姑娘，此刻又不便叫小玉回去，他只得按下這個謎團，帶着小玉回他的小屋子。

他當然是去尋歡的，而小玉也等了他多天了。

丁當祥與白鳳二人騎馬連夜往紹興府趕去，那白鳳急於要見到她的兩位兄長，所以她拍馬疾馳。

丁當祥一手抖着手上大制錢，尾隨着也追得快，這二人一口氣就走了八十里，已經天黑了。

丁當祥勸白鳳別心急，她一定會見到他的兩位兄長的，急也不急在這一刻，但白鳳就是不聽，她拍馬更快了。

丁當祥就在奔馳中遞了些吃的交在白鳳手中，笑道：「白姑娘，妳不會餓着肚子騎馬吧，快吃些。」

白鳳也眞的餓了，她接過了吃的就放緩了坐騎，一邊吃一邊問：「丁大叔，還有多遠？」

丁當祥道：「快馬加鞭也要兩天半……」

他指指白鳳的馬，又道：「馬

總得要歇腿吧！」

白鳳道：「稍歇即走。」

丁當祥指着南方，道：「我們可以抄小路走，四更天時有個地方我們可以歇歇腿。」

白鳳道：「丁大叔，那是個甚麼地方？」

丁當祥道：「小土坡，我有個很知己的朋友住在那裡，他一定會爲我們備下好吃的。」

白鳳道：「你的朋友一定很好客的。」

丁當祥道：「却也是個十分癡情的傢伙。」

白鳳笑了。

＊　＊　＊

夜來天氣十分涼，但白鳳一點也不覺得涼，只不過漸漸的她似乎看出來了。

她帶着些許驚訝的道：「丁大叔呀，這條小路我好像曾經走過。」

丁當祥不知道白鳳怎麼會走過這種荒徑小道，他搖搖頭，道：「不可能。」

白鳳黑暗中仔細看，當她到了小河岸邊的時候，她驚訝的對丁當祥道：「丁大叔，我眞的到過這裡。」

她又指指前面的山坡，道：「我眞的到過這裡，那地方住着一位俠客，他姓滿。」

丁當祥吃一驚，道：「白姑娘，妳怎麼會找到這裡的？」

白鳳道：「我是一路打探三光門，要找三光門的人拚命，却被滿大俠攔住了，是滿大俠指給我一條明路，他叫我到上海去找永安客棧的人。」

丁當祥明白了，原來是滿天星叫白鳳去見汪玉人的，他相信白鳳必定出了大價錢，要不然汪玉人是不會輕易的讓白鳳去見她的兩位兄長。

＊　＊　＊

四更天過了一半了，丁當祥手上的大制錢嘩嘩啦啦的更加响亮。制錢聲引來一個人，那人飛一般的迎過來了。

那人，當然是滿天星了。

滿天星從很遠就開口了：「錢如命，你來幹甚麼？」

當滿天星看清另一人之後，他楞了一下，但旋即又笑了。

他笑着讓過了丁當祥，却迎向白鳳，道：「白姑娘，妳這是去見妳的兩位兄長了。」

白鳳跳下馬來了。

滿天星替她把馬牽着，那白鳳雙手攏着一頭微亂的秀髮，帶着些許嫵媚的道：「全靠你幫了我的忙，滿大俠，我以爲你也許早就知道我兩位大哥在甚麼地方。」

滿天星道：「我只知道妳的大哥還活着，至於在甚麼地方，那得他才會知道。」

滿天星指着前面走的丁當祥，又道：「我也只知道人在紹興府，白姑娘，紹興府太大了，我去那兒找？」

白鳳微點頭，道：「你們……嗯，是一個組合吧？」

滿天星道：「我承認。」

白鳳道：「我聽爹說過，江湖上出了個快活幫，他們爲別人製造快活。」

滿天星道：「爲別人解除困難就是爲別人製造快活，妳說是嗎？」

白鳳道：「眞正的快活是大衆快樂，滿大俠，我以爲你們就是快活幫，而你們又比任何人更快樂！」

滿天星笑笑，道：「白姑娘，拿到銀子的人，這個人當然快活，我相信妳爲了要救妳的兩位兄長，妳必然出了不少銀子。」

「二十萬兩白銀！」

「是個大數目。」

「是的，如果在從前，二百兩我也不肯出，但當我策馬欲殺上三光門的時候，是抱着必死的決心，那種以死相搏的決心，使我感覺到人生比銀子重要得多了，人如果死了，再多的銀子又有何用？」

滿天星道：「妳看開了，也認淸了人生眞正的意義並非在於金錢的多少，只要生活得高貴與尊嚴才是最重要的。」

白鳳道：「不錯，所以我很坦然的寫了二十萬兩白銀的押據欠條……」

滿天星道：「幫主只收現款呀！」

白鳳道：「當她知道我的情況以後，她同意我欠銀。」

滿天星道：「白姑娘，再過一天，你就會找到妳的兩位兄長了，我先爲妳祝賀！」

白鳳笑了，她伸手挽住滿天星的一臂，幾乎是跳着到了小屋前。

這時候，丁當祥早就把馬拴在門外樹下，他進入小屋中去了。

滿天星也把馬拴好，他很愉快的扶着白鳳走進門，只見那丁當祥把兩張櫈子接起來，一躺下呼呼的睡了。

滿天星對白鳳道：「進去吧，快快睡一覺，明日你們還要趕長路吶！」

白鳳一笑，道：「你，又回那小船上？」

滿天星道：「小船也是我睡覺的地方。」

白鳳很想留下滿天星，她心中想，如果石敬山像滿天星這樣善體女人心，她早就嫁給石敬山了。

滿天星退出小屋，回身把門帶

上，他的心情十分愉快，白鳳也是他想的那種女人。

滿天星不知道這世上到底有多少個像阿星一樣的女人，而白鳳的動作太像阿星了。

＊　＊　＊

滿天星仍然坐在小船頭，他不看天空，因爲天快亮了，他喜歡看的那顆星看不見了，而小屋內却睡着白鳳，他有些迷惘了。

滿天星自言自語：「如果錢如命不在，我會不會被白姑娘留在她身邊？」

他是個神經質的人。

＊　＊　＊

天亮了，天亮便也帶給白鳳緊張而又興奮的心，因爲過了今天，也許快馬加鞭，今夜就可以見到她的兩位兄長了，她眞的迫不及待了。

白鳳起床，她發現外間屋的板櫈上躺着丁當祥。

丁當祥的睡姿好特別，一顆大腦袋垂下來，所以他沒有打鼾，他睡得正熟呢！

白鳳不忍叫醒丁當祥，她輕輕開門走出去，却發現遠處滿天星正端着吃的過來了。

白鳳抬頭看看初升的太陽，她的臉上一片姹紅，她看上去美極了。

一個不再憂鬱的人，看上去就容光煥發，白鳳的心情開朗多了。

她很快的迎過去，滿天星已笑道：「給妳送吃的來了。」

白鳳道：「丁大叔還在睡覺，別吵醒他。」

滿天星道：「這個錢如命，他早應該起來了。」

他把一盤點心交在白鳳手上，又道：「我不想留你們，吃過了快趕路。」

他說完當先用力推門而入，還用腿踢着櫈子，道：「錢如命，有金磚呀！」

滿天星的這句話很管用，錢如命閉着眼睛坐起來，他口中大叫：「金磚？在那兒？」

滿天星道：「金磚在紹興府呀！」

丁當祥眼睜大了。

「小滿，你開甚麼玩笑，四更天才睡覺呀！」

他看到白鳳了，白鳳正對他吃吃笑，丁當祥便改口了。

「唉，忘了還有重要事情吶，快吃了上路！」

三個人坐在桌子旁邊吃着滿天星做的早飯，白鳳覺得滿天星做的東西蠻好吃的，她吃得很多。

滿天星對丁當祥道：「錢如命，爲了一路平安到紹興府，我建議你沿着前面那條小河邊走，到了河口過運河，你們就不會遇上三光門的人了。」

丁當祥道：「遇上又怎樣？」

他好像根本不在乎似的，幾口便把一碗粥喝完。

滿天星道：「錢如命，如是你一人走，你上刀山我也不會攔阻，如今白姑娘跟在你身邊就不一樣了，她的安全最重要，萬一……」

丁當祥道：「好了，別囉嗦了，聽你的，我們就沿着小河岸直到運河再過河。」

滿天星道：「這就對了，也免得我爲你們擔心。」

白鳳看着滿天星，道：「滿先生，你眞是一位能爲別人着想的俠士，將來眞想借重你的大力鼎助……」

這話，白龍也曾對滿天星說過，但被滿天星婉拒了。

滿天星如今身不由己呀！江湖上許多人都身不由己，而身不由己便是一種無奈。

滿天星無奈極了。

＊　＊　＊

滿天星扶着白鳳上了馬，他轉對丁當祥揮揮手，道：「見了老酒鬼，說我祝福他酒不離口，永遠醉着。」

丁當祥道：「你怎麼不祝我呀，小滿？」

滿天星道：「我當然祝福你，我祝你財源滾滾，哈……」

「哈……」丁當祥也笑了。

如果祝福丁當祥，他只能說有關發財的事，因爲說別的任何事物，丁當祥是不感興趣的。

丁當祥很得意的走了，那白鳳却對滿天星更加有好感了，她暗自下決心，如果有一天白家重振龍幫，她非把滿天星請上太湖洞庭山不可。

當然，白鳳也明白，滿天星這個組合一定很嚴密，要不然，怎麼連他們是甚麼門派也少有耳聞。

＊　＊　＊

白鳳跟着丁當祥順着小河往南馳，丁當祥也知道，只要到了小河與運河接口處，那兒有渡船，過了運河便平安無事了。

幾個時辰之後，丁當祥抖着掌上的大制錢笑對後面的白鳳，道：「白姑娘你看，快到運河了。」

白鳳點頭，道：「總算趕到渡口過運河了。」

丁當祥拍馬當先往運河岸馳去，白鳳便也挾馬急急的跟上去了。

眼看着就快到渡口了，忽然見岸邊有一艘三桅大船靠着，大船上的人們正忙着，再細看，每個人還戴着黑紗，看來他們是爲人帶孝。

三桅大船上正中央停放着一口黃澄澄的大棺材，棺材兩邊有哭聲，丁當祥「呸、呸，呸！」連呸三聲，道：「媽的不吉利……」

上文提要：鄺海擄得的燕翎却被秦純純救走，對秦純純心懷報復，伺機偷襲，點了她的穴道，幸淸虛協助解了穴道，小梁則被毆至重傷，秦純純背負他往羅雅堂處救治，小余也趕至，羅雅堂說出秦純純的身份，她也自承和太上幫主有關的淵源……魏薇和王飛設計誘「夜鶯」佟芳入夥，參加青苗幫，桑十三、上官昱、李孟秋等同夥人配合，佟芳不能不入夥，他們擴大隊伍，暗中對付青苗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客

詐死翻生求一逞　老淚縱橫滅至親

遲先覺往前微傾，身子一旋。

這一旋，移位約一百八十度。

如果施襲者還站在原位上，遲先覺就站在他的左側了，但施襲者也同時移位，又是主攻。

遲先覺道：「娘子住手！」

「老色狠，誰是你的娘子……」又是一招狠招。看來這女的技藝不輸遲先覺，但由於施襲未成，証明她雖不比他低，却並不比他高些。

很多人都覺得遲先覺很難捉摸。都以為他的武功與日俱增，似乎取之不盡。

「娘子，我不和妳認眞，我走了……」

遲先覺穿窗而出，美婦揚手射出一串珠子，像唸珠一樣大小，射出之後就不成串了。

不成串的珠子射出却不紊亂。非但珠子不亂，還成為好多梅花型。

遲先覺有未中珠，自然不知道。珠子再次射回，就像她手心有極大的吸力似的。

美婦返回屋中，解了鳳九娘的穴道，鳳九娘立刻拜下，若非美婦，她此刻已經失身了。

「不必客氣！」美婦道：「我叫胡天雪！」

「原來是『小龍女』胡前輩！」

「鳳姑娘怎麼會招惹上這老賊？」

鳳九娘慨然說了經過。

「當初妳不該接受『青苗幫』的委託。」

「是的，我只以為他們是利用我在賭場中的經驗。」

「余懷芝這年輕人如何？」

「很不錯，儼然是武林中的領導人物！」

「他的實力能和遲先覺對抗？」

「看實力也許弱了些，但就他的功力來說，似不比遲先覺低，『白骨居士』成全過他……」

「那就難怪。」

「我想，他不是螳臂擋車，全憑氣血之勇的青年人，他必然已是成竹在胸，我能看得出來。」

「鳳姑娘還要在此幹下去？」

「晚輩不要命才會再耽下去。」

「鳳姑娘收拾一下，我們走吧！能帶我去見余少俠和小女嗎？」

「當然能！晚輩這就拾奪一下……」

＊　＊　＊

何湘英在和黃天保小酌，部下報告，前幫主白雲求見，何湘英不由心頭一震，正要抓他，他却自動回來了。

太上幫主曾不止一次暗示過，遇上白雲，可以技巧地來一次「人道毀滅」，所謂「技巧」就是不要別人看到。

何湘英道：「就是他一個人？」

「是的，看來武功全失。」

「快點叫他進來！」退回一個半月

他說話沒顧忌，引得幾個大漢怒瞪着他。

這時候從船上跳下幾個大漢，其中一人見來了兩騎，只見一個年紀大的漢子帶着個姑娘，他們本不在意，但姑娘的面貌長得巧，而引得人們多看了幾眼。

這原本沒甚麼，但大漢中有人「噫」了一聲，隨之那人一躍而攔住白鳳的坐騎。

「這位姑娘，我好像認識妳。」

白鳳冷冷道：「我不認識你。」

那人忽的仰天哈哈一笑，道：「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于某人認得妳就夠了！」

這時候，丁當祥撥馬轉回來了。

「喂，你們想幹甚麼？」

姓于的，嗨，還眞巧，又是于在山出現了。

不但于在山出現，便于在山的幾個手下大將，王進寶、成大力、老劉全在。

姓于的指着白鳳，「白大小姐，我對妳的印象特別深，那天妳爹在壽堂坐，妳不就站在附近嗎？」

白鳳吃驚這姓于的記性好，她冷冷的道：「那天你們為甚麼刺殺我爹？」

于在山怒道：「刺殺你爹的另有其人，倒是你們為何不相信爺們的話，反而把我們門主也殺了。」

他指指大船上的棺材，又道：「忌日已過，咱們這是把門主運回三門灣家鄉入土為安的。」

他看看丁當祥，又看看白鳳，冷笑道：「天爺有眼，也許門主有靈，把妳的頭送來陪葬了！我說丫頭，妳是自己束手就擒呢，或是由于大爺把你從馬背上扯下來呀！」

白鳳怒叱道：「我們幾曾派人殺了你們門主，你休要血口噴人。」

于在山淡淡冷笑了。

丁當祥也冷笑了，他早就在冷笑了。

于在山看看丁當祥手掌上托了一把大制錢，他明白那不是普通制錢，沒有人把制錢不停的托在手上玩弄的。

他更發覺制錢發出錚光亮，八成就是金錢鏢，只不過似丁當祥手上的這些制錢，江湖上少有這麼大的。

于在山手一橫，道：「拿傢伙來。」

白鳳道：「你想幹甚麼？」

于在山咬咬牙，道：「逮不住妳兩個哥哥，拿下妳，我看也一樣。」

他頓了一下，又道：「爺們暗中派人去太湖，打聽的結果並未有妳那兩個挨刀未死的哥哥的消息，丫頭，妳能告訴爺們，妳的兩個哥哥在何處？」

白鳳心中更踏實了。

白鳳心中已想到，自己的兩位兄長果然被人救了，那救兄長的人便是丁大叔這一組合。

她冷笑着對于在山道：「你想知道嗎？」

于在山道：「當然。」

白鳳道：「就快來了，你應該知道父仇不共戴天呀！」

于在山見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心中似很篤定。

他在心中也盤算過，只要自己纏住這個玩錢的老小子，兄弟們另一邊齊動手，不難抓住白鳳，到那時刀擱在白鳳脖子上，這老小子再厲害也不能不為白鳳着想。

于在山接過刀與牛皮盾，他的膽子更大了。

他吃吃一聲冷笑，指着靠岸大船上的棺材，道：「白姑娘，今天只怕要委曲妳了。」

白鳳怒道：「你想怎樣？」

于在山道：「隨我三光門的大船去三門灣，爺們要妳去拜祭咱們老門主錢爺。」

白鳳道：「休想。」

于在山道：「這由不得妳了。」

這時候丁當祥開口了，他吃的一聲笑，令于在山立刻明白這老小子是冷笑。

丁當祥道：「臭小子，你也不問問老夫是何許人呀，你的膽子上是不是生毛了？」

于在山也回以冷笑，道：「甚麼口氣，甚麼東西，娘的皮，這兒容得你撒野？」

丁當祥嘿嘿冷笑，道：「小子，你站穩了，老夫的名號一說出來，小心你腿發抖站不穩。」

于在山咬牙，道：「沒見過你這號人物。」

丁當祥大聲道：「老夫南通錢如命是也。」

不料于在山一聽却哈哈笑了。

他指着丁當祥，道：「操你娘，你視錢如命呀，似你這號人物刀子一舉，你就會回頭跑。」

就在這時候，王進寶、成大力與老劉幾人也提刀過來了，三光門的人近二十人，幾乎把兩匹馬上的白鳳與丁當祥二人圍在中間了。

那老劉提刀對于在山道：「于爺，休囉嗦，咱們還等着出海吶。」

于在山指着白鳳，對成大力幾人道：「成大力，你率所有兄弟圍緊這白丫頭，咱們抓她去三門灣，我與王進寶、老劉三人對付這個死要錢的傢伙。」

他冷冷咬牙，又道：「你們看看，他這肩上的搭褳裡必定裝了不少銀子，沉甸甸的呀。」

（未完・十一）

以前，只怕他聽說幫主回來，會立刻蹶着屁股外出迎接。

不久，白雲出現在小客廳門外。

何湘英和黃天保仍然坐着未動。

他們以陌生而厭惡的目光望着白雲，何湘英淡然道：「幫主回來了？」

「滋」地一聲吸了一口酒。

點點頭，白雲嗓中嗥了一聲。

「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回來？」

白雲搖搖手，又嗥了兩聲，表示不是。

何湘英叫部下取來紙筆，就以筆談來詢問他。白雲表示，他已被殘，對「青苗幫」已無用處，所以沒有回來。

何湘英問他，爲甚麼現在又回來了？

白雲寫道：「我要是不回來，對不起太上幫主！」

何、黃二人同時哼了一聲，表示不信。

黃天保道：「回來了就好！」

何湘英道：「那就坐下喝一杯吧！」

白雲又寫道：「太上幫主還健在吧？」

「當然，太上幫主是不會死的。」

「謝天謝地……」

白雲坐在一邊寫字交談，何、黃二人繼續淺酌，也沒有添一副杯箸，此一時彼一時，眞叫人扼腕。

但在此同時，胡來却潛往東側院中押人之處門外。

這兒有個二級一品的人看守着。時已起更，此人坐在門外石階上，把一柄帶鞘刀放在腿上。

胡來在此人的左後側打量，如何能施襲成功？

只不過一不小心，撞到花木弄出聲音而被發現。

「誰？」

「是……是我……」小胡走過來，道：「你去休息吧！我來接班。」

這人愕然道：「接班？我不認識你呀！」

「不要說你，就是一級一品的也沒有幾人認識在下。」

「那麼尊駕何人？」

「我叫胡爺，以前是屬於特殊技藝小組的人。」

「原來是本幫的精英。」

「這可不敢當。在下也不過是擅長『奇門遁甲』術而已，雕虫小技，算不了甚麼，兄台別見笑……」

「老兄眞的會『奇門遁甲』？」

「是啊！只不過一點皮毛而已。」

「兄台亮一手好不好？在下十分好奇，從未見過『奇門遁甲』表演，讓在下開開眼界如何？」

小胡攤攤手，道：「班門弄斧，不好意思！」

「兄台就別客氣了！」

「好吧！不成氣候的小術，不值兄台一哂……」

他的目光稍一梭巡，立刻背轉身子，唸唸有詞。然後他道：「西廂廊下有一鳥籠，在下已把牠搬到後園外樹上去了！」

這個二級一品的人向西廂下望去，不由一震。

不久之前還看到一隻八哥鳥在籠中，這一會就不見了。

看來這人還眞有一套道：「胡兄是說，已把那隻八哥鳥弄到後園外樹上去了？」

「不錯。」

「弄到那樹上不是隨時會飛掉？這如何証明？」

小胡道：「在下以『定身法』法術把牠定在樹上，暫時不會飛動。」

「有這等事？」

「有很多人不信這一套，當然，只有立刻去証明一下。」

「你是說牠還在園後樹上？」

「當然，兄台快去証明一下，不然的話，你一定不信。」

「好，那就偏勞你暫時代值一會，我要開開眼界。」

這人走後，小胡就要去弄開押囚鄺海及清虛二人的牢門。

由牢門外可以望進去，二人本是坐在地上，現在都站了起來。

鄺海冷冷地道：「叛徒，你來幹甚麼？」

胡來道：「我是混進來救師父及清虛前輩的。」

「你心目中那有師父？你滾蛋吧！」

清虛道：「老鄺，這是唯一逃走的機會，你怎麼哩？」

「姓鄺的死了也不希罕讓他救出去。」

「你這是和誰過不去？」

「和我自己過不去，是我自己瞎了眼……」

就在這時，小胡身後出現一人，冷冷地道：「你果眞是瞎了眼，有人救你都不走，了不起……」

此人竟是一級一品的黃天保。

小胡立刻出手，因爲再來一個，他救不了人還會被俘。

事實上他對付這一個也拖不過二十招。

不一會，小胡被制住穴道躺在地上。

清虛氣得一言不發，坐在地下的乾草上生氣。

如果鄺海不蹩扭，也許已弄開了巨鎖逃走了。

黃天保道：「鄺海，你似乎看穿了一切！」

鄺海道：「不錯，鄺某到此地步還怕甚麼？不是讓我宰了你們！就讓你們宰了我也好！」

黃天保道：「如果二位能明哲保身，可以立刻和我們平起平坐！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呸！你簡直是作夢！」

黃天保齜着牙道：「老賊，待會有你受的。」

鄺海往乾草上一躺，道：「老子豁出去了！」

這工夫白雲蹣跚走了進來，黃天保見是他，也沒有甚麼招呼，現在白雲在他們心目中一文不值。

因爲太上幫主已曾暗示過，必要時可以「人道毀滅」。

這等於是個待死之囚。

白雲站在牢門外，也就是黃天保的左後側，揮揮手嗥了幾聲，誰也不懂他在表示甚麼？

黃天保頭也不回，表示厭惡。

那知意外突然發生，白雲出指戳中了黃天保的「志室穴」。但由於白雲的指力不夠强，黃天保驚叫一聲，打了個踉蹌。

清虛道：「快點再加上一指……」

白雲已經再次出手，但是，黃天保乃是一級一品的高手，這一指固然點中了他的「志室穴」却因太輕而無大碍。

所以白雲的另一指被他閃過。

甚至黃天保盛怒之下把白雲砸出三步以外。

白雲不是武功全廢了嗎？怎麼還能點穴？

一個一流高手，廢了武功，並沒有廢了記憶。

也就是說，他只是無力再使用以前的武功，却仍然記得武功。

白雲並不是完全失去了武功，但也差不多。

這一個多月來他時時不忘恢復武功，也時而檢討。

殘鄺海及清虛，雖是太上幫主之命，但殘得輕重之權却操在他的手中，因而他決定設法救出鄺海。

此刻白雲躺在地上，他知道這一擊未成，一切都完了。

甚至這是一次賭命，連小命也輸掉了。

黃天保殺機陡起。

此刻大概正是「人道毀滅」的最佳時機了吧？

黃天保走向白雲，清虛道：「鄺海，你知道自己有多蠢嗎？」

鄺海一言不發。

他是不是也後悔了？現在已可証明，不但胡來是前來救他們的，連白雲也想救出他們作爲補報。

也說不定是小胡和白雲串通好來此救人的。

的確如此，他們一明一暗來此救人。

白雲明來，表示回幫報到，小胡暗暗潛入。

至於小胡的「奇門遁甲」，當然也是唬人的。

正好他發現籠門未關好，一隻八哥飛了。但那個二級一品的守衛者却沒有看到，小胡就以此事唬他。

此刻那人正在後園外林中，逐樹查看。

林中有一千多株大樹，每株查看大概要半天才能看完。

就在黃天保站在白雲身邊，已提起右脚時，忽自屋上瀉下一人。

黃天保的反應不慢，但却沒有來人快。被來人凌空踩出一脚，把黃天保踩出一丈七八之外，脊椎寸斷。

這人的出現太出乎意料了。

至少清虛和鄺海二人是大出意料的。

這人一言不發，伸手一抓牢門上的巨鎖，吐氣開聲，巨鎖竟被扭斷，却立刻掉頭消失在院外。

鄺海和清虛不由大爲驚奇。

剛才這人居然是「屠龍手」上官實。

此人乃是白道大豪，被魏薇誣栽，而投靠了此幫。

看來白道人物畢竟不忘自己的身份。

當然，武林中人不知是被魏薇誣栽，以爲他和魏薇眞有一腿，俠名受損非淺。

鄺海和清虛出了牢門以外，立刻解了小胡的穴道。

清虛也把白雲拉了起來，道：「快走！」

鄺海道：「清虛，你要帶走他？」

「是啊！人家冒死來救我們，我們怎能不管他？」

「你最好別多事，你要是帶他走，難保我不殺他！」

「老鄺，你太絕了吧？」

「我就是這樣。」

清虛背起白雲道：「你看着辦吧！」

他們掠出牆外，只聞那個二級一品的在林中那邊大聲道：「兄台，那隻八哥鳥到底在哪一棵樹上呀？」

小胡差點忍不住大笑，道：「繼續找嘛！」

＊　＊　＊

這一次他們很幸運，清虛等人找到了小余。

只不過鄺海不願見小余，中途走了。

清虛說了一切，小余道：「鄺老的脾氣永不能改。」

小胡道：「家師一人在外，又會意氣用事，我眞不放心。」

小余道：「咱們起程吧！一路上也順便找找他。」

清虛道：「小余，你們要去何處？」

「去找『白骨居士』，看看能不能使師弟恢復武功？」

清虛喟然道：「很好！還是你小子重情感念舊，要是換了別人，才不管白雲的死活哩。」

小胡道：「余大俠，上官實怎麼會在該幫中而且出手救我們？」

小余道：「這一切馬上就可以揭開

的！」

清虛以「蟻語蝶音」問及此事，小余說了。

清虛大爲興奮。

五天後，他們到達「白骨居士」的隱居處。

衆人拜見過「白骨居士」，由小余先報告了近半年來武林中的一切情況，然後才求居士爲白雲復功。

「白骨居士」叫白雲走近，伸手摸過他的頭，也試過他的脈，喟然道：「殘得太厲害了！」

小余道：「居士能不能……」

「白骨居士」道：「老夫試試看，却一點把握也沒有。」

小余道：「老前輩以爲有多少希望？」

「可能他在被殘時預先閉了兩個經脈，所以殘得很厲害，但尚未完全絕望，我來試試。」

於是由衆小護法，「白骨居士」行功。

足足有七八個時辰，「白骨居士」收回雙手，調息一個時辰，體力已大致恢復，白雲也在自行用功。

當白雲睜開眼睛時，小余就知道他的功力至少也恢復了一半，不由大喜道：「師弟，恭喜你！」

白雲恭恭敬敬地向「白骨居士」拜了三拜，然後又向小余施禮，說了些別人不懂但可猜出的話。

「白骨居士」道：「白雲，你能改邪歸正，老夫才救你，你現在試試看恢復了多少功力？」

白雲面向洞外，向地上劈出一掌。

「刷」地一聲，石屎石粉激濺，威力驚人。

「白骨居士」道：「大約恢復了四五成左右吧？

白雲連連點頭，嗥了幾聲，表示有四五成以上。

「白骨居士」道：「今後你自己不斷地努力，大約還能恢復兩成左右。你有七成左右的功力，在武林中也算是佼佼者了。」

小余道：「請問老前輩，遲先生爲何也會『玄牛一炁功』？」

「白骨居士」想了一下道：「這孽障太陰險了。」

小余道：「是不是在空空道長傳授此功與老前輩及齊師父時，遲先覺在暗中看到了？」

「八成如此，但他却能深藏此絕技數十年。」

「是的，人類身懷絕技，有時難免技癢而炫露。一旦炫露就瞞不了人，而他居然不炫耀。」

清虛道：「一旦和『青苗幫』大對決，居士會不會親自出手，來一次徹底清理門戶？」

「白骨居士」搖搖頭道：「老夫不想參加，也無能參加。」

清虛道人道：「如果遲先覺的『玄牛一炁功』比余懷芝還厲害怎麼辦？」

「白骨居士」道：「估計他的功力一定比余懷芝稍深厚些。所以本居士要傳點別的來應付。」

衆人不再駭然，遲先覺眞會藏拙，他的「玄牛一炁功」居然比小余的還高，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衆人出洞，只留小余在洞內。

一夜工夫，小余獲益不淺。

就在這時，又來了兩個人。竟是「小龍女」胡天雪和鳳九娘，她們一路跟來，但迷失在山野中。

後來天亮了在高處發現清虛等人在洞外，這才趕來，此刻小余練功已畢，鳳九娘介紹了「小龍女」胡天雪。

「久聞胡前輩的大名，不意在此相……」余懷芝道：「前輩既然來了，就進洞見見居士前輩吧！」

「當然，有幸能見『武林三老』之一，也算最大榮幸！」

「白骨居士」認識小龍女，道：「胡小丫頭，想不到妳我還能在此相見，秦寒心那小子還好嗎？」

「多謝前輩關切！他還粗安。」

「這次大對決，妳站在哪一邊？」

「老前輩這話是甚麼意思？」

「本居士只是就事論事。妳和遲先覺畢竟有過夫妻名份。」

「如果小女子還站在他那邊，前輩今天會接見我嗎？」

「好，妳丫頭總算明辨是非，那就希望妳談談遲先覺這個人吧！他到底隱藏了多少絕學？」

胡天雪想了一下，道：「關於這箇，晚輩也不確知，但前幾年，我暗中發現他在練一門奇功。」

「甚麼奇功？」

「我也不知道，只見他發出不太像牛吽也不太像龍吟的聲音，這聲音能繞屋一週傳回來。」

「白骨居士」面色一肅道：「他顯然已在練『玄牛一輪廻』了。這賊子眞是天生練武奇葩！」

胡天雪道：「老前輩，這『玄牛一輪廻』可是『玄牛一炁功』同出一源的奇學嗎？」

「是的，」「白骨居士」道：「昔年空空道兄已在練此奇功，但還沒有完全練成就駕返道山了！」

洞內死寂了好一會，小余道：「老前輩可是練過這『玄牛一輪廻』？」

「白骨居士」微微搖頭。

小余道：「當今世上可有破解此種武功的絕學？」

「白骨居士」仍然搖頭。

小余道：「這麼說是無人能敵了？」

「不是無人能敵。」「白骨居士」道：「而是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人能破此功？由此可見，遲先覺昔年一直在覬覦空空道兄練功，空空道兄初研的『玄牛一輪廻』只研出一半左右，他已偸去，然後，這些年來不斷地自研，竟然完成了……」

洞中又是一片死寂。

小余道：「這『玄牛一輪廻』空空道長沒有傳給老前輩？」

「沒有。」

衆人的眉頭都皺了起來。

他們幾乎以爲，也許就連「白骨居士」這「三老」之一也不是遲先覺的敵手了？這是多麼令人絕望的事？

稍後「白骨居士」道：「儘管遲先覺會『玄牛一輪廻』，只不過我們還不至於絕望。」

胡天雪道：「小女子以爲，這些年來，老前輩一定也研究出一種絕技來吧？不會虛度光陰的。」

清虛道：「余懷芝是白道的希望，務請老神仙再加以調理，使他立於不敗之地才行。」

「白骨居士」道：「誰也不敢說能使他立於不敗之地，遲先覺固然是狠子野心，但他這些年來的苦修苦練，却又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衆人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武功高不可測，不可能是與生俱來的。

資質固然重要，努力苦練才是眞正重要的因素。

「白骨居士」語重心長，同樣是人，爲甚麼有人行，有人就不行，至少像清虛這年紀的人聽來很不是滋味。

「白骨居士」道：「本居士再傳你兩手。」

小余躬身道：「老前輩栽培，再晚感恩不盡。」

「白骨居士」感喟地道：「不必客氣，不過你小子不會知道本居士此刻的心情來！我再傳你另一門功夫。」

小余離開洞時，曾不止三四次回頭望着在石榻上已閉上濡濕雙目的「白骨居士」，他深深以爲他像一個人。

只不過這話他沒有對任何人提過。

小余走後「白骨居士」睜開眼，他的視野中一片汪洋。

* * *

「蝴蝶公子」柳文生和「花豹」霍長春兩人在酒樓上吃飯，這工夫上來一個人。年輕美俊且十分面熟。

柳文生低聲道：「老霍，這人好面熟。」

霍長春看了一下道：「是秦純純。」

「果然是她，似乎咱們的桃花運又來了。」

「柳兄，可別估低了她。」

這工天秦純純坐在兩人對面桌上叫了飯菜，獨自吃起來。她估計過實力施爲，大約七八十招可以打倒他們。

這工夫柳文生端着酒走過來，道：「姑娘，人生何處不相逢啊！咱們喝杯交歡酒如何呀？」

「可以，來，乾杯……」一飲而盡，杯子突然出了手。

兩人相距不到兩步，她以「兩儀罡」射出，力道大得驚人。

柳文生急切中一閃，避過了要穴，却仍被擊中胯骨附近。

力道大手勁足，柳文生被震退了一大步。

只不過擊中的部位正好是肉厚的地方，只是輕傷。

三個人立刻就在樓上動上手。

秦純純估得不錯，七十招內可以擊倒他們，可是另外一個危機她沒有估計在內，那就是他們還有個死黨。

「血蜜蜂」陰大壽這時也上了樓。

這也是柳、霍兩人敢招惹秦純純的原因，他們約定在此酒樓上見面，不見不散。陰大壽如時到達。

陰大壽道：「這姑娘是誰呀？」

「老陰，先別管，待會見者有份。」

陰大壽更不是採花賊，昔年和江靜還有一手，他道：「這一手不大好吧？她到底是誰呀？」

柳、霍兩人就怕他不出手，霍長春道：「我們玩過。」

柳文生道：「放心，玩了也沒有甚麼紕漏。」

秦純純的脾氣很倔，她本不想亮出身份來，但這攸關她的貞操和生命，她冷冷地道：「我是青苗幫的人。」

柳文生道：「別聽她胡扯，她來自關外。」

陰大壽一上，秦純純就不行了，加之樓上施展不開，未出二十招，就挨了霍長春一脚和陰大壽一掌。

秦純純大叫一聲住手，立刻拉開「玄牛一炁功」的架子。

這三人也知道厲害，立刻退了三大步。

只不過三人却已堵住了她逃走之路。

在此同時，秦純純施出了「兩儀罡」且牛吽了一聲。

這功夫固不如「玄牛一炁功」，也非同小可。

首當其衝的是陰大壽，被震退了三大步，另外兩人也被震到牆上，秦純純趁機穿窗而出。

這麼一走自然就穿了梆。

只聽說『玄牛一炁功』所向無敵，沒聽說望風而逃的。

他們猜出必是假貨，立即追出。

秦純純挨了幾下，也受了點傷，所以奔行不太快。

她知道遲早會被追上，於是她撮口疾吹，邊吹邊奔。

當她吹到第七八聲時，隱隱有了迴響。

秦純純的奔行速度稍慢了下來，雙方相差三五丈。

這工夫她落入郊外一座被燒燬的破廟院中。

陰大壽等三人也落在院中，陰大壽道：「妳眞的是『青苗幫』中的人？說實話也許能救妳一命。」

秦純純道：「不是，那是胡吹

的。」

「那妳是哪一派的人？」

「我甚麼派也不是。」

陰大壽道：「他們說已經玩過妳？」

「你看他們兩個雜碎那份德性夠嗎？」

「他們不夠，我一定夠……」陰大壽一步步逼上石階，秦純純居然一步也不退，也沒有閃避。

陰大壽是老油子，他以爲秦純純不具備這種膽氣。

如果她有，剛才在酒樓上就不會跑。

那麼，她必有所恃。

他向破敗的小殿望去，此刻夕陽已沉下，小殿內黑黝黝的看不清楚，但這工夫忽然自內走出一人。

陰大壽失聲道：「是鳳九娘，這等於槓上開花。」

柳文生道：「是啊！如果再來一個，咱們不就每人一個了嗎？今天的運氣太好了。」

鳳九娘道：「的確，你們的運氣好得一場糊塗！」

三人對付兩女，似乎平手，但三人却越打越有勁。

這工夫破殿中又走出兩人，自然是「小龍女」胡天雪了。

原來「小龍女」胡天雪和鳳九娘等人隨小余去見「白骨居士」返回，在此鎭上遇上了她的女兒秦純純。巧的是，正好也看到霍、柳兩人上了那家酒樓。

上次兩人差點玷污了她，此仇必報，於是她和母親及鳳九娘約好把他們引來，胡天雪沉聲道：「住手！」

陰大壽識貨，一聽這婦人的中氣中有金鐵聲，立刻收手，退後五七步，道：「這位是……」

鳳九娘道：「她就是昔年轟動江湖的一代俠女『小龍女』胡天雪。秦姑娘就是她的千金！」

陰大壽等三人自然聽說過這種人物，不由色變。

胡天雪道：「你們三人一向風評不佳，但尚無採花劣行，對小女的事也不過是臨時見色起意，所以留你們的活口，各自斷一臂。」

陰大壽等人固不敢招惹胡天雪，她的名氣太大了。

只不過這位旗裝美婦是不是胡天雪呢？

他們三人聯手和鳳九娘及秦純純打成平手，似乎不論這美婦是不是胡天雪？只要身手和秦純純差不多，三人就絕非敵手。可是他們能乖乖地自斷一臂嗎？

三人互交眼色一齊撲向胡天雪。

他們以爲，只要施襲成功，弄倒這美婦，另外兩女就不會太棘手，這然也是背水一戰的下策。

那知三人全力的一擊之下，另外兩女根本未動，只見美婦兩袖交拂，發出風雷聲，慘嗥聲中，三人已各斷了一臂。

更絕的是，三人所斷的都是右臂。

這右臂斷裂的程度就是名醫也接不上。

三人顫抖着跪在地上求饒。

「小龍女」胡天雲道：「我說過，你們過去的風評雖然不佳，却以前無採花劣行，從此改邪歸正作一個規規矩矩的普通人，安享天年吧！」

說畢帶着兩女出廟而去。

「娘，爲甚麼不宰了他們？」

「純純，不要把那個『宰』字說得那麼輕快！」

「爲甚麼？娘？」

「凡事都要躬身自問，就以遲先覺來說，他作的孽多不多？」

「這……」秦純純吶吶而無法回答。

「妳明知他作惡多端，壞事作盡，死有餘辜，但妳却是要求余懷芝必要時放他一馬，這是不是自私？以遲先覺的罪孽比之這三個人，誰輕誰重？」

秦純純無法反駁，却貼到胡天雪懷中撒嬌，道：「娘，您偏袒外人，遲先生畢竟是……」

「住口！」胡天雪道：「記住，以前和他的關係，那是一種恥辱，無法洗刷，今後則永遠不要重提此人的名字。」

「娘，女兒記住了！看妳發那麼大的脾氣！」

「不是娘發妳的脾氣，實在是他的行爲太令人寒心。」

在她們母女親暱時，余懷芝帶着清虛、胡來、燕翎及小梁等人已來到。

小梁想和秦純純親近，但在這場合下自然不便。

秦純純和燕翎挺談得來。而小余却以「蟻語蝶音」問了胡天雪一句話，那是關於遲先覺的身世。

他問胡天雪，除了胡天雪母女在這世上，遲先覺是否還有親人。

胡天雪也以「傳音入密」說了一句話。

小余大爲震動，似乎這事早已被他猜中了似的。

此刻，羅雅堂到達，他自然也認識胡天雪，寒暄之後，羅告訴他們，時機已經成熟，可以來一次黑白大對決，正邪殊死戰了。

小余道：「羅前輩，遲先覺的功力深不可測，我們這邊的實力夠嗎？」

羅雅堂道：「小子，這種正邪之戰，並不强調單挑，是總體戰，一個人對付不了他，可以兩個至三個。」

「羅前輩，就是要比人多勢衆，似乎他們也比我們多。」

羅雅堂低聲道：「數字中有正數，也有負數……」

「這箇晚輩不懂。」

羅雅堂又以「蟻語蝶音」對他說了

幾句話，小余大爲驚奇，也十分興奮，道：「羅前輩，我一直以爲您只顧爲人治病，不大管武林中的事。」

羅雅堂道：「我是想專心醫藥研究，但身在武林，那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誰能置身事外。」

「是的，前輩，您是說時機已經成熟了？」

「不錯，是時候了，關於你到『白骨居士』處，我已知道，想必也另外獲益不淺吧？」

「是的，前輩，但聽居士所說，遲先覺另有絕技……」

「甚麼絕技？」

「也就是『玄牛一炁功』再上層樓，已研成了『玄牛一輪迴』，這也是空空道長前輩生前研究一半未竟全功的。」

「你是說尚未研究成功，已被遲先覺偷去而完成了？」

「是的前輩。」

「這老賊眞了不起，撇開他的心術人格不談，在練武方面，眞正是曠世奇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是的，羅前輩，他那『玄牛一輪迴』可能舉世無匹。」

「連『白骨居士』也不行？」

小余微微點頭道：「也許……」

二人沉默了好一會，羅雅堂道：「小余，我的看法仍是邪不勝正。在『玄牛一炁功』方面你的造詣極深，至於『玄牛一輪迴』，也是一個系統下來的，未必能厲害到那裡去。況且，這是整體戰，有人助你！」

小余道：「前輩，這件事非同小可，必須計劃周密。」

「當然，我們早有妥善計劃了，喏……」他指指左方林中，有人在林邊揮手，衆人進入林中。

這兒有兩個人，一是魏薇，一是「飛刀王」王飛。

這二人形同夫婦，已是公開的秘密。

小余介紹了「小龍女」胡天雪母女之後，王飛和魏薇向羅雅堂報告這個秘密計劃進行經過。

一切都已就緒，立刻即可發動。

王飛擊掌三聲，林子另一邊又出現了一人。

此人在此出現，而且竟和王、魏二人有默契，眞是令人意外。

這人居然是被魏薇弄得當場出醜，身敗名裂的「金鞭客」李孟秋，幾乎所有的人都大爲驚奇。

羅雅堂立刻向大衆解釋：「各位現在應該猜出一切安排都是先設計好了的吧！就是這麼回事。」

清虛道：「莫非魏姑娘勾引一等高手，是……」

羅雅堂道：「對，那是一項誘敵入彀的計謀。」

清虛道：「我就不懂……」

羅雅堂道：「『青苗幫』早想一網打盡武林一些有頭有臉，各霸一方的大豪，但總要有個理由，於是我們爲他們製造了理由和機會……」

清虛道：「我懂了，使一些大豪身敗名裂，再引誘遲先覺吸收他們入幫，作爲避風港。」

「正是如此，在身敗名裂之下，到『青苗幫』去蒙起臉來行走江湖。」

清虛道：「如果一干大豪仍然無意入幫呢？」

羅雅堂道：「立刻予以狙殺。而且幾乎每一位被咬上尾巴的大豪都曾動過手，在不敵之下才妥協的。」

清虛道：「這些表面上被逼上梁山的高手是我們的人？」

「正是，他們是一支伏兵，不可輕估。」

清虛道：「這就是了，有此內應，勝算自然很大。」

鳳九娘道：「我們在此討論大事是不是太……」

羅雅堂道：「不妨，『三寸丁』高嘉的五十餘人已把此林包圍了三層，連一隻鳥也飛不進來，相反地，在鎭上任何地方聚集這麼多的人都會惹人注目的。」

清虛道：「還是你辦事牢靠。」

胡天雪道：「大國手，我們這邊還有哪些人手？」

羅雅堂道：「小余的師叔皇甫桐……」

胡天雪道：「這是一把好手。還有嗎？」

「當然，但你們意想不到，我先賣個關子！」

小余道：「羅前輩，是不是他們內部還有被策反的人？」

「對了，這種背後的無影殺手才厲害。」羅雅堂道：「而且是屬於他們具有特殊技藝的人！」

衆人詳細計議已畢，分頭出發到「青苗幫」老巢去。

那是在伏牛山中……

* * *

初更稍過，天上好像有幾次閃電。

天不太陰，似乎不可能有雷雨，無雷雨就不可能閃電。

「雷神」田烈匆匆把自己所有的火器都帶在身上。

此刻他身上的東西足有一百五七十斤。

大的有「火龍梭」，小的有「小香爪」「紫葡萄」及「火唸珠」等，這些都是不同火器的別稱。

他來到較高的院落中，剛才的閃電就是外面的訊號。

這山寨太遼闊，且是建在山坡上。

一些具有特殊技藝的人，善使火器的住在坡下，善使毒物的住在坡上。原因何在，當然有用意。

如在坡上往下丟火器，既準又方便，這當然太危險。

因之火器高手的住處在坡下。

使毒物的高手，如毒蛇，毒蜂及

樹上的毒毛蟲等，是住在山上，這是爲了毒物的生存環境着想。

田烈來到這大院中的三間屋內，這兒是毒蜂專家林農的住處。他研究毒蜂三十五年，不怕蜂螫。

即使一千隻毒蜂猛螫他，也像無事一樣。

有人說他服了不怕螫的藥，也有人說他練了不怕螫的功夫。

林農獨住這院中，其中一間是蜂房。

濃烈的蜂蜜味道充塞着整個大院。

院中有五六個傘型的大蜂巢。

田烈一入院就有虎頭蜂飛出。但林農吹出一種奇特的口哨，毒蜂立刻飛回巢中了。

「林兄……」

「田兄……」二人作了個心照不宣的表情，然後耳語，再看看院中的滴漏(古時無鐘錶的，以此計時)。

二人立刻準備停當，見林農交給田烈一些藥物。

這東西抹少許在身上，毒蜂就不攻擊。

並非毒蜂怕此藥的味道，而是視爲自己人。

蜂與養蜂人之間的情感連繫是基於一種體味，正如動物與動物之間的溝通是利用體味一樣。

田烈帶走此藥，分與一些有心人，然後再傳遞出去，到了羅雅堂等人手中，予以分配。

當第一聲轟然巨響在「青苗幫」爆起時，內外攻擊已開始。

外面立刻攻了進來。

繼第一聲之後，爆炸聲此起彼落。

由於善使火器的有三人之多，誰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叛了。等到知道了，另外兩個使火器的已是一死一傷了。

於是「開碑手」匡家駒，「刀神」林伯達，「金鞭客」李孟秋，「插翅狻猊」上官昱，「丐仙」桑十三，「神偷」蓋文，及「夜鶯」佟芳等，立刻發動奇襲，這是內應的主力，還要加上田烈及林農。

變生肘腋，就是奇襲的結果，誰會提防身邊的敵人。

在這些人的突然發動下，一級一品的高手已倒下八九個，至於二級以下的已倒斃二三十人之多。

這些人大多爲毒蜂螫傷，或被火器炸死或灼傷。

只不過「青苗幫」並不是烏合之衆。

自太上幫主到一流高手(一級一品)之間，他們也有默契，他們立刻就找出了內應的來源。

他們的箭頭立刻指向身敗名裂，被迫入幫的一些高手。

在十幾個忠心耿耿的一級一品人物如何湘英、譚子羽、邱一飛、錢仲、蕭祖光及鄒動等等力拼之下，這些前來臥底的高手中也有人重傷。

只不過「青苗幫」是被動的，一開始就無法招架。

尤其是田烈的火器和林農的毒蜂，令人防不勝防。

僅是這二人在盞茶工夫內，就斃了近五十人之多。

這工夫以羅雅堂爲首的白道高手已湧進寨內。

遲先覺非泛泛之輩，他知道清除內奸最重要。

當田烈剛丟出一隻「火龍梭」重傷了兩個「青苗幫」的二、三級人物時，正要再丟，他的右手忽被扣住。

田烈大驚。

他幾乎可以猜到是誰了。

任何其他一個高手都不可能無聲無息地接近他，並扣住他的脈門。

「田烈，我待你不薄，你爲何要抽腿？」

「因爲『青苗幫』說人話不作人事，我不能助紂爲虐。」

伸手往田烈頭上一抓，「波」地一聲，就像一個甜瓜被抓破一樣，腦漿四濺，遲先生人影已杳，屍體才倒下。

毒蜂傷人更是防不勝防，除了一流高手，幾乎每個人都被螫過，這工夫林農在吹口哨指揮毒蜂攻擊高手。

遲先覺一言不發，揪住了他的頭髮。

林農尚未出聲，人已脫手飛出。

「碰」然大震，他的身體居然把一堵牆砸得半塌。

就在這時，遲先覺疾轉身子，小余已站在他身後一丈之地。

遲先覺道：「你終於來了！」

「是的，我是非來不可的，希望你能向正義低頭。」

「我以爲正義永遠在實力雄渾的一邊。」

「現在你的實力已經不大雄渾了！」

「那就試試看吧！」遲先覺篤定地笑笑道：「在基本上，你就不具備勝利的條件。」

「我懂你的意思。」

「你未必懂！」

小余笑笑，他以爲自己懂，只是不願立刻揭穿，遲先覺暗示，小余所學的在根本上不會有他學的純。

爲甚麼他學的純？小余的不純？

小余也能猜到原因。

只不過他不以爲「白骨居士」會那麼偏心。

此刻由於火器引起的大火，立刻到處漫延起來。

在白道近百十人的猛撲下(僅「三寸丁」就有五十餘人；「丐仙」有部下二十餘人)可以說「青苗幫」的人已損失了大半。

此刻小余和遲先覺都撤出了長劍。

師徒對決，雖非史無前例，却也少見。

但歷史可以作見証，小余是爲民除害，堪稱大義滅親。

他們不會以其他次要的武功消耗內力而躭誤時間。

他們很快就施出了「玄牛一炁功」。

兩個人開了門戶，拉好了架式時，幾乎現場上的打鬥立刻就停止了，只有四周烈火的「忽忽」聲。

兩人幾乎同時作了一聲「牛吽」。

功力淺的人掩耳不迭，甚至有人蹲了下去。

兩股掌力一接，四周地上捲起石塊泥塵，就連在燃燒的烈火，也跳躍不已，四周泥塵瀰漫，幾乎三步內看不到人影。

連續三聲牛吽，烈焰中的房屋立刻被震塌。火球漫天飛舞，下落如雨。

小余被震退五步，但遲先覺幾乎也是一樣。

他用的是「玄牛一輪迴」，此功的境界更高。

只不過「玄牛一炁功」是此功的原始基礎。小余的底子深厚，下的功夫也深，加上資質好，成就非凡。

遲先覺的「玄牛一炁功」也練成了，但他貪功，再練「玄牛一輪迴」。此功極爲難練，他以爲已具火候，其實他只有五成不到的境界。

五六成火候的「玄牛一輪迴」和九成半火候的「玄牛一炁功」相比，幾乎是不分上下，難分勝負的。

此刻「三寸丁」的數十部下傷亡很重，但他們誓死不退。

另外一千高手已和該幫的一級一品、二品、三品及二級人物力拼，對方傷亡慘重，若非奇襲，不會有此效果。

羅雅堂和他的弟子忙着爲自己人療傷。

小余已有了信心，本來他以爲，「玄牛一輪迴」他接不下來。

是不是遲先覺技盡如此呢？

就在這時，灰影子一閃，現場落下一人，向白雲力砸一掌，此刻白雲正在和一個二級一品的在力搏，自己分神，稍一遲緩，「蓬」地一聲，背上中掌，栽出五步，仆地再未爬起。

來人竟是「大力神」鄺海。

現場上的人幾全停下來望着鄺海。羅雅堂上前一試，白雲已是七竅流血死亡，他向小余示意已無救了。

所有的人都望着鄺海，沒有一個人出聲。

「我……我是報仇……我沒有甚麼不對……你們爲甚麼以這種目光看着我？爲甚麼？」

沒有任何人出聲，甚至這些人臉上除冷漠，都沒有表情。

「我沒有錯……我應該報仇的……」他嘶呼着，但沒有答腔，即使他的徒弟胡來也以陌生的目光望着他。

「胡來，跟師父走吧！師父沒有錯……我以爲他們都是婦人之仁……」

但是胡來動也未動一下。

就在這時，小余和遲先覺再次動上手，遲先覺的路子稍變，牛吽聲也不相同，其威力也有點不一樣了。

「蓬」地一聲，在烟塵飛揚中二人分開，小余口角淌下血漬。遲先覺似乎好些，衆人大驚，這人太會藏拙了。

遲先覺狂笑聲中，另一人飛往現場，道：「遲先覺，你樂得也未免太早了些，你接我一掌……」

雙方掌力一接，遲先覺也退了五步，不多也不少，來人竟是「塞外之鷹」秦寒心，也就是胡天雪的丈夫，也可以說是遲先覺的情敵。

遲先覺又狂笑一陣，道：「秦寒心，你還差點，比起我的徒弟余懷芝，你還有所不如！哈……」

秦寒心的確也有點尷尬，這工夫秦寒心又和他打在一起，而羅雅堂却趁機大聲宣佈：「俠女魏薇和『開碑手』匡家駒、『刀神』林伯達、王飛、李孟秋、上官昱以及佟芳等人的事，都是配合賺『青苗幫』，根本不是眞的。不過是演戲，而使『青苗幫』利用他們身敗名裂的機會吸收他們，逼上梁山，爲他們所用，而在該幫內臥底……」

事實如何呢？當然有點出入，其實魏薇被污之後行爲失常，她和匡家駒及林伯達的確有一腿，且把「唐瘡」傳染給他們。不過是在失身之下的自暴自棄行爲，但和李孟秋以及上官昱，乃至於佟芳等人，却是羅雅堂爲他們安排的，以便遲先覺拉入該幫，今日順便宣佈此事，以正視聽，請同道不要誤會而輕視他們。魏薇步上正軌是王飛的功勞。

事實上他們爲了武林前途，不計個人的名譽，是十分偉大的。

羅雅堂這一手，魏薇和匡家駒等人自是十分感激的。

這工夫「青苗幫」的主要實力幾乎全部瓦解，因爲皇甫桐也來了，甚至還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賭仙」金子超，另一個是賭王廖殿卿，他們並未參與打鬥，却在豪賭，以三百萬兩來賭那一方面會贏。

這兩人眞是一絕。

這工夫小余又和遲先覺力拚一掌，且牛吽聲比任何一次爲大，連胡天雪夫婦這等高手都不由大皺眉頭。

那知這一次情況改觀，「蓬」然大震中，小余只退了三步，遲先覺竟退了八步，而且口鼻中淌下血漬。

這是怎回事，顯然小余是個重情感的人，他希望遲先覺覺悟，當衆認罪，所以未出全力，但他知道無法改變他，這才全力以赴，以十成十的內力施出了「玄牛一炁功」。

在衆人歡呼，遲先覺大驚之下，遲先覺突然長身而起，身受重傷，仍

能施展此等絕頂輕功，兩個起落就不見了。

小余立刻追去，因爲他不追別人也一定會追，他有一種想法，也有一個心願，也許就是秦純純所要求的條件吧？

遲先覺跑得快，小余追得也快，別人起步晚，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個方向，事實上也不是別人追不上，如胡天雪及秦寒心等，他們就可能追上。

只不過他們不知道二人去了哪個方向？在目前只有小余知道他去了哪個方向，甚至知道他可能去何處。

果然，追到四更天稍過，遲先覺進入了「白骨居士」的山洞，當小余追到時，正好看到「白骨居士」毫不留情地動手，廢了他的武功，而且十分徹底，永遠也不能恢復了，甚至還在繼續動手，可能想打死他。

「白骨居士」老淚縱橫，就像上次小余出洞時回頭看到居士目蘊淚水一樣，那時他就發現，遲先覺極像「白骨居士」。

後來小余又向胡天雪求証，胡告訴他，遲先覺正是「白骨居士」的獨子，小余曾想到一個問題，「白骨居士」傳他的「玄牛一炁功」下半部會不會留手，因爲遲先覺也會此功，後來他不忍如此猜忌而推翻此想。

所以小余跪在居士面前，爲他求情，這對居士的救助以及對遲先覺的授藝和對秦純純的要求，小余都作了交代，他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白骨居士」在他求情之下，含淚停手，饒他不死。當然，遲先覺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普通人了。

小余再拜後含淚出洞，奔回數十里，就遇上了清虛道長、秦寒心、胡天雪母女、皇甫桐、燕翎、小梁以及「金鞭客」李孟秋等人，這時天色大亮，鄺海未來，他覺得無顏見這些白道中人。魏薇和王飛也未來，他們算是犧牲(名譽)最大的人，功成身退。不過羅雅堂已當衆把事情交代清楚，說魏薇和一干高手不過是演戲。

小余道：「各位前輩不必追了，晚輩追到一絕崖處，前無逃生之路，下臨深澗，遲先覺他自碎天靈，跳下絕崖，順流而去，晚輩到下游找過，沒有找到屍體……」

衆人見他臉上確有淚痕，也就不再追了，而且互相慶賀之下，說他死有餘辜，於是小余等回去收拾「青苗幫」殘局，掩埋屍體，且遣散未死的人。

後來「塞外之鷹」夫婦提議，公推小余爲武林盟主，自是無人反對，小余堅辭也不成，燕翎順理成章地作了盟主夫人。

聽說小余作了盟主，就連要歸隱的司徒聖、姜雪紅，以及紅豆、小藍等都打消歸隱之念，爲他效勞驅策了……

（全文完）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
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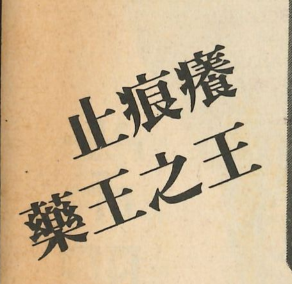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鎭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